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陸册目録

春秋左傳彙輯四十卷・之二 〔清〕吴炳文輯 一

〔清〕吴炳文輯

春秋左傳彙輯

四十卷・之二

清乾隆四十八年南麓軒刻本

春秋左傳彙輯卷七

欽[illegible]閩甫摘錄

統緒門

王朝（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

隱公元年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側界反）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烏路反）

桓王（名林平王孫元年當魯隱公四年）

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晉舊都）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侯奔隨故立其子）

六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周鄭交惡至是乃朝）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其器反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九年 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十一年 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王取鄔（烏戶反）劉蒍（為委反）邘（音于）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周武王司寇）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才官反）茅向盟（音孟）州陘（音刑）隤（徒回反）懷（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公四年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出居魏）

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音須）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他甘反）射（音石）王中（去聲）肩王亦能軍

七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音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王城）

十年 虢仲（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屬大夫）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十五年 經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

莊王（名佗桓王大子元年。當魯桓公十六年）

十八年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莊公六年 經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僖王（名胡齊莊王子元年當魯莊公十三年）

十四年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

惠王（名閬史記作僖王子大全作僖王孫杜註云莊王孫元年當魯莊公十八年）

十九年 初王姚（莊王妾）嬖於莊王生子頹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與鄭）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南燕燕）

二十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五月王巡虢守（音狩巡守於虢國也）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力彫反）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三十年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

僖公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有寵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襄王（名鄭惠王大子元。年當魯僖公九年）

十一年 夏揚拒泉皐等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

十二年 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 夏會于鹹且謀王室也 秋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 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九年 衛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伐鄭富辰諫王弗聽夏伐鄭取櫟 頹

叔桃子奉大叔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大感反周地）國人納之

秋頽叔桃子奉大叔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音凡鄭南氾也）大叔以隗氏（王所立后）居于温

二十五年

冬王使來告難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音偃）父告于秦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省官司具器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

（音遂闕地通路王之葬禮）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

二十八年

經 公朝于王所 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地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 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

冬會于温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使若天王自狩）

三十年

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數王許之乃釋衞侯

文公三年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八年

秋襄王崩

頃王（名壬臣襄王大子元年當魯文公九年）

十四年

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匡王（名班頃王子元年當魯文公十五年）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宣公二年

經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定王（名瑜匡王弟元年當魯宣公三年）

三年

定王使王孫滿勞（去聲）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天祚明德有所厎（音旨致也）止成王定鼎於郟鄏（郟古洽反鄏音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九年

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十五年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衞

十六年 經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人火之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
成公五年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簡王（名夷定王子元年當魯成公六年）
十一年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音餘本亦作輿）爭政不
勝怒而出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晉
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十五年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六年 經公會尹子（王卿士）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 夏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經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公元年 經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也）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元年當魯襄公二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
十年 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
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
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二十八年 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景王（名貴靈王子元年當魯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
三十年 經王崩儋（丁甘反）括欲立王子佞夫（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子儋
括圍蔿逐成愆（蔿邑大夫） 成愆奔平畤（音止）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奔晉
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伐潁（周邑）王使詹桓
伯辭於晉（責讓之）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
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
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輿衆也曹羣也）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周地）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平公）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平聲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

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君其備之　九月庚午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備故）

十八年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平聲）而代之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即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扶粉反）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蚠遂攻賓起殺之

王猛（景王子周人諡曰悼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平聲）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猛）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先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音傾）子曰（樊齊單劉黨）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周地）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委罪于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音止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單子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皆為子朝所敗）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平王廟）辛卯鄩（音尋）肸伐皇（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及焦瑕溫原晉四邑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
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黨所敗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己丑敬王即位王子猛弟館于子旅氏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
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音凡于解音蟹次于任
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渡伊洛取前城軍其東
南王師軍于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三年

敬王名匄子猛弟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王使告閒音閑子朝敗故

庚戌還晉師還
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六月壬子朝
入于尹尹圉誘劉佗劉盆族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
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
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
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周地攻蒯蒯潰

（經）天王居于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四年

王子朝入于鄔烏戶反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於乾音干祭
側界反而問于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
其使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子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抑人亦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王室之不寧
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
明年

二十五年

（經）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趙鞅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二十六年

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文公子朝黨東訾敬王邑弗克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
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
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
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備子朝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

西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本子朝黨知子朝不成）王子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子朝黨）召伯逆王於尸癸酉王入於
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音班）戍周而還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二十九年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周邑列勉反）以叛（子朝之餘也）陰
不佞敗之

三十二年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定公元年
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五年
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六年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
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
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

八年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
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辛卯單子伐
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哀公三年
劉氏范氏（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為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

十九年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元王（名仁敬王子元年當魯哀公二十年）

貞定王（元年當魯哀公二十七年）

魯（隱公元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

元年
不書即位攝也
夏四月費（讀如字費序父之食邑）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以桓為大子故讓而不敢為喪主）惠公之
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衛侯來會葬
鄭伐衛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豫請往公弗
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新作南門亦非公命也
二年 經無駭(戶楷反)帥師入極(附庸小國林氏曰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司空無駭
入極費庈(音琴)父勝之
四年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公子翬)請以師會
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五年 經春公矢魚于棠 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
魚而觀之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惠公夫人) 初獻六羽
六年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七年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公伐邾爲宋討也
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必彭反) 易許田
(祊鄭祀泰山之邑許田成王賜周公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鄭伯欲各從本國所近) 三月鄭伯使
宛來歸祊
九年 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始雨日) 庚辰大雨雪亦
如之
夏城郎書不時也
十年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經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
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十一年 經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 十一月公祭鍾
巫齊(側皆反)于社圃館于寪氏(于委反)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
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元年當周桓王九年)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卽位

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二年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督(華督)爲大宰殺孔
父而弒殤公以郜大鼎賂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公不聽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 經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
五年 經有年(五穀皆熟)
六年 經城祝邱
秋大閱簡車馬也

七年 經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爇盡物

八年 經秋伐邾

十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
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鄭公子忽有功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故不稱侵伐明魯直

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
宋戰焉

十三年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十四年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親耕以奉粢盛之倉天火日災乙亥嘗

十五年 冬會于袲昌氏反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 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經冬城向

十七年 經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 於是齊人侵魯疆疆
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
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經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音洛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夫人告齊侯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齊人殺彭生

莊公名同桓公子元年當周莊王四年

元年 經三月夫人孫于齊孫本作遜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命桓公褒稱其德

二年 經夏公子慶父莊公庶兄帥師伐於餘丘國名也

三年 經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疾之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去聲

四年 經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反齊地

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六年 經秋公至自伐衛
經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七年 經秋大水經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漂殺孰麥及五稼之苗 不害嘉穀也

八年 經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經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反魯地 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
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史記作笙瀆

十年

經冬浚洙在魯城北為齊備

春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遂逐齊師

經二月公侵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音毗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十一年

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

鄑子斯反魯地

十四年

經夏單伯會伐宋 取成于宋而還

十九年

經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二年

經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赦罪也

二十三年

經春公至自齊納幣

經夏公至自齊觀社

經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

經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皆非禮也御孫諫

經秋公至自齊逆女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二十六年

經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八年

經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經冬築郿芒悲反魯下邑

二十九年

經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

經城諸及防皆魯邑 書時也

三十年

夏次于成齊將降鄣故設備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見孟任從之閟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

叔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

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 成季奔陳立閔公莊公庶子

閔公名啟方莊公子元年當周惠王十六年

元年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初立多難以季子忠賢請霸主而復之 齊

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湫子小反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魚綺反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 成季以

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　共仲通于哀姜哀
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音預)知之故孫于邾齊人
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元年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元年當周惠王十八年)
經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邾人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力知反)獲莒子之弟拏(女居反)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音秘)

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　討不忠也
經八月公至自伐楚
冬叔孫戴伯(公孫茲)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

六年

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經冬公至自伐鄭

十五年

經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經九月公至自會
經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　於是展氏有隱慝
焉

十七年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
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
月公至

十八年

經夏師救齊

二十年

經春新作南門(本名稷門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　書不時也
經五月乙巳西宮災(公別宮也)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烏黃反女巫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林氏曰務穡以稼穡爲先務)此其
務也巫尫何爲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邾人滅須句(其俱反)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
之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大皞有濟之祀)紓禍
也
經冬公伐邾(爲須句故)

二十二年

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門

二十六年

經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齊地弗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苦報反勞齊師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齊侯乃還

經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不臣事周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二十七年

經公至自伐齊

二十八年

經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公子買子叢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

經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

經公至自圍許

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音附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三年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經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經乙巳公薨于小寢內寢也 即安也

文公名興僖公子元年當周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七月而葬緩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經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 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二年

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當在下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爲失禮

三年 春莊叔（叔孫得成）會諸侯之師伐沇以其服於楚也沇潰

經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公賦嘉樂（大雅）

四年 經春公至自晉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

冬成風薨（僖公母風姓也）

五年 春王使榮叔來含（去聲口實珠玉曰含）且賵（車馬曰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

七年 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在魯使爲守須句大夫）非禮也（絕大皥之祀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八年 經遂城郚（音吾魯邑）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九年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十年 經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一年 鄋（音搜）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獲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魯郭門）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十二年 經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運）

十三年 經大（音泰）室屋壞（大廟之室）　書不共也

十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經公至自會（盟新城）

經冬單伯如齊（周卿士爲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齊侯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之）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 經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經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經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
也是年夏來朝
十六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
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
盟于郪音西邱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
未聲姜薨僖公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十七年 經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經秋公至自穀
經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
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
十八年 春齊侯戒師期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尚無及期欲今先師期死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言先齊侯終二月丁丑公薨
經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
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

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大子及視惡母弟
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
冉務人惠伯宰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元年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元年當周匡王五年
經季孫行父如齊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篡立未列會故
經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諸侯既會則不得復討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經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不用師故曰取　爲立公故以賂
齊也
四年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
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五年 經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
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七年 經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經大旱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
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
八年 經春公至自會
經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遂非禮也
經城平陽
九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經秋取根牟
十年 經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經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歸父襄仲之子
經饑有水災嘉穀不成
十一年 經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五年 經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冬蝝悅全反生饑
十六年 經冬大有年

十七年 經秋公至自會
十八年 經公伐杞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
言於朝遂逐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
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元年當周定王十七年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前年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
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普各反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
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績

三年

經取汶陽田　禽鄭魯大夫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
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
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
平十一月盟于蜀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
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次于伯牛

經二月公至自伐鄭
經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書三日哭善得禮
經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經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四年

經秋公至自晉
經冬城鄆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六年

經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經取鄟音專附庸國也　言易也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晉命也

七年

經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公至
自會

八年

經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季文子餞
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經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
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

經公至自會盟于蒲
經城中城　書時也

十年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經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
晉使糴茷至楚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

十一年

經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
請受盟而後使歸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經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五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
經公至自會

十六年

經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　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

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
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　秋會于沙
隨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經公至自會
經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七月會伐鄭將行
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師
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請止行父而殺
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
苕丘公還待于鄆魯西邑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
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

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謀　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
經公至自會

十七年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經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
經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經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市軫反

十八年

經公至自晉

經己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也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他丁反）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元年

襄公（名午成公子元年當周簡王十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為宋討魚石

經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故不書）

二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知武子曰善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經公至自晉（即位而朝）

經秋公至自會（盟雞澤）

四年

經冬公如晉　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公請屬鄫（使助魯出貢賦）晉侯許之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徒來反邾地）　魯於是國人逆喪者皆髽（側瓜反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乎始髽

五年

經春公至自晉

經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秋大雩旱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

使鄫大夫聽命于會（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

經公至自會

經冬戍陳　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經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六年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尋見滅）　季武子如晉見（首垷始代父為卿）　且聽命

七年

經城費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　以救之

八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霸業）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季孫宿會之（晉難重煩諸侯）

經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

于鄟門　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

十年

春會于柤（莊加反）會吳子壽夢也

經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經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

經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

子各毀其乘（去聲孔疏往前民皆屬公國有二軍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私乘今三分公室故各自毀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為臣若子

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以三歸公）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

不舍（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

四月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經公至自伐鄭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成會于

蕭魚

經公至自會

十二年

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莒邑）取其鐘以

為公盤

十三年

經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

夏郜亂（小國也）分為三師救郜遂取之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經莒人侵我東鄙

十五年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

疾乃止

十六年

晉平公即位會于溴（古闃反）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

經齊侯伐我北鄙
經夏公至自會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穆
叔從公歸(從公歸)齊子(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伐許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古堯反)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
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魯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

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
十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
孫至于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臧堅以杙
抉其傷而死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
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
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
遁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孟莊子斬其橁(勅倫
反)以為公琴
十九年
經公至自伐齊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取
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
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經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
經城西郛　懼齊也
經城武城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經秋公至自會(盟澶淵)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盖寡者二人)皆
有賜于其從者

二十二年 經夏公至自晉
二十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商任
經公至自會 冬會沙隨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齊伐晉 次于雍榆禮也
二十四年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經公至自會
齊人城郟 城王城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

路
二十五年 經大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
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齊師徒歸 徒空也
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侯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
經公至自會

二十六年 齊人城郟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遂襲我
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
之文子言於晉侯請歸之公曰諾
二十七年 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為會于宋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 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二國屬私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

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
二十八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經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經十有一月公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
曰 叔仲帶 我楚國之為 去聲下同 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
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
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
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 榮駕鵞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從昭伯謀
二十九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襚 欲依遺使之比 公患之穆

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經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季氏屬大夫　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將以酬賓)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慍曰齊也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何故伐我)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直由反)穆叔不欲曰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七雷反)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昭公(名禂襄公子元年當周景王四年)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叔孫豹會于虢)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弓帥師疆莒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

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音現代趙武為政)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三年

經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晉侯使
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
八月大雩旱也

四年

經夏諸侯如楚公辭以時祭
經九月取鄫　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五年

經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經公如晉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是儀也不可
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元孫懿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他謂三家言魯君與民無異思去聲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憂國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經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
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惰也乃歸公
經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魯地

六年

經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夷田不見討
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啟疆來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祭道神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　季孫將以成與之謝
息爲孟孫守不可信子家臣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

不聽晉魯罪重矣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魯無憂而
孟孫益邑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
爲杞取成
經九月公至自楚

八年

經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賀宮成
經秋蒐于紅魯地　自根牟魯東界至于商衛商宋地魯西界接宋衛也革
車千乘

九年

經冬築郎囿

十年

經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取郠音梗獻

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
不饗魯祭乎
十一年
五月齊歸薨（昭公母歸姓）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非禮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
卑乎公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十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公子慭） 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三年
經春叔弓帥師圍費 弗克敗焉
晉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
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
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公不
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經公至自會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 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
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乃
歸季孫
十四年
經春意如至自晉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司徒姓老祁名）慮癸偽廢疾二
子因民之欲叛也遂劫南蒯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十五年
經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經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
經夏公至自晉

九月大雩旱也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大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
夫子將有異志
二十一年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
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
經大蒐于昌間

二十三年
經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 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邾邑從離姑取道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丁管反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經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

二十四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經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王子朝之亂

二十五年
經有鸜鵒來巢鸜其俱反本又作鴝鵒音欲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務人 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音奔皆公爲弟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 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元孫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 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平子弟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去聲于齊次于陽州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音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爲平子所欺
經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也

二十六年
經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經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貨子猶言於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經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 謀納公也

經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

經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言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白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嗚呼爲無望也夫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子餘反）知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

獻而請安子仲（公子慭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

經公至自齊居于鄆

經公如晉次于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單使）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

經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稱主君（比公于大夫）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經公如晉次于乾侯（往乾侯復不見受）

平子每歲賈（音古 賈買也）馬具從（去聲）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公爲也）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經冬十月鄆潰（潰散叛公）

三十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

躁掩耳而走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
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
者衛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經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
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

定公 名宋昭公弟元年當周敬王十一年

孟懿子會城成周 不書公未即位
元年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音祈 哭會也 而哭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
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 寇而出者行可
也 與季氏為寇者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
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山弃 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 伯禽子也季氏懼而請禱 九月立煬宮
二年
經冬十月隕霜殺菽
三年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去聲
經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子魚曰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 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
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
奄之民命以伯禽 周公世子○劉氏炫以為亦命書篇名 而封于少皞之
虛 少皞虛曲阜也
五年
經秋七月公至自會 會召陵
經夏歸粟於蔡 蔡為楚所圍饑之 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桓子從父昆弟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
丁亥殺公何藐 季氏族 己亥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

六年

詣邃公父歜（呂欲反郈文伯）及秦遄（平子姑壻）皆奔齊

經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

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作亂）

經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

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

衢

經冬城中城（侵鄭故懼）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

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　陽虎居之以爲政

經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魯人）射子鉏（齊人）中頰殪顏

息（魯人）射人中眉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焚攻廩郛之戰車）　或濡馬褐

以救之遂毀之（毀郛）　主人出師奔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

經公至自瓦

九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林楚御桓子適孟氏

陽虎劫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陽虎

入于讙陽關以叛

經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

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伐魯將許之

鮑文子諫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年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

齊侯曰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

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乃不果享

（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三邑皆汶陽田）

經公至自夾谷

公若爲郈宰武叔使殺公若侯犯（郈馬正）以郈叛武叔懿子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侯犯奔齊齊
人乃致郈
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許規反下同）三都（費郈成也）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
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仲尼命申句（音劬）須樂頎（音祈）下伐之（孔子時爲司寇）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子僞不知我將不墮

經公至自黃（會齊侯）
經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 經夏築蛇淵囿
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十四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
行氏
經公至自會
經大蒐于比蒲
經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十五年 夏五月壬申公薨
哀公（名蔣定公子元年當周敬王二十六年）
經冬城漆（邾庶其邑）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音劬）繹　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

受盟
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
經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黨范氏故懼晉）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 經城西郛（魯西郭備晉也）
經六月辛丑亳社災
五年 經春城毗（備晉也）
經冬叔還（音旋）如齊
六年 經春城邾瑕（亦備晉也）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夏公會吳于鄫(才陵反) 吳來徵百牢 景伯曰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經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 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由險道使魯備)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或謂季孫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

經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經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經五月公至自伐齊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師及齊師戰

于郊 師入齊軍(冉求左師) 右師奔(孟孺子洩) 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 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 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 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音尉)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

仲尼不對

十二年 經春用田賦

十三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而如邾以事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遂囚以還及戶牖乃歸景伯

經秋公至自會

十四年 經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音亦以句古侯反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音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成叛 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秋齊陳瓘如楚陳恒之兄子玉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受命使楚使告我弟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與貢同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公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

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十九年 冬叔青叔還子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 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一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故使我遠行）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言魯據周禮不荅稽首令齊邾遠王）

二十四年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臧賓如子）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對曰周公及武公（武公敖也）娶於薛孝（孝公稱）惠（惠公弗皇）娶於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公宴于五梧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武叔之子文子）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衛侯輒）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他來反）上（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郎有山氏）因孫（去聲）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罪也）

防附（魯有三防此臧氏食邑也杜云在琅邪華縣東南又隱十年伐宋取防杜云西防城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爲防山孔子父母合墓處）

隱公九年

經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莊公二十二年

經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二十九年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書時也

襄公十三年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近防地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復還守防）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以杙（杙音弋）抉其傷而死（自死）

二十三年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費附 音祕季氏食邑與費庈父之食邑讀如字者有別

僖公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莊公母弟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襄公七年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昭公十二年 南蒯遺之子費邑宰謂子仲即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東其

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憖魚覲反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十三年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在明年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實事也

二十五年 九月伐季氏請囚于費弗許

定公五年 桓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洩公山不狃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亦季氏家臣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懷也

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許規反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音劬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武城附 杜云泰山南武城通典費縣有古武城

襄公十九年 穆叔會范宣子於柯歸曰齊猶未也言未服晉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一說此武城在濟寧州嘉祥縣界

昭公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邾邑從此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

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西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邱弱
茅地三子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丁管反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
邾師過之乃推而蹶蹶音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哀公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公山不狃率引導非帥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嘗爲之宰吳大夫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與王犯相善國人懼恐其爲內應吳師克東陽而進

十一年 齊師在清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爲己徒卒步卒精兵 師入齊軍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

莒父 附

定公十四年 經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蔡宣公二十八年當魯隱公元年

宣公名考父戴侯子

隱公四年 經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於是陳蔡方睦于衛
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
八年 經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桓侯名封人宣公子元年當魯隱公九年

十年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
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
桓公五年 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六年 經蔡人殺陳佗佗簒立踰年未會諸侯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
十四年 經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六年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蔡人嘉之也公羊傳何氏休注封人欲立獻舞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卒無怨心

哀侯名獻舞桓侯弟元年當魯桓公十八年

莊公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八年 經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十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
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
莘以蔡侯獻舞歸史記蔡世家哀侯留九歲死于楚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 楚子如息遂滅息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
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穆侯名肸哀侯子元年當魯莊公二十年
二十二年 陳厲公蔡出也子曰出姊妹之故蔡人殺五父陳佗也而立之在桓六年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
六年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怨志而諸侯各
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

十四年 經冬蔡侯肸卒
莊侯名甲午穆侯子元年當魯僖公十五年
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晉師陳于莘北城濮之戰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三十三年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文公十年 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麥 將以伐宋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戊申入蔡
以城下之盟而還
文侯名申莊侯子元年當魯文公十六年
宣公十二年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十七年 經丁未蔡侯申卒
景侯名固文侯子元年當魯宣公十八年
成公二年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
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戎車行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冠
之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
六年 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
八年 經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六年 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二十年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
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

哉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二十四年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産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

三十年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靈侯（名般景侯世子元年當魯襄公三十一年）

昭公四年 秋楚子以諸侯伐吳

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秋會于厥慭（魚靳反）謀救蔡也子産曰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

十三年 楚三公子帥師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爲復國之名）故請爲武軍蔡公（楚公子弃疾）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

經蔡侯廬歸于蔡 平王（楚平王）封陳蔡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

平公（名廬世子有之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三年）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 經十有一月癸卯蔡侯廬卒

大子朱（平公子）

二十一年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昭子歎曰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之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悼公（名東國平公弟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經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昭公（名申悼公弟元年當魯昭公二十四年）

定公三年　四年

經戊辰（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　及皐鼬（由又反將盟）將長蔡於衛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祝佗）以先王觀之

則尚德也　管蔡啓商（開道紂子祿父）惎（音忌去聲）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反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哀公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經夏歸粟于蔡（為楚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楚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楚言也）公孫翩逐而射之（翩蔡大夫）入於家人（凡人家）而卒以兩矢門之（自守其門）

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成侯（名朔昭侯子元年當魯哀公五年）

曹（桓公三十五年當魯隱公元年）

桓公（名終）生

桓公五年　九年　十年

經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　淳于公如曹

曹大子來朝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

春曹桓公卒

莊公（名射姑桓公大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一年）

共公十二年 宋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
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
十四年 經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二十三年 經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 經曹羈出奔陳曹世子也微弱不能自定赤歸于曹僖公也
僖公名赤又作夷莊公子元年當魯莊公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 經曹殺其大夫不稱名非其罪
昭公名班僖公子元年當魯閔公元年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四年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
六年 夏諸侯伐鄭圍新城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七年 經曹伯班卒
共公名襄昭公子元年當魯僖公八年
十五年 盟于牡丘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待之

經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
經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十八年 經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
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于諸侯而誅無
禮曹其首也
二十八年 經春晉侯侵曹　晉侯圍曹入曹數上聲之以其不用僖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以畀宋人　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于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于楚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乃侯反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文公九年 經秋八月曹伯襄卒
文公名壽共公子元年當魯文公十年
十五年 經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

宣公九年 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十三年 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十年 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十四年 經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宣公（名盧文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十五年）

成公二年 經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七年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十年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公穀作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即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名負芻宣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四年）

十五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守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于會戚盟畢乃執之）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十七年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冬諸侯伐鄭圍鄭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為宋討魚石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五年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以救之（晉會諸侯）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　鄭人恐乃行成同盟于戲
十年 會于柤莊加反　遂滅偪陽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觀兵于南門秋七月同盟于亳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十七年 衛孫蒯林父之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缾重丘人閉
門而詬之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經曹伯負芻卒于師
武公名滕成公子元年當魯襄公十九年
二十四年 會于夷儀晉合諸侯將以伐齊水不克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
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二十九年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昭公四年 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
十四年 經三月曹伯滕卒

平公名須武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五年
十八年 三月曹平公卒
悼公名午平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九年
二十年 經夏曹公孫會自鄸曹邑出奔宋
二十一年 曹翰胡會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
二十七年 經冬十月曹伯午卒
聲公名野悼公弟元年當魯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隱公名通平公弟元年當魯定公元年

定公四年 盟于皐鼬由又反子魚曰衛祝佗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
之穆也曹爲伯甸以伯爵居甸服言小非向年也
靖公名露聲公弟元年當魯定公五年
八年 經曹伯露卒
伯陽靖公子元年當魯定公九年
十二年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
十三年 經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哀公三年 經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 經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宋人圍曹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音悅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音干

八年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殿兵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春秋左傳彙輯卷七

春秋左傳彙輯卷八

歙[illegible]甫摘錄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統緒門

衛 桓公十三年當魯隱公元年

桓公 名完 莊公子

隱公元年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公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二年

經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公莊姜惡之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弗聽桓公立乃老

四年

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陳
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
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邢國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宣公名晉桓公弟元年當魯隱公五年
五年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南燕國伐
鄭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經秋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十一年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戴國八月壬戌鄭伯圍戴
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
桓公五年 經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
王卒亂
七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音孟向二邑王以與鄭者
十年 經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二年 經丙戌衛侯晉卒
惠公名朔宣公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 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十五年 經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氏反伐鄭　將
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六年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初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朔宣姜所生壽子母弟構急子會其過惡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羣公子惠公奔齊
黔牟羣公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七年
十七年 經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莊公三年 春溺魯大夫會齊師伐衛
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六年 經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經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
甯跪衛大夫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惠公十二年當魯莊公六年

十二年 宋猛獲奔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
十六年 經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十九年 孫子奔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五年 經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懿公 名赤惠公子元年當魯莊公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閔公二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初昭伯 惠公庶兄宣公子頑 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迎衛敗衆 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 皆衛別邑 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衛下邑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戴公 名申昭伯子立之年卒而立文公
文公 名燬戴公弟元年當魯僖公元年
僖之元年齊桓公封衛于楚邱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二年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音刑
六年 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十二年 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
十五年 三月盟于牡邱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十八年 經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
圍菟 音徒 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衛邑
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二年 經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
二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伐邢二禮（禮至兄弟仕邢）
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經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成公（名鄭文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二十八年 經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自南河
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

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地今河南歸德府）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　宋人如晉師告急晉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　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
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
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於阮反）濮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市專反）犬

華（去聲）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音石）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
殺之元咺出奔晉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音角）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歂冶廑周冶殺元咺及子適（丁力反即瑕）子儀（瑕母弟）
公入周歂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三十一年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
訾及匡　五月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告于陳
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二年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三年 會伐沈沈潰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四年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夏衛侯如晉拜
八年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
申至于虎牢之竟 并還衛也
九年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十一年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卻見獲 鄋瞞由是遂亡
十七年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宣公元年 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經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六年 經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卽楚故也

九年 經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穆公 名遫成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十年
十年 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 取成而還
十二年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死之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故免 衛人以爲成
勞復室其子 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襲父祿位

十八年 經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公二年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不如戰也 新築人仲叔于奚
守新築大夫 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
曲縣 縣音懸軒縣也 繁纓 馬飾 以朝許之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
入 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 郤子請八百乘許之以救魯衛
師陳于鞍齊師敗績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魯衛諫
晉人許之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定公 名臧穆公子元年當魯成公三年
三年 經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
十一月盟于蜀
六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在良反咎音羔 告廧咎如潰
七年 經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林父

邑出奔　臨屆晉

十一年 經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十四年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其丈反）見（賢遍反）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
姜曰不可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

十月衛定公卒

獻公（名衎定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五年）

十五年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

十六年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　戰之日衛侯
出于衛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晉以諸侯之師侵陳遂
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
軍

十七年 春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救鄭諸侯還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陳二邑今屬楚）及陳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

二年 經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五年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以救之

八年 晉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衛甯殖
會之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
于師之梁（鄭城門）　鄭人恐乃行成同盟于戲

十年 會于柤（莊加反）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衛侯救宋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
皇耳于犬丘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秋七月同盟于亳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鄭子蟜見衞北宮懿子曰
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
(帑子也○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處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將若之何
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

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近戚地)孫子
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獻公弟)公如鄄(音絹衞地)使子行
於孫子(使往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
于阿澤鄄人執之子鮮(平聲公母弟)從公　公使厚成叔弔
於衞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衞君其必歸乎有大叔
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　齊人以郲(國齊所滅音來)寄衞侯及
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　衞人立公
孫剽(四妙反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殤公(名剽穆公孫元年當獻公十九年魯襄公十五年)

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
伐之未可以得志　冬會于戚謀定衞也
十六年 經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十七年 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晉人欲逐歸者魯衞請攻險
十九年 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
二十二年 秋齊侯伐衞
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
經衞侯入于夷儀　晉侯使魏舒宛(於元反)沒逆衞侯(獻公以十
四年奔齊)將使衞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欲得衞之五鹿
故留衞侯妻子以質之)
二十六年 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
衞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敬姒強(其丈反)命之子鮮不
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從近關出　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

二十七年

守（子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孫襄也）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　甲午衛侯入使讓大叔文子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獻公三十一年（當魯襄公二十七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邑）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齊人在衛）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晉侯乃許衛侯歸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齊烏餘襲衛羊角取之

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于木門（晉邑）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音歲）服終身

二十八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

二十九年

經衛侯衎卒

襄公（名惡獻公子元年當魯襄公三十年）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為之歌邶鄘衛（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音秋）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昭公四年

諸侯如楚衛侯辭以疾

七年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音周烏荅反）始生孟縶孔成子

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夢協婤姶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弱足
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名元襄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八年

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縱也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曰晉
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
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十七年
梓慎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
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

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郭門外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
以出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曲門中 齊氏用戈擊
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
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
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
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以蓋當侍從空處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遂出寅閉郭門繫追者 踰而從公公如死鳥衛地 析朱鉏宵
從竇出徒行從公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 北
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

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

二十一年
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

三十二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
及皋鼬由又反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語萇弘曰聞
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
康叔之兄也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晉文公

六年

為賤士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萇
弘說說音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經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
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 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乃止

七年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
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懼諸大夫齊侯

從之乃盟于瑣郎沙也

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地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
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將歃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侯
之手及捥烏喚反血至捥衛侯怒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

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遂侵衛

九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過中牟中牟
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
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師齊侯致禚諸若反媚杏於衛

十年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晉邯鄲大夫於寒氏
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子潛反及晉圍衛午以徒七
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

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 晉人討衛之叛故執涉佗以
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十二年

經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克郊曹邑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古闃反氏使師伐晉乃伐河內
經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四年

春衛侯逐公叔戌文子之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

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
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大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反）　謀救宋也（鄭伐宋）

哀公元年
齊侯衛侯救邯鄲（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晉人圍邯鄲）圍五鹿（晉邑）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蒯聵奔無大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夏衛靈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
子（言用意不同）且亡人之子輒在（蒯聵之子出公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
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遂居之

出公（名輒靈公孫元年當魯哀公三年）

三年
經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求援於中山（鮮虞）

四年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五年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七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十年
經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疾之弟）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
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

十二年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子餘反）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衛大夫）子羽曰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猶足
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
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大宰嚭乃舍衛侯

十三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四年
經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
經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苦回反）　孔氏之豎渾良夫通
於內（通伯姬）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　大子與之盟
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
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適伯姬氏孔伯姬杖戈而先迫
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召獲（衛大夫）　駕乘車奉
衛侯輒來奔　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大子下石
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結纓而死孔悝立莊公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輒之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

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
果

十六年

莊公（名蒯聵靈公大子元年當魯哀公十六年）

經衛公孟彄出奔齊

春衛成褚師比出奔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遣之（懟負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孔悝出奔
宋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

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
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劫
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

十七年

衛侯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
使良夫良夫乘衷甸（時證反）兩牡（一轅卿車孔悝兩馬為中乘）紫衣狐
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辭去）陳瓘救衛
乃還

衛侯夢渾良夫譟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奔宋（衛侯無道不敢以實對）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大國滅
之將亡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出莊公
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
（音絹）入般師出　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

辛已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
隊折股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人殺之公入於己氏初
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夫人）髢（大計反髲也）
既入焉己氏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
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
潞（齊邑）

十八年

起（靈公子元年當魯哀公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
復石魋與大叔遺

出公（後元年魯哀公十九年）

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戊伐反）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彌子（彌子瑕）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俳優也）盟拳彌（衛大夫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聲子欲斷足者）公孫彌牟（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衛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衆怒難犯乃出適城鉏（近宋邑）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懿子知之見子之（公孫彌牟）請逐揮揮出信（再宿為信）弗內（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扶廢反）納衛侯（出公）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褚師比之父）焚之于平莊（陵名）之上文子（彌牟）使王孫齊私于皐如致衆而問焉曰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開門設守備）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子黚）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夫人（夫人之子）遂卒于越

悼公（名黚蒯聵庶弟元年當魯哀公二十六年）

滕（魯隱公七年始見經宣公十年文公立始可紀年）

滕侯

隱公七年

經　滕侯卒

宣公（名嬰齊）

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僖公十九年

宋人執滕宣公

二十二年

經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文侯（見史記）

昭公

（文公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宣公九年）經八月滕子卒

經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文公（名壽昭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十年）

（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成公（名原文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七年）

（襄公元年）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為宋討魚石

（二年）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

（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

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

（十年）經會吳于柤（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鄭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九月諸侯恐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成會于蕭魚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伐齊

（二十九年）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經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悼公（名寧成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四年）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二十八年）經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頃公（名結悼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九年）

哀公四年
經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廿一年
隱公名虞母項公子元年當魯哀公五年
經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晉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十一年當魯隱公元年
鄂侯名郄孝侯弟晉都翼故曰翼侯
曲沃莊伯名鱓曲沃桓叔子
隱公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
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鄂侯子于翼

哀侯名光鄂侯子元年當魯隱公六年
曲沃莊伯十六年當隱公六年
曲沃武公名稱莊伯子元年當魯隱公七年
六年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
之鄂侯
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善
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蔇至也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文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　惠之二十四

年魯惠公也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
人立孝侯昭侯子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
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翼南鄙邑之田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
春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汾水邊驂絓音畫而止夜獲
之及欒共叔欒賓之子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並見獲而死
小子侯哀侯子元年當魯桓公四年
曲沃武公九年當魯桓公四年

七年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
春滅翼曲沃滅之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亡巾反于晉
緡侯哀侯弟元年當魯桓公八年
曲沃武公十三年當桓公八年
九年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采地名執夷詭諸周大夫蔿于委反國周大夫請
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

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武公（四十年當魯莊公十七年）
獻公（名詭諸武公子元年當魯莊公十八年）
十八年
春虢公晉侯朝王（時惠王新即位）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
三匹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
之
二十四年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
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
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晉所都也）以深其宮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八年
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
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
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爲大夫
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公曰寡人有子
未知其誰立焉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
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乃
使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
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

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立之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
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
（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大子縊）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
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都 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
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乃之梁
會葵邱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

乃歸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
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
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
以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晉地而還討晉亂也
晉郤芮從夷吾者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
焉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惠公名夷吾獻公子元年當僖公十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
以說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申生也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去聲冀芮實爲不從

不從不與秦賂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戶郎反下同
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音隹歂市專反纍虎特宮山祁七子七輿
大夫皆里丕之黨也丕豹丕鄭之子奔秦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
已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去聲及絳

祖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山在晉地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

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車三敗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乃定反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拔草舍止從之　穆姬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音問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

臺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瑕呂姓名飴甥字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孔疏爰易也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於是秦伯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二十二年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懷公惠公子名圉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初危反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距重耳　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

文公名重耳獻公子元年史記作魯僖公二十四年大全作僖公二十五年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穆公女文嬴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去聲）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　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文公微臣）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人）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鄀（音若）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弃宋也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魚覲反)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音梅)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晉侯夢與楚子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韅(許見反)

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去聲)作王宮于踐土(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秬鬯一卣(音酉)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六月晉人復衛侯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兵作凱通)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將冬會于溫)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執衛
侯歸之於京師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諸侯圍許 會溫諸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
曹爲解公說復曹伯
晉侯作三行 戶郎反晉置上中下三軍復增置三行
三十年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

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
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
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三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 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
三十二年
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襄公 名驩文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
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
施而伐其師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子
墨衰絰 文公未葬故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
是始墨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

免諸國墮 許規反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
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反自箕以三命命先且 子餘反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
縣賞胥臣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
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 音杭
經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 音雉 而軍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
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
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晉侯疆戚田
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討元年衛伐晉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三年
經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以其服于楚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俱晉地 晉人不出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
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四年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秋晉侯伐秦圍邧元反顒晚 新城秦邑以報王官之役
六年
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復三軍 使狐射姑賈季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 宣子
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
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續常職修廢官 出滯淹
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
為常法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
有難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

之且近于秦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音岳文公子 辰嬴懷嬴也
嬖于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使先蔑士會如
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婢支反晉地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續鞫居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
何罪其嗣亦何罪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

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刳音枯）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靈公（名夷皋襄公大子元年當魯文公七年）
八年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且今晉令鄭還衛）
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封之今并還衛也）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衛雍

冬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 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乙丑晉人殺先都梁
益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十年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徵音懲）
十一年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

十二年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
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
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悲代反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中行桓子曰
請復賈季（奔狄六年）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使魏壽餘偽以
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人歸其帑

十四年 邾人納捷菑（側其反）于邾弗克納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使尹氏與聃啟訟
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
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十七年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
君猶立文公而還

晉侯蒐于黃父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於是晉侯不
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
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爲質于晉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
克甲之子先辛奔齊甲之屬大夫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
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
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遂次
于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
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趙盾士季將諫士季曰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力救反屋霤也而後視之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觸
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遂扶以下公嗾素口反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
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
趙盾弒其君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
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成公名黑臀文公子元年當魯宣公三年
初麗力知反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適子之母弟
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行音杭晉於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
公姊公許之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括也以其故族爲公
族大夫
晉侯伐鄭及郔音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晉侯卒于扈乃還
景公（名獳成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十年）
十年 經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取成而還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荀林父）隨
武子曰善（士會）彘子曰不可（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
如死以中軍佐濟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為元師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
罪已重不如進也師遂濟　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
晉師必敗　晉師在敖鄗（苦交反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
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彘子曰敗楚服
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欒
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

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挑戰）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
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
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季（士會）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
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
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王乘左廣（古曠反）以
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徒温反）車逆之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隨季
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之子）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音弼）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

逞未欲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
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晉侯使復其位
十三年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
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人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歸將加而師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免于伐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
也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 楚圍宋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君其待之乃
止使解 音蟹 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

之晉侯從之六月晉荀林父滅潞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晉地稷山
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 苦果反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
之力人也
十六年 春士會帥師滅甲氏及留吁鐸辰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舉也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 升殽于俎 武子私問其
故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

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
婦人笑于房 跛而登故笑之 獻子怒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
盂高固逃歸 畏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 音權 楚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
溫苗賁皇使 去聲 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晉人緩之 不拘執
逸

十八年　成公二年

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
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衛孫桓子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
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　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山名)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
于鞌(去聲)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音附 山名)　晉師從齊
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彥 玉甑)
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侯之母)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
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秋
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
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士莊伯
([illegible])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
三年
冬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兵)諸鄤(武旦反)敗諸丘輿

四年　五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在良反)咎(音羔)如廧咎如潰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僭王也)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音佳)
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鄭伯伐許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
伐鄭取氾(音祀)祭(側界反)楚子反救鄭
梁山崩晉侯以傳(驛傳)召伯宗伯宗辟(音闢)重(載重之車)問絳事焉
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
縵(莫半反 車無文)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于晉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六年
晉伯宗夏陽說(音悅)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
(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
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
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
晉人謀去故絳(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之地沃饒而近盬(盬鹽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

搰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乃遂還

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八年

繼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于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養也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丁兮反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使稅音脫之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

春晉侯使糴徒弔反茷扶廢反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晉侯夢大厲名桑田巫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去聲如厠陷而卒

厲公名州蒲景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一年

十一年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公如晉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三年　經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去聲絕秦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初宜反　及不
更音庚秦爵女音汝父
十四年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
十五年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晉三郤害伯宗郤錡郤至郤犨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　伯州犂
奔楚伯宗子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
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　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
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
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
國蹙子六反射其元王中厥目公從之從其言而戰　呂錡夢
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弓衣　楚師薄迫也於險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
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子重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旦而戰見星未已　楚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戰之日齊國佐高
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　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
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
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七月會伐鄭知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
蔡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　子臧
反自宋還　曹伯歸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茂從晉矣請止行父（季文子）而殺之我斃蔑也（孟獻子）
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
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若虛
其請是棄善人也乃許魯平赦季孫
十七年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夏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
至于曲洧
經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
侯還
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欒書怨郤至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
敗吾因奉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以事君（君楚王也）遂怨郤至厲公田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
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
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
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亦嬖人）助
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
（郤錡）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欲禀君命今矯
等不以君命來故欲逃因賊爲害）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
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請

行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
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
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弒厲公葬之
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庚午盟而入館于

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名周襄公曾孫公子捷之孫談之子元年當魯襄公元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春己亥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于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

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二年

鄭伯睔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三年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耏音而水名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六月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戶郎反）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
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
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五年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
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六年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侍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見滅）季武
子如晉見（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聽命
七年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以救之（晉會諸侯）
八年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
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楚伐鄭及楚平使告于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
有楚命亦不使一介（古賀反獨使也）行李（行人）告于寡君而即安

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
下唯君圖之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苦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
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
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王曰吾既許之
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
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以敝楚人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
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
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
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十年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會于柤(莊加反)會吳子壽夢也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晉邑)禮也(選賢者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知伯輿直不欲自專)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六月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晉師敗績

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十四年

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上聲)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
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乃命大
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黶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鍼將下軍黶為戎右）敢不
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
死而子來（而女也）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士鞅奔秦秦伯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
十五年 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
平公（名彪悼公子元年當魯襄公十六年）
十六年 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
于溴（古力反）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
曰通齊楚之使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

師討）夏六月伐許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
之役敗楚于湛（丈林反）阪（音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復伐許而還
十八年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州綽射殖綽
之其右具丙縛郭最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音詩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

圍盧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
十九年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
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經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一年 欒桓子（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
之母）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叔羆十子晉大夫盈之黨）囚伯華叔向籍偃　樂王鮒見叔向曰
吾爲子請叔向弗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
子以言諸公而免之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使諸侯不得受）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宣子懼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　王鮒（樂桓子）　使宣子墨縗冒絰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范鞅逆魏
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
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
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
斐豹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乘登也）　鞅用劍以帥卒欒氏
退攝車從之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
圍之
經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取朝歌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

於熒庭（晉地）戍郫（郫婢支反）邵（取晉邑而戍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趙勝（趙旃之子）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氂力之
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宣子說（說音悅）乃輕幣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
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
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
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晉侯使魏舒宛（於元反）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衛人侵戚東鄙（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
殺晉戍三百人

二十六年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及趙文子爲政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

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必將許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　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七月)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晉平公杞出也(平公母悼公夫人杞女)故治杞(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鄭游吉)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晉不鄰矣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

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

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晉悼夫人食(音嗣)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趙孟問

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爲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
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趙文子曰信（信鄭子產言）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

侯之館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卜
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子產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
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乎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
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
二年　韓須（韓起子）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
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欲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
中都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冬十月陳無宇歸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
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叔向曰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音杭言晉衰弱不能征討）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音皮）敝而宮室滋侈道殣
（音覲餓死爲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四年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乃
許楚使椒舉遂請昏（楚子兼使求昏）晉侯許之

楚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邱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曰晉吾仇敵也苟吾
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薳啓彊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麇（羣也）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
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
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在韓起下皆三軍將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
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古百反）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
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無忌子須起門子）箕襄

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羊舌氏食邑于楊)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韓舉大族也)九縣(羊舌四家共二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晉人為杞取成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八年

春石言於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梁丙張趯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責讓之)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

天子而加之以共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戲平聲)

十年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諸侯不相弔)

昭公(名夷平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一年)

十一年

秋會于厥慭(魚靳反)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十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 秋八月
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遂合諸侯于平邱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魯人懼聽命 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晉人以平子歸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

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悅全反又作鳶)鞮(丁兮反)歸

十六年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
平
秋八月晉昭公卒
頃公(名去疾昭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七年)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二十一年

宋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

二十二年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前城子朝所得)

二十三年

經晉人圍郊(郊周邑) 討子朝也 二師圍郊郊鄩潰(二邑皆子朝所得)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
執之
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
人曰明年將納王
二十六年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素代反 備子朝）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入于成周晉
籍談荀躒帥師成公般戍周而還
二十七年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
國而以難復
十二月晉籍秦（籍談子）致諸侯之戍于周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執之祁勝賂荀躒晉侯
執祁盈祁盈之臣乃殺之（殺勝與臧）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
滅祁氏羊舌氏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

氏之田以爲三縣
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鼓量名）
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文公是以
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
三十年 夏六月晉頃公卒
定公（名午頃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
乾侯
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元年 經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
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三年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晉荀寅求貨

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毛於鄭
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子魚曰
晉武之穆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經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鄭伐周胥靡晉使魯討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
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音悅子之言子必往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
王入于王城
八年　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乃止諸州晉地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
衛叛晉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
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
侯之手及捥血至捥衛侯怒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遂侵衛
九年　宋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曰可也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

牟曰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十年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齊為衛伐夷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
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乃伐河內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鞅圍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午許諾父兄皆曰不如侵齊而謀之
欲因侵齊而徙衛好不絕乃如之欲如是謀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遂
殺午趙稷趙午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

籍秦圍邯鄲　秋七月范氏（范吉射）中行氏（荀寅）伐趙氏之
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
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
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
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

告于趙孟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
焉用生乃縊而死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
氏析成鮒小王桃甲（二子晉大夫二氏之黨）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
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哀公元年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晉邑）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二年

經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音班）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大
子救之以戈（衛世子蒯聵）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三年

劉氏（周卿士）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

四年

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
施逆之遂墮（許規反）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
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

五年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六年

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七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三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四年 經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 經晉趙鞅帥師伐衛

經冬晉侯伐鄭

十六年 楚太子建（昭十九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建即子木也）鄭人省之得晉諜焉　晉人伐鄭楚救之

十七年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僞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二十年 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

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悼之四年（悼公哀公子）晉荀瑤帥師圍鄭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戶結反）柣（大結反）之門鄭人俘酅（戶圭反）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

定公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附　高氏云今彰德府湯陰西有中牟城正當衛走邯鄲之道）衛侯將如五氏（救夷儀也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乃伐齊師敗之

哀公五年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衛助范氏）遂圍中牟

匡（附　杜注匡本衛地中屬鄭南屬之邑附載於此高氏云論語子畏于匡是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鄭之匡也在洧川縣東北）

僖公十五年 經遂次于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〇今屬直隸大名府）盟于牡丘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元年 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

八年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

春秋左傳彙輯卷八

春秋左傳彙輯卷九

歙[illegible]闓甫摘錄

[illegible]

統緒門

鄭 莊公二十二年 當魯隱公元年

莊公 名寤生 武公子

隱公元年

鄭武姜 武公夫人 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段入于鄢 音偃 公伐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共國 遂寘姜氏於城潁 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潁考叔曰若闕 其月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二年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 段之子 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 西虢國 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 魯大夫私請師

經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 側界反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烏路反

四年

宋公子馮 皮冰反 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經秋翬 公子翬魯大夫 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 南燕國 伐鄭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 曼伯子元 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鄭邑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 芳夫反 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陳侯曰鄭何能爲

八年

秋宋人取長葛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周鄭交惡至是乃朝)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必彭反祊泰山之邑) 易許田(成王賜周公後世因而立廟鄭欲各從本國之所近) 三月鄭伯使宛(鄭大夫) 來歸祊

九年

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十年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去聲) 王爵正之體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鄭師還) 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戴國)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鄙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鄭伯使卒出豭(音加) 行(音杭) 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王取鄔(烏戸反) 劉蔿(尤委反) 邘(音于) 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才官反) 茅向盟(音孟) 州陘(音刑) 隤(徒回反) 懷(凡十二邑)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很)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元年

經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

五年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音須) 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他甘反) 射(音石) 王中(去聲) 肩 夜鄭伯使祭(側界反) 足勞(去聲) 王且問左右

六年

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

七年 夏盟向求成于鄭二邑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
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十年 經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公子
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
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十一年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爲公娶鄧曼姓 生昭公故祭
仲立之宋雍氏女去聲於鄭莊公曰雍姞其吉反 生厲公雍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昭公奔衛
厲公名突莊公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二年
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
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十三年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十四年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鄭城門 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
首鄭邑 以大宮之椽鄭祖廟 爲盧門之椽宋城門
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
糾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經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立鄭別都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
守櫟大夫 而遂居櫟
經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氏反宋地 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昭公名忽莊公世子元年當魯桓公十六年
十六年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
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音尾昭公弟
子亹昭公弟元年當魯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 秋齊侯師于首止衛地 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亹而轘音患車裂也 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
子儀也
子儀昭公弟元年當魯莊公元年
莊公三年 冬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去聲厲公在櫟故
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
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
納厲公 厲公入遂殺傅瑕原繁乃縊而死
厲公二十二年當魯莊公十五年

十五年 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 經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音預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
當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　三年而復之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二十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
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王所取鄭邑

春秋左傳彙輯　卷九　統緒　鄭　七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面爾反鄭地鄭號相命也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
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
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
後失其地今復賜之五月鄭厲公卒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
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器　鄭伯由是始惡于
王
文公名捷厲公子元年當魯莊公二十二年
二十八年 經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
鄭入於桔戸結反柣待結反之門遠郊之門　衆車入自純門鄭外郭門

門及逵市縣音懸門不發示閒暇　楚言而出效楚言　子元曰鄭
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二十九年 經夏鄭人侵許
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
奔陳
僖公元年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即檉也　謀救鄭也
二年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春秋左傳彙輯　卷九　統緒　鄭　八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鄭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
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以鄭邑賜之
經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五年 秋諸侯盟盟于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
逃歸不盟
六年 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

逃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八年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十五年 三月盟于牡丘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十六年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文公子) 洩堵寇(鄭大夫) 帥師入滑

二十二年 經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羋(彌爾反)氏(楚女)姜氏(齊女)勞(去聲)楚子於柯(音哥)澤楚子入饗于鄭戳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文羋女也)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伐鄭富辰諫曰不可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 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殺申侯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道近當驪之) 王弗聽夏伐鄭取櫟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音凡南氾也)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尹橘反翠鳥也)冠鄭伯聞而惡之(惡其非法服)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鄉(許亮反)役之三月(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雍去聲)

三十年 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九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

之辭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與音預)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

三十一年 鄭洩駕惡公子瑕(文公子)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 經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名蘭文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楚令尹子尚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衞成公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

二年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三年 會伐沈沈潰

九年 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莫江反)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衞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音麥)將以伐宋
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 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

十七年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晉侯復合諸侯於扈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為質于晉

宣公元年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楚蔿賈救鄭囚晉解(音蟹)揚晉人乃還

經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

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經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

三年 晉侯伐鄭及郔(音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經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
冬鄭穆公卒
(靈公名夷穆公子元年)
(靈公當魯宣公四年)

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 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子與子家(公子歸生)謀先 夏弒靈公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名堅靈公弟元年)(當魯宣公五年)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閒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九年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十年 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

取成而還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
幽公謚之曰靈
十一年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去聲哭大宮且巷出車示將見遷吉國人大臨守陴音皮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

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烏黃反入盟
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晉師敗 是役也鄭石制
實入楚師孔疏言入此楚師于鄭國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將以半與楚取半立魚臣已欲擅其寵也 辛未鄭殺僕叔魚臣也及子服石制也 鄭
伯許男如楚
十四年 夏晉侯伐鄭為郔故也蒐焉而還 鄭人懼使子張代子
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成公三年 經冬楚師鄭師侵衛 盟于蜀

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次于伯牛
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皆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子罕穆公子帥師禦
之使東鄙覆伏兵也諸鄤武旦反 敗諸丘輿晉偏軍為鄭所敗 皇戌
如楚獻捷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經冬鄭伐許
四年 經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悼公名費襄公子元年當魯成公五年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音壬冷力丁反敦之田 晉救許伐鄭取汜音祀祭側界反 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
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六年 春鄭伯如晉拜成
三月侵宋
六月鄭悼公卒
成公名睔悼公弟元年當魯成公七年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

七年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賢遍反且拜師

經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
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

八年 晉欒書侵蔡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見許無備

九年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丁兮反晉別縣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請晉晉必歸君

十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公子班立公子繻音須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太子子如奔許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三子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會晉侯伐秦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二子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穆公子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從子班之師于市盡焚其市殺子如公子班子駹武邪反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十四年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 經楚子伐鄭　楚子侵鄭及暴隧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十六年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　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

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楚懼不可用也

及戰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戶本反)羅曰速從之可及
也(從逐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
右茀翰(音韓)胡曰諜輅(五嫁反)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
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
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以諸侯之師侵陳
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七年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二邑)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乃侯反)爲質于楚楚公

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
戲童至于曲洧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經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
經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
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邱

二年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
其目若背之是弃力與言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
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
僖公(名髡頑成公子元年當魯襄公三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五年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適晉不禮焉適楚亦不禮焉及將會
于鄬(于軌反)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鄵(七報反)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
生五年奉而立之
簡公(名嘉僖公子元年當魯襄公八年)

八年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
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二孫子孤之子）
順曰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晉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居表反）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小雅）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經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己亥
同盟于戲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阪（音反）
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口血未乾而背之
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
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鄭城中里名）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門于桐門
衛侯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
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
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
鄭皇耳師師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師于牛首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丁古反）女父子師僕帥賊以
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
以如北宮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
於北宮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
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
司臣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
請爲之焚書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
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
陽陵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不如
從楚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
人亦還

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使疆埸(音亦)
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夏鄭子展侵宋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
伯逆之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敎略反)如
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
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苦回反)師

觸師蠲(皆樂師)廣(古曠反)車軘(徒溫反)車(皆兵車)淳(耦也)十五乘甲
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十六 八

十四年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鄭子蟜見衛北宮
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
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鄭
師以進師皆從之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三子之父皆爲所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皆樂師)
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鄭人醢之三人也

十六年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十八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楚令尹) 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
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

子展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

十九年 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尉止等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子孔召楚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子革子良出奔楚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音因）木刊（古干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九倫反） 鄭皇頡戍之敗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用子產之辭）而後獲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邑）墮（許規反）其城門于師之梁縣（音懸）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音凡）而歸

二十八年 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 龍宋鄭之星也（龍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角亢爲鄭）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

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君其往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二十九年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如周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三十年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子・伯有氏裨諶曰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天禍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
之乃猶可以戾（定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
也
伯有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梁雍（醉去）遂奔許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
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
怒癸丑晨自墓門之瀆（音豆）入（墓門城門）因馬師頡（羽頡爲馬師之官）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率國人以伐之伯有
死于羊肆子產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於是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奔晉駟帶追之復歸　僕展從
伯有（伯有黨）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子皮以公孫鉏爲馬
師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

三十年

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　子產爲政有事
（欲使之）伯石（公孫段）賂與之邑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子張怒（豐卷）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
卷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
宴好而歸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乎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是以鮮有敗事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
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知楚懷詐）既聘將以衆逆（以兵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許之
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趙孟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蒞趙氏辭之）

二年

鄭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
（責數其罪）曰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請以印爲褚師曰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三年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既享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
諸侯二君待之
諸侯如楚鄭伯先待於申楚子合諸侯于申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六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復書曰若吾子之
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六月丙戌鄭災
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國人懼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與子皮氏有惡
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
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
定公（名寧簡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三年）
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
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

十三年 楚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本鄭邑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
畢弗致（知鄭自服不須賂）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
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
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
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梓慎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　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與亦不復火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為火特祭）祓禳於四方振除
火災禮也（振弃也）乃簡兵大蒐
十九年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年 子產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九）苻（音蒲又如字）之澤（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

謀殺之盜少止

二十八年 經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獻公名蠆定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九年

三十二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六年 經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大叔子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

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伐周六邑在魯取匡前

八年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九年 鄭駟歂市專反嗣子大叔爲政駟乞子子然也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欲改所鑄舊制私造刑法書于竹簡孔疏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

經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聲公名勝獻公子元年當魯定公十年

十四年 冬十二月晉人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五年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地

哀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音班駟弘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晉大夫大

子復伐之衛大子蒯聵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鄭駟秦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

五年 經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七年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

九年 鄭武子賸以證反罕達也之嬖許瑕武子之屬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經秋宋公伐鄭 晉趙鞅卜救鄭史龜曰伐齊則可敵宋

不吉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乃止

十年 經夏宋人伐鄭

十二年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

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音羊九月宋向巢

伐鄭取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十三年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

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

十五年 經鄭伯伐宋

經冬晉侯伐鄭

十六年 楚大子建奔宋又避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
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
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襲鄭之期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
木其子曰勝爲白公請伐鄭許之晉人伐鄭楚救之
二十年 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宏請救于齊陳成子乃
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
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戶圭反魁壘晉士

吳壽夢始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經其元年當成公六年
壽夢一名乘
成公七年 經吳伐郯音談 春吳伐郯郯成
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平聲說之乃通吳于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屬於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九年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 經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 始通吳也
十七年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
釐虺楚四邑
襄公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克鳩茲吳邑至于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
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六月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五年 吳子使壽越吳大夫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
道遠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十年 經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反楚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 會
吳子壽夢也
十二年 秋吳子壽夢卒臨力蔭反 於周廟禮也文王廟也魯爲諸姬同姓國
臨于周廟
諸樊名遏壽夢子元年當魯襄公十三年

十三年 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十四年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

吳子諸樊既除喪（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公子負芻）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吳險阸之道）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二十五年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 吳師大敗楚滅舒鳩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餘祭（諸樊弟元年當魯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

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夷昧（昧亦作末餘祭弟元年當魯襄公三十年）

三十一年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食延陵州來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閽戕戴吳（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公四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五年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以報朱方之役

（經）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

及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六年 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廐尹弃疾

十三年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以懼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經吳滅州來（楚邑）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僚（夷末子元年當魯昭公十六年）

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司馬）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乃歸蹶由

二十一年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員（音云）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令尹）楚師熸（子潛反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古闃反郹陽也）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吳王僚之大子○顧氏炎武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大子與之同名

且僚子尚幼必諸樊之大子光正義亦以為傳寫之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二十四年 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聘晉）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闔廬（名光諸樊子元年當爲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子
西諫曰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
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 王
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己卯滅
徐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若爲三師以肄焉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皆楚邑）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 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
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二年 （經）夏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
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吳先用兵故反受殃）
定公二年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偽若畏楚師而伐其叛國）
爲我使之無忌（使楚不忌吳）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見舟于豫章（偽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
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四年 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
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
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
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鬬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
南子期似王（昭王兄）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
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鳩安集也）吳人乃退
五年 （經）於越入吳（於發聲也） 吳在楚也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
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其子帥奔

徒楚散辛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　九月夫槩王歸自
立也自立爲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吳
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楚焚之而又
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六年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力追反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
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于
繁揚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音醉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
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夫差闔廬子元年當魯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音扶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使大夫種
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弗聽三
月越及吳平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若以晉辭吳若何陳侯

從之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二年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
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還墓冬蔡遷于州來
六年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救陳師于城父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才陵反吳來徵百牢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貢辭
八年 吳爲邾故三月伐我子洩公山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　吳師
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
子與戰于夷地名獲叔子析朱鉏獻于王明日舍於庚宗

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
人行成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
使大宰子餘大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在薦反擁也之以棘使
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九年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
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秋吳城邗今廣陵邗江溝通江淮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戰

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弗聽使於齊屬（音燭下同）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王孫）反役（艾陵役也）王聞之使賜之屬鏤（音閭劍名）以死

十二年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子餘反）而懼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

夏會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

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遂囚以還及戶牖乃歸景伯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既斂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

勞去聲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
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吳人內音納之
十六年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子爲左右句古侯反卒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
十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使不爲備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吳邑遂
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

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襄子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
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
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
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
告于吳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
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
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今浙江慈谿鎮海二縣境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燕北燕也穆侯七年當魯隱公元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北燕始見經其南燕國杜云在東郡燕縣如隱五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二年經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等是也
穆侯鄭侯子
宣侯穆侯子元年當魯桓公二年
桓侯宣侯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五年
莊公桓侯子元年當魯莊公四年
襄公莊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三年
桓公襄公子元年當魯文公十年

宣公元年當魯宣公八年
昭公宣公子元年當魯成公五年
武公元年當魯成公十八年
文公元年當魯襄公十九年
懿公元年當魯襄公二十五年
簡公名款傳稱簡公一作惠公懿公子元年當魯襄公二十九年
襄公二十九年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昭公三年 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

其寵人冬燕大夫比毗志反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六年 經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
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

七年 經春王正月曁齊平　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瑤罋玉櫝之屬請以謝
罪公孫晳齊大夫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罋玉櫝斝耳玉爵
不克而還

十二年 經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齊
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

悼公

共公元年當魯昭公十四年

平公元年當魯昭公十九年

簡公元年當魯定公六年

獻公元年當魯哀公三年

哀公十五年 經夏五月齊高無㔻出奔北燕

孝公獻公子當魯哀公二十七年立

齊僖公九年當魯隱公元年

僖公名祿父莊公子

隱公八年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十年 經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不伐宋也

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桓公五年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 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

七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十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　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
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

十三年 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十四年 經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經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元年當魯桓公十五年

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於是齊人侵魯疆

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音洛)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去聲)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齊侯師于首止(討鄭弒君也)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音患)高渠彌

莊公元年

三年

齊師遷紀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取其地)

經春王正月溺(魯大夫)會齊師伐衛

經秋紀季以酅(音攜紀邑)入于齊(齊欲滅紀故季以紀邑入齊爲附庸)

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經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扶云反)遂田于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反徒人費(音祕)遇賊于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亦小臣)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兄)來奔

九年

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桓公(名小白僖公庶子元年當魯莊公九年)

十年

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魯地)齊師敗績

經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十三年

會于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十四年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十五年

經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音絹) 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諸侯爲宋伐郳

十六年 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十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經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 遂因氏頜(烏納反)氏工婁氏須遂
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十九年 經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經夏齊大災(天火曰災)
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公子完)爲卿辭使爲工正 初
懿氏(陳大夫)卜妻(去聲)敬仲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 其少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

也陳侯使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及陳之初亡也陳
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楚後滅陳)成子得政
二十六年 經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經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經臧孫辰告糴于齊
三十年 經秋七月齊人降鄣(紀附庸國)

閔公元年 經齊人救邢
二年 經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音預)知之故孫(去聲)于邾齊人取而殺之
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戴公立于曹)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去聲衣單複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使先立門戶) 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去聲)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二年 經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
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

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音恭)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
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
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申侯見(賢遍反)曰師老矣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屝(符費反)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
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不忠也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六年

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逃首止之盟故)
經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
喪

九年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
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略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侯乃還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二年

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言歸復命曰
王怒未怠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五年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十六年 經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齊徵諸侯而戍周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 經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 公子昭 管仲卒五公

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經夏師救齊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 音升 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 音彥 立孝公而還

孝公 名昭桓公子元年當魯僖公十八年

十九年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

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二十六年 經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齊侯乃還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 經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昭公 名潘孝公弟元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三十三年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 國莊子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文公十一年 鄋 音搜 瞞侵齊 初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焚如之弟 埋其首于周首 齊邑 之北門

十四年 子叔姬妃 音配 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桓公子 驟施 去聲 於國而多聚士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舍 昭公子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
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懿公名商人桓公子元年當魯文公十五年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
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 經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文子告于晉盟于扈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
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
禮以順天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六年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公使襄
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音西邱
十七年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十八年 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音丙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

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謀弒懿公納諸
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
惠公名元桓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元年
宣公元年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莒人不肯
七年 經夏公會齊侯伐萊
九年 經齊侯伐萊
十年 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

之奔衛
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十一年
十一年 經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三年 經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於房跛而登故笑之獻子怒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
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
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
高固逃歸畏郤克怒故　盟于卷音權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去聲)見晏
桓子歸言於晉侯晉人緩之(不拘執)逸
十八年 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
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
囚之殺而膊(普各反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邱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許之　師從齊師于莘(齊地)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于鞍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音跗)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紆元反)
茷(扶廢反)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乃免之　晉
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皆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國佐也)
賂以紀甗(音彥玉甑)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而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魯衛諫晉人許之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七年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八年 經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九年 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靈公(名環頃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年)
十年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　戰之日齊國
佐高無咎至于師
經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知武子以諸侯之
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
皆失軍
僑如奔齊　齊聲孟子(靈公母)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
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十七年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巷門)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惝臥
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
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衞姦人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
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無咎子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冬諸侯伐鄭圍鄭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
諸侯圍鄭以難去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

春秋左傳彙輯　卷九　統緒齊　卆三

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
晉待命于清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
十八年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士官華免以戈殺國佐
於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勝弟
來奔王湫奔萊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皆慶克子既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元年 圍宋彭城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
質于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於是東諸侯之師

二年 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所白反馬牛皆百
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來送葬葬齊姜召萊子孔疏以其比鄰小國
意輕蔑之故召之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
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晉為鄭服故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使匄乞盟齊侯欲
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音而水名外

春秋左傳彙輯　卷九　統緒齊　卆四

五年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六年 四月前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
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滅之遷
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八年 會于邢丘晉會也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
九年 經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十年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冬
十月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音專)門 鄭人恐乃行成
會于柤(莊加反) 遂滅偪陽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
于牛首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六
月會于北林圍鄭觀兵于南門秋七月同盟于亳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
書惰也
齊人以郲(音來 齊所滅國)寄衛侯(衛獻公奔齊) 及其復也以郲糧歸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齊將昏于王故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五年 經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畏齊不敢至成)
十六年 會于溴(古闃反) 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經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古堯反)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
為之名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
臧紇于防 齊師去之(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
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 經秋齊師(穀梁傳作齊侯)伐我北鄙
經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
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
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邿(音詩)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去聲)門之萩(音秋 蕭也) 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

（勒倫反）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晉大
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于揚門（西門）州綽門于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大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甲辰東侵及濰
南及沂
十九年 晉欒魴師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
諸子（諸妾子姓者）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
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

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古侯反）瀆（音豆）之
丘以夙沙衛易己（光謂衛教公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莊公（名光靈公子元年當魯襄公二十年）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殖綽工僂（力侯反）
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二十一年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
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音旋）奔燕
二十二年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
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失信不立弗聽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
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納諸曲沃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崔杼諫弗聽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晉地）戍郫（婢支反）邵
（取晉邑而守之）封少（去聲）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
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子餘反）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
則多矣抑君似鼠　乃弗與田
二十四年 經仲孫羯（居謁反）帥師侵齊　晉故也

二十五年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送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以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齊人城郟（王城也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孟公綽曰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力侯反）堙（音因）皆死（八子皆力臣公所嬖者）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音旋）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閭邱嬰與申鮮虞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四翣（所甲反）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景公（名杵臼莊公弟元年當魯襄公二十六年）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二十六年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

二十七年 九月庚辰崔成崔彊（崔杼二子）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請為子討之

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棠姜所生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二十八年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
謂子家慶封字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慶封子涖事麻嬰爲尸
慶奊戶結反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
公宮在廟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
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亡耕反以俎壺投
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慶奊麻嬰陳須無以公歸稅吐活反
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弗克反陳去聲于嶽里名請戰
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
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
蒲對反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
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二十九年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
秋九月齊公孫蠆子尾公孫竈子雅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
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高豎高止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
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於顯反良
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
寘旃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欲以討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
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邱嬰以說于我師工僂力侯反

昭公二年　三年　六年　七年

灑濇(生領反)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晉邑)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冬十月陳無宇歸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繼少姜)既成昏晏子受禮(受享禮)
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
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
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齊侯田於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

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
于北燕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姜族
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又弱一个
焉姜其危哉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
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

八年　十年

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
而還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子尾家宰)逐子成子工子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子尾之子高彊)氏之宰(爲子良立)其
臣曰孺子長矣(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
陳桓子(無宇)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遂如陳
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遂
和之如初
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
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遂伐欒(子旗)高(子良)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路寢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公召之而後
入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音丕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
焉而用之(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
敗諸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
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
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

而反鄭焉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子
襄三十一子尾所逐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昭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桓子以己也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
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十二年
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陽即唐因其衆也衆欲納之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公子慭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同謀季氏

十三年
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齊

人懼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十四年
司徒老祁慮癸劫南蒯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
侯使鮑文子致之
莒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音餘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
有賂田

十六年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
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莒邑使孫書伐之莒
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年
齊侯疥音戒遂痁失廉反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
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對曰不可為也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
已責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梁丘據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飲酒樂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少皞司寇季萴仕側反因之虞夏諸侯代爽鳩者有逄伯陵因之殷諸侯姜
姓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間代逄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二十一年
齊烏枝鳴戍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
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員音云　十一月會救宋與華氏戰
于赭丘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
求不多不如下之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

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
二十三年 莒子庚輿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齊人納郊
公莒郊公子奔齊
二十五年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　齊侯曰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
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且齊君無信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

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適
齊師子猶受之梁丘據言于齊侯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
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
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
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乃止齊
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

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
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
焉民歸之矣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二十九年 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
喜與之陽穀齊邑
三十二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定公元年 六年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貳于齊故
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

經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經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射子鉏齊人中頰殪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齊侯執陽
虎乃囚諸西鄙載葱靈輜車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
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
經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謀伐監主以次告　秋齊侯伐晉夷儀

十年

徼覘存亡發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
之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助齊乃過中
牟晉邑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齊師克城而
驕齊城郜夷儀其師又賤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
諸若反媚杏於衛三邑以答謝衛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
齊侯曰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
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齊侯聞之遽辟之去萊兵也將盟齊
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春秋左傳彙輯〈卷九 姚棆 齊 廿七
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
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邱據齊大夫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武叔懿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駟赤謂侯犯曰子求
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
郈民衆兇凶勇反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
于齊侯犯曰諾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
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

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十三年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
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
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使人如此告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

十四年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秋齊侯
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反謀救宋也
春秋左傳彙輯〈卷九 姚棆 齊 廿八

哀公元年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遇于戚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三年
經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四年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荀寅
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毀國夏伐
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

於楢人莒邑

五年

經夏齊侯伐宋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嬖公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
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
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六年

安孺子名荼景公子元年當魯哀公六年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高張
聞之與惠子國夏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遠夜至於齊冬十月丁卯立之將
盟鮑子醉而往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使胡姬以安
孺子如賴齊邑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音悅囚王豹于句音鉤
竇之邱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陳子曰微子
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是時陳氏專政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
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
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悼公名陽生景公子元年當魯哀公七年

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
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
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邱明來涖盟且逆季姬
以歸嬖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使爲君也公子愬之公
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遂殺之

九年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與魯平故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
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十年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

於師以說吳○（吳氏激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爾）徐承帥舟師將自
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簡公（名壬悼公子元年當魯哀公十一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取犁（一名隰）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

十二年

經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書歸齊納之）
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師及齊師戰于郊
齊人不能師胥謀曰齊人遁
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大

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元首也）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子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
（陳恒）懼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人）
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
子行（陳氏宗陳逆也）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
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
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
我歸屬徒攻闈（宮中小門）與大門（公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于弇中適豐邱（陳氏邑）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東郭賈（即子方）
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
此
甲午（六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音齋）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
平公（名鶩簡公弟元年當魯哀公十五年）

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
經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與貢同）為介陳成子館客曰
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
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成宰）以其兵甲入于嬴

十七年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子石(陳瓘)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齊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二十年)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靈公子)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齊邑)

(二十二年) 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

(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

(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宏請救于齊陳成子乃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嬴附

(桓公三年) 經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

(十五年) 冬及齊平乃歸成(成叛于齊) 公孫宿(成宰)以其兵甲入于嬴

高唐附

(襄公十九年) 齊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古侯反)以夙沙衛易(衛奄人)已(衛殺牙公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聞師將傅(音附)食(音嗣)高唐人(夙沙衛食之) 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醢衛于軍

(二十五年) 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

(昭公十年) 公與桓子(陳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 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哀公十年) 晉趙鞅帥師伐齊毀高唐之郭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

歙[illegible]甫摘錄

統緒門

秦 文公四十四年當魯隱公元年文公卒孫寧公立寧公八年當魯桓公四年

寧公 文公孫

桓公四年 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芮伯出居魏

出子 元年當魯桓公九年

十年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 元年當魯桓公十五年

德公 武公弟元年當魯莊公十七年

宣公 德公子元年當魯莊公十九年

成公 宣公弟元年當魯莊公二十一年

穆公 名任好成公弟元年當魯僖公元年

僖公九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

十年 晉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

冬秦伯使泠(力丁反)至報問且召三子(呂甥郤稱冀芮)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丕豹奔秦(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三年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 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去聲秦國都)及絳(晉國都)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 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

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 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聞晉侯將至使以免(音問)服衰絰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此逆秦伯且告將以自殺)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

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
一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民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十七年 夏晉大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去聲之
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命曰新里秦伯取之
十九年 春遂城而居之
梁伯好土功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楚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

夏公享之公子賦河水逸詩公賦六月小雅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
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
申使殺懷公于高梁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
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
實紀綱之僕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

秋秦晉伐鄀音若本在商密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楚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
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
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二十八年 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三十年 九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燭之武見秦
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

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
蹇叔哭之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
遽告於鄭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
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
請三帥公許之　秦伯素服郊次鄉去聲師而哭曰孤違
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所景反掩大德

文公元年

殽之役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

春秦孟明視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四年

秋晉侯伐秦圍邧(元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五年

初鄀(音若)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音杭)鍼虎(其廉反)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風)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康公(名罃穆公子元年當魯文公七年)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前年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以禦秦師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刳音枯)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十年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音懲)

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　乃皆出戰交綏(退兩)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秦伯師于河西(魏將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十六年

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十八年

經秦伯罃卒

共公(名稻康公子元年當魯宣公元年)

宣公元年

晉欲求成于秦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二年

經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四年

經秦伯稻卒

桓公名榮共公子元年當魯宣公五年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成公九年 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去聲絕秦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初宜反及不更音庚女音汝父不更秦爵

十四年 經秦伯卒

景公桓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五年

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苦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　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逆服丙子伐宋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四年 經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欒鍼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二十六年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二十七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秦秦亦許之會于宋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襄公佐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

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鍼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數其罪　鍼適晉其車千乘

五年 經秦伯卒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哀公景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六年

定公四年 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九年
自稷會之天敗夫槩王于沂　九月吳敗楚師于雍澨
秦師又敗吳師
經秦伯卒
惠公哀公孫元年當魯定公十年
哀公三年
經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悼公惠公子元年當魯哀公四年
厲公悼公子元年當魯哀公十九年
楚武王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
武王名熊通蚡冒弟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于委反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
八年
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楚地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
隨隨侯禦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
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九年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
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邑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鄖音云鄖國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
蓼音了國名伐楚師鬬廉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
楚伐絞屈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屈瑕也羣帥囚于
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授師孑焉揚雄方言孑者戟也
以伐隨將齊將授兵于廟故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　王遂行卒於樠音朗木之下令尹鬬祁

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營軍臨隨秘王喪爲奇兵隨人懼行
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濟漢而後發喪
文王名熊貲武王子元年當魯莊公五年
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朱推反甥
聃乃甘反甥養甥皆鄧甥仕於舅氏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弗從還年伐申還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
息侯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譽也息嬀以語去聲楚子　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以
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十六年 （經）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爲不
禮故也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國名）遷權於那（乃多反）處（昌呂反）使閻敖尹之及
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
涌（音勇）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
陵（在亦反）還及湫（子小反）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

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不失職）
堵敖（名熊囏當魯莊公二十年）文王子元年
成王（名熊頵弒堵敖而自立元年當魯莊公二十三年）
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夫人之侍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
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戶結反）柣（待結反）之門　諸侯救鄭楚
師夜遁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音石）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
楚國之難
僖公元年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二年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成王之孫沈漢船壞而溺）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
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聲共載）
而觀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言竟土之遠）漢水以爲池（言其險固）雖衆無
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五年 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
六年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音現楚子於武城楚地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經士輿櫬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黃
十五年 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　孟穆伯及諸侯之師救徐
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

兵故以鑄三鐘
二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二十一年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
二十二年 經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芉彌爾反氏楚女姜氏勞去聲楚子於柯音哥澤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古獲反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饗畢
夜出文芉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芉女也叔詹曰楚王
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

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夷一名城父皆陳邑城頓而還子
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
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天將
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二十五年 秋秦晉伐鄀音若楚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
商密鄀別邑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者以圍商
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
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六年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不臣事周可伐
夔子楚之別封不祀祝融高辛氏火正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秋楚成
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宋叛楚卽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
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
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二十八年

楚人救衛不克　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使申叔去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去聲）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於晉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子玉
使鬬勃請戰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
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　鄉役之三月鄭伯
如楚致其師爲楚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二十□年

經楚殺其大夫得臣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
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曰（孫伯大心子玉子）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二子以此答王使）　及連穀
而死（王無赦命故自殺）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三十三年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
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音雉）而軍陽子患
之使謂子上曰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去聲）子濟而陳（去聲）不
然紓我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
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
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
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
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亡氏反）而勿敬也從之　冬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冀將有救）弗聽丁未
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穆王（名商臣成王世子元年當魯文公二年）

二年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
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

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

四年

經秋楚人滅江

五年

初鄀叛楚卽秦又貳於楚

六人叛楚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音了今河南固始縣東北蓼城岡

九年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莫江反及樂耳鄭及楚平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伐陳陳人

敗之獲公子茷扶廢反陳懼乃及楚平

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其丈反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音懸絕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子西及仲歸子家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音麥將以伐宋宋逆楚子勞去聲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九倫反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大心子玉之子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音羊或作鍚

十二年

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十四年

莊王名旅穆王子元年當魯文公十四年

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莊王幼弱子儀爲師子燮爲傅廬戢黎廬大夫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燮

十六年

楚大饑

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人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

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往伐庸也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古侯反澨使廬戢黎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直留反魚庸三邑名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

楚師遂滅庸

宣公元年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
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二年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三年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四年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初鄭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
子越爲令尹越椒乃以若敖氏之族圄圄音語囚也伯嬴於轑轑音遼陽

而殺之子越惡爲賈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
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
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
笠轂王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箴尹克黃子文之孫使於
齊還及宋聞亂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八年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
還

九年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伐鄭取成于厲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
師于柳棼

十年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十一年
(經)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
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郔音延令尹蔿艾獵城沂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徵舒弒其君謂陳人無動將討于
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
陳　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臨去聲哭也守陴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楚子北
師次于郔郔音延鄭北地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

還發入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于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五刀反鄗苦交
反之間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啟山林
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 楚少宰如晉師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
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潘黨既
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上聲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
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
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之子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射連尹襄
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
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
次于衡雍去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去聲積尸封土其上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文字止戈
為武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武非吾功也祀於河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
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十三年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
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無畏抶宋公僕曰鄭
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
行犀申舟子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

也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
市邵氏寶曰屨人進屨追及于窒皇劍人進劍追及于寢門之外車人駕車追及于蒲胥之市蓋興師之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五年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
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
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 退
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十八年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

成公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共王（名審莊王子　當魯成公元年）元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子反欲取之巫臣止之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

（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盟于蜀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晉救許伐鄭取氾（音祀）祭（音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鄭地）諸侯救鄭鄭共（音恭）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淸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平聲）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王子罷（音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淸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

必使爾罷（音皮）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晉欒書伐鄭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使稅（音脫）之　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

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衆潰奔莒戊申楚入
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
之楚師圍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一年 宋華元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
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音懸鐘鼓焉郤
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
盟
十五年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
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六年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
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
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人恤所厎音旨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
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扶云反皇在
晉侯之側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亦以王卒告　呂錡夢射月中
之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及戰射共王

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
以一矢復命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
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　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
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
謂子反曰盍圖之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十七年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侯乃反)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
寅戍鄭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强)
冬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四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鄭地) 晉師自
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 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二年 公子申爲右司馬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克鳩茲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
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
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晉會于雞澤)
求成(忠楚侵欲)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四年 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
楚共王於是不刑(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楚子囊爲令尹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 經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以救
之(晉會諸侯)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往入楚軍)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 曰楚人執公子黃矣陳侯逃歸

八年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苦田反） 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楚子伐鄭〻及楚平同盟于中分（鄭城中里名） 楚莊夫人卒（共王母） 王未能定鄭而歸

十年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子斯反） 毋（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克之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還亦作環）至于陽陵楚師不退晉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

十一年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

諸侯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敕略反） 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十二年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秋楚共王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之共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楚司馬） 以師繼之戰于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康王（名昭共王子元年當魯襄公十四年）

十四年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要而擊之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

十六年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

十八年

及晉師戰于湛阪(音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扶味反)滑胥靡獻于雍(去聲)梁(皆鄭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二十一年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乃使子南爲令尹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轘(音患)觀起於四竟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五綺反)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二慶畏殺不敢自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

乃還

二十五年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屈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

遠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五八）不及子木遇吳師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至于城麇（九倫反）穿封戌（音恤）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共王子靈王也）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通楚於晉教吳叛楚楚罷（音皮）於奔命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之子賁皇奔晉鄢陵之役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潛反）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害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邑）墮（許規反）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音懸）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音凡）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為會于宋秋七月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晉楚爭先（爭先歃血）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主辦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去聲下同）豈爲一人行
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宋公遂反
郟敖（名熊麇康王子元年當魯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夏四月葬楚康王楚郟敖卽位王子圍（康王弟）爲令尹鄭行
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
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
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
乃館于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
遂會于虢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楚恐晉先歃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公子圍設服
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
宮有前不亦可乎（言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既造王宮雖服君服無所怪）楚伯
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圍之弟子晳也）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
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楚公子
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
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
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楚人謂未成君爲敖）
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
靈王（康王弟公子圍卽位易名熊虔元年當魯昭公二年）
三年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

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四年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遂請昏
晉侯許之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
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

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墮（許規反）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
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
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

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
乃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口也）
箴尹宜咎城鍾離（本陳大夫奔楚）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鄭穆公孫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屈建子）為莫敖使與
令尹子蕩如晉逆女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
有其備何故不可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
韓子禮王欲敖（去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冬楚子以諸侯伐吳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楚師濟于羅汭及汝清（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
（直夷反）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
六年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

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
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
而殺之
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芋尹）之閽入焉（有罪亡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
與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王自謂）
未可得也遂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
魯侯薳啟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八年 陳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愬招過殺偃師也 楚人執而殺之 殺干徵師

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

九年 經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 改城父名爲夷 實城父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外人於許

十一年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歲在豕韋楚將有之然壅也 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 歲及大梁

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楚師在蔡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諸侯乎王必悔之

楚子城陳蔡不羹 音郎 使弃疾爲蔡公

十二年 楚子謂成虎 令尹子玉之孫同出若敖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 翠被 以翠羽飾被 豹舄 以豹皮爲履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鄭丹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 音戚祕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

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對曰昔穆王欲肆其心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十三年 薳氏之族及薳居 奪田者 許圍 許大夫質在楚 蔡洧 楚滅蔡其父死 蔓成然 鬬韋龜子父子皆奪邑 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申會所戮者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

晳（二子皆靈王弟子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
己（觀從也）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
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弃疾（蔡公）
蔓成然蔡朝吳（觀從所事者）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
大子祿及公子罷（音皮）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
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者復所後者劓
（魚器反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衆散）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
（子革弃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乃求王
遇諸棘闈（棘里名闈門也。孔氏晁曰棘楚邑）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國每夜駭曰
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謂弃
疾）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
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
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蔓成然）爲令
尹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
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
尹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初共王無

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
大室之庭（大室祖廟）使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長幼以次）康王跨之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厭（于甲反）紐
平王（名熊居共王子元年當魯昭公十四年）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
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
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楚邑）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
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上國國都之西）且撫其民分
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救災
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新羇旅也）
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音皮）簡東國之兵於召
陵亦如之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平聲）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楚　四十三

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鄖（音云）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

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請改卜令
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
與後至者守之　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三呼
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歸

十八年 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九年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
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

楚子之在蔡也郹（古閴反）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
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若大城城父而
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楚　四十四

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王曰歸從政如
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
召之王使召之棠君尚（奢長子為棠邑大夫）謂其弟員（音云）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父不可弃名不

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 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二十一年

宋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而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謂宗也） 故廢之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事） 楚師熸（子潛反吳楚間謂火滅爲熸）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楚可敗也戊辰戰于雞父楚師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大子廢故母歸其家）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吳王僚之太子。顧氏炎武曰此必諸樊之大子光）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乃縊於薳澨（楚地）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方百里爲同） 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音岸） 勞王于豫章之汭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平聲越大夫） 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二十五年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

二十六年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長庶） 曰大子壬（昭王）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昭王（名壬平王子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遂弒
王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
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召鄢將師而告
之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
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陽匄子 與其弟完
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
子常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王弗聽吳
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滅徐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城父也 使徐子處之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

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
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定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
使之無忌僞若畏楚師而伐其叛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冬十
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三年
蔡昭侯爲兩佩佩玉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驌馬 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
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
歸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
四年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
秋楚爲沈故圍蔡蔡滅沈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
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楚二師闔廬之弟
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
及淸發夫槩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
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畀我季芈之字涉睢鍼尹固與王
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
句古侯反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

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
由于徐蘇而從鬭辛鄖公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
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
罰于楚君君顧報周室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
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
吳吳人乃退　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

五年

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
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
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吳師敗
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楚子入于郢　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
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
西曰請舍懷也初謀弒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
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鍾
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王使由于城麇

六年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力追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本又
作帷子二子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
師陵師陸軍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
郢於鄀改都爲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
經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哀公元年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係纍而出降）使疆於江
汝之間而還（欲使蔡徙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
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普版反）申公壽餘葉
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致者會其衆也負函繒關皆楚地）
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一夜也）
襲梁及霍
六年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

于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
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卒于城父子閭退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
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詠）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

九年
益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
惠王（名章昭王子元年當魯哀公七年）
十年
經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
十三年
經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十六年
鄭殺子木（楚大子建在鄭與晉謀襲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
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
不悛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所得鎧仗兵器）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子期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葉公在蔡（遷蔡）

（州來楚并其地）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白公
欲以子閭為王（平王子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白公黨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
（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乃烹
石乞王孫燕（勝弟）奔頯（求龜反）黃氏（吳地）沈諸梁（葉公）兼二事（令尹
司馬）國寧（子西之子）乃使寧為令尹使寬（子期之子）為司馬而老于
葉（傳終言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楚　宋　五十三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卜
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
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
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吳由于）工尹（薳固）勤先君者也三月
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

十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
（越地）不及乃還

宋（穆公七年當魯隱公元年）

隱公元年
穆公（名和宣公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宋邑）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
盟于宿

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宣公）舍與
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對曰羣臣願奉馮（皮冰反穆公子也）
公曰不可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
公即位

四年
殤公（名與夷宣公子元年當魯隱公四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衛州吁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宋　五十四

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五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
以報東門之役

六年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秋宋人取長葛

九年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十年)夏五月羽父(魯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公獨敗宋鄭師後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
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國軍在戴鄭伯合圍之)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桓公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孔父嘉)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
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
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
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
相宋公
莊公(名馮穆公子元年當魯桓公三年)
(十一年)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宋雍氏(宋大夫姞姓)女於
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
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鄭人不堪)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
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衛燕敗績)
(十四年)冬宋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
東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宋城門)之椽
(十五年)經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氏反)伐鄭
(十六年)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經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莊公二年)經乙酉宋公馮卒
閔公(名捷莊公子元年當魯莊公三年)
(五年)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十年)經二月公侵宋
經三月宋人遷宿(宋強遷之而取其地)
經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
鄑(音資魯地)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言懼而名禮既而聞
之曰公子御說(音悅)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
之心
十二年 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宋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批手批之也)遇
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
公子御說奔亳(宋邑)南宮牛(萬之子)猛獲(萬黨)帥師圍亳
冬十月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
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

陳以賂宋人皆醢之
桓公(名御說閔公弟元年當魯莊公十三年)
十三年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孔疏宋立新君其位未定齊桓欲修霸業爲會以安定之)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 (經)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
成于宋而還
十五年 (經)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附庸屬宋而叛)(經)鄭人侵宋　諸侯爲
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六年 (經)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十九年 (經)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六年 (經)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八年 (經)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公二年 衛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
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曹伯公穀作曹師)
(經)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六年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目夷茲父庶兄
子魚)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襄公(名茲父桓公子元年當魯僖公十年)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

治敵魚氏世爲左師
十五年 三月盟于牡邱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十六年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過迅風而退飛 周
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對曰今玆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十七年 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齊桓公卒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甗 甗音彥齊地 立孝公而還
十九年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司馬子魚曰今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
難乎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
闕而後動
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
欲鮮濟
二十一年 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
曰小國爭盟禍也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

二十二年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莊公之孫 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 與音預 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公子重耳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成公 名王臣襄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

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祭事膰焉
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王拜謝之豐厚可也享宋公有加

二十五年
經宋殺其大夫

二十六年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卽晉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
師伐宋圍緡

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
告急狐偃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二十八年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齊秦喜宋賂怒楚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魚覲反次于城濮

文公二年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三年
會伐沈沈潰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飛至宋地隊地而死若雨

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
室之枝葉也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若之何去之不聽穆
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
宮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
公卽位而葬

昭公名杵臼成公子元年當魯文公八年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
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公以其官逆
之皆復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九年
經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貉音麥將以伐

宋宋乃逆楚子勞去聲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也宋公爲
右盂鄭伯爲左盂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
以徇

十一年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音而
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獲緣斯
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穀甥牛父皆死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門關門
使食其征征稅也謂之耏門

十四年
宋高哀爲蕭封人蕭宋附庸以爲卿遷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公子
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
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司城）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
使帥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文公（名鮑昭公庶弟元年當魯文公十七年）

十七年 晉衛陳鄭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十八年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也）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武氏）
宣公元年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
鄭也
（經）冬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乘馘百人狂狡輅（五嫁反迎也）鄭人鄭人入于井倒
戟而出之獲狂狡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經）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九年 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郔音延）

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十三年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
焉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
惡宋（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乃止使解音蟹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恐起將至矣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
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
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
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成公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共公 名固文公子元年當魯成公三年

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五年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
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
靈圍龜之難

六年 晉衛鄭等侵宋以其辭會也

經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十年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十三年 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十五年 夏六月宋共公卒

平公 名成共公子元年當魯成公十六年

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　華元曰我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於
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即蕩澤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音雖上
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
魚石　二司寇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寇鱗朱　二宰大宰向帶少宰魚府遂出奔楚華
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八年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音酌陂退舍於夫渠不儆
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會伐鄭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七年 夏會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諸侯還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納宋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

于台音臺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襄公元年 會于虛朾他丁反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於是爲宋討魚石謂之宋志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縣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二年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經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五年 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
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
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七年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于軌反以救之
八年 會于邢丘晉會諸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九年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晉侯問于士
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契孫商之祖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
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十年 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會于柤莊加反會吳子壽夢也 遂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
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
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
林殷天子之樂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
十一年
鄭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圍鄭觀兵于南門秋
七月同盟于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
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十二年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四年
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宋公孫師之子）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
如之
十五年
鄭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
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
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謂子
產等）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不爲子產殺三盜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

聞之固請而歸之
十六年
經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七年
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不設備）
宋華閱卒華臣（閱弟）弱皋比（音毗閱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
幽其妻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國
人逐瘈（居世反）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
奔陳
十八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古力反）梁之言同伐齊

二十四年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
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二十六年
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
之（伊戾寺人）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而騁告公曰大子
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亨（音烹）伊戾

齊人城郟之歲齊烏餘以廩邱奔晉又取邑于宋趙文子
請歸之公曰諾
二十七年 晉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秋七月辛巳盟
于宋西門之外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
二十八年 春無冰梓慎 魯大夫 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
元枵 許驕反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 東方房心爲宋
爲宋之盟故諸侯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爲非爲楚也姑歸而息民宋公遂反
二十九年 宋司城子罕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
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
貸宋無飢人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 許其反 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經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 市然反 淵宋災故 以謀歸宋財既而
無歸于宋
昭公四年 楚子合諸侯于申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
墮幣焉敢謝後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 音秘 遂
鄭大夫從 從伐吳
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

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 既
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
是華亥 合比弟 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
之久矣公使代之
七年 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子聖人之後也 殷湯之後 而滅
於宋 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閔公之子厲公之兄適嗣當立讓厲公 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 佐戴武
宣 宋三君 三命茲益共
八年 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 大子偃師之子 圍陳宋戴惡會之滅陳

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元公(名佐平公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一年)
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
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
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數日皆來告火
十九年 春宋公伐邾(為鄅) 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
二十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

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
公子地(辰地皆元公子)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
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公請於華費(音祕)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公曰余不忍其詬(許候反恥也) 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使少司寇牼(苦耕反) 以歸(牼以三公子歸公)

二十一年 宋華貙(勅俱反費遂子)為少司馬多僚(貙弟)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
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 公名司馬(華費遂)之侍人宜僚(貙臣)與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使逐貙) 乃與公謀逐華貙張匄(貙臣)與
子皮(華貙)曰任鄭翩(皆貙家臣)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 偃州員(音云)
華登帥其餘(吳餘師) 以敗宋師 齊烏枝鳴曰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 十一月癸未
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華登如楚乞師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受而
戮之諸侯之戍謀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晉士伯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于廟已與
平公服而相之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景公（名頭曼一名欒元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二十六年）
定公元年　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士彌牟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
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曰薛徵于人宋徵于
鬼宋罪大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六年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宋　十五

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見
溷而行（溷樂祁子見於君立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
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乃執樂祁
八年　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乃止諸州
九年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
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子明（樂祁子）聞之怒言於
公曰右師（樂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十年　經宋樂大心出奔曹
公子地有白馬四（地景公弟）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
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地之弟）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冬母弟
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　經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經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十四年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宋　十六

經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十五年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遽挐（女居反）謀救宋
也
哀公元年　經宋樂髡帥師伐曹
四年　經宋人執小邾子（邾子無道于其民）
五年　經夏齊侯伐宋
六年　經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經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
宋人圍曹冬鄭師救曹侵宋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曹

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
其郊曰黍邱揖邱大城鍾邘音于
八年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
歸殺之
九年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故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取
鄭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經秋宋公伐鄭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利以伐姜齊姓

不利子商謂宋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趙鞅姓盈子水位
也宋姓子名位敵不可干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乃止
十年 經夏宋人伐鄭
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
莊公復之
十二年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

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以證反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
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
母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向魋邑易薄公邑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
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請即救司馬子仲
曰不得左師向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司馬請瑞
焉瑞符節以發兵遂攻之子頎桓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

入攻君子車亦魋弟止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
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
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
巢來奔
十五年 經鄭伯伐宋
十七年 宋皇瑗音院之子麇九倫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仕咸反般
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故不
與魋亂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
皇野對曰右師皇瑗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

之(召令還)

十八年 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瑗從子)爲右師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 公不敢入師還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昭公)與啟(得弟)畜諸公宮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館名)大尹(近官有寵者)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六卿)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但以君命盟六卿)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皇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昭公(名得元公曾孫公孫周之子元年當魯哀公二十七年)

杞(武公二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

武公(謀娶公子索隱謀一作謨)

隱公四年 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

桓公二年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經九月入杞

三年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靖公(武公子元年當魯桓公九年)

共公(靖公子元年當魯莊公十四年)

惠公(一作德公共公子元年當魯莊公二十二年)

成公(惠公子元年當魯僖公六年)

僖公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二十三年 經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桓公(名姑容成公弟元年當魯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 春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經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宣公十八年 經公伐杞

成公七年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十八年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
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襄公元年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
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六年 經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孝公名匄桓公子元年當魯襄公七年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鄭人
恐乃行成同盟于戲
十年 會于柤莊加反　遂滅偪陽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觀兵于南門秋七月同盟于亳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十八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二十三年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文公名益姑孝公弟元年當魯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會于夷儀晉合諸侯將以伐齊水不克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
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
二十九年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文子曰衛大叔儀
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鄭游吉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
宗之闕而夏肄是屏肄餘也屏城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
齊也取貨　叔侯曰杞夏餘也魯周公之後也以杞封
魯猶可何必瘠魯以肥杞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昭公六年 春王正月杞文公卒
平公名郁釐文公弟元年當魯昭公七年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晉人爲杞取成
二十四年 經丁酉杞伯郁釐卒
悼公名成平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
三十二年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四年 經杞伯成卒于會盟皐鼬
隱公名乞悼公子被弑

哀公八年

僖公 名過隱公弟弑隱自立 元年當魯定公五年

經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閔公 名維僖公子元年 當魯哀公九年

哀公 名闕路元年當魯 哀公二十五年

隱公四年

陳 桓公二十三年 當魯隱公元年

桓公 名鮑文 公子

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杞 陳 八十三

石子曰衛石碏 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 石碏子 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 奴侯反 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六年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陳侯曰宋衛實難 難去聲 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七年

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

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公五年

春正月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 桓公弟五父 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陳佗 桓公弟

六年

經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經蔡人殺陳佗

厲公 名躍桓公子元年 當魯桓公六年

十二年

經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莊公 名林厲公弟元年 當魯桓公十三年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 統緒 陳 八十四

十四年

經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五年

冬會于袤 袤昌氏反 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十六年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公元年

經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宣公 名杵臼莊公弟元 年當魯莊公二年

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八年

經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十四年

經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九年

經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二年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宣公大子陳公子完厲公子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　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

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陳侯使筮之曰此其代陳有

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

他有耀者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

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陳恒敬仲八世孫

僖公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

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

其可也齊侯說執轅濤塗

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　討不忠也

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陳成歸轅濤塗

六年

諸侯伐鄭圍新密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十二年

經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穆公名款宣公子元年當魯僖公十三年

十五年

春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二十三年

經秋楚人伐陳　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皆陳邑

二十五年

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城濮之戰

經陳侯如會楚敗懼而屬晉

經陳侯款卒

共公名朔穆公子元年當魯僖公二十九年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

三十三年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

文公元年

晉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二年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三年

春會伐沈沈潰

九年

夏楚侵陳克壺丘陳邑以其服于晉也

秋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十三年 經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靈公名平國共公子元年 當魯文公十四年
十七年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宣公元年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
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二年 經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五年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八年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 會于扈討不睦也 謀齊陳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 女乙反近身衣 服以
戲于朝洩冶諫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
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

奔楚
成公名午靈公子元年 當魯宣公十一年
十一年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 以爲楚縣
陳侯在晉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二年 經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成公九年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陳與晉故

十六年 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襄公元年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三年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
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陳請服也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四年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
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哀公名溺成公子元年 當魯襄公五年

五年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七年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 于軌反 以救之 晉會諸侯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 鄬之會 陳侯逃歸

十七年 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二十年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二十三年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 二慶之族

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拒君 板隊而殺人 慶氏殺築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十四年 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 音問 衰冠 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飮而進獻子美 子產 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陳亂故正其官修其職以安定之 乃還

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 舜之後 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二十六年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陳

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八年 陳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 元妃鄭姬所生 而立公子留 二妃所生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憂恚自殺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 下妃所生 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 殺干徵師 公子留奔鄭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公子招之黨

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 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 舜出顓頊 歲

在鶉火是以卒滅（謂顓項也火盛而水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九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項之後）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卒亡楚克有之
十三年 楚三公子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師師以入楚及郊陳蔡
欲爲名（爲復國名）故請爲武軍 平王封陳蔡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惠公（名吳哀公孫悼大子之子元年當魯昭公十三年）
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
在宋衛陳鄭乎陳大皡之虛也
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
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二十三年 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
師譏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陳夏齧）
定公四年 經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懷公（名柳惠公子元年當魯定公五年）

八年 經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閔公（名越懷公子元年當魯定公九年）
十四年 經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頓子牂
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頓
哀公元年 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當公
而進曰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
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

六年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九年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十年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一年 經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
十三年 經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經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
十四年 經陳宗豎出奔楚
經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經陳轅買出奔楚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薛（隱公十一年薛侯始見經年不可紀）

薛侯

（隱公十一年）經春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襄公元年）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

獻公（名穀年不可紀據襄公九年經文附列于此）

（九年）經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經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經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經戍鄭虎牢

（十一年）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

（二十九年）晉知悼子合諸之大夫以城杞

（昭公三十一年）經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公（名定獻公子元年當魯昭公三十二年）

（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乃執仲幾以歸

十一年　經春薛伯定卒

薛君比 襄公子

十二年　經薛弒其君比

惠公 名夷一名寅元年當魯定公十三年

哀公十年　經薛伯夷卒

虞 附

桓公十年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乃獻之又求其寶

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
共池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
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
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
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 輔頰車牙 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名 冬
十二月晉滅虢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

虢 附 西虢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公是也按鄭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韋昭曰叔者其君之字高氏攷畧云經傳不言東西虢者于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復稱西

隱公元年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　王崩周人將畀虢
公政

五年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八年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十年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

桓公九年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十年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
出奔虞

莊公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十七年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音角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王巡虢守音狩巡守虢公為王宮于玤蒲項反 王與之酒泉周邑 虢公請器王予之爵

二十六年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

三十年 王命虢公討樊皮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二年 有神降于莘虢地 內史過平聲往聞虢請命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

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閔公二年 晉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都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越附

襄公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

昭公五年 楚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

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音岸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平聲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

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

定公五年 經於越入吳於發聲也 吳在楚也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夫差三年乃報越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古外反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十三年 經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

自南方先及郊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王子地獲謳陽
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
姚丁亥入吳
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吳師大亂遂敗之
十九年 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
二十年 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一年 越人始來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二年 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
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二十四年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
二十五年 衛侯適城鉏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 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師侵外州越師
大獲衛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
悼公以城鉏與越人 遂卒于越
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因孫音遜于邾乃遂如越
顓臾附 杜云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
僖公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其俱反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 邾人滅須
句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若封須
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明年伐邾取須句反其君

歙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圖甫摘錄

倫常門

君臣

隱公元年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舍上聲）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去聲下同）之公曰爾有母遺繄（烏兮反）我獨無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其月反）地及泉隧（音遂）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三年 經秋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來求賻（音附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

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其器反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桓公十五年 經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諸侯不貢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莊公十一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居覲反戲而相愧）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

十四年 鄭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鄭始受封君）命我先人典司宗祏（音石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還鬻（音育）拳（楚大閽）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在亦反）陵還及湫（子小反）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田結反）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殉之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音泰）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二十一年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鑑爲飾也）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使爲工正飲（去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會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夜飲爲淫樂 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僖公六年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七年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平聲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我死女必速行既葬出奔鄭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十五年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 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 音遜 卜右慶鄭吉弗使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便旋 濘 乃定反 泥也 而止公號 平聲 慶鄭慶鄭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 嫁反 迎也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悞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 亂頭髮下垂也 拔舍 拔草舍止 從之

二十四年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二十五年

將納王晉侯使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大有九三爻辭也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 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澤在下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 闕地通路王之葬禮 弗許曰王章也 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二十八年

子玉使宛 於元反 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以釋宋圍惠晉復曹衛爲己功 不可失矣 言可伐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子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晉侯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凡三見王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 於阮反 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衛侯與元咺(況晚反)訟(公爭殺叔武事)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其廉反)
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是會也(溫之會)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使若天王自狩)
(三十三年)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
力而拘諸原婦人暫(猶卒也)而免諸國墮(許規反毀也)軍實而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秦伯素服郊次鄉(去聲)師
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

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所景反過也) 掩大德
(文公元年) 殽之役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孟明之罪也必殺
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
使爲政
(九年) 毛伯衛來求金(以共葬也)
(十年) 楚子將伐宋乃逆楚子勞(去聲)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命夙
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恥乙反)其僕以徇(抶宋公僕)或謂子
舟(無畏字) 曰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十四年)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音扶)己氏

(十六年) 宋公孫壽辭司城使意諸(壽之子)爲之既而告人曰吾官近
懼及焉(懼禍)雖亡子猶不亡族(子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
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
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
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宣公二年) 趙宣子驟諫(諫晉靈公驟數也) 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退觸槐而
死晉侯飲(去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
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四年)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及食(音嗣)大夫黿召子
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成公二年) 師陳(去聲)于鞌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 將及華泉
驂絓(音卦)于木而止韓厥執縶(絆馬也) 馬前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以示敬)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副車)宛(紆元反)茷(扶廢反) 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三入晉軍求之)

十四年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其丈反見賢遍反下同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同姓之卿之嗣也大國
又以為請不許將亡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廿六年 楚師還及瑕敗于鄢陵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芳服反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十八年 晉荀罃士魴逆周子悼公周於京師而立之大夫逆于清原
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事君庚午盟而入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戶郎反陳次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
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御僕將伏劍公讀其書跣先典反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
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
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去聲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未知何過致此不遜吾子其少安徐也孫子無辭亦
無悛改也容穆叔曰孫子必亡

廿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日
旰古旦反晏也不召而射音石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文子邑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
去聲之酒使歌巧言之卒章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

二十年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
章小雅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小雅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
辟席曰臣不堪也

二十二年 晏平仲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篤敬上下
同之天之道也
楚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
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子南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漏洩君命重之罪臣亦不為王殺子南遂縊而死

鄭子展子產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
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
奔墓亦免

二十六年
衛侯入(獻公)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頷(戶感反以首肯)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
(大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
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
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
關出公使止之

三十年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
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子晳伐伯有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梁城門)之外

昭公元年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七年
楚子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申無宇)之閽入焉無
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封略之內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
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
待百事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乃不可乎若以二文(周文王楚文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
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王自謂)未可得也遂赦之

八年
楚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襄二十六年與靈王爭皇頡)侍
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謂為王)女其
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與甘相近之地)晉梁丙張趯伐潁(周邑)王
使詹桓伯辭於晉(責讓之)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音霸)也豈
能改物(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音恭)且王辭直
子其圖之宣子說(音悅)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

田與遂反須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
十一年 楚申無宇曰擇臣莫如君
十三年 楚子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本鄭邑)事畢弗致
既復王問犨櫟降服(如今解冠謝違命)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
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善其有權)
二十年 衛侯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和羹焉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
平(鬷子工反嘏古雅反)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商頌)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一　倫常　君臣　十一

樂也君何得焉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
以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
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二十四年 召簡公(名盈)南宮嚚(南宮極子)以甘桓公(甘平公子)見王子朝劉子
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言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三十年 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
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定公二年 邾莊公與夷射(音亦)姑(邾大夫)飲酒私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
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
三年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
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
相夫(音扶)人(養馬者)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
三子無辱皆賞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一　倫常　君臣　十二

九年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齊人也既入城鬬死)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史鰌曰子必禍矣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戍也驕(文子子)其亡乎

哀公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音詠禳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十四年 宋桓魋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請卽救司馬子仲(皇野)曰不得左師(向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去聲)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

十六年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二十五年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亡伐反)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許角反嘔)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共辭公)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上壽酒)惡(去聲)郭重曰何肥也(訾毁其貌)季孫

曰請飲彘也(飲罰之)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

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君德

桓公二年 取郜大鼎於宋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音活)席大羹不致粢食(音嗣)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他頂反)帶裳幅(音逼)舄衡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音律以韋爲之所以藉玉)鞞(音丙佩刀削上飾)鞛(音布孔反下飾)鞶(步干)

鞶帶厲大帶之垂者 游旒同旌旗之游纓在馬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 火
龍黼黻黼音甫黻音弗 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鍚音揚在馬額 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
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六年 隨季梁對曰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莊公八年 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 公曰不可我實
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大禹謨 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二十四年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共音恭
僖公五年 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旅獒 繄烏兮反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
神不享矣神所馮皮冰反 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十五年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姑樹
德焉以待能者

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侯虎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因舊壘言不增兵 盍姑內省德乎
文公元年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 晉宋陳鄭伐秦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宣公三年 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 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
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底音旨
襄公三十一年 晃屈狐庸對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謂夷末 甚德而度

德不失民 民歸德 度不失事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
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二十八年 晉成鱄音專曰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 莫亡白反 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施以豉反 大雅 心能制義
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施去聲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君道

隱公五年 臧僖伯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大事祀與戎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莊公十一年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蒲忽反盛貌一作勃焉

三十年 鄭伯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饌

僖公二十五年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二年 凡君即位好去聲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孝禮之始也

十三年 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襄公十三年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呂刑周之興也其詩曰

十四年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

師曠對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對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音問長世

昭公元年 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修令所念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反集也底滯也以露其體露羸也

三十二年 史墨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王后 附嬖妾

桓公九年 紀季姜歸于京師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

莊公十八年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十九年 初王姚莊王妾姚姓嬖于莊王生子頹

僖公二十四年 初甘昭公王子帶也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弃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所立后王替隗氏替廢秋頹
叔桃子奉大叔伐周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宣公六年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結成也

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哀公元年
伍員曰昔有過平聲澆五叫反滅夏后相去聲后緡亡巾反方娠音身懷身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

諸侯夫人附媵妾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孟子之姪娣媵也生隱公宋
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
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惠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
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
將襲鄭大叔段夫人將啓之鄭伯克段于鄢音偃遂寘姜氏
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
叔曰若闕其月反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二年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三年
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
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別氏妾媵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
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
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
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七年
經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娣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何氏休曰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生大子曰仇其弟曰成師

三年
經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

十一年
初祭側界反仲足爲公鄭莊公娶鄧曼鄧曼姓生昭公宋雍氏女去聲於鄭莊公曰雍姞其吉反生厲公

十二年
鬬伯比曰莫敖必敗屈瑕伐羅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
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失寵自經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盜殺之
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音洛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直革反譴也
之以告夫人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去聲公公薨于車
莊公元年 經三月夫人孫遜不稱姜于齊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
經王姬歸于齊
二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反齊地書姦也
四年 經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楚武王伐隨將齊音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動散也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國之福也王
遂行卒於樠音瞞木之下
五年 經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六年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欲說魯以謝慙
七年 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經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十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
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楚敗蔡師
于莘
十一年 經冬王姬歸于齊
十二年 經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節守義以終婦道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楚子如息遂滅息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遂伐蔡欲以說息嬀
十五年 經夏夫人姜氏如齊文姜齊桓公姊妹

十九年 經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二十年 經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四年 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齊襄公女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二十七年 經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女非事也非諸侯之事
經冬杞伯姬來歸寧
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
申生　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　二五卒與驪姬
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伐鄭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平聲從之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閔公二年

經夫人姜氏哀姜孫音遜于邾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其傅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

葬之

衛懿公將戰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　齊侯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去聲三十匹也

成風莊公妾僖公母聞成季之繇音胄卦兆之辭乃事之而屬僖公焉

僖公元年

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姬謂大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

經杞伯姬來朝其子子年在十歲左右故繫於母○謂以其子來朝

八年

經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夫人淫而與殺不應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胡傳夫人者風氏也趙氏恒曰使與于祭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十一年

經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四年

經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季姬魯女鄫夫人也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

經季姬歸于鄫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申生姊秦穆公夫人屬音燭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示欲自焚也使以免音問服衰絰

十七年

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
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
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去聲之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
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
子圉西質質于秦 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
經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僖公夫人齊女 聲姜以公故會齊
侯于卞公見執于齊 九月公至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
公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公子潘 密姬生懿
公公子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宋華氏之女子姓 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雍巫即易牙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虧

二十一年

鄶人滅須句其俱反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成風爲
之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勞去聲楚子於柯澤楚子
使師縉示之俘馘古獲反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饗畢夜出

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文芈女以歸

二十四年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
實紀綱之僕

二十八年

經秋杞伯姬來歸寧

三十一年

經冬杞伯姬來求婦

三十三年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晉襄
公母 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楚伐鄭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文夫人鄭文公夫人 斂而
葬之鄶城之下

文公二年

凡君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四年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
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

六年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靈公少 趙孟曰立公子雍賈季曰不
如立公子樂音洛 辰嬴嬖於二君懷公文公 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 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 且
爲二嬖淫也杜祁杜伯後祁姓公子雍之母 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君襄公也偪姞姞姓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
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
七年 穆嬴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太子太子靈公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
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前年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
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一 倫常 諸侯夫人 二七
皆昭公之黨也
九年 經夫人姜氏如齊歸寧
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公許之
十四年 子叔姬妃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
用其母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美而艷襄夫人鮑嫡祖母欲通之而不可
乃助之施施式豉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冬
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十八年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
諸襄仲冬十月仲殺惡大子及視大子母弟而立宣公
經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將行哭而過市曰
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元年 經三月遂遂公子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一 倫常 諸侯夫人 二八
三年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其乙反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
伯鯈鯈音儔余而祖也南燕祖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
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鄭
子文公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又娶于江生公子
士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 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
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爲后
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
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十六年 經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成公二年

質媦人（齊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君同叔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五年

經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

九年

經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經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伯姬母）出于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十一年

聲伯之母（叔肸妻）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以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

十四年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定公夫人）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衛侯見而復之

經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

十六年

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會伐鄭）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二子公庶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

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通僑如（宣伯奔齊）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襄公二年

夏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成公母）使擇美檟（古雅反）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且姜氏君之妣也

四年

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孫以定姒本賤既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九年

魏絳曰浞（寒浞）因羿（后羿）室生澆（五吊反）及豷（許器反）

穆姜薨于東宮（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音無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
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戸交反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
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
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四年

鄭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
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十一年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
禮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

十四年

衛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
百　公出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公適母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
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子公反聲姬生光以爲
大子顏鬷皆二姬母姓懿聲皆謚諸子諸妾子姓者○顧氏炎武曰房元齡管子注諸子內官之
號仲子戎子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
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
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鄭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居危反之子也宋子圭嬀
皆鄭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二十三年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二十五年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音旋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

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爲已求復辭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
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子鮮不獲
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
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夕見母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
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左師見夫人卽弃之步
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
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二十九年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穀梁傳賢伯姬也

三十一年 立敬歸（襄公妾）之娣齊歸（齊謚）之子公子裯

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于桓（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適晉

子產曰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有疾）

二年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七年 暨齊平（燕與齊平） 燕人歸燕姬

衛襄公夫人姜氏（宣姜）無子嬖人婤（音周姶烏荅反） 生孟縶孔成

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 婤姶生子名之曰元

八年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

十年 公與桓子（陳桓子） 莒之旁邑辭穆孟姬（齊景公母）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十三年 楚共王無適立焉乃與巴姬（巴姬共王妾）密埋璧于大室之庭

叔向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衛姬齊僖公妾）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十八年 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為大夫時往聘蔡）郹陽（郹古闃反）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費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二十年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戌之子）

衛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公入

閏月戊辰殺宣姜

二十三年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吳人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

薳越曰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

二十五年 季公若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曹氏宋元夫人○曹小邾姓）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二十七年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于仲子（魯公子慭）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音現）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夏姬）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

二十九年 公衍公為之生也（俱昭公子）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

三十年 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定公十三年 衛公叔戌（公叔文子之子）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十四年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大子蒯聵（平聲）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

十五年 姒氏卒（定公夫人）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哀公元年 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在羊反）嬪（毗賓反）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五年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庶公子也○顧氏說見襄十九年諸子注）鬻姒（音育 景公妾）之子荼嬖

六年 齊陳乞使召公子陽生立之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荼也）如賴去鬻姒

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魯……（以下依原版式）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景公母）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十六年 楚白公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之宮

十七年 初公（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夫人）髢（大計反髲髮也）

二十四年 公子荊（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宋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

二十五年 衛彌子瑕（彌子瑕）飲公（出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也嬖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

二十六年 衛[illegible]悼公以城鉏與越人公曰（出公）期則為此（期司徒）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怨期而不得加戮故教宮女令困苦期姊）

春秋左傳類聚卷十一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二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倫常門

臣道

（桓公十五年）諸侯不貢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莊公十四年）鄭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二十七年）卿非君命不越竟

（僖公五年）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

（九年）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去聲）賜一級（等也）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拔草舍止壞形毀服）從之

（二十三年）晉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毛偃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二十四年）晉寺人披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豎頭須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

（二十八年）天王出居於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經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

（文公三年）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佳買反）也能懼思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

（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墜音）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宣公二年）晉侯飲（去聲）趙盾酒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十五年 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
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霣(于敏反廢隊也)
成公十六年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謂元帥之職)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
罪焉不可犯也乃掀(許言反舉也)公以出於淖 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遺也)之以弓曰方事之殷(盛也)也有韎(音妹赤色)韋之跗(方于
反)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閱(猶近也)蒙甲胄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爲事之故敢肅(手至地)使者(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 三肅使者而
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戸本反)羅曰速從之可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
胡(音韓)曰諜(音牒)輅(五嫁反)之余從之乘(去聲)而俘以下郤至曰
傷國君有刑亦止
十七年 晉厲公將作難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陳次)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
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
書(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
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請歸死於司寇
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穆叔曰孫子必亡詩
曰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詩召南言人臣無不順禮)謂從者

也(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橫不順道必毀折)
十三年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
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二十五年 晏子曰臣君者豈爲(去聲)其口實(不徒求祿)社稷是養
衛大叔文子(大叔儀也)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甯喜)
其何以免乎
二十六年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二十九年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曰詩云王事靡盬不

違啟處(小雅)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
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曰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
官職保族宜家
[昭公二十五年] 宋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謂損親近暱宴樂飲食之事)羣
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
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定公十三年 哀公八年] 衛史鰌曰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尊卑皆然)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既託所適國則不與謀)

賢臣

[莊公十九年] 春楚子敗於津(為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踖
(在亦反)陵還及湫(子小反)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
葬於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
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音泰)君子曰鬻拳可謂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閔公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
閒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僖公七年] 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
[九年]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
治
[十二年]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奔從者狐偃趙衰(初危反)顛頡魏武子(魏犫)司空
季子(胥臣曰季也孔疏胥氏臣名食采曰邑字季子為司空官)及曹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　及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　及楚
楚子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二十五年]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丁兮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去聲)
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故使處原
[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國歸父)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文公三年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四年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佳買反也能懼思也
六年 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秦伯任好卒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音杭鍼虎其廉反
爲殉子車秦大夫氏也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風
七年 宋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 經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卬 宋司城來奔 司馬握節以

死握節不失職命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十四年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仕附庸還升爲卿 不義宋公而出出而待放
遂來奔
宣公二年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
九年 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十二年 欒武子曰子良鄭之良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

晉師歸桓子請死荀林父 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十四年 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名之
十八年 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
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
氏襄仲居東門 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
也
成公二年 晉師歸郤伯見郤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去聲之如郤伯對曰
庚所命也荀庚上軍將不出范文子佐代行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
欒伯見欒書下軍帥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焉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鄭所獻 使稅音脫之 公語范文子文
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七刀反土風

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
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
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韓獻子曰郤氏
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晉入楚軍三日

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
襄公三年 春楚使鄧廖侵吳吳人擊之獲鄧廖鄧廖亦楚之良也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解狐立其子午也
不爲比舉其偏屬也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洪範其祁奚之謂矣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小雅祁奚有焉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先典反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
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韓厥長子爲公族大夫將立之厥代
爲卿辭曰無忌穆子名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宣子無忌弟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言起好仁　恤民爲德正直爲正
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　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　如是則神
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九年 楚子囊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十年 晉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十一年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鄭賂魏絳辭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

民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　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欒黶辭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
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十四年
會于向於是子叔齊子叔老諡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
者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
禍之本也
二十一年
宣子因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人實反傳也而見宣子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
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
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
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無多受職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
子曰善戒
二十五年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公固予之
乃受三邑
二十七年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居身儉而用心壹
衛公孫免餘殺甯喜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
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于諸侯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
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
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

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公服喪）楚人召
之爲右尹（言楚能用賢）
二十九年 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
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鄭饑子皮以子展（子皮父）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是
以得鄭國之民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
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聘于齊說晏平仲聘于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音秋）公子荊
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說叔向
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於顯反高傒也）良敬仲也

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 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
爲佐（士文伯）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
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王子
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
昭公二年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
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
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

之於臣侈矣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四年 椒舉言於楚子曰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十二年 析父謂子革（鄭丹）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欲自摩厲）吾刃將斬矣 左史倚相
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
十三年 叔向曰齊桓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我先君文

公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子干楚公子）
十四年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
二十年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旣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遂從諸死鳥（衛地）賓將掫（側侯反行夜也）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守備）

二十八年 魏獻子爲政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音專晉大夫）吾與戊也縣（魏戊爲梗陽大夫）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音祈）而哭（不欲見叔孫故哭不同會）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子名）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與季氏無怨）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爲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哀公十年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四年 齊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音而）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十六年 楚白公作亂葉公在蔡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
二十年 楚隆往吳（襄子家臣）王曰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

對曰賂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忠臣

隱公四年

厚從州吁如陳(石厚石碏子) 石碏(七略反) 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莊公八年

齊侯田于貝邱反誅屨于徒人費(音祕)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音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賈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小臣)死于階下(亦鬭死)遂入殺孟陽于牀(亦小臣代公居牀)

三十年

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二年

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去聲)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 子般卽位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

閔公元年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初立多難以季子忠賢欲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僖公二十八年

或訴元咺(況晩反)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出居襄牛)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卽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三十年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 甯武子爲輔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文公十六年

宋襄夫人使謂司城(蕩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十八年

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宣公四年

楚箴尹克黃(子文之孫)使於齊還及宋聞亂(鬭越椒之亂遂滅若敖氏)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十三年 淸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
十五年 晉侯使解（音蟹）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命以出有
死無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
成公二年 晉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
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十六年 會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閒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
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
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
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
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十七年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句其俱反）
吉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
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

氏後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杞殖即杞梁華還華周載甲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無致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

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二十五年

鄭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二十八年

與晏子邶蒲對反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叔孫豹會于虢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以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叔孫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

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固請諸楚乃免叔孫

四年

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叔孫氏宰杜洩將以路葬路王所賜叔孫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乃使以葬

五年

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

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師土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葬
鮮上聲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
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
自也既葬而行善能辟禍

十年

齊慶封亡齊大夫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
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

廿三年

然丹乃歸于楚齊歸王王沿夏楚靈王也夏漢別名將欲入鄢芋尹無
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
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

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二十年

楚子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
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
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
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還不忍
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
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
政如他日

定公四年

楚子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
之中肩　王奔隨吳人從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
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以已為王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　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九頓
首而坐秦師乃出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
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
其罪矣范中行氏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
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
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於廟趙氏廟

哀公十五年

衛大子蒯聵入迫孔悝于厠遂劫以登臺季子將入遇子
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
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大子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結纓而死

十六年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楚平王子啟五辭王者 子閭不可遂劫以兵
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
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 石乞尹門白公黨 圉公陽楚大夫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二十七年 悼之四年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戶圭反魁

壘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

父母

桓公十五年 祭側界反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
也遂告祭仲

成公十七年 晉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襄公二十八年 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慶封田于萊陳無宇文子之子從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慶封卜之示之
兆曰死奉音捧龜而泣乃使歸

父子

隱公元年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段之子出奔衛

三年 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石碏七略反諫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致仕也

四年 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
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
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 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
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莊公十二年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南宮牛長萬之子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南宮萬奔陳 請南宮萬
于陳以賂宋人皆醢之並醢猛獲

僖公十年 晉殺丕鄭丕豹奔秦豹鄭之子

二十三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晉文公在秦弗
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

之
二十八年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
之麋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 既敗
戰城濮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伯子玉子孫伯即大心 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
及連穀而死
或訴元咺況晚反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三十二年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本又作崤殽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
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 初臼季晉胥臣 使過冀見冀缺耨與之歸言諸文公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
共不相及也
文公元年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音嗣子難乃多反也收子
二年 子雖齊聖齊肅也不先父食久矣
七年 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八年奔莒 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 穆伯生二子
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 請立難穀弟也許之文伯卒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十六年 宋司城蕩卒公孫壽蕩子辭司城請使意諸壽子爲之既而告
人曰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
紓死焉紓緩也 雖亡子猶不亡族

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音丙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 歜以扑抶救乙反職閻職
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
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
宣公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克甲之子
十二年 晉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
之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之子 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還戰 每射抽矢菆好箭納諸廚子廚武子之

房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免于伐） 衛人以爲成勞
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王曰殺女我伐之見（音現）犀（申舟子以託王示必死）
而行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
十五年 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
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

初魏武子（魏犨顆之父） 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
十七年 晉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武子之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遷怒也）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直是反解也）
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韓厥夢子輿（韓厥父） 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

屈巫對曰知罃之父（知罃父荀首也）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
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
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邲之戰楚人囚知罃）
三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士會文子父）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七年 巫臣通吳于晉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

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古害反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
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士燮）
執戈逐之曰童子何知焉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陷於淖欒書（欒鍼父）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
大任（書爲元帥之職）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
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許言反） 公以出于淖
十七年 胥童（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
十八年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
（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 國弱來奔（勝之弟）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君子謂立其子不爲比

四年

魏絳對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亨烹）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八年

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之子）不順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十四年

晉欒鍼（欒黶弟）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

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也（而女）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惡實章將於是乎在

衛孫文子（孫林父）如戚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小雅）師曹請爲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帑子也）

十七年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

十九年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求月反）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惠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諸惠子遂卒

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

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故公鉏氏富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孟莊子長子） 固其所也（閔自當立）若羯（孺子秩之弟）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

二十六年

殖綽（齊人奔衛）伐茅氏（戚東鄙）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蒯之父）厲之不如（以殖綽爲惡鬼而責其子）遂從衛師敗之圉

楚伍舉將遂奔晉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子）逆之

二十七年

衛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善其不志于貨財）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子之慶舍）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

二十九年

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 高豎（高止之子）以盧叛

昭公二年

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

鄭公孫黑請以印（黑之子）爲褚師（鄭將殺公孫黑）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三年

趙文子爲政趙獲（文子之子）曰可以取州矣（州田）文子曰退二子

四年

范宣子韓宣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
其以徼禍也有言州必死

齊公孫竈卒（子雅）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子雅之子）殆哉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歸未逆國
姜子明（齊大夫）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叔孫爲
孟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相接）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
請日入弗謁（弗白）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
有北婦人之客（謂子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
外 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

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既自見矣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

七年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豐施父）
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其子弗敢有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

孟僖子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音悅南宮敬叔）與何忌于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
叔師事仲尼

十年

昭子至自晉高彊（子良齊臣）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
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
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
子（高彊）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
之難不慎也

十一年

楚申無宇曰擇子莫如父

十三年

蔡洧有寵於王（楚靈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
而行（使守國） 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十二年）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

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十四年

莒著邱公卒郊公（著邱公子）不慼國人弗順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楚子殺鬬成然（子旗）使鬬辛
（子旗子）居鄖以無忘舊勳

二十年

王執伍奢（楚平王）無極曰（費無極）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
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棠君尚（奢長子）謂其弟員（音云）曰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

歸者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
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
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
宋華費遂生華貙（勅俱反）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
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公曰司馬以吾故（費遂爲大司馬）
亡其良子（前年華登奔吳）吾不可以再亡之　使告司馬司
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
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　張匄（華貙臣）欲殺多僚
子皮（華貙）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

春秋左傳讀本　卷十二　倫常　父子　三七

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
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
而召亡人
鱄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鱄設諸
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交鱄諸胸）闔廬以其
子爲卿
子魚曰（祝佗）管蔡啟商惎（音忌）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
蔡叔（素達反　放也）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楚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吳人獲遷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
祥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趙簡子怒召午（邯鄲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
叛（稷午之子）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必禍矣文子曰然

春秋左傳讀本　卷十二　倫常　父子　三八

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戍也驕（文子之子）其亡
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
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吳伐越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
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張柳朔（范氏臣）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遂死于柏人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彊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十一年 子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
十六年 楚大子建與晉人謀襲鄭鄭人省之遂殺子木（即建）其子曰
勝在吳子西召之使爲白公（白楚邑也）請伐鄭子西曰楚未
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
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

十七年 子高曰（葉公）令尹（謂子西）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
（公孫朝）是與使帥師取陳麥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二十七年 齊師將興（救鄭）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
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
死焉（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
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母子

隱元年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之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鄭伯克段于鄢遂置姜氏於
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
爲潁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去聲）之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桓公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莊公十二年 宋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
僖公五年 經杞伯姬來朝其子（謂以其子來朝）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
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
而死
宣公四年 初若敖娶于䢵（音云國名）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
成公八年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
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
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襄公二十一年 晉欒祁欒桓子妻范宣子女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欒盈欒祁所生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謂桓子欒黶也而專政矣。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二十五年 鄭入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去聲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二十七年 齊崔杼娶東郭姜棠姜，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魯人召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于齊，歸未

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二十七年 鱄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欲以託光。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定公五年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哀公十五年 衛大子蒯聵入孔伯姬，杖戈而先，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十七年 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二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三

歙[illegible]閎甫摘錄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倫常門

父道

（隱公三年）衛石碏（七畧反）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夷質反）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僖公二十三年）晉狐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子道

（僖公五年）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襄公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公鉏悼子）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

（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當由醫）

孝子

（隱公元年）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桓公十六年）衛宣姜與公子朔（宣姜所生壽母弟）構急子（夷姜所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僖公四年）大子（晉獻公大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文公十五年

齊人或爲孟氏謀（公孫敖卒于齊請歸葬弗許）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
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爲請（敖卒惠叔請之至今期年猶毁過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宣公二年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
日矣食（音嗣）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
存否今近焉請以遺（去聲）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
諸橐以與之

昭公二十年

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
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

（皆伍奢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
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
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
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

王子（王世子弃）

隱公三年

王子狐爲質於鄭

桓公十八年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
周公故及

莊公十九年

王子頹有寵（莊王子）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石速士不在大夫數）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
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
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
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僖公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惠王大子）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十一年

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二年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歸復命曰王怒未怠
不十年王弗召也

二十二年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初甘昭公（王子帶也）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五罪反）氏（王所立后）王替隗氏頹叔桃
子奉大叔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
大叔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襄公三十年 及靈王崩儋(丁甘反)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音止)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平聲)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廖奔

晉

昭公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即賓起)說之欲立之(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扶粉反)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欲立之言)以為亂

願去之王崩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蚠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平聲)餞(三邑)之甲以逐劉子 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子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失王故奔)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委罪于荒)劉子如劉單子亡奔于平時(音止)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故得入)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皆為子朝所敗)單子使王子處(子猛黨)守于王城 鄩(音尋)肸(子朝黨)伐皇(子猛在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前城子朝所得) 冬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黨所敗)前城人(子朝黨)敗陸渾于社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子猛母弟子匄)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二十三年 經尹氏立王子朝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

誘劉佗(劉蚠族敬王黨)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二子周卿士子朝黨)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音干際) 而問于介

衆（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
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敬王邑）皆潰
二十六年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子朝黨知子朝不成更
逐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
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二十九年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子朝之餘）入于鄻（列勉反）以叛陰不佞敗

之
定公五年 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諸侯世子

隱公元年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去聲）葬故有闕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師服曰異哉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五年 陳侯鮑卒（桓公）文公子佗（桓公弟五父）殺大子免而代之
六年 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
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九年 經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姑來朝　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
大子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五年 經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莊公二十二年 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
二十八年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晉
侯說之夏使大子（申生）居曲沃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
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

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
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
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
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非大
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
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僖公四年

(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
衣(去聲)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先友曰衣(去聲)身
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
(去聲)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
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
(去聲)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十二月閟
盡之時)衣(去聲)之尨(莫江反雜色)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
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
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
常金玦不復(顧氏炎武曰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曰公辭)敵
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去也)狐突欲行羊舌
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薄也)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孝而安民子其
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大子母)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

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姬泣曰賊
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七年 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
終之無乃不可乎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

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
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十年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
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
十五年 秦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
焉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字子金)子金教之言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惠公大子懷公)
十六年 鄭殺子華

十七年 晉大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去聲之
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鄭姬生孝公公與管仲屬孝公于
宋襄公以為大子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
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遂逃歸
二十年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鄭石甲父侯宣多逆
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
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
請食熊蹯熊蹯難熟而死冀有救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襄公夫人曰抱大子以啼于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
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已乃背先蔑前年使先蔑逆公子雍而立靈
公以禦秦師
十一年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夫音扶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
十二年 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邽音圭亦邑來奔公以
諸侯逆之非禮也
十七年 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也石楚為質于晉
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
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宣公也
成公十年 晉侯有疾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
其大子而自立也
十四年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衎獻公以為
大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
不內音納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衎之母弟也使主社稷

十七年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乃侯反 鄭大夫)為質于楚
襄公元年 二月齊大子光為質于晉(靈公 十八子)
五年 穆叔覿(見也)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
七年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十年 會于柤(莊加反) 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弃社稷也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

戎子嬖仲子生牙(戎子仲子皆宋女)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
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去聲)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
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
(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
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執公子牙於句(古侯反)
瀆之丘
二十六年 衛甯喜右宰穀伐孫氏殺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
宋平公大子痤(才何反)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
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
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
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亨(音烹)伊戾
三十年 蔡景侯為大子般(音班)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昭公八年 經春陳侯之弟招(常遙反)殺陳世子偃師
十一年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殺以祭山)
十三年 蔡公(弃疾)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楚靈王大子)
及公子罷敵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郹(古闃反)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
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
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君子曰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若大城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而寘大子焉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
于城父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
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
建奔宋
（二十一年）宋華亥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君子曰蔡

其亡乎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二十九年）公私喜于陽穀（齊侯所賜公衍）而思于曾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
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定公十四年）衛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大子羞之謂戲
陽速（大子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
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
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
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
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音問）八人衰絰
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
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
（八年）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使諸大夫

奉大子革以為政
（十三年）越子至大敗吳師獲大子友
（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
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與之盟為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
外圃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
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

人甚喜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 即建 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

十七年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 名輒 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 大子疾 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刼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 趙鞅 為主請君若大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三 倫常 諸侯世子 十七

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以難 去聲 大子又使椓 中角反 之 訴父 欲逃得其處 夏六月趙鞅圍衛

二十二年 郳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 公子荆 哀公庶子 之母嬖公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公如越得大子適郢 越王大子 得親說也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二十六年 衛司徒期聘于越 為悼公聘 公攻而奪之幣 出公輒在越 期告王 越王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 夫人為夏戊之女期之姊也

公子

隱公三年 鄭公子忽為質于周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章欲反 殤公焉 穆公兄宣公子與夷 使公子馮 皮冰反 出居于鄭

公子州吁 衛莊公子 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四年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桓公十一年 鄭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 謂公子忽 將不立三公子 子突 子亹 子儀 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之 昭公忽 宋雍氏宗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三 倫常 公子 十八

有寵於宋莊公 雍姞厲公母 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十六年 衛宣姜與公子朔 宣姜所生 構急子 夷姜所生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 朔之兄 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莊公八年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

奔公子糾來奔

九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于生竇

十二年
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十四年
鄭原繁對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

二十二年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公子完）為卿辭使為工正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

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曹羈出奔陳

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八年
晉侯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三十二年
公薨子般即位（孟任所生）次于黨氏（黨孟任家氏位次哉）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閔公二年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

衛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烝於宣姜不可（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

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僖公四年
晉大子（申生）縊于新城姬（驪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遂奔

六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乃之梁

九年
晉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
十八年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
（衛地）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于諸侯

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音孫）寘璧
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
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
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異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
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狐偃趙衰賈佗）三
也弗聽及楚楚子饗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
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惠公）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　他日公享之公賦六月
（小雅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
誰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尹橘反鷸鳥也）鄭伯聞而惡
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

援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三十年 經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為之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
元咺及子適（瑕）子儀（瑕母弟）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音預）圍鄭許之
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
晉
三十一年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三年 楚伐鄭將納公子瑕瑕覆於周氏之汪（車覆池中）外僕髡屯禽

之以獻（殺報以獻鄭伯）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音洛）辰嬴
（懷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
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 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文公妾公子雍之母）以君（襄公）故讓偪姞（襄公母姞姓）
而上之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

足以威民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七年

公伐邾取須句（其俱反） 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在魯） 非禮也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故君子以為比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
讓公子卬（昭公弟）

蔡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
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

十四年

子叔姬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桓公子）
驟施（夫聲）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二妃所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

矣
晉趙盾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俱縛反）且（子餘反）長
楚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
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楚莊王初立）出將如商密
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子儀）及公子燮

十六年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音朔）於六
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
子鮑美而豔襄夫人（鮑嫡祖母）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十八年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文公太子及視太子母弟而立宣公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宣公三年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其乙反南燕姓生穆公文公報鄭子之

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
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
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
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
公子蘭奔晉即穆公從晉文公伐鄭石癸與孔將鉏侯宣
多納之
四年
鄭子公與子家弒靈公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
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
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
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十二年
晉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反還戰射公子穀臣楚王子囚之邲之戰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孔疏入楚師於鄭國將以分鄭而立公
子魚臣服氏虔云以半與楚取半立魚臣已欲擅其寵辛未鄭殺僕叔魚臣及子
服有制
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
十八年
成公二年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成公子為質以請盟　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
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
五年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九年
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
之
十年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公子班立公子繻音須夏四
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
十三年
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鄭祖廟不能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反軍于市子駟率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

十五年　十六年　襄公二年

如子駹（武邦反 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既葬子臧（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負芻）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經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

葬宋共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

晉師因楚公子茷（戰鄢陵）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子反）　楚師還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穆姜逐公而使逐二子（季文子 孟獻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經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偃與謀）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

五年　七年　八年　十年　十三年　十四年　[illegible]年

殺之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貪也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陳侯逃歸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加罪以戮）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經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經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楚敗吳師獲公子黨

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公（衞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羣公子）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弟）公如鄄（音絹）使子行（羣公子）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楚伐吳吳不出而還吳人要而擊之獲楚公子宜穀

齊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古侯反）瀆之邱（牙莊公異母弟）

經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孔）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鄭僖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然子)子良(士子孔子)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難(二子并及難)

(二十年)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二十一年) 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音旋)奔燕(皆名還)二十八年

(二十二年)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令尹子南)

(二十三年) 陳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遂殺慶虎慶寅(役人殺之)楚人納公子黃

(二十八年) 齊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在二十一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二十九年) 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三十一年) 夏五月齊子尾殺閭邱嬰出羣公子

莒犂比(音毗)公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立爲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 展輿吳出也

(昭公元年)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於是莒務婁瞀(音茂)胡及公子滅明(三子展輿黨)以大厖與常儀靡(皆二邑)奔齊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 子干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公子以國不聞以富

(五年)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八年) 陳哀公二妃嬖留有寵(公子留二妃所生)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下妃所生)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經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十年) 齊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三子子尾所逐)而與之夫

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
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十二年 經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十三年 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
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猈皮皆反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音皮
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弃疾為司馬
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告子干子皙二
子皆自殺弃疾即位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

適立焉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皆厭於甲反紐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
干其濟乎對曰難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
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內主為應二也有主而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有楚國者其弃
疾乎獲神一也當壁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
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弃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
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
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
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
為腹心有魏犨武子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

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
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此二
君者異于子干
十四年 莒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弟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
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
二十年 宋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
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
地以爲質
衛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
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公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
子高魴出奔晉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適晉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
華亥向奔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使少司寇牼以歸

二十一年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公子苦雂古含反　公子城以
晉師至會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二十五年
季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務人　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
氏公爲告公果公賁音奔皆公爲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側加反
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
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九月戊戌伐
季氏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吳王諸樊子　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
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將以害吳也

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季氏若公子宋昭公弟定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

二年
吳囚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三年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

十年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母弟辰景公弟即地之弟　暨仲佗石彄出奔
陳

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哀公二年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請遷于吳中悔　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五年
齊燕姬景公夫人　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

六年 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遂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
士之母僖子妾養之與饋者皆入令陽生隨饋者入公宮冬十月丁
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荼也如賴去鬻姒荼之母使毛朱毛
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十一年 晉悼公子慭亡在衛

二十二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弗聽出居于艾吳邑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
之

王姬

莊公元年 經夏單伯送王姬
經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命魯為主昏
經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 經冬王姬歸于齊

文公八年 宋襄夫人昭公適祖母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十六年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庸以元女
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之長女而封諸陳

子女

莊公二十七年 經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非事也非諸侯之事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僖公元年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五年 經杞伯姬來寧成風也朝其子

十四年 鄫季姬魯女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
使來朝

十五年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十七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

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
宦女焉宦事秦

二十二年 秋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以公故齊人止公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楚女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
俘馘楚子入饗于鄭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二姬文芈女也

二十三年 秦伯納女五人納晉公子重耳懷嬴與焉

文公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立其娣為夫人公許之二月
叔姬卒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

十四年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也于齊曰殺其子焉
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勢以求女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子良之兄必殺之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
文以為大慼 初鬭伯比從其母畜于䢵音云國名淫于䢵
子之女生子文焉遂以其女妻伯比
五年 經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

十五年 宋華元夜入楚師曰敝邑易子而食
十六年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五年 經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
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姜出
于房穆姜伯姬母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
及未亡人聞文子言宋樂善而出謝其行勞
十一年 郤犫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聲伯外妹以與之生二
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
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

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不復為之婦
襄公二十五年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音旋齊公子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
景公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棄長而美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二十八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
涖事盧蒲姜告之癸妻慶舍女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昭公三年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

女而嫁公子
五年 楚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丘
十三年 王楚靈王 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十六年 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前語平子晉公室將
卑 子服氏有子哉
十八年 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為大夫時往聘 郥古闃反 陽封人之女奔之

二十年
宋元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
華氏盟以爲質
二十七年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
子仲魯公子憖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必將以
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之忍反黑美髮黑而甚美光可
以鑑名曰元妻
定公三年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哀公十一年
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遂聘之
二十五年
彌子飲公酒彌子瑕納夏戊之女嬖

婦姑

僖公二十五年
經宋蕩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來逆婦自爲其子來逆
三十一年
經冬杞伯姬魯女來求婦自爲其子成昏
襄公二年
齊姜薨襄公嫡母成公母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皆欲
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去聲

昭公二十八年
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伯石始生叔向子子容之母叔向嫂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

諸父

宣公二年
文公鄭文公報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之妃
十二年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邲之戰
成公四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襄公十七年
宋華閱卒華臣閱弟弱皐比音毗閱子之室弱易之使賊殺其宰華

吳
十九年
鄭司徒孔子孔二子叔父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于
難
昭公元年
鄭放游楚子南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
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
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
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
定公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宮夫概王吳王弟欲
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九年 子明（宋樂祁子）謂桐門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出（逐使出門）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乃逐桐門右師

姑

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其繇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蓋寡者二八）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三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四

歙 [illegible] 園甫摘錄

倫常門

夫婦

隱公八年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其廉反）子（陳大夫）送女先配而後祖（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

桓公元年 宋華（去聲）父督見孔父（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二年 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晉師服曰嘉耦曰妃（讀配）怨耦曰仇

六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十五年 祭（側界反）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十八年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音洛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直革反讁也之以告夫人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去聲公公薨于車

莊公十四年
蔡侯繩譽也息嬀以語去聲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欲以說息嬀

二十二年
初懿氏卜妻去聲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陳姓之後將育于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僖公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將適齊謂季隗五罪反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孝公怒故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 及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

三十三年
晉臼季使去聲過冀見冀缺耨鋤也其妻饁野饋曰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用之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晉邑甯嬴逆旅大夫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己不視帷堂而哭惠叔之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

十八年
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邴歜以扑箠也扶敕乙反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

成公八年
季文子曰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衛風士之二三猶喪妃音配耦而況霸主

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無媒禮）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力計反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懼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直蔭反）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不復爲之婦也）

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七年 晉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

襄公十五年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堵女父之族）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先絕之）

十七年 宋華臣弱皐比（音毗華閱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幽閉吳妻）

二十二年 十二月鄭游販（呼板反公孫蠆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二十三年 莒獲杞梁（杞梁戰死）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音預）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不可（東郭偃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變而爲巽）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曰嫠（力之反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子稱疾不

視事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遂弒之 閭丘嬰以帷縛（直轉反）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去聲）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危不能救而知匿其暱（親也）其誰納之

鄭子展子産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二十七年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棠公之子） 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崔子怒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討之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嬖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

二十八年 齊慶封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
朝焉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盧蒲姜癸妻慶舍女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
將不出我請止之乙亥嘗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
之弗聽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強委
禽焉納采用雁犯請使女擇焉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

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孔疏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
婦道當柔弱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
晉侯有疾子產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四年 穆子去叔孫氏辟僑如之難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宣伯
奔齊魯人召之公孫明齊大夫子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
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十九年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音章紀鄣
莒邑也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纑以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齊師
則投諸外子占使師夜縋而登齊師入紀

二十五年 初季公鳥平子庶叔父娶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姒鮑文子女
與饔人食官檀通而懼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二子俱家臣
魏子曰昔叔向適鄭鬷蔑一言而善叔向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
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
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哀公十一年 衛大叔疾卽齊也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衛其娣嬖子朝出出奔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遂奪其妻 出疾出奔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女疾
之妻

十七年 衛人出莊公與晉平公入於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莊公夫人髢大計反髲也既入焉而示
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而取其璧

婦道

莊公二十四年 御孫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以示敬)

僖公二十二年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

賢婦

僖公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秦所妻懷嬴)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將適齊(出亡在外)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 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二十四年 晉文公妻(去聲)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 趙姬請逆盾(叔隗之子)與其母子餘(趙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成公二年 齊侯免(敗于鞌)遂自徐關入辟(音避)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主銳兵者)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 齊侯以爲有禮(先君後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主壘壁者)之妻也予之石窌(力救反邑名)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逆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殖杞梁)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齊侯弔諸其室

兄弟

隱公元年 鄭武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鄢音偃)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言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

十一年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莊公奔衛) 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公叔段也)

桓公二年 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仇(晉穆侯大子文侯)弟曰成師(曲沃桓叔)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十年 初虞叔虞公之弟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乃獻之又求
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
出奔共池
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
壽及朔夷姜縊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飮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
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莊公三年 秋紀季以酅音攜紀邑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分為附庸

四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以國與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八年 僖公齊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
服禮秩如適的音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
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欲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
宮側而振萬萬舞振動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申公鬬班殺子元
三十二年 公疾問後於叔牙莊公庶弟對曰慶父材欲進其同母兄問于季友莊公
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莊公子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
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

僖公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女居反
十一年 揚拒泉皋伊雒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襄王弟甘昭公欲以篡位
十二年 王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說音悅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召穆公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伐周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王所立后居

于温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
鄭地氾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
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 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
二十七年 晉蒐于被廬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
二十八年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文公七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不信)公子歂(市專反)犬華(去聲)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

穆伯(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叔仲惠伯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

鄋瞞(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侵齊遂伐我叔孫得臣追之獲僑如(鄋瞞之君)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獲緣斯(僑如之先)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

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焚如之弟)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

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穆伯之從己氏也(適莒)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難穀之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十六年 十八年 宣公二年 四年

宋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

宋武氏之族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公許之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鄭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子良名)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十二年 十七年 成公四年 五年 十一年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晉敗子迎)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聲伯之母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

十六年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季文子 孟獻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
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
晉許齊平赦季孫（宣伯諸子 晉執文子）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犨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獨殺偃 與謀故）
十八年 晉欒書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悼公）周子有兄而無慧
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戶郎反）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

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
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韓厥長子）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
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
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
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
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十四年 欒鍼曰役又無功晉之恥也（伐秦）吾有二位於戎路（黶將下軍鍼爲
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
曰余弟不欲往而（女也）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子鮮從獻公在齊）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晉侯舍新軍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長子盈朔之弟盈生而朔死）
十五年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聞音問）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間（去聲不敢非兄）
十九年 鄭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
二十年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
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慶虎慶寅愬諸楚曰與蔡司馬
同謀楚人以爲討
二十一年 范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伯華叔向（虎之兄）祁奚見宣子曰
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

稷(謂叔向賢)以言諸公而免之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二十三年

經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降逆悼子)及旅(獻酬禮畢)而召公鉏(悼子兄公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齒列)
(在悼子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　孟孫卒
公鉏奉羯(孟莊子庶子孺子秩之弟)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
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
之有唯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賈臧爲(武仲異母兄)出

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大龜)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去聲)也(爲自爲請)

二十五年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

二十六年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衛獻公使子鮮(鮮音仙鱄也)爲復(爲己求反國)辭敬姒強命之(獻公及子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二十七年

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伯州犁曰請問
于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于木門(晉邑)不鄉(去聲)衛國而坐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讀繐音歲)服
終身

三十年

經天王殺其弟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儋(丁甘反)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音止)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昭公元年

鄭子皮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段)同生(同母兄弟)伯有汰侈(三家同出伯有)
(孤特又汰侈)故不免(子哲伐伯有)　伯有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
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哲)又使強委
禽焉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適子南氏子哲
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
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用戈子哲直)
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五月庚辰鄭放
游楚于吳

經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
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加戮)癸卯鍼適晉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也)不臧遷閼伯于
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辟僑如之難)適齊及宣伯奔齊(宣伯僑如穆子之兄)饋
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
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
五年 楚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六年 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華合比)將納亡人(華臣)
之族既盟于北郭矣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合比弟)欲代
右師(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毘志反)從為之徵曰聞之久
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
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
壞毋獨斯畏(大雅)女其畏哉
七年 鄭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與子皮氏有
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罕魋子皮弟與罕朔從父昆弟)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小雅)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
弔況遠人誰敢歸之宣子使獻子如衛弔
單獻公(周卿士)棄親用羈(羈寄客也)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婤音周姶烏荅反)生孟縶孔成子
夢康叔謂己立元(孟縶弟時尚未生)史朝亦夢康叔謂己夢協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
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故孔成

子立靈公
八年 經春陳侯之弟招(常遙反)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
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過平聲招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
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
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平聲)
十四年 晉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

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叔魚叔向之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
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二十年 棠君尚謂其弟員(音云伍奢子皆)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音智)不
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
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
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員如吳

經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氏
(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

二十一年 宋華貙(勑俱反)爲少司馬多僚(貙弟)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
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使召司馬(華費遂貙之父)之
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
也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張匄(貙臣)使子皮
(華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
皮曰司馬老矣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
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華登(貙弟)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犯公師)食于睢(音雖)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二十五年 季公鳥死季公亥(公鳥弟)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
其室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敕乙反)
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
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
旃

二十八年 晉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

二十九年 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之產舍)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

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
爲兄公私喜於陽穀(齊侯所與公衍)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爲)爲此
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
大子

定公四年 及皐鼬(由又反將盟) 萇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祝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藩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爲睦分魯公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而封于殷虛分
唐叔而封于夏虛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
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
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
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以伯爵居甸服言小非尚年也晉文公爲
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
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
之謂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王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四 倫常 兄弟 二三

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昭十四年楚平王殺蔓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 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
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取血以盟示其至心
五年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
堂谿氏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吳入楚獲后臧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八年 公使齊門于陽州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詐言猛殿在後
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
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十年 公子地宋景公弟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
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地之弟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迋吾兄也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四 倫常 兄弟 二三

十一年 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宋邑以叛
十四年 經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哀公十一年 會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子占爾死我必得志欲獲死事之功大
敗齊師獲陳書
衛大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十四年 成子陳成子卽陳恒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
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不納子我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宋桓魋謀公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向魋兄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遂攻之子頎（桓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亦魋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不能克魋恐公怒）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

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桓魋弟）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

十五年　齊陳瓘如楚（陳恒兄子玉）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十六年　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王孫燕（平聲白公弟）奔頯黃（頯求龜反）氏

十七年　宋皇瑗（音院）之子麇（九倫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仕咸反）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

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昭公）與啓（得之弟）畜諸公宮　大尹立啓得夢啓北首（去聲）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張又反）加于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　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立後

莊公三十二年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

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文公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乃多反穀之弟）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十八年　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宣公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胥甲之子）

十五年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卒立召襄（戴公之子）

成公八年

晉討趙同趙括武（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莊姬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僑如之弟）于齊而立之

十七年

刖鮑牽齊人來召鮑國（牽之弟）而立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十八年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殺國佐國弱來奔）

襄公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十年

晉滅偪陽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使奉妘姓之祀不滅姓）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

二十年

鄭游販（呼板反）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其夫攻子明殺之子展廢良（游販子）而立大叔（販弟）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禮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居謁反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

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季氏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　初臧宣叔娶于鑄（鑄國名）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買使爲以納請買使爲爲己請遂自爲去聲也
爲自爲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
邑乃立臧爲

二十七年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而廢之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
邑也必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彊怒欲殺之

二十八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
石氏之祀

二十九年 高豎以盧叛高止子 閭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

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高傒之曾孫酀於顯反 良敬仲也高
豎致盧而出奔晉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及宣伯奔齊穆子之兄曰魯以先子之
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而歸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豎牛立
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 而相之

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
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解說子民爲身
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並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
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
公獻公弟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
而立公子跪尋絞弟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平聲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
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音秋平公

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
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

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
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才何反 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
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二十二年 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劉獻公庶子

二十三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昭伯從弟竊其寶龜僂句僂音旅何以卜爲信與
僭僭吉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
也

定公六年 宋公謂樂祁曰子必往（往晉）陳寅（樂祁宰）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往必有難）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音現）溷（侯囷反）而行（見于君立爲後）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成子卒）

哀公三年 季孫（桓子）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康子請退則或殺之矣

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文子女疾之妻）

十三年 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十四年 宋向巢（向魋兄）來奔（向魋之亂）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十七年 宋子仲將以杞姒（仲妻）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伯非我兄）子仲怒弗從

嫡庶

桓公十八年 初子儀（莊王弟）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僖公二十四年 文公妻（去聲）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叔隗也）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卿之嫡妻）而已下之

文公十八年 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襄仲）爲不道殺適（殺惡及視）立庶（宣公）市人皆哭

宣公二年 晉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適子之母弟）亦爲餘子（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音杭）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

十八年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遂逐東門氏（子惡齊外甥）

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叔孫豹庶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必速殺之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

姊妹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莊公八年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齊襄公）無寵使間公（公孫無知使之）曰捷吾以

女爲夫人

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惠公）秦穆姬（申生姊）屬賈君（獻公次妃）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音問）服衰絰逆（逆秦伯）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乃舍諸靈臺

二十二年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酆舒潞相）

六月晉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成公十一年 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聲伯母嫁于齊所生）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郤犨能致禍）婦人遂行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三年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杞孝公姊妹）

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

二十五年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曰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謂夏姬）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定公四年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面爾反）畀我以出（畀我季芈之字）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

五年 楚子入於郢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哀公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適大子所）大子與之盟爲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追孔悝于廁遂劫以登臺

二十五年 彌子瑕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少畜于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

（二十六年）衞重賂越人申開守陴（開重門設守備）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越納）衞侯之弟立悼公公曰期則爲此（期司徒）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不得加戮令困苦期姊）

妯娌

（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爲姒（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生聲伯而出之

（昭公二十八年）晉叔向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妾

（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妾織蒲

（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武子子）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襄公十八年）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十年）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妾多逃

（二十一年）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二十八年）齊慶封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昭公十一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初又反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

（二十五年）季姒（季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

（哀公六年）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僖子妾）

（十一年）衞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宋人仕衞）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

帑

（文公六年）宣子使臾駢送其帑（音奴妻子也宣子以賈季同官故）夷之蒐（夷晉地）賈季戮

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夫子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盡具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七年 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
故也
十三年 晉人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先茂執其帑於晉使
夜逸
十八年 襄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惠伯之宰
奉其帑以奔蔡

襄公十四年 衛孫文子并帑於戚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
二十五年 晉侯使魏舒宛於元反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
其帑以求五鹿
昭公十八年 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
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五年 王之奔隨也楚昭王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
哀公二十五年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

子孫

隱公十一年 鄭伯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莊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陳大夫卜妻去聲敬仲占之曰有嬀之後陳嬀姓將育于
姜齊姜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陳侯
使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閔公元年 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公孫之子孫必復其始
僖公二十三年 鄭叔詹諫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 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 楚子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二十六年 展喜對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二十八年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
文公元年 叔服曰穀也豐下公孫敖子必有後于魯國
三年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宣公三年 鄭石癸曰吾聞姬姞其乙反南燕姓耦其子孫必蕃
四年 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令尹子文之孫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十二年 潘尫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武王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襄公八年 晉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不當大位）其後必有達人

八年 史趙對曰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殷與存舜之後而封遂）遂世守

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成王賜姓曰媯）封諸陳

十二年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經作成熊）

十五年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定公四年 是謂隨入自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

宗族

隱公六年 翼九宗（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

八年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諸侯以字爲謚（命其臣也）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以爲族）

○林氏曰世世居其官有功則以官爲族 公命以字爲展氏

詩云本枝百世（大雅）

莊公十二年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宋萬之亂）

十八年 楚閻敖游涌（音勇）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獻公患之

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皆桓莊之族）

僖公五年 虞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七年 鄭大子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覊之宮而免其族

文公七年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

宋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告人曰棄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

十八年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宣公四年 楚子文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

十年 子越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音遼）陽而殺之將攻王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

十三年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成公四年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公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七年 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淸尹弗忌（皆巫臣族）及連尹襄老之子黑要（平聲）而分其室

十五年 宋二華（華元華喜）戴族也司城（公孫師）莊族也六官者（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桓族也

十七年 晉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

襄公二年 齊侯使諸姜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來送葬（齊姜薨）

十年 滅偪陽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晉邑）禮也（善不滅姓）

二十一年 叔向母曰女敝族也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二十三年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二十六年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昭公三年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 楚子使屈申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五年 楚遠啓彊曰箕襄邢帶（二人晉韓氏族。箕邢食邑）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子）皆大家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七年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罕朔）與子皮氏有惡

單獻公棄親用羈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十二年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平聲）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

十四年 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二十七年 楚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定公元年 九月己未子常（令尹）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

二年　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四年　分魯公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　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分唐叔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一姓爲九族）一

哀公三年　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殺其族遷怒）

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況阮反）進稻醴梁糗腶脯焉

十二年　及宋華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

十四年　齊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子我盟諸陳于陳宗陳豹爲子我臣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十八年　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世系

隱公十一年　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莊公二十二年　姜大岳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岳）

僖公五年　宮之奇諫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王之子）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之子）

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其俱反）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

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乃甘反）郜（古報反）雍（於用反）曹滕畢原酆（音豐）郇（音荀）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邘（音于）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音際）周公之胤也

鄭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

二十八年　晉筮史曰曹叔振鐸（曹始封君）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文公五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二國皆臯陶後）

成公二年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

十四年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堯所治地終虞之世以爲號）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爲豕韋氏（孔疏商初豕韋國君爲彭姓後以劉累之後代之）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後爲范氏）晉主夏盟爲范氏

二十五年　東郭偃曰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祖）臣出自桓（齊桓公偃之祖）子產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後爲武王陶）

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武王長女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周之甥至於今是賴

二十九年 昔司馬女叔侯曰杞夏餘也魯周公之後也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

三年 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平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七年 子產曰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

孟僖子曰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于宋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皆宋君三命茲益共

八年 史趙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舜出顓頊自幕舜之先至于瞽瞍無違命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殷存舜後封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公滿遂之後故周賜之姓

十年 鄭裨竈曰邑姜晉之妣也

十二年 右尹子革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齊王舅也成王母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

十五年 王曰叔氏叔晉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且昔而高祖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 數典而忘其祖

十六年 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 昔我

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

十七年 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二十年 子西諫曰吳周之冑裔也

定公元年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

四年 子魚曰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

哀公九年 史墨曰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 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

十五年 子贛見公孫成成宰叛在齊曰子周公之孫也

姻戚

桓公十五年 祭音瘵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

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姊妹之子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鄧侯弗許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滅之

十年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

二十二年 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

僖公五年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七年 初申侯鄭大夫申出也

文公十三年 士會對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

十七年 晉趙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晉侯女壻為質焉

宣公三年 石癸曰今公子蘭鄭穆公姞甥也

成公二年 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與周昏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

襄公二十三年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與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姨昆弟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

三十一年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去疾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昭公四年 諸侯如楚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十二年 右尹子革對曰齊王舅也成王母大公女

十九年 郿夫人宋向戌之女也

子游鄭駟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也曰絲以告其舅

定公十三年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

哀公九年 陽虎曰宋鄭甥舅也

十年 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一年 悼子即位衛大叔疾故夏戊音茂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

二十五年 彌子納夏戊之女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孫

（二十六年）司徒期聘于越（爲悼公聘）公（出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

師弟

（襄公十年）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十四年）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庾公差）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不求中）射兩軥（其俱反）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

（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四　倫常　姻戚　師弟　朋友　四十六

朋友

（莊公九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土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二十二年）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

（文公二年）狼瞫（音審）爲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襄公七年）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有廢疾將立之（爲卿）辭曰請立起也（穆子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言起好仁）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對曰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四　倫常　朋友　四十七

（昭公四年）公孫明（子明）知叔孫於齊歸（叔孫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哀公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付咸反）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四

歙[illegible]甫摘錄

人品門

誕生

隱公元年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文侯也）其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

六年

經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陳氏澔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卜士負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士妻食（音嗣）之（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日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子作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謂同日）命之曰同

閔公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僖公十七年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嬴孕過（平聲期過十月其不產）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養馬語）女曰妾（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女宦焉（宦事秦爲妾）

宣公三年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

四年

初若敖娶於䢵（音云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音蒙）中（澤名○今德安府雲夢縣）虎乳之䢵子田見之夫人以告遂使收之

襄公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昭公元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本又作娠音申）大叔（懷胎爲震大叔成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五年

初穆子（叔孫豹）之生也莊叔（穆子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

諫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音周姶烏答反生孟縶孔成子
衛卿夢康叔謂已立元孟縶弟時未生史朝亦夢康叔謂已夢協
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
元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頿子斯反王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
二十八年 晉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走謁諸姑叔向母曰長叔姒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人品 誕生 三
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
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二十九年 公衍公爲之生也俱昭公子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
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畱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爲生
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三十二年 晉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音問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
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定公九年 宋子明樂祁之子溷也謂桐門右師出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子明逐使出門曰吾猶

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
余何故舍鐘
哀公三年 秋季孫桓子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南孺子桓子妻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季孫卒康子卽
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曰南氏
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
奔衛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命名
隱公元年 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人品 誕生 命名 四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文侯也命之曰仇
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桓叔也命之曰成師意取能成
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義以
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妃讀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六年 經 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公也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邱取於

物爲假（若伯魚生有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以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舍親之神而諱新死者孔疏謂死後乃諱之）故以國則廢名（孔疏以國不可易也不諱）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illegible]爲中[illegible]）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同日類也）謂命之曰同

閔公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僖公十七年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嬴孕過期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養馬者）女曰妾（不聘曰妾）

文公十一年　鄋瞞伐我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宣公三年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其乙反）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　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音蒙）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音烏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越椒之亂若敖氏）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襄公二十六年　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

昭公元年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七年　衛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夢協婣（音合烏答周始反）生子名之曰元　成子以周易筮之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三十二年　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及生遂以名之

定公八年　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魯侵齊）獲焉名之曰陽州

男女

桓公十八年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四年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閔公二年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僖公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苦圭反)羊亦無衁(音荒血也)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

襄公二十五年 齊東郭偃曰男女辨姓

晉侯會于夷儀伐齊慶封如師男女以班(將以賂晉)

鄭子展子產伐陳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自囚係以待命)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醫和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淫生六疾(淫過也) 晦淫惑疾(晦夜也寢過節則心惑亂)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曰陽物)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係纍而出降)

美男

文公十六年 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 乃助之施(去聲)

襄公二十一年 晉范宣子殺羊舌虎(欒盈黨)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襄公二十六年 宋大子痤(才何反)美而很(胡懇反) 合左師畏而惡之

哀公十五年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婦人

莊公十二年 宋人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僖公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宣公二年 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公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故笑之) 獻子怒

成公二年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

入哭於門內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

辱也

（九年）詩曰雖有姬姜（大國之女）無棄蕉萃（在遥反 陋賤之人 逸詩也）

（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靈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襄公二年）齊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來送葬（婦人越竟送葬非禮）

（十九年）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不暴尸）

（二十三年）或告曰欒氏至矣王鮒（欒桓子）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故爲婦人服而入）

（三十年）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義從宜也）

（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子否 女生曰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音捧）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十九年）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力之反 寡婦）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齊師）則投諸外（投繩城外 隨之而出）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二十四年）子大叔曰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恐禍及己）

（二十九年）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哀公十四年）公（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陳恒）遷諸寢

美婦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桓公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孔父嘉）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十六年）衛宣公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

（莊公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

（文公七年）穆伯（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仲（襄仲 從昆弟）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

父喪陳國（陳楚滅）何不祥如是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
黑要（平聲）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
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尸襄老）必來逆之王問諸屈巫對曰
其信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
使屈巫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

襄公二十一年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

二十五年
齊棠公死偃御武子（崔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夕見母）共姬與之食公見弃
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
犯請使女擇焉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
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昔有仍氏生女黰（美髮之忍反）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
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謂之封豕有
窮后羿滅之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尤異也）苟非德義則必
有禍

叔向曰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
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女子

成公二年
齊侯免（鞌之戰）遂自徐關入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
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

奔齊侯以爲有禮

襄公十二年
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十六人）

二十八年
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服蘭之女而爲之主）敬也

昭公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
獻子辭梗陽人

定公五年
楚王將嫁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

身體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夫人）

桓公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

莊公六年 鄧三甥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臍通）其及圖之乎（噬不可及）

八年 豕人立而啼公懼（齊襄公）隊于車傷足喪（去聲）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袒而示之背　見公之足于戶下

十二年 宋人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十六年 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二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從之割臂盟公

僖公五年 諺所謂輔（頰輔）車（牙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六年 許男面縛（縛手於後）銜璧（唯見其面）

十五年 晉大夫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從之

二十二年 初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二十四年 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晉文公）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介之推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二十六年 展喜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二十七年 楚子玉復治兵於蔿貫三人耳

二十八年 魏犨傷於胷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超越）三百（音陌）曲踊（跳踊）三百　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晉人復衛侯叔武（衛侯弟）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

文公十一年 鄋（音搜）瞞伐我叔孫得臣追之獲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初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

十二年 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十三年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在蔡)履士會之足于朝
十七年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
首畏尾身其餘幾
宣公二年 宰夫胹(音而 煮也)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
四年 鄭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
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于鼎嘗
之而出

十二年 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鬪晉師既濟嬖人伍參
(七南反)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
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十五年 宋華元夜入楚師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酆舒(潞相)傷潞子之目
成公二年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 豈敢言
病 逢丑父寢於轏(仕產反 卧車也)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 公夢疾為二豎子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晉侯)曰南國蹙(子六反) 射其元王中厥
目 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 弓衣)
十七年 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襄公二年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
其目

十四年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射尹公佗)貫臂
十八年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音捧)之以走 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音豆 頸也) 荀偃(獻子)癉(音旦)疽生瘍(音羊)於頭
濟河及著雍(去聲)病目出
二十三年 范鞅逆魏舒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鞅
用劍以帥卒遇欒樂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
二十五年 齊侯襲莒門于且(子餘反)于傷股而退
公踰牆(齊莊公) 又射之中股 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以尸枕己股)

[二十六年] 衛侯入(獻公)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楚穿封戌囚皇頡王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
[二十七年] 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
衛免餘殺甯喜及右宰穀石惡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二十八年] 齊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慶舍)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三十年] 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
[三十一年] 子產曰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子皮曰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 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昭公元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爲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
曰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子小反) 底以露其體(湫疾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玆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三年]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也自言衰老)
余奚能爲 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五年] 仲壬自齊(叔孫豹子聞喪而來)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
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 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
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七年] 孟縶(衞靈公兄)之足不良弱行 史朝曰弱足者居
[十三年] 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既
復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 初共王無冢適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
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於甲反)紐
[十八年]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
[二十年] 衛齊氏用戈擊公孟(靈公兄縶)宗魯(爲驂乘)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
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
[二十一年] 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張匄(華豹車右)
抽殳而下射之(公子城射張匄)折股 華豹搏膺而呼(去聲)
[二十五年] 宋樂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
魄去之何以能久

二十六年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　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林雍羞為顏鳴右下魯人　苑何忌齊大夫取其耳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欲使擊其足　苑子刜芳弗反說文云擊也林雍斷其足䟤遣政反一足行而乘於他車以歸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羞者羞進食也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膝行執鈹音披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食授王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

三十年
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自刑示懼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人品　身體　十九

三十一年
公曰己所能見夫音扶人者謂季孫　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

定公四年
左司馬戌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入郢　吳句古侯反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王寢楚昭王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取血

五年
王孫由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魯人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魯人偽傷足而先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侯之手及捥捥血及衛侯怒

十年
魋向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十三年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十四年
句踐使罪人三行音抗屬之欲反劍于頸遂自剄也師屬之目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去聲指足大指　夫人南子見其色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

哀公二年
將戰戰于鐵　衛大子禱曰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鄭人擊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人品　身體　二十

簡子中肩

四年
文之鍇蔡大夫　執弓而先翩公孫翩蔡大夫射之中肘

六年
楚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荼也牛而折其齒乎景公嘗銜繩為牛令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

七年
子貢對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音短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

八年
子洩對曰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繩也八尺曰尋吳髮短

十六年
欲以組貫其首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元首也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葉公亦至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國
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
民望不亦甚乎

十七年
衛石圃因匠氏攻公 莊公 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
折股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
姜 莊公夫人 髢 皮義反

二十五年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 衛侯輒 辭曰臣有疾 足有創疾 公愈怒
褚師出公戟其手 抵徙手屈肘如戟形 曰必斷而足 鄄 音絹 子士

請禦之 衛攻公者 彌 拳彌 援其手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 為公僕 曰何肥也

形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國
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

二年
宋華元逃歸城者謳曰睅其目 出目 皤其腹 大腹 弃甲而復于
思 西才反多鬚貌 于思弃甲復來

四年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跛而登階故笑之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昭公四年
穆子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力主反肩傴 深目而
豭喙 許穢反口象豬 號之曰牛

七年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十七年
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 舟名 則對

二十六年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
鬒 之忍反黑也 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 武子字 也

二十八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頿 子斯反
魏子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 貌醜 觀叔向一言而善叔向曰
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 亦醜也 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今子少不颺 顏貌不揚顯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定公九年
犁彌辭曰有先登者皙幘 音責 而衣貍製 去聲 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

哀公十四年
齊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 介達之 曰有陳豹者長而

上僂(力主反 肩背僂)望視(目望 視賜)事君子必得志

悼之四年(魯悼公)晉荀瑤帥師圍鄭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

聲音

(閔公二年)以賂求共仲于莒及密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

(文公元年)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

(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

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十二年)楚師宵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昭公二十八年)伯石(叔向子)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走謁諸姑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笑

(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

(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能

涉河

(成公二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

(昭公二年)齊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韓起)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掌位列者)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音懸)間客從而笑之

(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二十八年)叔向曰昔賈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哀公二十年)楚隆告于吳王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

儀容

(隱公七年)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去聲)洩伯曰五父必不免

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僖公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何以長世

文公九年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

宣公十五年
劉康公曰原叔（越同）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不敬故也）

成公四年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六年
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

十三年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會伐秦成子受脤（市軫反）於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弃其命矣

十四年
衛侯饗苦成叔（郤犨）甯惠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小雅）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詩曰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謂從者也（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

十年
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二十一年
會于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二十七年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鄘風）亦不知也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于況反）勞（去聲）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公過鄭鄭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

三十年
初王儋（丁甘反）季卒（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
他矣
三十一年 穆叔曰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爲患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
甚兆於死所矣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令尹無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入品 儀容 二十七

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音問)長世臣有臣之威儀
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衞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邶風)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視
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視不登帶
葬齊歸公不慼史趙曰君無慼容不顧親也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
容猛非祭也
定公十五年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五 入品 儀容 年齒 二十八

哀公十三年 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
年齒
隱公元年 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
四年 石碏(七畧反)使告於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
十一年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
桓公五年 仍叔之子弱也(童子將命)
閔公二年 初惠公(衞惠公)之卽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烝於
宣姜

僖公四年 大子曰(申生)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郤芮對曰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

二十二年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 子魚曰雖及胡耇

(元老之稱)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

二十三年 公子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二十七年 子玉復治兵于蔿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

二十八年 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言晉文公)

三十年 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三十二年 公使謂之(謂蹇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尚幼觀之

文公元年 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六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十二年 士會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

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于君左右曰命可

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十四年 晉趙盾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俱縛反)且(子餘反)長

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穀弟年尚少)請立難也

十五年 晉郤缺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

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

成公二年 楚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 蔡景公

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

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文子執戈逐之曰童子何知焉 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十八年 晉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

襄公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七年 鄭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八年 鄭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于國怒

之曰爾何知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

九年 楚子囊曰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 韓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讓起佐上軍)

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
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
歲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去聲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
十年 知伯怒曰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十三年 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十四年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長子盈朔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彘裘士魴子亦幼皆未可立也

二十三年 知悼子少荀盈年十七而聽於中行氏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孟孫卒公鉏
奉羯立於戶側季孫曰孺子長秩公鉏曰何長之有唯
其才也
二十九年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正月夏正月也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
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上下二畫
豎置身旁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也趙孟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王儋丁甘反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入以告
王王曰童子何知
三十一年 穆叔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且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穆叔曰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義義鈞則卜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昭公元年 劉子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音智而耄亂也及之者其趙孟之
謂乎
叔向曰底音旨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 使后子秦公子
與子干楚公子齒
八年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
十三年 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於甲反紐

十六年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十九年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紡纑以度城而藏之

鄭駟偃子游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
瑕晉人問駟乞之立故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天死曰札瘥才何反小疫 夭折天短 昏未名今又喪我
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

而立長君

二十年 華亥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
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

二十一年 張匄欲殺多僚子皮華貙多僚兄 曰司馬老矣華費遂二子之父

二十三年 吳公子光曰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子西長而好
善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二十八年 子貉早死無後鄭靈公

三十年 鄭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少也

定公四年 子魚曰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未冠也 諸大夫言於公曰君之齒長
矣

十一年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 老幼守宫

十七年 子仲宋皇野 對曰右師則老矣皇瑗

二十二年 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五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六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人品門

智識

隱公四年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音墳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恃兵則民殘安忍則刑過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

成必不免矣

七年

陳五父如鄭及鄭伯盟歃如忘去聲○志不在歃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生大子命之曰仇文侯也其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六年

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請羸弱也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

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十八年

秋齊侯師於首止討鄭之亂也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去聲免仲曰信也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將齊將授兵于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音朗木之下

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朱推反甥聃甥

甥養甥(他甘反)(皆鄧甥仕于舅氏也)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
鄧國者必此人也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二十年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
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去盛饌) 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
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
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言效子頹舞徧樂) 其亦將有咎五
月鄭厲公卒

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虢地) 惠王問諸內史過以其物享焉(祭也)
內史過往聞虢請命(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
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
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也)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神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也涼薄) 其何
土之能得
閔公元年 冬齊仲孫湫(子小反) 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

之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魏即巍本字) 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
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二年 虢舟之僑曰(虢大夫) 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公二年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人甚反)
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

之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讎焉用慎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不更舉兵) 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九年 秦伯謂公孫枝(秦大夫子桑) 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
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
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平聲) 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

二十一年　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於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

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及楚楚子曰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三十二年　秦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蹇叔之子與(音預)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本又作崤)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晉邑)甯嬴從之(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沈漸(似廉反)剛克高明柔克(今洪範作沈潛)夫子壹之其不沒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九年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奉使皆告廟)

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七年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

十八年　襄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遂滅若敖氏

六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

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上六變爲純離取豐上六爻辭）弗過之矣間一
歲鄭人殺之

九年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

十二年 彘子（先縠）以中軍佐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
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部鄙反）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
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
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此主禍）　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
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
也晉師必敗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
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
擊之鄭師爲承欒武子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十四年 公孫歸父見晏桓子（晏嬰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
子家（歸父字）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
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五年 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趙同也）天奪之魄矣（不敬）

成公二年 楚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屈巫）盡室以行申叔跪從
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聘物）而以夏
姬行遂奔晉

四年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六年 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于兩楹之間鄭伯行疾）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
位宜不能久

十三年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
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
脤（市軫反宜社之肉盛以脤器）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膰（音煩）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
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四年 衛侯饗苦成叔（晉郤犨）甯惠子相（佐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亡乎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
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

十五年

楚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晉三郤害伯宗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

晉伐鄭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欒黶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楚
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詩頌）是以神降之福時無
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
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
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
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音旨）其
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姚句（古侯反）耳先
歸（鄭大夫往告楚）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
志不整喪列楚懼不可用也
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
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是天益其疾也難
將作矣
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襄公四年

臧武仲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吾子其少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

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

九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君必速出姜
曰亡（音無）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十年

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子蟜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十四年

秦伯問于士鞅（晉范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公使厚（本或作郈）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十八年

楚師伐鄭師曠曰不害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求月反）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一年

宣子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去聲）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夫子覺者也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人實反傳也）而見宣子　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
免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二十二年 晏平仲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
下同之天之道也今自弃也弗能久矣
二十三年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焉　陳文子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于背盟主）不得其
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

抑有由也
二十四年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
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
登而求降階者知（音智）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
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齊師徒歸（徒空也）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

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詩作閱）皇恤我後者（小雅）甯子
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
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七年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請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大宰退（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弃信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單盡也斃踣也孔疏踣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
矣食言者不病（孔疏謂不唯病害而已）非子之患也　鄭伯享趙
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
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二十八年 蔡侯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
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如是者恒有子禍
鄭伯使游吉如楚楚人還之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欲君其往也送
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迋于況反音旺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鄭不討必受其辜
楚郟敖卽位康王子 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
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齊高子容高止也 與宋司徒華定也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

馬侯女齊也 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
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
之將及矣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聘於鄭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
叔發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
萃于三族乎說叔向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謂以惡人爲良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天禍鄭久矣其

必使子產息之
初王儋丁甘反 季卒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
此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鄭子產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亦作傲 政多門以介
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

之主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
身之偏艾王之體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若趙
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
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

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
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
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
而後知不足
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令尹其將不免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
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

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
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
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不義
而彊其斃必速 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
淫虐弗可久已矣
劉定公勞趙孟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
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秦后子適晉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
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趙孟視蔭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玩歲而愒苦蓋反貪也 曰其與幾何
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無禮
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
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

游吉如楚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音悅其
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
二年 晉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
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三年 鄭游吉如晉張趯曰晉大夫 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
中寒暑乃退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
曰張趯有知去聲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

矣公弃其民而歸于陳氏
四年 楚子問于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王曰然則吾
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楚子示諸侯侈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
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
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鄭渾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
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治之
有
五年 楚王欲敖音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六年 士文伯曰火見心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作
大事不信未嘗可也
七年 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

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
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音智守不假器挈缾汲者喻小知
八年 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師曠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是宮也成諸侯必叛今必有咎夫子知
之矣
十年 如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
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
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昭公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十一年 楚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
罪于其君(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
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
其咎弗能久矣
謀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
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三年王其有咎乎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無守氣矣
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為魯郊(言必出在郊野)歸姓也(姓生也)
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
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
將何以在
十三年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
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
十五年 叔向曰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
容猛非祭也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九月滅陸渾
十八年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平聲 周大夫)而代之萇弘曰毛得
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
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欲用瓘斝禳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多言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說(音悅)學閔
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
將落原氏其亡乎
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
二十年
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
（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伍員（音云）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
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二十一年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昭子歎曰蔡其
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二年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
二十三年
南宮極震（爲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先君之力可濟也周
之亡也（謂幽王時）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
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
二十四年
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
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陽氣莫然不動）將積聚也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
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
亡乎　吳滅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二十五年
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
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
是賤其身也無禮必亡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
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
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未之有也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
盟主無不祥大焉
子大叔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
弗能久矣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
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
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叔向嫂伯華妻）
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其
長有後於晉國乎
二十九年 京師殺尹氏固尹固之復也（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
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
三歲乎

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蔡史墨曰范氏
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三十二年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
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定公元年 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魏子其
不絕乎

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
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五年 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九年 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十三年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史鰌曰子必禍矣文子曰其
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戌也驕（文子之子）其亡乎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哀公三年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桓僖親盡而廟不毀）
七年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
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弗聽使於齊屬（音燭）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
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三年 晉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

十六年 孔子卒公誄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君兩失之

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音遜矣內不聞獻衛獻公之親外不聞成衛成公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二十七年 中行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才能

莊公九年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兮治理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文公六年 晉陽處父至自溫易中軍以趙盾爲帥陽子成季趙衰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婢亦反猶理也獄刑董逋逃董督逋逃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本又作汙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十八年 季文子使對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音頹敳五才反檮音桃戭音演大臨尨音厖降音杭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音貍忠肅共音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宣公十一年 楚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

襄公二十五年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匹婢反治也賦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

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量山林之材鳩藪澤聚成藪澤以備田獵辨京陵別之爲冢墓地表淳鹵埆薄之地輕其賦稅孔疏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數疆潦有流潦者減其租入規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徒頂反原防隄防閒地別爲小頃町牧隰皋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制爲井田量入脩賦量九土之入而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

二十六年 聲子還令尹子木與之語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趙文子言於晉侯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一年] 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昭公五年] 楚薳啟疆曰韓起之下趙成（趙武子）中行吳（荀偃子）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古百反）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無忌子）爲公族大夫韓

須（起之門子）受命而使矣（年雖幼已任出使）

[二十八年] 叔向曰昔賈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定公五年] 楚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子西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哀公九年] 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幼穎

[僖公二十七年] 子玉復治兵于蔿（子玉爲令尹）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孫叔敖之父）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昭公十六年]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廉介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祿亦弗及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未絶晉必將有主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
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遂隱而死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
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二十七年 衛甯喜專公患之免餘殺甯喜及右宰穀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
聞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
二十八年 與晏子邶殿（邶蒲對反）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
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
昭公三年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既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
室

十三年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定公五年 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
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

勇力

隱公十一年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
挾輈（輈車轅也）以走子都拔棘（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莊公十二年 宋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請
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比及宋手足皆見

三十二年 犖（圉人）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僖公二十八年 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魏犨束胷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超越）三百曲踊（跳踊）
三百（百音陌猶勸也）乃舍之
文公二年 戰于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
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
其友曰吾與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
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爲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兕亦其所也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宣公十五年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成公二年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音古）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郤克之御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戎右鄭邱緩）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書鍼之父）鍼曰書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許言反舉）公以出于淖（捧轂舉之則公掀起也）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襄公十年
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音懸）門發郰人紇（孔子父為郰邑大夫）抉之以出門者（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音斯）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郰虒）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嘉其勇謝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

二十一年
生叔虎（叔向異母弟）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四子晉大夫）出奔齊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

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鷄鬬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陸氏粲曰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殖綽郭最欲與（音預下同）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十六年。枚本亦作版）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三年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次前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

（右……也）貳廣（副車）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左翼）牟成御襄罷（音皮）師狼蘧疏為右胠（右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徒彫反）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力翟反）致楚師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皆超乘

二十八年 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亡耕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六　人品　勇力　三五

昭公二十三年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

定公三年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皆取而傳觀之

哀公八年 吳伐我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

十六年 勝（楚白公）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大木）以殺人而後死

義士

文公六年 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賈季出奔帑妻子也）夷之蒐（夷地名）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六　人品　勇力　義士　三六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古侯反）鼆（莫幸反）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魯邑也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宣公二年 宣子驟諫公患之（晉靈公）使鉏麑（音倪）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

知之趦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
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音預為
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
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哀公十六年 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
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音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
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勇士

昭公二十年 伍員如吳 乃見音現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鱄設諸曰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
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
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進食者解衣 改服於門外
執羞者坐行而入膝行 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 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
于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寵嬖

隱公三年 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桓公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十一年 齊人將妻之昭公辭鄭昭公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
大援將不立

十八年 初子儀莊王弟 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
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莊公八年 齊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

十九年 初王姚莊王妾姚姓 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

二十八年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二五卒與

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立之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十七年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
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
華子華氏之女子姓 生公子雍 雍巫即易牙 有寵于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
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

二十四年 初甘昭公王子帶也 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

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且為二嬖淫也

十八年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十二年 楚子北師次于郔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七南反欲戰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十五年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成公二年 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六 人品 寵嬖 三九

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普各反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三日取龍

十七年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矯亦嬖于厲公　厲公田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亦嬖人助之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溫季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匠麗嬖大夫家

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十九年 齊戎子嬖仲子俱齊侯妾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二十一年 晉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六 人品 寵嬖 四十

之王遂殺子南於朝轘音患觀起于四竟復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 晉程鄭嬖于公

二十五年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音旋齊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

二十六年 宋平公入夕見母其姬公見弃也芮司徒女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二十八年 齊盧蒲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

昭公元年 秦后子有寵于桓

晉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荀吳之嬖人不肯

卽卒斬以徇
二年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
謂之少齊
三年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 穆子旣立叔孫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
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
長使爲政
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

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婤音周姶烏荅反生孟縶
八年 陳哀公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
楚滅陳輿嬖袁克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殺馬毁玉以葬楚人將殺
之請寘之旣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九年 晉侯飮酒樂膳宰屠蒯又飮外嬖嬖叔外嬖大夫曰女爲君目
將司明也　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十年 初元公宋平公大子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
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三年 蔡洧有寵於王楚靈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

而行使守國王行至乾谿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
定公十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
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
盡腫
十三年 晉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
哀公五年 齊燕姬景公夫人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六年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將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
八年 齊閭邱明來涖盟且逆季姬季康子妹以歸嬖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 鄭武子賸以證反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昭公子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衛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
十六年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

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

二十四年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卒立之

二十五年 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

僕從

僖公十年 狐突適下國遇大子（晉大子申生四年縊） 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從（去聲後同）者狐偃趙衰（初危反） 顛頡魏武子（犨） 司空季子（胥臣曰季） 及齊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卿才） 楚子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秦伯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羈說文馬絡頭紲繫也） 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 豎頭須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

文公十年 宋公違命（楚子田孟諸） 無畏抶（恥乙反）其僕以徇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謂共聘之官無闕）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音杭）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

二十七年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昭公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與公謀逐華貙（勑俱反） 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

者司馬（費遂）亦如之

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定公三年 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十三年 趙孟召邯鄲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音脫）劍而入涉賓不可（午家臣）

宦官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豎貂）始漏師于多魚（始擅貴寵漏桓公軍事）

五年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十七年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有寵於衛共姬（齊桓公妾）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衛共姬所生武孟也）

二十四年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晉文公）且辭焉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呂郤欲焚公宮）

二十五年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田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襄公二年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寺人）以索馬牛（索所白反簡擇也）皆百匹齊師乃還

九年

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巷伯皆掌宮內之事）

十七年

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杙音弋）

十八年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 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

十九年

齊侯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 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句古侯反）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謂衛教公易己）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號胡報反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死故還登城）聞師將傅（音附）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醢衛于軍

二十六年

宋寺人惠牆伊戾（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音扶）不惡女乎（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公囚大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音烹）伊戾

昭公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 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 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哀公二十六年

宋六卿三族降聽政(降和同也)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公游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奉公尸也)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

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計策)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啟(昭公得之弟) 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樂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大尹奉啟奔楚

豎

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去聲)者也其出也(文公出時)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奴侯反) 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

成公十六年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

昭公四年

叔孫既立(穆子)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

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 田於邱蕕(穆子田)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孟穆子子孟丙)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國姜)之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孟丙弟仲壬) 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音現下同)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

五年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叔孫氏宰)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怒使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益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爲器令空示若已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豹之庶子)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氏)

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

春秋左傳類輯　卷十六　人品　豎　四十九

即位朝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服氏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哀公十五年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蒯聵)孔姬(大子之姊)使之焉(使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音預)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適伯姬氏

宮人

莊公八年

連稱之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遂無知之言)

昭公十八年

火作子産使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

百工

隱公十一年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僖公十六年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成公二年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匠人)執鍼(之林反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

春秋左傳類輯　卷十六　人品　宮人　百工　五十

襄公七年

叔仲昭伯爲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十四年

師曠曰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工執藝事以諫

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謳者乃止

二十三年

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音墜)而殺人(慶氏忿其板隊殺築人)

三十一年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役人怨作亂）遂殺慶虎慶寅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

哀公十七年 公（衛莊公）使匠久石圃因匠氏攻公

二十五年 公（衛出公輒）使三匠久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商賈

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

成公三年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襄公十四年 師曠曰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昭公元年 曾阜曰（叔孫家臣）賈而欲贏而惡囂乎

三年 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踊刖足者屨）故對曰（晏子對）踊貴屨賤

十六年 宣子（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音嫁）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並與商人俱）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巫

隱公十一年 公之為公子也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主尹氏所主祭）十一月公祭鍾巫

僖公十年 狐突適下國遇大子（申生）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烏黃反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文公十年 初范巫矞（尹必反）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其丈反）死

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

食張(去聲)如廁陷而卒

襄公十八年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夢並見之 皐巫名)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 巫曰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勸使伐齊)

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醫

僖公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文公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成公十年 公疾病(晉景公) 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音荒)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使還子馮為令尹遂以疾辭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昭公元年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武)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定公十三年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優人

襄公二十八年 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

哀公二十五年 公(衛侯輒) 使優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六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七

欽□國甫摘錄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國事門

封建

隱公五年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八年

衆仲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胙（才故反）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

桓公二年

惠（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今晉甸侯也（諸侯而在甸服）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八年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亡巾反）于晉

莊公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

僖公十五年

秦伯曰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

二十一年

任（音壬）宿須句（其俱反）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封近于濟）

二十四年

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弔傷也咸同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封建親戚以蕃屏（上聲）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乃甘反）郜雍（於用反）曹滕畢原酆郇（音荀）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邘（音于）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音債）周公之嗣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文公六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風俗為主聲教）分（扶問反）之釆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為

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陳之藝極（準極也貢獻多少之法）引之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

成公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河內今懷慶府）

襄公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報也）大師以表（顯也）東海

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舜之後爲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
神明之後也庸用也以元女大姬武王長女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昭公元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懷胎爲震大叔成王弟叔虞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焉故參爲晉星

九年
王使辭於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
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
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

二十八年
晉成鱄音專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二十九年
晉蔡墨曰昔有飂力謬反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擾順也
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鬷子工反川

定公四年
子魚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扶問反下同魯公命以
伯禽周公世子○劉氏炫以爲伯禽亦命書篇名而封于少皞之虛曲阜也在魯城
內分康叔衛之祖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朝歌也皆啟以商
政疆以周索索法也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分唐叔晉之祖命以
唐誥誥命篇名而封于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管蔡啟商惎音忌間王
室王殺管叔而蔡素達反放也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
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立國

閔公二年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

僖公二年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十九年
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
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二十二年
經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反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小之禮

宣公十一年
楚子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五年 晉侯治兵于稷立黎侯而還（潞鄭舒奪黎氏地）

昭公十三年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立君

隱公四年 經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六年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桓公二年 宋督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晉舊都）翼人立其弟鄂侯

十六年 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七年 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十八年 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莊公六年 夏衛侯入（諸侯納惠公）　放公子黔牟于周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衷節適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十二年 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子游宋公子）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牛長萬之子圍亳）殺子游于宋立桓公

三十二年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去聲）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二年 共仲使卜齮（魚綺反）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

仲奔莒乃入立之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音預）知之

衛滅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共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

成風（莊公妾僖公母）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九年 晉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前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十七年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
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以說宋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甗音彥立孝公而還
二十八年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元咺歸于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七　國事　立君　七

衛立公子瑕
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文公子襄公庶弟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
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直呂反除也矣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音岳文公子辰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
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爲二嬖
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公子雍母以君故讓偪
姞而上之偪姞生襄公爲世子故使在己上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
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
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
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
諸郫婢支反晉地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
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七　國事　立君　八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
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十二年 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音扶鍾與郕邽音圭
皆邑來奔
十四年 邾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十七年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
君猶立文公而還
十八年 齊人立公子元
宣公二年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四年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
長乃立襄公堅也
成公十年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謀立君 三月子如班公子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十八年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周子襄公曾孫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
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事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音恭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
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故不可立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靡自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 收二國之燼斟灌斟尋
二國遺民 以滅浞而立少康夏后相之子
十年 鄭子駟四使賊夜弒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十四年 衛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四妙反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

二十五年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音旋齊羣公子納其女于靈公嬖生
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
三十一年 公薨立胡女敬歸襄公妾之子子野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
適嗣言子野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
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
昭公元年 經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 莒展輿立而奪羣

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
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七年 衛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元孟縶弟夢時未生 史朝亦夢夢協晉
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音周姶烏荅反 生子名之曰
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非全人 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子其建
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
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

十四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六年
哀公二年

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
月癸亥葬衛襄公
莒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音餘本亦作輿莒共公於齊齊隰黨公
子鉏送之有賂田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盧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
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奔
奔齊人納郊公著邱公之子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
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秦也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必殺令尹
令尹懼乃立昭王
王子朝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
他子言用意不同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六年
十七年
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
隱公元年
僖公十五年

楚昭王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
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晉人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
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音絹入般師出辟蒯聵難作遂殺之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
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大子華弟何亦無道
越皋如納衛侯輒也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公游
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 國人施
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攝位
不書即位攝也
秦獲晉侯以歸晉惠公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
金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
辱社稷矣其卜貳代也圉也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 衆曰何為
而可對曰呂甥言征繕以輔孺子大子圉

二十八年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盟踐土)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
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讓國

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而屬(章欲反)殤公焉(穆公兄宣公之子與夷)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
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

馮(公子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
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
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舉賢為功)使公子馮
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莊公四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前年紀季以酅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夏紀侯
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閔公元年
晉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
不亦可乎猶有令名

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茲父庶兄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
又不順遂走而退

廿八年
伐衛圍菟(音徒)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
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文公十四年
齊商人(桓公子)弒舍(昭公子)而讓元(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
能事爾爾為之

宣公四年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
子堅長乃立襄公

成公十五年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成公負芻殺大子自立)諸侯將見子臧(公子欣時亦宣)

(公庶子)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

襄公十四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
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

襄三十一年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延州來季

(札邑○延陵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其果立乎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闔
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
之命也非啟季子也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孔子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
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子常言王之母王子建實聘之)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
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必殺令尹乃立昭王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靈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
且君有之郢必聞之(言臨沒時不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也(出公)乃
立輒

[六年]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
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後許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
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復國

[隱公六年] 翼(晉舊都也)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
之鄂侯(鄂晉別邑)

[桓公十年]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五年] 經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
入

[莊公六年] 經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十四年] 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僖公十五年] 十一月晉侯歸(惠公)

[二十五年] 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大叔在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于王城
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八年] 經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經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

（三十年）經衛侯鄭歸于衛　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

王許之乃釋衛侯

（成公十年）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十六年）經曹伯歸自京師　晉侯謂子臧（在宋）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

（襄公二十六年）經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昭公十二年）經春齊高偃師師納北燕伯于陽（陽即唐）　納北燕伯于唐

因其衆也

（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

（二十二年）經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籍談師師以納王

于王城

（二十六年）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公五年）楚子入於郢（吳師已歸）

（七年）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守姑蕕大夫）　晉籍秦送

王已巳王入于王城

（哀公元年）伍員曰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

女艾（少康臣）諜澆使季杼（直呂反少康子后杼）誘豷（澆弟）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六年）經歸邾子益於邾

（十七年）十一月衛侯（莊公）自鄄（音絹）入般（音班）師出　衛人復公孫般師

而立之

（十八年）衛侯輒自齊復歸

（二十二年）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

國祚

（隱公十一年）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

許東偏曰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

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魯惠公）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五年）淳于公如曹（淳于州國所都）度其國危遂不復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上年冬傳）

莊公六年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 經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無禮也
十一年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蒲忽反盛貌一作勃焉桀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十三年 經夏六月齊人滅遂
十四年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
二十二年 生敬仲陳侯使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
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

亡也成子得政
三十二年 內史過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
閔公元年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
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
二年 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
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僖公二年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不可以五稔

三年 經徐人取舒
五年 經楚人滅弦
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黃
十七年 師滅項魯師
十九年 經梁亡 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民罷音皮而弗堪則曰
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一年 邾人滅須句其俱反
二十二年 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二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六年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
三十一年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三十三年 秦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文公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
五年 經楚人滅六今廬江六縣在今六安州北
冬楚公子燮滅蓼音了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
祀忽諸
十一年 鄋音搜瞞伐我叔孫得臣獲僑如初鄋瞞伐宋司徒皇父獲

繼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襄公之二年（齊襄公）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焚如之弟）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十六年 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公三年 王孫滿對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厎音旨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八年 經楚人滅舒蓼

九年 經秋取根牟（汪氏克寬曰內諱滅故書取）

十二年 經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成公六年 經取鄟（鄟音專附庸國也）

十七年 經楚人滅舒庸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浞因羿室生澆（五弔反）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夏遺臣事羿者）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六年 經莒人滅鄫

經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年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妘姓國）滅之

十三年 經夏取邿（邿音詩小國）

二十五年 經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不過十年矣

昭公元年 子產曰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臺駘能業其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戲平聲四人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胡公四人之後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行音杭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 楚伐吳遂以諸侯滅賴
鄭灌紀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
衛亡偪而無法
八年 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
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也火盛水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天漢也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
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無違天命廢絕者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殷存舜後封遂言舜德至于遂遂世守之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

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歲
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
二年火
十一年 子產曰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
罰之蔡必亡矣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
十二年 晉荀吳滅肥
十五年 晉荀吳圍鼓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十七年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遂滅陸渾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
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十八年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荀吳遂襲鼓
滅之
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
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
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民歌舞之矣
三十年 冬十二月吳伐徐己卯滅徐

定公四年 經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生又作生帥師滅沈
五年 秦子蒲滅唐
六年 經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十四年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哀公元年 伍員曰昔有過平聲澆五叫反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使
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七年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
請待公孫彊許之
八年 春宋公伐曹遂滅曹
十七年 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政治

隱公六年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十一年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桓公六年 隨季梁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
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夫民神
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
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
閔公元年 齊仲孫湫(子小反)來省難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二年 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
用務穡(穡儉也○林云以稼穡爲先務)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
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庸勳親親
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
也
二十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
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戰城濮)文之教也(孔疏文德之教)
文公六年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去聲)于民趙成子言於
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六年 宣子(趙盾)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輕重)辟獄刑(辟猶
理也)董逋逃(董督)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汙穢)本秩禮
(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旣成以授大傅陽子
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爲治也
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夏書曰大禹謨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
董之用威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
禮
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
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
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
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納于百揆
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宣公十二年 隨武子曰蔿敖爲宰孫叔敖也擇楚國之令典內姓選于親外
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
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
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十六年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
民
成公二年 賓媚人對曰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頌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
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
十八年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惠舍役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起滯淹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
時用民欲無犯時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
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　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
以復霸也
襄公二十一年 臧武仲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
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
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五年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　子大叔問
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

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
其利淫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飫於據反）
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卿大夫）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三十一年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
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
曰善哉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
何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五年

仲尼曰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晉女叔齊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臨事制刑）
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
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

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用三代之末法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頌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小事亂獄滋豐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

七年 晉士文伯對曰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
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十三年 楚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十四年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國都之西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
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不使流散救災患
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新羈旅也祿勳合
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言量事而官之使屈罷音皮簡東國之
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十九年 楚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
性而無寇讎

二十年 公說齊景公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
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音丸苻音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
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施之以寬也
毋從子用反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和之至也

二十三年 楚沈尹戌曰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春夏
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
險其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
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彊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二十六年 晏子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
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

二十九年　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

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

定公六年　吳敗楚舟師楚國大惕子期又敗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公元年　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去聲）施不失人親不弃勞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八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國事門

官制

爵

上公　古

公　王朝

五侯九伯　周初

侯　甸侯（諸侯在甸服）　王朝

伯　伯甸（伯爵在甸服）　王朝

子　王朝

男　王朝

卿　王朝　魯　曹　衛　晉　鄭　吳　齊　楚　宋　陳　杞

命卿　晉

上卿　魯　衛　晉　鄭

齊　宋
正卿　魯　晉　鄭　齊
冢卿　魯　衛
宗卿　魯　衛
亞卿　魯　秦
次卿　齊
介卿　魯
下卿　晉　齊
大夫　王朝　魯　蔡　曹

衛　滕　晉　鄭
吳　燕　齊　秦
楚　宋　杞　陳
薛　邾　莒　小邾
許　虞　虢　越
賈　鄶
命大夫　晉
上大夫　晉　鄭　齊
中大夫　晉

亞大夫　鄭
下大夫　晉
公族大夫　晉
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晉
僕大夫大僕　晉
右大夫　秦
嬖大夫下大夫也　晉　鄭
士　晉　齊　楚　許
不更平聲　秦

庶長上聲　秦
古官名
雲師　黃帝氏
火師　炎帝氏
水師　共工氏
龍師　大皞氏
鳥師　少皞氏
鳳鳥氏　少皞氏
元鳥氏　少皞氏

伯趙氏　少皞氏
青鳥氏　少皞氏
丹鳥氏　少皞氏
祝鳩氏司徒　少皞氏
鴡七徐反鳩氏司馬　少皞氏
鳲鳩氏司空　少皞氏
爽鳩氏司寇　少皞氏
鶻鳩氏司事　少皞氏
五雉爲五工正　少皞氏

九扈爲九農正　少皞氏
木正曰句古侯反芒　少皞氏重
火正曰祝融　顓頊氏犂　陶唐氏閼伯相土
金正曰蓐本又作蓐收　少皞氏該
水正曰元冥　少皞氏脩　熙
土正曰后土后土爲社地官　共工氏句龍　有虞氏八愷
元冥師　金天氏昧　高陽氏臺駘
田正稷田正也　烈山氏柱　有虞氏周弃
豢龍　有虞氏董父

樂正　有虞氏后夔
日官天子之官　古
日御諸侯之官　古
牧正　有仍古諸侯　少康
庖正　有虞舜之後　少康
祝　古
史大史　古　周初武王臣史佚
相　夏后羿臣寒浞　周初武王弟周公
道人行人之官　夏

官師大夫　夏
嗇夫　夏
御龍　夏孔甲臣劉累
車正　夏禹臣奚仲
左相　商湯臣仲虺
大師　周初大公
大宰　周初武王弟周公武王臣蘇忿生
司寇　周初武王弟康叔
司空　周初武王弟聃季　宋初後變爲司城

祝大祝宗宗人卜大卜史大史　周初
職官五正　周初
大史　周初武王臣辛甲
陶正　周初武王臣虞閼父
卿士　周初文王臣虢仲虢叔周公臣蔡仲
虞人又曰獸臣　周初
僕夫　周初
司徒　晉初後廢爲中軍
側室卿之庶子之長　古

貳宗大夫立大宗之次子　古
山人虞官　古
縣人遂屬　古
輿人　古
隸人　古
工樂人　古

春秋官名

相　王朝　魯　衛　晉
鄭　齊　宋

左相　齊
卿士王朝執政楚亦僭號　王朝　楚
左卿士　王朝
三吏天子三公　王朝
宰王朝亦稱三公爲宰在楚爲令尹　王朝　齊　楚　宋
薛
大宰　魯　鄭　吳　楚
宋
冢宰　鄭

少宰　楚　宋
左宰　魯
右宰　衛
宰人冢宰之屬　魯
宰旅冢宰之下士　王朝
師　王朝　楚
大師　王朝　蔡　晉　楚
少師　衛　楚　隨
師保　衛　楚

左師　魯　宋
右師　宋
官師（士也）　王朝
傅　王朝　晉　齊
大傅　晉
少傅　齊
令尹　楚
司徒　王朝　魯　衛　鄭
　　楚　宋　陳

大司徒　宋
司馬　魯　蔡　晉　鄭
　　吳　齊　楚　宋
　　陳
大司馬　楚　宋
少司馬　宋
左司馬　楚
右司馬　楚
司寇　王朝　魯　衛　晉
　　鄭　齊　宋
大司寇　宋
少司寇　宋
司敗　楚　唐
司空　魯　晉　鄭
大司空　晉
司城　曹　宋
守臣（天子所命上卿也）　晉
二守　齊

守　邢
三官（司徒司馬司空）　魯
五正（五官之長）　晉
五吏　晉
百官正長（上聲）　晉
少正（卿官）　鄭
莫敖（五刀反）　楚
有司（王有司）　楚
公族（卿之適子）　晉

餘子（卿適子之母弟）	晉
公行（音杭。卿之庶子）	晉
側室（卿庶子之長）	晉
旄車之族（與公族同行）	晉
門子（卿之適子）	鄭
師旅	王朝
亞旅（上大夫也）	魯　晉
訪族（士爵秋官）	晉
尉氏（討姦之官）	王朝
士（掌刑政之官）	齊
大士（治獄官）	衛
祝（大祝）	王朝　魯　衛　鄭
	齊　宋　陳　虢
祝史	魯　衛　晉　鄭
	隨
宗	魯　衛　宋　虢
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魯
宗人	魯

卜（大卜）	魯　晉　鄭　秦
	梁
史（卜史）	魯　晉　邾
卜正（卜官之長）	王朝
卜士	魯
卜人	魯　衛　晉
卜尹	楚
筮史	晉
史（筮史）	魯　衛　晉　齊
大史	王朝　魯　衛　晉
	鄭　齊
史（大史）	王朝　晉　齊　楚
	虢
內史	王朝
外史	魯
南史	齊
左史	晉　楚
祭史	晉

令正 詞令之正　鄭
褚師 市官　衛 鄭 宋
行人　王朝 魯 衛 晉
鄭 吳 蔡 宋
陳 巴
候 送迎賓客之官　王朝
執訊 通訊問之官　鄭
閽人 司周書與籍官　魯
復陶 主衣服官　晉

左尹　楚
右尹　楚
工尹 掌百工之官　楚
箴尹 又作鍼尹　楚
連尹 按楚地有連穀或亦縣邑之尹　楚
宮廄尹　楚
楊豚尹　楚
芋尹　楚 陳
囂尹　楚

陵尹　楚
莠尹　楚
王尹 服氏虔曰主宮內之政　楚
中廄尹　楚
監馬尹　楚
藍尹　楚
寢尹　楚
司鐸　魯
工正 掌百工之官　齊 楚

大尹 近官有寵者蓋亦奄官之屬　宋
內師 寺人之官　宋
內官　楚
寺人　衛 晉 齊 宋
司宮　魯 鄭 楚 宋
巷伯　宋
師 樂師　衛 晉 鄭 楚
大師 樂官　衛
樂師　宋

樂尹（司樂大夫） 楚
工（樂師） 魯 晉
泠 王朝
泠人 楚
大閽（若城門校尉官） 楚
門尹 宋
閽 吳 楚 邾
御 魯 楚
御士（大僕之屬） 王朝 楚 宋

御人（大夫之侍人） 楚
正僕（太子近官） 楚
僕 晉 齊 楚
僕人 魯 晉 齊
驂乘 衛 齊 宋
乘馬御（乘車之僕） 晉
工正（主車官） 魯 齊 宋
巾車（主車官） 魯 晉
差（所宜反）車（主車官） 楚

馬師 鄭
挍正 晉 宋
圉 晉 楚
圉人 魯 齊 宋
右領 楚
膳夫 王朝
膳宰 晉
宰夫 晉 鄭 齊
雍 齊

饔人 魯 齊
饋人 晉
徒人 齊
正徒 宋
候人 楚
圬人（塗者） 晉
隸人 晉
府人 魯 鄭
庫人 鄭

侍人　魯　衛　齊　宋
校人　魯
皁　魯　楚
輿　魯　鄭　楚
隸　魯　楚
僚　楚
臺　楚
牧　魯　晉　楚
豎左右小吏鄭注未冠者之官名　曹　衛　晉

縣邑官名

大夫　王朝　晉
守守原　晉
縣公　齊　楚
縣尹　楚
君棠君　楚
人大夫稱人如邗卞類　王朝　魯　衛　宋
宰　魯
縣師掌城池辨其夫家人民　晉

司馬城父　楚

鄉里郊甸官名

野司寇　鄭
鄉正鄉大夫　宋
隧正　魯　宋
正夫隧夫　魯
司里里宰遂大夫之屬　宋
帥甸甸地之帥　宋
郊尹治郊竟大夫　楚

甸人主爲公田　晉
郊人　鄭
外僕掌次舍　晉　鄭　楚
封人　蔡　鄭　楚　宋
蕭
司墓　鄭
虞人　魯　晉　齊
獸人　楚
迹人主迹禽獸　宋

侍漁 監取魚官 齊
衡麓 守山林官 齊
舟鮫 守澤之官 齊
虞候 守藪之官 齊
祈望 守海之官 齊

家臣官名

老 魯 衛 晉 鄭
室老 晉 鄭
大夫 王朝 魯 衛

宰 王朝 魯 衛 齊
宋
司馬 魯
馬正 家司馬 魯
賈正 賈音嫁 主貨物之價 魯
差車 差所宜反 主車之官 齊
工師 掌工匠官 魯
祝宗 魯 晉
祝史 晉

侍人 衛 齊 宋
右 車右 魯 晉
僕 晉
御 魯 楚
御人 魯
驂乘 宋
圉人 魯 齊
豎 魯
閽 楚

軍旅官名

元帥 晉
帥 晉 秦
軍率 楚
將 王朝 晉 楚
佐 晉
御戎 衛 晉
御 魯 衛 晉 鄭
齊 秦 楚 宋

戎右	衛 晉 隨
右	魯 衛 晉 鄭
	齊 楚 宋
左	楚
僕	晉 楚
司馬	晉 吳
左司馬	楚
右司馬	楚
中軍司馬	晉

司空	晉
六正 三軍之六卿	晉
中軍大夫	晉
上軍大夫	晉
下軍大夫	晉
三軍大夫	晉
師旅 小將帥	晉
亞旅	晉
尉	晉

軍尉	晉
中軍尉	晉
上軍尉	晉
輿帥 主兵車	晉
輿尉	晉
司士 車右之官	晉
銳司徒 主銳兵	齊
辟司徒 主壁壘	齊
環列之尹 宮衛之官	楚

門官	宋
候奄 主斥候	晉
候正	晉
候人 伺候望敵者	楚
虎賁	晉 王所賜
王卒	王朝 楚
公介	晉
公徒	魯 衛 晉
宮甲	楚

駟介　楚
甲士　齊
甲　王朝　魯　衛　晉
鄭　吳　齊　楚
宋　越
士　魯　蔡
徒衛　秦
徒兵　鄭　楚
徒　魯　晉　吳　宋

卒　晉　楚

職官

隱公元年　王朝　宰咺呼阮反
鄭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
二年　魯　司空無駭戶楷反
三年　王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宋　大司馬孔父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四年　衛　右宰醜、宰獳奴侯反　羊肩石碏宰
十一年　許　大夫百里

桓公二年　宋　督為大宰華督
四年　王朝　宰渠伯糾
九年　巴　行人韓服
十年　虢　大夫詹父
十一年　鄭　初祭側界反封人仲足
楚　莫敖屈瑕
莊公四年　楚　令尹鬬祁　莫敖屈重
八年　齊　徒人費音祕
十二年　宋　大夫仇牧

十九年　王朝　祝跪　膳夫石速　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
二十八年　楚　令尹子元楚文王弟
三十年　楚　申公鬬班
三十二年　王朝　內史過平聲
虢　祝應宗區史嚚
魯　圉人犖音洛
閔公元年　晉　卜偃
二年　魯　卜齮魚綺反　卜楚邱
衛　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

僖公二年

晉　羊舌大夫 叔向祖父

齊　寺人貂

四年

晉　傅杜原欵

五年

晉　寺人披 二十五年寺人勃鞮即披

虞　大夫井伯

七年

鄭　大夫申侯

王朝　宰周公 宰孔

九年

晉　初荀息傅奚齊

宋　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

晉　大夫里克 七輿大夫左行戶郎反共音恭華右行賈華叔堅騅音隹歂市專反纍力追反虎特宮山祁

十一年

晉　大夫丕普悲反鄭父

齊　二守國高 國子高子上卿 管仲受下卿之禮 受本位之禮

十五年

秦　卜徒父

晉　史蘇 蘇獻公時卜筮之史

十六年

王朝　內史叔興 二十八年作叔興父

十七年

梁　卜招父

齊　雍巫 雍人名巫即易牙

十九年

宋　司馬子魚 公子目夷

二十二年

宋　大司馬固 莊公之孫

楚　師縉 樂師

二十三年

晉　司空季子 晉臣臼季也

二十四年

晉　豎頭須 一曰里鳧須

邢　守 正卿國子

二十五年

楚　令尹子玉 即得臣

二十六年

楚　司馬子西 即鬭宜申 申公叔侯

二十八年

宋　門尹般 音班

衛　士榮爲大士

曹　豎侯獳 奴侯反

三十年

王朝　宰周公 周公閱

三十三年

楚　令尹子上

鄭　外僕髡屯

文公元年

王朝　內史叔服

楚　師潘崇

二年

晉　司空士縠

魯　夏父弗忌爲宗伯

六年 晉 大傅陽子陽處父 大師賈佗
七年 宋 大夫公孫固公孫鄭 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 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 樂豫爲司馬戴公元孫 鱗矔音貫爲司徒桓公孫 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 華御士爲司寇華元父
晉 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子爲正卿
八年 宋 大司馬公子卬 司城蕩意諸公子蕩之孫
十年 楚 大夫宜申鬬宜申子西也爲工尹 期思公復遂期思邑公
十二年 楚 令尹大孫伯
晉 趙有側室曰穿趙夙庶孫

十四年 蕭 宋高哀爲蕭封人
十五年 宋 司馬華孫華耦十八年作司馬子伯
十六年 宋 華元爲右師 公子朝爲司寇
十八年 齊 歜昌欲反僕邴歜 職驂乘閻職
魯 宰公冉務人叔仲惠伯之宰 大史克 先大夫臧文仲
宋 司城須文公弟
宣公二年 晉 董狐古之良史也大史
四年 楚 司馬子良子文兄 令尹子文 箴尹克黃子文孫
九年 陳 大夫洩冶

十一年 楚 左尹子重 令尹蔿尤委反艾獵十二年云蔿敖爲宰又云令尹孫叔敖俱一人
十二年 晉 先大夫子犯 逄音龐氏也大夫
楚 工尹齊 連尹襄老 申公巫臣 司馬卯
十三年 晉 大夫先縠
十四年 衛 大夫孔達
成公二年 衛 石成子曰子國卿也謂孫良夫 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大夫
楚 令尹子重

秦 石大夫說音悅
六年 晉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三卿爲主謂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厥
七年 楚 鄖本作員音云公鍾儀 清尹弗忌
八年 晉 大夫趙同趙括
十年 楚 大宰子商公子辰
十三年 秦 不更平聲女父
十五年 宋 魚石爲左師 蕩澤爲司馬卽子山經云大夫山 華喜爲司徒華督元孫 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 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

為少司寇鱗矔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

十六年 楚 司馬子反卽公子側 右尹子辛公子壬夫 大宰伯州犁

工尹襄

晉 郤犨為公族大夫

十七年 晉 寺人孟張 三卿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 晉 大夫胥童

齊 大夫國佐

襄公二年 鄭 子國為司馬

楚 公子申為右司馬

三年 楚 子辛為令尹 司馬公子何忌

四年 晉 行人子員音云

魯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

六年 宋 司城子罕卽樂喜

七年 魯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

晉 公族穆子韓厥長子為公族大夫

八年 蔡 司馬公子燮

九年 宋 使華臣具正徒華臣為司徒 使華閱討右宮華閱為右師 向戌討左向戌為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樂遄為司寇 使西鉏吾音魚庀府守鉏吾大宰

鄭 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敕邁反子蟜公孫舍之子展

十年 魯 郰側留反人紇郰邑大夫孔子父

鄭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

王朝 伯輿之大夫瑕禽

十一年 鄭 行人良霄 大宰石㚖敕略反 師悝苦回反 師觸師蠲樂師

秦 右大夫詹 庶長上聲鮑庶長武

十二年 秦 庶長無地

楚 司馬子庚

十四年 鄭 司馬子蟜

衛 師曹樂師 右宰穀

晉 師曠樂師

十五年 鄭 師茷扶廢反 師慧樂師 千乘之相謂子西伯有子產

十七年 陳 司徒卬

宋 宰華吳華氏宰 皇國父為大宰

十八年 衛 行人石買

十九年 楚 楊豚尹宜
齊 大夫高厚
二十年 宋 褚師段
二十一年 魯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
晉 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　老州賓（欒氏老）　司空
靖　祁大夫（祁奚）　王之守臣（范宣子）
二十二年 鄭 少正公孫僑（子產）
楚 令尹子庚　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
二十三年 陳 大夫慶虎慶寅
晉 孟氏之御騶豐點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八　國事　職官　三十

二十四年 楚 沈尹壽
鄭 行人公孫揮（子羽）
二十五年 齊 侍人賈舉　祝佗父　申蒯侍漁者
陳 司馬桓子
楚 令尹子木　蔿掩爲司馬（大司馬）
二十六年 晉 行人子朱
楚 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鄭 子大叔爲令正

宋 芮司徒　寺人惠牆伊戾（惠牆氏伊戾名）爲大子內師
蔡 大師子朝
二十七年 吳 子靈（巫臣）之子狐庸爲吳行人
衛 大夫甯喜
宋 司徒（華定）
二十九年 晉 司馬侯（又曰司馬女叔侯）
魯 吳公子札謂穆子曰吾子爲魯宗卿
齊 大夫高止
三十年 楚 令尹將有大事（王子圍）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八　國事　職官　三十一

晉 史趙
王朝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鄭 馬師頡
昭公元年 鄭 武請於冢宰矣（謂子皮）　子產執子南曰子晳上大
夫女嬖大夫
晉 爲晉正卿（謂趙武）
楚 右尹子干（王子比）　宮廄尹子晳
鄭 大夫公孫黑
二年 齊 上大夫送之（謂陳無宇）

三年 齊 司馬竈

四年 楚 沈尹射 箴尹宜咎

魯 豎牛 叔孫之豎 公御萊書 冢卿 謂季孫 介卿 謂叔孫
杜洩曰吾子為司徒 謂季孫 夫子為司馬 謂叔孫 孟孫
為司空

五年 楚 大夫屈申 為莫敖 令尹子蕩

魯 初卜楚邱曰吾子亞卿也 謂莊叔

晉 上卿 韓起 上大夫 叔向 韓襄為公族大夫 無忌之子 韓須
受命而使矣 起之門子 五卿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八

大夫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六年 越 大夫常壽過 平聲

宋 寺人柳 右師 華合比

七年 楚 宮廄尹弃疾

楚 芋尹無宇 申無宇 大宰薳啟疆 先大夫嬰齊

鄭 子產曰朔於敝邑 罕朔 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衛 史朝

八年 陳 行人干徵師 大夫公子過 平聲 司徒招 常遙反

王朝 甘大夫襄

九年 晉 膳宰屠蒯 檀弓作杜蕢

十二年 楚 大夫成熊 傳作成虎 司馬督 囂尹午 陵尹喜 僕析
父 右尹子革 工尹路 左史倚相

王朝 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平聲

十三年 楚 成然為郊尹 鬬韋龜子 蔡公 公子弃疾 史猈 皮皆反 芋
尹申亥 令尹子旗

晉 司鐸射

十六年 鄭 六卿子齹 才何反子皮之子嬰齊 子產 子大叔 子游 駟帶之子駟偃
子旗 公孫段子豐施 子柳 印段子印癸 祝款豎柎 音附

十七年 楚 陽匄 古害反 為令尹 司馬子魚 公子魴

十八年 楚 左尹王子勝

十九年 楚 工尹赤 令尹子瑕 沈尹戌

二十年 楚 城父司馬奮揚 棠君尙 伍奢子

衛 司寇 齊豹 褚師圃 祝鼃 褚師子申 齊氏之
宰渠子

宋 司馬彊 少司寇牼 苦耕反華亥庶兄

齊 祝固史嚚

二十一年 王朝 泠州鳩

宋 貙（俱反）爲少司馬（華貙）費（遂子） 多僚爲御士（貙弟爲公御士）
司馬以吾故（謂華費遂爲大司馬） 司馬之侍人宜僚 廚
人濮（廚邑大夫） 呂封人華豹
楚 大宰犯

二十二年
王朝 司徒醜

晉 司馬督（司馬烏）

二十三年
魯 行人叔孫婼

陳 大夫醫（夏齧元孫）舒

楚 司馬薳越

二十四年
越 大夫胥犴（音岸）

二十五年
宋 桐門右師（樂大心）

魯 饔人檀 侍人僚柤（側加反）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

左師展

二十六年
魯 成大夫公孫朝

楚 令尹子常

二十七年
楚 莠尹然工尹麇（九倫反） 左司馬沈尹戌 左尹郤（陽令終）
宛工尹壽 鄢（於晚反）將師爲右領 中廏尹
連尹奢（在前）

二十八年
宋 司城子梁（樂祁）

二十九年
晉 司馬叔游（叔侯子） 司馬彌牟

晉 史墨 中行寅爲下卿

三十年
楚 監馬尹大心

定公元年
魯 孔子之爲司寇（林氏云在定公十年後）

四年
衛 祝佗

吳 伍員（音云）爲行人 伯州犁之孫嚭（嚭音鄙）爲大宰（子餘）

楚 史皇 鍼（鍼音）尹固

五年
魯 子洩爲費宰（公山不狃）

楚 葉公諸梁 藍尹亹

六年
宋 行人樂祁犂 宰陳寅（樂祁宰）

七年
楚 令尹子西

八年
衛 行人北宮結

十年
魯 成宰公斂處父

晉 邯鄲（音寒丹）午（邯鄲大夫）

十二年
魯 公南爲馬正（叔孫家臣） 郈馬正侯犯 郈工師駟赤

十三年
魯 仲由爲季氏宰

衛 史䲡（音秋）

哀公元年 越 大夫種
二年 蔡 大夫公子駟
晉 温大夫趙羅
三年 蔡 大夫公孫獵
四年 蔡 大夫公孫姓(生音)公孫霍(傳作盱)
楚 左司馬販(普版反)申公壽餘
晉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五年 鄭 駟秦嬖大夫也
六年 齊 差(所宜反)車鮑點(鮑牧臣)

八年 宋 褚師子肥
曹 司城彊
魯 王犯(吳大夫)嘗爲之宰(爲武城宰)
九年 晉 史龜
十一年 魯 宰冉求(季氏宰) 大史固
陳 轅頗爲司徒
十二年 吳 初行人且(子餘反)姚
衛 行人子羽(衛大夫也)
十三年 晉 司馬寅

十四年 齊 大史子餘
宋 司馬子仲 左師(向巢) 桓司馬(向魋) 司馬牛
魯 成宰公孫宿
十五年 陳 芋尹蓋
衛 孔氏之豎渾良夫 寺人羅 孔氏之老欒寧
司徒瞞成 褚師比(聲子)
十六年 楚 二卿士(子西子期)
十七年 楚 大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 沈尹朱

宋 右師則老矣(謂皇瑗)
十八年 楚 右司馬子國 寢尹(吳由于) 工尹(固卽還固)
二十年 晉 史黯
二十四年 魯 宗人釁夏
二十五年 衛 司寇亥 司徒期(夏戊子) 祝史揮
二十六年 衛 褚師定子(比之父在前)
宋 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爲左師樂筏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
祝襄 門尹得(樂得)

隱公八年 衆仲對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實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師服曰（晉大夫）故天子建國（立諸侯）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士有隸子弟（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六年 公問名於申繻（子同生）對曰不以官以官則廢職晉以僖侯

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十七年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以底（音旨）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責其功狀）

文公七年 先蔑之使也（逆公子雍于秦）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八年 經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握節以死（晉不

廢命）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孔疏不敢帶官而逃）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十六年 宋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壽之子）爲之既而告人曰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

襄公四年 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百官各爲箴辭）

十四年 師曠對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

史爲書瞽爲詩工（樂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公室卑弱不能備三耦）

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昭公四年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自命夫命

婦至於老疾(老致仕者)無不受冰

七年 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九年 膳宰屠蒯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十七年 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皆有紀瑞故以命官)自

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民事命官)則不能故也

二十九年 蔡墨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三十二年 史墨曰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哀公二年 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孔疏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鄭衆云皆君之所揖禮)

世職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秉周政)

莊公十四年 鄭原繁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十九年 楚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晉泰)使其後掌之

僖公九年 宋魚氏世為左師

二十一年 任(音壬)宿須句(句其俱反)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封近于濟)

文公六年 晉蒐于夷(晉地)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盾趙衰子代趙衰)

十六年 宋司城蕩卒公孫壽(蕩子)辭司城請使意諸(壽子)為之

宣公四年 楚令尹子文卒鬭般(音班子文之子)為令尹

十四年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襲父爵位)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稱解狐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八年 晉范宣子曰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十年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十三年 晉荀罃士魴卒荀偃將中軍(代父荀罃)
十六年 晉平公即位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父)
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為上卿)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
駘能業其官
七年 子產曰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
之卿從政三世矣
九年 晉荀盈卒于戲陽使荀躒佐下軍(代父)

十三年 楚平王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卜尹
哀公十三年 子服景伯謂大宰(吳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十六年 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寬為
司馬(子期之子)
十八年 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瑗從子)為右師

薦舉

莊公九年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
可也公從之
僖公二十七年 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三十三年 晉臼季(胥臣)使(去聲)過冀(晉邑)見冀缺(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
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去聲)以濟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
為下軍大夫
文公三年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子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十八年 昔高陽氏(帝顓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音頹)敳(五才反)檮(音桃)戭(音演)
大臨尨降(音厖枕)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帝嚳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宣公二年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爲

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偏屬也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

十九年 晉侯先歸伐齊還荀偃中軍元帥濟河及著雍病士匄請見弗內請後士匄中軍佐故問後曰鄭甥可荀吳其母鄭女

二十一年 叔向曰祁大夫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

二十七年 公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音似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昭公二十年 伍員音云如吳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衛齊豹見音現宗魯于公孟靈公兄爲驂乘焉

二十八年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

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哀公五年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射使爲柏人爲柏

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遂死于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

十四年

齊陳豹欲爲子我闞止臣使公孫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力主反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詐多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

黜陟

隱公八年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十一年

初祭側界反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莊公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

十九年

鬻拳[illegible]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

二十六年

晉士蔿九委反爲大司空

三十年

鬬穀於菟爲令尹

閔公元年

晉侯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

僖公九年

宋襄公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

二十三年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皆陳邑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

二十五年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溫原王所賜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八年

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楚子玉及連穀而死爲呂臣實爲令尹

三十三年

晉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子徐反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

文公元年

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二年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

六年

晉蒐于夷晉地使狐射姑將中軍先且居代趙盾佐之代趙衰陽處
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趙衰屬大夫
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宣子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於是乎始爲國政

七年

宋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十年

城濮之役子西縊而縣音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
懼而辭王使爲工尹

十二年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十四年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十六年

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昔高陽氏帝顓頊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音頹敳五才反檮音桃戭音演大臨尨降音杭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帝嚳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
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
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昔帝鴻氏
帝黃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
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投
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黜莒僕

宣公元年

宋公攻武氏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莊公之孫爲司城公子
朝卒使樂呂爲司寇
經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二年

晉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
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貴爲
大夫
令尹子文卒鬬般音班子文之子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
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
八年 晉郤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十六年 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也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
十七年 范武子請老郤獻子爲政
十八年 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
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
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
成公三年 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
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
十五年 宋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
八

十六年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七年 齊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召鮑國鮑牽之弟而立之初鮑國去鮑
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句其俱反須吉使爲宰
以讓鮑國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公使胥童爲卿
十八年 晉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皆慶克子

晉悼公即位於朝使魏相去聲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
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士渥濁爲大傅右行辛
爲司空弁糾御戎荀賓爲右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
之司馬程鄭爲乘馬御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正將軍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不
偪師旅五百人之帥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三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

四年
魏絳對曰昔后羿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孔疏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

五年
楚子囊爲令尹

六年
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司武司馬)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七年
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九年
楚子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韓厥老

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讓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

十年
師歸(伐偪陽)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
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

十五年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音皮)戎爲右尹蔿子馮(皮冰反)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

十六年
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代父張老)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

十九年
晉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
齊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
鄭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即鄭丹)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二十一年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
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爲令尹以疾辭乃使子南爲令尹
晉欒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二十三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黜官無多受職
薄祭
楚王殺子南於朝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
建為莫敖·
鄭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良又不賢
二十四年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二十五年
齊靈公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

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二十六年
楚聲子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許六反以為謀
主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於勇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
二十七年
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辭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
二十八年
齊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

二十九年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鄭子展卒子皮子展子即位為上卿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
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于食趙孟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
鄭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鄭子皮授子產政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　豐

卷將祭請田焉弗許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
昭公元年
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不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
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
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
楚靈王即位薳罷音皮為令尹薳啟彊為大宰
三年
齊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五年 楚子以屈生爲莫敖

六年 宋逐華合比於是華亥（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柳比譖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

八年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而立子良氏（子尾之子）之宰（爲子良立宰）

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與靈王爭皇頡）

經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

九年 晉荀盈卒使荀躒佐下軍

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音郎）使弃疾爲蔡公

十三年 楚子奪成然（子旗）邑而使爲郊尹 弃疾即位使子旗爲令尹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

晉治兵於邾南羊舌鮒攝司馬

十四年 楚使鬬辛居鄖（音云）以無忘舊勳

十五年 夏蔡人逐朝吳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九年 楚子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

二十年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音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鄭子產有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

二十一年 叔孫爲政（昭子以三命爲國政）

二十二年 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二十三年 楚囊瓦爲令尹（代陽匄）

二十五年 臧會奔郈郈魴假（郈邑大夫）使爲賈（音嫁）正焉

二十八年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

定公四年 子魚曰管蔡啟商惎（音忌）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反放也）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五年 楚王妻鍾建以爲樂尹

八年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十年 使公若爲郈宰

十四年 衛侯逐公叔戍（公叔文子之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衛大子蒯聵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

哀公三年 經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四年 經蔡公孫辰出奔吳
六年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拘江說（音悅）囚王豹于句（音鉤）竇
之邱（二子荼之黨）
十一年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
逐之
衛悼子（大叔疾）卽位故夏戊（音茂悼子之甥）爲大夫悼子亡衛人剪
夏戊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
十五年 衛莊公害故政（輒之臣）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

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
果
十六年 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衛侯飲孔悝（苦回反）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遣之　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
子西曰吾聞勝（楚大子建之子）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
衛藩焉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爲白公　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

子國（子西之子）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
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
十七年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
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
尹
十八年 宋殺皇瑗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瑗從子）爲右師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二十五年 公之入也（衛侯輒）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　公出因祝史

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二十六年 宋大尹立啟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
曰與之徧國人施于大尹（施罪）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司城爲上卿

職守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莊公十四年 鄭原繁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閔公二年 二人曰華龍滑禮孔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去聲者也
三十二年 杞子秦大夫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文公十三年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恐代反以備秦
襄公九年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火之政使伯氏司里孔疏司里此城內
諸里之長使華臣具正徒役徒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納聚郊野保守
之民奔火所使華閱右師討右官討治也官庀其司庀具也向戌
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司寇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使皇鄖
音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

西鉏吾音魚鉏吾大宰也庀府守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
巷伯皆掌宮內之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音晝以出內
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
內火時相土契孫商之祖因之故商主大火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正其衆官修其所職
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后帝不臧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主祀參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為玄冥師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顓頊封諸汾
川沈姒蓐黃四國實守其祀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
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
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
十七年 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
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
二十年 晏子對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九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二十九年 蔡墨曰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少皞
氏有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定公四年 子魚辭曰祝佗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徽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祝奉社主
於是乎出竟

祿

隱公三年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莊公十九年 及惠王即位而收膳夫(石速)之秩(秩祿也)

閔公二年 衛懿公好鶴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

狐突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成公八年 韓厥言於晉侯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襄公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復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昭公元年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

楚子干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后子)同食(食祿同) 皆百人之餼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音旨)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

四年 申豐曰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就官食者)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八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九

歙[illegible]甫摘錄

[library seal]

國事門

强弱

隱公十一年 鄭伯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桓公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

六年 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去聲)師侈請羸(弱也)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僖公四年 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去聲)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

十七年 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強也何憚
於病卑弱之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

二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君子曰隨之
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二十六年 公使展喜犒苦報反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縣音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九 國事 強弱 二

二十八年 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實盡之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殽尸而還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
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去聲且聽命

十七年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
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他頂反疾走貌而走險急何能擇 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號令也
豈其罪也

宣公元年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強也于楚

十二年 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
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皮冰反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九 國事 強弱 三

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去聲宋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
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九月楚
子圍宋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

成公二年 楚師侵衛遂侵我盟于蜀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

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三年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荀庚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
孫良夫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中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降二等衛在
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强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
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七年 巫臣請使去聲於吳吳子壽夢平聲季札父說音悅之乃通吳于晉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小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

於上國
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城池
也曰城已惡壞也莒子曰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對曰夫狡
焉狡猾之人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
國矣
十六年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林父
奔走不復故道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
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與齊楚皆彊

不盡力子孫將弱今齊秦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
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四年 晉魏絳曰四鄰振動諸侯懷威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寧于
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
八年 鄭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
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逸詩也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晉楚界上以
待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九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不吾疾急也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各百反)輔躒(音力)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於元
反)射犬(音石)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欲使畢下
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大叔曰不然部(蒲口反)
婁(路口反)無松柏(喻小國異於大國)

二十七年 將盟于宋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
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
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昭公元年 會于虢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子弗戒
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
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
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音皮)民無謗讟諸侯無
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
懼

五年 楚薳啟彊曰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五卿八大
夫輔韓須(起之門子)楊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縣百
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

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

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伯瑕(士文伯)謂穆子曰
子失辭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
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素口反齊大夫)趨進曰日
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僨(仆也)於豚上其畏不死若奉晉之衆用
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十六年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
禦)無伯也夫

二十三年 楚沈尹戌曰古者諸侯守(去聲下同)在四鄰(鄰國爲之守)諸侯卑守
在四竟(裁自完)

二十六年 楚子西諫曰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

定公四年 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　楚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
于楚

十二年 吳徵會于衛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于人吳雖
無道猶足以患衛衛爲患往也

十四年 陳恒弒其君孔子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

交鄰

隱公元年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六年 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陳侯曰宋衛實難難去聲鄭何能爲遂不許

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平宋衛于鄭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
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
明德

十一年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伏而舍
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
知禮矣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
親鄭息同姓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審曲直犯五不韙韋鬼反是也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鬭伯比言于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
去聲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隨季梁對曰君
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

十三年 鄭人來請修好

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十七年 經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
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莊公十三年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

閔公元年 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同恤所惡

齊仲孫湫對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
能固則就成之閒攜貳離而相疑者則因而閒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 衛戴公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戍曹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

僖公元年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二年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三年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四年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言諸侯之附從）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五年 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尺奢反）相依（輔頰輔車牙車牙下骨之名也）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七年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十二年 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音恭）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十三年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

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杞邑）而遷杞焉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弃信背鄰患孰恤之

十五年 三月盟于牡丘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十一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十九年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

二十年 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 須句（其俱反）子來奔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僖公母須句成風家）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大皞有濟之祀）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小雅）

二十五年 楚令尹子玉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怨魯衛
文將平之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二十六年 展喜對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
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三十年 經衛侯鄭歸于衛 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
音角 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二年 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三十三年 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國歸父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
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元年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
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過之 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六年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

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 今已睦
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柔安也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宣子說之
八年 春晉侯使解揚音蟹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 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古堯反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
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
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十七年 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以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
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他頂反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于鯈直留反晉鄭之竟 唯執
事命之 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
宣公元年 晉伐宋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
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
于晉

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
以禮不以亂
十年 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十一年 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
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厲之役鄭伯逃歸(楚伐鄭取成于厲)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
于辰陵又徼(古堯反)事于晉
十二年 隨武子曰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玆入鄭民不罷(音皮)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
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十四年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成公二年 賓媚人對曰四王之王(去聲)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
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役事也)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
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
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
三年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
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七年 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平聲)說之乃通吳于晉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
(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貳心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
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而失諸侯也
九年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
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
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
而伐貳德之次也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晉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鄭所獻鍾儀）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十一年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宋華元閱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

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去聲）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欲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十八年 楚鄭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以我為鄙猶憾不足）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用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披分也謂取彭城封魚石）以塞夷庚（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襄公二年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會于戚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使士匄告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

四年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五年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楚伐陳救之

六年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

八年 鄭子駟曰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音皮）病不亦可乎

九年 盟于戲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十一年 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奬助也）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敕畧反）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鄭行成賂晉侯）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十四年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獻公奔齊）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　衛侯在郲臧紀如齊唁衛侯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六年 晉平公卽位會于溴古力反梁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
執邾宣公莒犂比音毗公前莒侵魯邾伐魯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古報反之其天下
輯睦豈唯敝邑
二十二年 少正公孫僑對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
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初宜反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齊同也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
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

任命而翦爲仇讎
二十五年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
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
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二十六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乃許衛侯歸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
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
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
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
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 胥梁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楚人還之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
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子産曰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
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小適大有五惡
說其罪戾說自解說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
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
二十九年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曰晉國不恤周宗

之闕而夏肄是屏（肄餘也屏城也）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
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女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
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
杞
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聘于鄭
適衛適晉
三十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

三十一年　子產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
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昭公元年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
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
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

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
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
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
在楚猶在晉也
四年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
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
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
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
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
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
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卽位）
十三年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郠（音梗莒邑）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
會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土地
猶大所命能具若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
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
子乃歸季孫

十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二十五年 經九月己亥公孫(去聲)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公不敢遠勞故逆之) 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以待君命(代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且齊君無信

二十六年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二十七年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二十九年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于大夫)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三十年 鄭游吉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者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
楚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使徐子處之

定公三年 經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修邾好也

五年 經夏歸粟于蔡(爲楚所圍饑之)

十一年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始叛)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反) 謀救宋也

哀公七年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八年 吳將伐魯問于子洩(公山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懼將同死戰)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衛侯輒也)

智謀

桓公六年 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子余反)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 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四國)伐楚師莫敖(屈瑕) 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度也)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於樠(音蠻)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 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秘王喪爲奇兵隨人不意)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十年 曹劌(古衛反 魯人) 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富子二族之富強者)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 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十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

作爰田(分公田之稅于所賞之衆)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何以圖君) 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 諸侯聞之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音悅)晉於是乎作州兵(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謂邢正卿國子) 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 楚鬬克(申公子儀) 屈禦寇(息公子邊) 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子屯兵于析)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 以圍商密昏而傳

(音附)焉肯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
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二十七年
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晉侯患之聽輿人(衆也)之謀曰稱舍于
墓(舍於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凶勇反恐懼聲)懼爲其所得者棺而
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宋人使門尹
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齊秦喜得宋賂怒楚之頑)能無戰乎公
說　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先軫曰不許楚言
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
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
曹伯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且使
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音雉)而軍陽子患
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武不
違敵(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不
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
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元年
晉師圍戚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使示已力足以
距晉)我辭之(爲衛以辭謝晉)衛孔達師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
越國而謀

十二年
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
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趙夙庶孫)晉
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以勝歸

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十二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孟穆伯之喪請歸楚弗許)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穆伯次子)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十六年 楚人謀徙于阪高(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宣公十四年 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十五年 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成公元年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 楚莊王欲納夏姬(陳夏徵舒之母)申公巫臣曰不可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道夏姬使歸鄭)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

(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

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鹽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惡疾也)易覯則民愁民

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
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
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九年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
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詣晉）晉必歸
君

襄公二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
善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九　國事　智謀　三十一

八年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居表反）子展
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職主也言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
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音皮）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
雖楚救我將安用之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
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

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謀于路人衆無適
從○小雅）請從楚騑（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九年
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
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

春秋左傳彙輯　卷十九　國事　智謀　三十二

十年
諸侯之師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
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
不可諸侯之師還

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曰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子展曰與
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十五年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堵女父族娶于晉范氏鄭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先絶之

十八年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二十三年 晉欒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欒盈率曲沃之甲入絳宣子懼桓子欒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宮有臺觀守備必無害也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其丈反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居竭反孟莊子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臧氏爲季孫立公鉏之弟悼子遂立羯

二十六年 楚聲子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許六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去聲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於勇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音皮於奔命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

亂宣四年伯賁扶云反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去聲以當之欒范易行戶郎反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夷傷也師熸子潛反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

二十七年 晉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若致其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
崔成與彊（崔杼二子）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棠公之子）與偃（棠姜之弟）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曰吾圖之告盧蒲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去聲）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

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

三十一年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

昭公十三年
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經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弃疾爲司馬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司徒姓老祁字）慮癸僞廢疾使

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

十七年
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

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
二十二年　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請之諸侯之
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
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三十年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
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音皮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定公八年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
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
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
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
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
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
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
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

十年　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社稷之患也將若之
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
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
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凶勇反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
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
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
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

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侯犯
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
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
數色主反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十三年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張戀反必數日而後及絳絳

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既濟而歸乃伐河內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鞅圍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
衛是以為邯鄲也言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
如侵齊而謀之因懼齊而徙則衛好不絕乃如之趙孟怒　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
使睦也弗聽

〔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
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不知所與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
從黨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楚未可弃吳未可從
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
傷是其福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
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陳侯從之

居守

〔隱公十一年〕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
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

〔閔公二年〕衛懿公將戰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為之
〔文公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其俱反寘文公子焉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
趙宣子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將上軍
〔十四年〕楚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
子作亂
〔成公十三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十六年〕晉伐鄭荀罃居守　戰之日公出于壞隤使孟獻子守于

公宮
齊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
〔襄公十四年〕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
〔十八年〕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
〔二十五年〕齊賂晉侯及處守者皆有賂
〔二十六年〕衛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子文子之子甯喜右宰
穀伐孫氏

昭公十三年 蔡洧有寵于王楚靈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

而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二十二年 單子使王子處子猛守于王城子朝距

質

隱公三年 王子狐平王子為質音致于鄭鄭公子忽莊公子為質于周周

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

以禮又焉用質

僖公十七年 夏晉大子圉惠公子懷公為質于秦

文公十七年 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池晉侯女壻

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為質于晉

宣公四年 楚子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三王文成僖

十二年 潘尫楚大夫烏黃反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

十四年 晉侯伐鄭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

十五年 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十八年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

成公二年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

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

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成公子以請盟楚人

許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

十年 晉會諸侯伐鄭鄭子駟為質

十七年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乃侯反鄭大夫為質于楚

襄公元年 二月齊大子光為質于晉

十五年 鄭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于宋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昭公十三年 楚子遷許而質許圍事在九年圍許大夫

二十年 宋華亥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皆宋元公子以為質公亦

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

以為質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

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冬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使少

司寇牼苦耕反以歸歸三公子以歸公也

定公三年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 楚圍蔡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

平

隱公六年 經春鄭人來渝(羊朱反)平(和而不盟曰平) 更成也(公穀並作輸平)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七年 秋宋及鄭平

陳及鄭平

八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桓公八年 秋隨及楚平

十二年 經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鄭宋公辭平

十七年 經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

莊公十三年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僖公十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乃許晉平

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

二十五年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三十二年 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文公九年 鄭及楚平

楚伐陳陳人敗之陳懼乃及楚平

十三年 公如晉朝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十四年 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十六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

宣公元年 宋及晉平

三年 鄭及晉平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五年 陳及楚平

七年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八年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十年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十五年 經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成公二年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楚人許平

十四年 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六年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

襄公六年 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八年 楚子囊伐鄭子駟曰請從楚乃及楚平

九年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

十年 鄭及晉平

十九年 齊及晉平

二十年 春及莒平

二十五年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昭公七年 經春王正月曁齊平 燕與齊平 齊求之也

定公十年 經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一年 經冬及鄭平 始叛晉也

哀公元年 三月越及吳平

八年 秋及齊平

十三年 冬吳及越平

十五年 經及齊平

十七年 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

降

莊公八年 經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戶江反後同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三十年 經秋七月齊人降鄣 紀附庸國

僖公十九年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因舊軍壘言不增兵

二十五年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示服為臣僕

襄公元年 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彭城降晉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陳侯免音問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三十年 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係纍而出降）

趙鞅圍邯鄲邯鄲降

春秋左傳彙輯卷十九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國事門

功勳

（隱公八年）衆仲對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林氏曰世居其官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或以所封之邑）

（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去聲）爵策勳焉（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文侯也）其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林氏曰穆侯十年戰千畝有功）

（桓公六年）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次也）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莊公二十一年）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僖公二年）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五年）宮之奇對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之子）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

二十一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捷也

二十三年 秋楚成得臣子玉也帥師伐陳遂取焦譙縣今爲亳州夷一名城父在州東南
城頓頓國即南頓縣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

二十八年 晉師至于衡雍去聲作王宮于踐土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五月
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僖三十三年敗于殽

四年 衛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明報功宴樂

十一年 鄋瞞伐我叔孫得臣莊叔獲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

宣伯得臣子也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十八年 季文子對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凶矣出莒大子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宣公十一年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轘音患諸栗門
因縣陳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十二年 楚重至於邲輜重也遂次于衡雍去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去聲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
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詩美武王誅紂息兵又作武頌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
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
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衛人以爲
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成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士會文子之父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
名也故不敢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
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去聲之如郤

伯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上軍范文子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克之制也（郤伯）燮
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欒書下軍帥故）
（推功上軍）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兄弟甥
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
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子用
反）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
委于三吏
三年 諸侯伐鄭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
（武旦反）敗諸丘輿（晉偏軍爲鄭所敗）皇戌如楚獻捷
六年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
不可以立武
八年 晉欒書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六年遇于繞角）晉侵沈獲
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從其謀）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
功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

續矣
十六年 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
夫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也
襄公八年 晉會于邢丘鄭伯獻捷于會
十年 瑕禽曰（伯輿屬大夫）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伯輿之祖在其中）牲用
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十三年 經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十四年 王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
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
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鐘聲應林鐘因名）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
功則借人也（借晉力）言時則妨民多矣
鄭公孫蠆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晉侯請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
二十三年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婢支反）邵封少（去聲）
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
謂也穆叔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受其功

楚子以減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 蒍子馮 以與爲掩

（二十六年）鄭皇頡與楚師戰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德 九月楚子殺鬬成然 子旗也 使鬬辛 子旗之子 居鄖以無忘舊勳

（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也 納敬王 故舉之

（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始震而卜曰生有嘉聞爲公室輔既而有大功於魯 立僖公 受費以爲上卿

（定公五年）楚子入於郢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九年）齊侯賞犂彌 伐晉夷儀 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若賓主旅俱進退 乃賞犂彌

（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旣戰簡子曰吾伏弢 吐刃反弓衣 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功爲上 大子曰 衛大子蒯聵 吾救主於車退敵於

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王良 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十七年）楚子穀曰觀丁父鄀 音若 俘也武王 楚武王 以爲軍率 去聲 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彭仲爽申俘也文王 楚文王 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畛北至汝水

勸賞

（莊公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與之武公之略 界也 自虎牢以東 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之　王巡虢守 守狩 虢公爲王宮于玤 蒲項反虢地 王與之

酒泉周邑

閔公元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僖公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音秘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二十八年
晉侯獻楚俘于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二輅各有服彤弓一赤弓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黑弓秬黑黍鬯香酒一卣音酉器名虎賁三百人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三十三年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子徐反居將中軍其父先軫死敵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音杭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文公十一年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音而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鄭門伐宋在春秋前

宣公十五年
晉侯賞桓子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貞子曰微子吾喪伯氏矣郤之敗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康誥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音懸諸侯軒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郤克士燮欒書己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並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

三年
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襄公三年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盟雞澤戮揚干僕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音洛之辭曰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不能濟河

（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伐齊還）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去聲）馬先
（大夫）吳壽夢（平聲）之鼎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
秦也（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
（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使以行（葬行禮）禮也

二十五年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

掩（蔿子馮之子）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蓋請之于王）先（去聲）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楚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是以將賞
爲之加膳加膳則飫（於據反）賜此以知其勸賞也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宋左師（向戌）請賞
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厚賞故謙言）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兵之設久矣而子
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
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

昭公三年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
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
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八年

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

十五年

王曰夫有勳而不廢（加賞）有績而載（書功于策）奉之以土田撫
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
謂福也

二十八年

魏獻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

定公三年

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唐侯皆賞之

五年

楚子入于郢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

九年 又何求且吾九子旗黄成然 其又爲諸遂逃賞

齊侯賞犂彌晉代夷儀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晳白幘也音責齒上下相值說文作齰而衣去聲貍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

子也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

主相讓乃賞犂彌

哀公二年 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

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

十八年 楚公孫寧子國吳由于遷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

賚子

隱公元年 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呼阮反來歸惠公仲子桓公母之賵芳鳳反公羊傳喪事有賵車馬曰賵

莊公十八年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音角馬三匹

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二十一年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爲飾虢公

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事也使孔賜伯

舅胙

十五年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子金也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爰之於所賞之衆

文公元年 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

五年 經王使榮叔歸含去聲且賵成風

十六年 宋昭公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

宣公九年 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成公二年 齊侯免敗于鞌遂自徐關入辟音避女子曰君免乎曰免

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音壁司徒之妻也予之

石窌力救反邑名

十三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

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

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十六年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鄢陵戰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遺也

襄公二十年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

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

其從去聲者

二十四年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二十五年 齊莊公騶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

二十七年 衛公孫免餘殺甯喜及右宰穀公與免餘邑六十辭公固

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

二十八年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子）弗受與北郭

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致還公）

二十九年 公與公冶（季氏家臣）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及疾聚其臣曰我

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秦伯使

醫和視之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四年 仲（仲壬叔孫穆子子）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玉環）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

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七年 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疾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

十二年 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

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四國（齊晉魯衛）皆有

分（扶問反珍寶之器）我獨無有

十五年 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

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

虛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二十年 衛侯賜北宮喜諡賜析朱鉏諡而以齊氏之墓（墓田）予之

二十一年 宋謀逐華貙（勑俱反）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貙父費遂）

亦如之（亦如公賜）

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

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叔孫受禮而歸

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成周寶珪）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九年 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

喜與之陽穀（齊邑）

三十二年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定公四年 子魚曰（祝佗）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伯禽）以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大旂

（交龍爲旂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周禮鄭注半璧曰璜）封父（古諸侯也）之繁弱（大弓）

十四年 哀公十一年 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七年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祝大祝宗宗人卜大卜史大史備物典策官司百官彝器常用器分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雜帛綪七見反茷音吹旃旌綪茷大赤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孔疏周禮鄭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步何反氏錡魚綺反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衛北界及圃田鄭數名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以共王職取於

相去聲土商之先君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沐邑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分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國名之鼓闕鞏甲名姑洗息典反鐘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經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市軫反祭社之肉

會伐齊吳子呼叔孫武叔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普悲反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

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莊公蒯聵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

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

齊師將興晉伐鄭請救陳成子屬音燭孤子三日朝會死事者之子創以禮之

桓公三年 六年 僖公十九年 宣公十二年 十六年 隱公三年 九年 桓公八年 十四年 莊公七年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豐年

經有年五穀皆熟

春盛音成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衛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經冬大有年

異徵

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隱一見桓一見莊四見僖三見文二見宣二見成二見襄八見昭七見定二見哀一見

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經冬十月雨雪今八月也

經無冰桓一見成一見襄一見

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落且雨其數多也○劉傳如雨者衆也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十四年 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僖公十四年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山名晉地
十五年 經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震者雷電擊之
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十二年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三十三年 經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文公三年 經雨螽于宋 隊而死也
九年 經九月癸酉地震文一見襄一見昭二見哀一見

十四年 經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
未聲姜薨文公母
宣公八年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成公五年 經梁山崩晉地
七年 經春王正月鼷音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雨木冰冰封著樹
襄公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許其反熱也 出出戒伯姬 鳥鳴于亳社殷社
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昭公八年 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皮冰反 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
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
十五年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
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辰星在天漢西今出在辰西東及漢申須曰天事
恒象諸侯其有火災乎

十九年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三年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王子朝黨周地震為屋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謂幽王時其三川震三川
涇渭洛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二十四年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
不佞敬王大夫以溫人南侵侵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
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二十五年 經有鸜其俱反鵒音欲又作鴝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 書所無也師己曰
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頿王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

定公元年 經冬十月隕霜殺菽

十五年 經鼷鼠食郊牛牛死

哀公元年 經鼷鼠食郊牛

六年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
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十三年 經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 經春西狩獲麟

經有星孛

災荒

隱公元年 有蜚扶味反不爲災亦不書

五年 經螟音冥蟲食苗心者○隱二見莊一見

六年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

桓公元年 經秋大水桓二見莊二見宣一見成一見襄一見

五年 經螽蝗屬○桓一見僖一見文一見宣二見襄一見哀二見

十四年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天火曰災乙亥嘗 書不害也不及穀

莊公七年 經無麥苗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

十一年 經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十七年 經冬多麋多則害五稼

十八年 經秋有蜮音或短狐也以含沙射人爲災 爲災也

二十年 經夏齊大災

二十八年 經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九年 經秋有蜚 爲災也

僖公三年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十三年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 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秦于是乎輸粟于晉

十四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弗聽

十五年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十九年 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
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
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 經五月乙巳西宮災公別宮也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烏黃反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二十九年 經秋大雨雹（傳一見 昭二見） 爲災也

文公二年 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 經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同）

十六年 楚大饑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宣公七年 經大旱

八年 冬葬敬嬴（宣公母） 旱無麻始用葛茀

十年 經饑

十五年 晉伯宗曰天反時爲災

冬蝝（悅全反）生饑幸之也（幸其冬生不爲物害）

成公三年 經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廟）

襄公五年 秋大雩旱也

八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 經春宋災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二十四年 經大饑

二十八年 春無冰梓愼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土虛而民耗

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九年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 宋亦饑

三十年 經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

昭公三年 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 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 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 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

九年 經夏四月陳災

十六年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

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二十五年 秋書再雩旱甚也

定公元年 經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去聲）災

哀公三年 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桓公僖公之廟）

四年 經六月辛丑亳社災

十四年〈經〉饑

賑貸

隱公六年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莊公二十八年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

僖公十三年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五年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文公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襄公九年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二十九年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是以得鄭國之民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定公五年 〈經〉夏歸粟于蔡（爲楚所圍饑乏故）以周亟（亟急也）矜無資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

訟獄

莊公十年 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曹劌）忠之屬也

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其廉反）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文公十四年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成公四年 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

十一年
襄公十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
使郤至勿敢爭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家臣)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屬大夫)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
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
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音旨)乎且
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孔疏刑罰放赦之事在于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
王叔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

十八年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

昭公十二年
叔孫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普何反)

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理官)如楚叔魚攝
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二十三年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
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
周制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爲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
獻子辭梗陽人

伏罪

隱公四年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
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桓公六年
經蔡人殺陳佗(陳桓公弟)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莫敖(屈瑕)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 莫敖縊于
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

十八年
齊人殺彭生
齊人殺子亹(音尾鄭昭公弟)而轘(音患車裂)高渠彌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莊公六年
衛侯入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八年
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九年
經春齊人殺無知

十二年 宋殺南宮牛長萬子于師殺子游宋公子于宋 宋人請猛獲
于衞亦請南宮萬于陳宋人皆醢之醢肉醬
十四年 鄭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
其罪矣
十六年 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
十八年 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乃多反
處使閻敖尹之巴人伐那處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
二十年 鄭伯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二十九年 楚申公鬬班殺子元
三十二年 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與女公子戲也 子般怒使鞭之
閔公二年 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
以其尸歸夷魯地
僖公七年 經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年 經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

歂市專反 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
十五年 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十六年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十八年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二十四年 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二十七年 楚子玉復治兵于蔿鞭七人貫三人耳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殺顚頡以徇于師
經楚殺其大夫得臣

歂市專反犬走出手射叔武故 公使殺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
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舟之僑先歸殺舟之僑以徇於
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衞侯與元咺訟衞侯不勝殺士榮爲大士 刖鍼莊子爲坐
文公六年 經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侵官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續鞫居 賈季戮臾駢
九年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十年 經楚殺其大夫宜申（子西）
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楚臣爲左司馬）抶其僕以徇
十四年 遂殺鬬克及公子燮
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
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
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宣公四年 遂滅若敖氏
六年 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鄭人殺之

十一年 經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轘諸栗門（陳城門）
十二年 鄭殺僕叔及子服
十三年 經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盡滅其族
十五年 酆舒（潞相）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成公五年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 宋公殺之（欲攻華氏）
十年 鄭子如立公子繻（音須）夏四月鄭人殺繻
十三年 鄭殺子如（公子班）子駹（武邦反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十五年 經宋殺其大夫山（蕩澤）
十六年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子反）

十七年 經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
經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 經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經齊殺其大夫國佐 使清人殺國勝（國佐子）
襄公二年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戶郎反）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五年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九年 宋災使樂遄庀刑器（刑書）
十年 子產攻盜於北宮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

十四年 初公（衛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
十五年 鄭餘盜在宋納賂于宋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鄭人醢之三人也
十七年 子罕親執扑（杖）以行（去聲）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十九年 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犯死刑者不暴尸）
經齊殺其大夫高厚
經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齊醢衛於軍（風沙衛）

二十二年 王遂殺子南於朝 楚令尹 轘觀起於四竟
二十三年 經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經晉人殺欒盈　盡殺欒氏之族黨
二十六年 宋大子痤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 普彭反 伊戾 寺人
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
二十七年 經衛殺其大夫甯喜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子之 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遂殺慶繩麻嬰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
三十年 經鄭人殺良霄 伯有
昭公元年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二年 經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三年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
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殺之
五年 昭子卽位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
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 齊地 之棘上
六年 經楚殺其大夫屈申
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于鼎
七年 楚芋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 烏侯反 刑書名 之法曰盜所
隱器與盜同罪
八年 經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經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
于越殺陳孔奐 招之黨
十一年 經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九月

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
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
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十五年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
人
二十年 衛北宮氏之宰謀殺渠子 齊氏之宰 遂伐齊氏滅之公入闔月
戊辰殺宣姜 與公子朝通謀故

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
鄭國多盜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二十二年)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子朝黨故)
鄩肸(子朝黨)伐皇(王所在)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
(二十五年)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弟)
(二十七年)鱄設諸剸王鈹交於胸(交鱄諸胸)
九月己未子常(楚令尹)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九年)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定公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晉人遂殺涉佗
(十四年)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
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
剄也師屬之目
(哀公四年)蔡侯將如吳公孫翩射之卒文之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五年)鄭駟秦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
(八年)齊侯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
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
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十四年)經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十六年)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楚大子建謀襲鄭)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曰不言將
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
(十七年)良夫(衛渾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
子(大子疾)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罰

(僖公十年)狐突適下國遇大子(申生)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
(宣公十一年)申叔時對曰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
聖人(武仲多知時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
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哀公二年 趙簡子誓曰（戟于鐵）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音辟棺之重數）素車樸馬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自設罰）

赦宥

桓公十三年 鄭師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十三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
盟而赦之
二十二年 經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孔疏過也緩縱大過）
僖公二十八年 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魏犨束胷
見使者距躍三百（音陌）曲踴三百乃舍之

三十年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三十三年 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
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公四年 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十年 楚成王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音懸）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在僖二十八年）
十五年 齊人許單伯請（請子叔姬）而赦之

宣公四年 其孫箴尹克黃（令尹子文之孫）使於齊還及宋聞亂（滅若敖氏）遂歸復
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
十二年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
十五年 晉侯使解揚（音蟹）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
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霣（于敏反）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
舍之以歸
成公三年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楚子使屈巫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
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音脫）之
襄公十一年 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
十七年 華臣弱皋比（華閱子）之室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宋公聞之

曰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乃舍之

二十一年

宣子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夏書夫
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二十二年

鄭游眅呼板反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其夫攻子明殺之以
其妻行子展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會號楚告于晉請戮其使叔孫

豹在會 趙孟請諸楚曰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
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
而歸之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七年

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芋尹之閽入焉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王曰取而臣以往遂赦之

二十年

楚子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王召奮揚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華亥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
行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定公五年

王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
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

哀公十六年

衛大子疾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

園甫摘錄

國事門一

遷徙

隱公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桓公七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王城○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郟鄏陌亦謂之郟山

莊公元年 經齊師遷紀郱 蒲丁反 鄑 子斯反 郚 音吾○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十年 經三月宋人遷宿 宋強遷之而取其地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 乃多反 處 昌呂反○楚地今安陸府竟 使閻敖尹之

閔公二年 經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國名蓋齊人偪徙之○今山東沂水縣竟

僖公元年 經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今直隸邢臺縣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杞邑 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患不終也

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伯貫周守原大夫

三十一年 經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故帝顓頊之虛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卜曰三百年

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 邾邑今山東鄒縣東南山陽有邾城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 復命新田爲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古國名 沃饒而近盬 鹽也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 惡疾疢 不如新田 今平陽絳邑縣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十五年 經許遷于葉 葉今南陽葉縣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鉏羿本國名羿

代夏后相號曰有窮

六年 十一月齊侯滅萊遷萊于郳郳國

十年 瑕禽曰伯輿屬大夫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大臣從者七姓伯輿祖在其中

十六年 許男請遷于晉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二十八年 齊慶封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實物妻妾也易內而飲酒數

日國遷朝焉就于盧蒲氏朝見封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於葛反季曰實沈居于

曠林不相能也后帝堯也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

四年 楚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邑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

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

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季

孫曰吾與子桃魯卞縣東南有桃虛辭以無山與之萊柞子洛反二山

乃遷于桃

九年 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名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高

氏曰楚伐陳取焦夷即此

十三年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

十八年 經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樂遷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今河南內鄉縣

十九年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今襄陽府光化縣西

二十五年 楚城邱皇遷訾人焉

二十六年 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奸命幽王少子伯服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用遷郟鄏宜臼也

二十九年 劉累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

遷于魯縣今河南魯山縣

三十年 楚沈尹戌師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

定公四年 經許遷于容城

六年 吳敗楚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

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公元年 春楚子圍蔡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二年 經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興作

隱公元年 費伯帥師城郎費伯魯大夫郎魯邑○費讀如字與季氏邑讀曰秘者有別 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亦非公命也

七年 經夏城中邱 書不時也

九年　經夏城郎　書不時也
十一年　公曰使營菟兔都反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居魯朝故別營外邑吾將老焉
桓公五年　經城祝邱魯地今山東沂州東南
十六年　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九年　經冬浚洙爲齊備
二十一年　王巡虢守音狩虢公爲王宮于玤蒲項反虢地
二十三年　經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　經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而處之

二十六年　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二十八年　經冬築郿芒悲反魯下邑
二十九年　經春新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
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音現而畢務戒事
也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火見而致用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音再說文
云築牆長板日至而畢土功息
三十一年　經春築臺于郎經夏築臺于薛經秋築臺于秦俱魯地
三十二年　經春城小穀　爲管仲也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二年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
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
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慎
六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十二年　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郛郭也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杞邑而遷杞焉

十六年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
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　春遂城而居之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音皮而弗堪則曰某寇將
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隨
壞時而治之
二十三年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皆陳邑　城頓而還頓國

二十八年 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地王勞晉侯故爲王宮
文公十年 經遂城郚音吾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郚
十二年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四年 楚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
宣公八年 城平陽書時也
十一年 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孔疏謀慮城築之事以授司徒量
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具築作平板榦孔疏等其高下使城齊也稱畚音本
築盛土器輕重畚程土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勞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
具餱糧乾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所慮之期

成公四年 經冬城鄆
六年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九年 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 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二年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
陽以偪之
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六年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在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七年 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

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十年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梧制皆鄭舊地
十三年 冬城防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五年 經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國父白皙居近澤門
邑中之黔黔音琴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
行去聲築者而抶恥乙反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

乃止
十九年 城西郛懼齊也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一年 晉欒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晉邑而遂逐之
二十三年 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板隊隊音墜而殺人役人
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
二十四年 齊人城郟王城也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

三十一年

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善其致邑）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子產壞晉館垣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 是吾罪也乃築諸侯之館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四年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韋龜子文九孫）

七年

冬吳伐楚楚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

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來召公

八年

師曠對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音斯）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九年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羹音郎）

十九年

令尹子瑕城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

二十五年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二大夫爲巢卷築郭）

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三十年

吳二公子奔楚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吳滅徐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也） 使徐子處之

三十二年

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之欲反）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公元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才代反設板築）城三旬而畢

定公二年

經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

經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去聲）

五年

楚王使由于城麇

六年

六月晉閽沒戍周且城胥靡（胥靡周地）

經冬城中城

十三年

經夏築蛇淵囿（書不時）

十四年

經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

經冬城漆

哀公三年

經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四年

經城西郛（備晉也）

五年

經春城毗（備晉也）

六年

經春城邾瑕（備晉也）

七年

經宋人圍曹　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音干）

九年

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

十二年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音羊）

十五年

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城郭

隱公元年

鄭祭（側界反）仲曰都城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四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五年

郳人鄭人伐宋入其郛（芳夫反郭也）

十一年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音附）于許（傅于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音矛）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桓公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坐守也）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十四年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逵道方九軌）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宋城門）之椽

莊公十年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魯南城門）蒙皐比（音毗）而先犯之

十四年

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面爾反鄭虢相命也）夏同伐王城（伐王子頹）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二十五年

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

二十八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而處之

楚子元伐鄭入于桔（戶結反）柣（待結反）之門（鄭遠郊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外郭門）及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音懸）門不發楚言而出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三十二年 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小穀齊邑○穀梁范氏注小穀魯邑也程氏迥曰齊別有穀非小穀也）

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魯南城門）

閔公元年 晉侯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

僖公元年 經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二年 經 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晉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音零河東大陽縣有顛軨坂）伐鄍（亡丁反虞邑）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

四年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方城山）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將以叛也

十一年 揚拒泉皐伊雒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十二年 諸侯城衛楚丘之郛

十四年 經 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遷杞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音蟹）梁城既而不與

十六年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 春遂城而居之

二十年 經 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言新作更造之文也）

二十二年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邾人獲公冑縣（音懸）諸魚門（邾城門）

二十五年 衛人伐邢二禮（禮至昆弟衛大夫）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城門）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尸于城上）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夜縋（丈僞反懸城下）而出

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

楚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文公三年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

七年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

十一年 鄋瞞伐我叔孫得臣追之獲僑如（鄋瞞之君蓋長三丈）富父終甥摏（音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魯郭門骨節非常故詳其處）

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榮如埋其首於周首（齊邑）之北門

十五年 公孫敖二子來（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二乎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如死一人門于句（古侯反）鼆（莫幸反）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晉郤缺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侯遂伐曹入其郛

十六年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

宣公十一年 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

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守陴（音皮釋名云城上垣曰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膊（普各反磔也）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六年 晉伯宗夏陽說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伯

宗曰不可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

八年 鄭伯將會晉師（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城池也）曰城已惡莒子曰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平聲）閉況國乎

九年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十二年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十四年 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

十五年 宋魚石等出舍于睢（音雖）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靈公母）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所百反）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十八年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

襄公元年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二年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

四年 昔后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音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國門）

六年 齊侯滅萊晏弱城東陽（在二年）而遂圍萊（在五年）甲寅堙（音因土山）之環城傅於堞（周城爲土山及女墻）

九年 宋災巡丈城（巡行也丈度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用馬祭四城以禳火）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十年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會于柤（莊加反）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音懸）門發聊人紇（聊邑大夫孔子父）抉之以出門者（抉舉縣門出在內者）主人縣（音懸）布堇父登之（孟獻子家臣秦堇父）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嘉其勇辭謝不復縣）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圍宋門于桐門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弗順乃焚書于倉門之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皆鄭地欲以偪鄭）士魴魏絳戍之

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諸侯圍鄭觀兵于南門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

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十七年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去聲馬于重邱曹邑毀其瓶重邱人閉門

而詬詬呼豆反之

宋華臣使賊殺華吳以鈹殺諸盧門宋城門合左師之後

十八年 晉侯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

里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諸侯之士門焉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

烏齊師其遁 趙武韓起及秦周魯大夫伐雍去聲門齊城門

之萩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示閒

暇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一 國事 城郭 十九

申池齊南城西門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音旋于門中以枚數

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

楚師伐鄭右師城上棘遂涉潁將涉潁故於水邊築城以為進退之備子庚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

十九年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平聲

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以衛告誠欲生之乃登衛志于戰

死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二十三年 孟氏將辟穿藏也除於東門除葬道

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齊人城郟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二十五年 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

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

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

之開門也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

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 楚子伐鄭入南里鄭邑墮許規反其城門于師之梁縣音懸門發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一 國事 城郭 二十

獲九人焉

齊烏餘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以

登其城

二十七年 為會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乙酉宋公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二十八年 齊慶封歸遇告亂者殺慶舍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

二十九年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曰晉國不恤周宗

之鬭而夏肄是屏 肄餘也屏城也
三十年 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鄭伯有晨自墓門 鄭城門 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
昭公元年 鄭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 鄭城門
之外實薰隧 門外道名
六年 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 華氏 將納亡人之族
既盟于北郭矣
七年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十年 齊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齊城門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一 國事 城郭 三十三
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鄭音 使弃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王曰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
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五年 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鼓人或請降使其
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十八年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 城下之人
伍列登城 爲部伍備姦也 明日祈于四鄘 鄘城也

宋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斬閉門者頭 遂入
之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
十九年 齊高發帥師伐莒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
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
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
敗乎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一 國事 城郭 三十四
二十年 衛侯在平壽公孟 衛侯之兄縶 有事于蓋獲之門外 郭門 齊子氏
帷于門外而伏甲焉 齊豹之家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及閎中 閎曲門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
魯以背蔽之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及公宮公
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
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 踰而從公 踰郭
出 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
二十一年 宋華向入華氏居盧門 宋東城南門 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
林之門而守之 桑林城門名

廚人濮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睢陽正東門）見之下而巡之

二十二年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故肥子所都）

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

二十四年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乾音干祭側界反王城北門）而

問於介衆

二十五年

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

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五年

陽虎囚季桓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

楚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六年

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焚魯戰車）或濡馬褐（馬衣）以救之遂毀之（毀郛）

公斂處父（成宰）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陽虎）戰于南門之內

九年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鬭死于門屋霤下）東郭書讓登（讓衆使後己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言登城人訖然後下）書左彌先下

十年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

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
啟門乃退
郈人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
門郈人閉之闕其後門及郭門止之
十二年
經叔孫州仇帥師墮許規反郈患其險固毀壞其城 經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子僞不知我將
不墮
哀公元年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氏所在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使

其徒自北門入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己犯師而出
四年
趙鞅圍邯鄲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齊臣逆之遂墮臨
六年
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餘反于齊公
子鉏在魯南郭出萊門魯郭門而告之故
七年
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 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
猶聞鐘聲
八年
吳伐我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卒三百人及
稷門之內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弃國也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
九年
秋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
陵邗江是
十年
趙鞅帥師伐齊毀高唐之郭
十一年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
之外南城門
十四年
成子齊陳恒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於道及耏音而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
司馬牛卒于魯郭門之外

十六年
衛孔悝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
祏於西圃
葉公亦至白公之亂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
如望歲焉乃免冑而進
十七年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初公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大計反
二十六年
越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公孫彌牟致衆而

問焉曰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
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開門而重)
(嚴設守備)公不敢入
大尹立啟(宋景公卒得昭公啟之兄)奉啟北首(去聲)而寢于盧門(宋東門)
之外己爲烏而集于其上咮(張又反)加于南門尾加於桐
門(北門)
二十七年 悼之四年(魯悼公哀公子)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
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戶圭反)
壘(晉士)

逃竄

桓公八年 楚子伐隨隨師敗績隨侯逸(逸逃也)
九年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師大敗鄾人宵潰(逃其上曰潰)
莊公十七年 經秋鄭詹自齊逃來(鄭執政大臣鄭不朝齊齊執之)
十八年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閻敖游涌(音勇)而逸(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楚子殺之
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僖公元年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五年 經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逃其師而歸
十九年 梁伯好土功民罷(音皮)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
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與子歸乎
對曰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文公出時)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文公三年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十年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十六年 楚使廬戢棃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棃官屬)三宿而逸
宣公二年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
歸
十一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
十二年 楚子伐蕭蕭潰
十六年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也)善人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十七年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

故盟于卷(音權)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
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去聲)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
晉人緩之(不拘執使得逃去)逸
十八年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
郭偃逃歸
成公二年 公衡為質(成公子)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
三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在良反)咎(音羔)如潰上失民也
九年 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
亦惡庚申莒潰

襄公七年 經陳侯逃歸(畏楚逃晉) 二慶(慶虎慶寅)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
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
圖陳侯逃歸
十四年 齊人以郲(音來)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
十五年 鄭納賂于宋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

二十五年 楚圍舒鳩舒鳩潰
昭公三年 叔向曰民聞公命如逃寇讎
六年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
七年 楚子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芋尹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人)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 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眾)所以得天
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烏侯反刑書名)之法曰盜所隱
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封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
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故夫致死焉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
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王自謂)
八年 楚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
又請私(私盡君臣恩) 私於幄加絰于顙而逃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輿衆也曹羣也)
十三年 楚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弃疾為司馬使觀
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
後者劓(魚器反)師及訾(子斯反)梁而潰(靈王還眾散)

二十三年 二師（王師晉師）圍郊郊鄩（音尋）潰（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王子朝入于王城尹辛取西圍攻蒯蒯潰

二十四年 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敬王邑）皆潰

二十五年 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

二十九年 經冬十月鄆潰（潰散叛公）

定公五年 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音皮楚大夫）闉輿罷請先遂逃歸

九年 齊侯執陽虎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反）其軸麻約而歸之（欲絶追者）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

十年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背散）邯鄲午逃

哀公元年 伍員（音云）曰昔有過（平聲）澆（五叫反）滅夏后相后緡（亡巾反）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

十二年 宋向魋救其師（前年圍鄭之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十四年 齊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去聲）之潘（音番）沐（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二十七年 衛侯夢渾良夫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出奔

隱公元年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公叔段之子）出奔衛

三年 宋穆公疾使公子馮（皮冰反）出居于鄭

桓公十八年 王子克奔燕

莊公八年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十二年 宋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音悅）奔亳（宋萬之亂）南宮萬奔陳

十六年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公父定叔出奔衛（公叔段之孫）

周公忌父出奔虢

十九年 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石速士也故不在大夫數）（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二十二年 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二十四年 經曹羈出奔陳（曹世子也）

三十二年 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音班于黨音掌氏成季奔陳
經公子慶父如齊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
閔公二年 虢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遂奔晉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
鄭高克奔陳
僖公四年 晉大子申生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
五年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

六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乃之梁
七年 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出奔鄭
十年 晉殺丕鄭丕豹奔秦
十二年 秋王子帶奔齊
十七年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將適齊過衛文公不禮焉及
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及曹僖負羈乃饋盤飧寘
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子玉請殺之楚子
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
二十八年 經衛元咺況晚反出奔晉
三十年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三十一年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三年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
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文公七年 經晉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

八年 經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經宋司城來奔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十四年 邾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側其反奔晉
穆伯公孫敖也生二子於莒而求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十八年 齊邴歜昌欲反閻職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
襄仲以君命召惠伯入殺之公冉務人惠伯宰奉其帑以奔
蔡
莒大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

冠出諸竟

宣公元年 晉人放胥甲父于衛先辛奔齊甲之屬大夫

二年 宋華元逃歸見叔牂其御羊斟也曰子之馬然也華元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猶答也而來奔

十年 經齊崔氏出奔衛孔疏崔杼未有罪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畧言崔氏見舉族出奔耳

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為聘則告不然則否

陳孔寧儀行父奔楚

十五年 晉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十六年 為毛召之難故王孫蘇奔晉

十八年 經歸父還自晉至笙魯竟外遂奔齊

成公二年 楚使屈巫巫臣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

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

七年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十年 鄭子如奔許

十二年 經春周公出奔晉周公楚

十五年 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公子欣時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

經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蕩澤子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音雖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遂出奔楚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伯宗子

十六年 經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晉許魯平

放季孫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十七年 經齊高無咎出奔莒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矯長魚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殺三郤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請行

十八年 齊殺國佐國弱來奔國佐子王湫子小反奔萊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有鬲國名

六年 經夏宋華弱來奔
八年 齊師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鄭子駟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 孫擊孫惡出奔衛
（二孫子狐之子）
十年 子產攻盜於北宮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
王叔奔晉
十四年 晉士鞅奔秦（范鞅）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衛獻公弟）

十七年 經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
十九年 齊莊公即位以夙沙衛易己（謂衛教公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鄭子革子良出奔楚
二十年 經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
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
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
也
二十一年 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經秋晉欒盈出奔楚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皆大夫） 皆欒氏之黨也
二十三年 經夏邾畀我來奔（庶其之黨）
臧孫牢公鉏立羯秩奔邾（秩羯之兄）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二十四年 經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二十五年 齊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閭丘嬰以帷縛（直轉反）其妻而
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遂來奔
二十六年 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對
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雍子奔晉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於勇反）
害其事子靈奔晉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之子賁皇奔晉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二十七年 經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
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晉邑)不鄉(去聲)衞國而坐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讀總音歲)服終身
遂滅崔氏崔明來奔(崔杼子)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
二十八年 經夏衞石惡出奔晉　衞人討甯氏之黨
經冬齊慶封來奔　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二十九年 經齊高止出奔北燕
十一月乙卯高豎(高止子)致盧而出奔晉

三十年 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音止)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周靈王子景王弟)括(儋括)瑕(王子)廖奔晉
鄭伯有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雍(去聲)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於是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
追之　羽頡出奔晉(馬師頡)　雞澤之會(在二年)鄭樂成奔
楚遂適晉
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

三十一年 齊工僂(力侯反)灑渻(生領反)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莒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
昭公元年 經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經莒展輿出奔吳　於是莒務婁瞀(音茂)胡及公子滅明以
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大厖常儀靡莒二邑)
楚右尹子干出奔晉(王子比)　宮廐尹子晳出奔鄭
四年 仲(叔孫豹子)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豎牛)入示之入
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
之矣遂逐之奔齊

五年 杜洩既葬而行(葬叔孫)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
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
經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六年 經宋華合比出奔衞
七年 鄭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
八年 經陳公子留出奔鄭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子尾之屬)皆來
奔
十年 經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高彊來奔

十二年 原輿人逐絞(周大夫)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十四年 經冬十月公子慭(魚覲反)出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劫南蒯請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

十五年 經夏蔡朝吳出奔鄭

十九年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二十年 楚子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 員(音云伍奢子)如吳

經夏曹公孫會自鄸(莫公反)出奔宋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衞齊豹黨)

經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大子)鄖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在泉)敗子城子城適晉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子)奔吳

二十二年 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使請之諸侯之戍謀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王子朝帥郊要(平聲)餞之甲以逐劉子(伯蚠)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王子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失王故奔)王子還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子如劉單子亡奔于平時(音止)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景之族八子靈)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京人奔山

二十六年 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晉師克鞏召伯盈(本子朝黨)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黨)奔莒以叛(莒周邑)

二十七年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經邾快來奔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三十一年 經冬黑肱(邾大夫)以濫來奔

定公元年 喪及壞隤(昭公喪)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

四年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五年 夫槩王(吳王弟)歸自立也(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陽虎逐公父歜(昌欲反即文伯)及秦遄(平子姑婿)皆奔齊

九年 伐陽關陽虎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齊侯執陽虎
又以蔥(初江反)靈(名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十年 晉人討衛之叛故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侯犯奔齊(郈馬正)
經宋樂大心出奔曹
經宋公子地出奔陳　經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
陳
十二年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
奔齊

十三年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荀寅士
吉射奔朝歌
十四年 經春衛公叔戌來奔(公叔文子之子)衛趙陽出奔宋(戌之黨)
經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士鮒奔周(晉析成鮒)
經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自鄭奔齊
經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哀公三年 季孫卒南氏(桓子妻)生男正常(桓子臣)載以如朝遂奔衛
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 經蔡公孫辰出奔吳(公孫翩黨)
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
五年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
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六年 齊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
十一年 經夏陳轅頗出奔鄭
經衛世叔齊出奔宋(即大叔疾)

十二年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
十四年 經小邾射(音亦小邾大夫)以句(古侯反)繹來奔
經陳宗豎出奔楚
成子(陳恒)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東郭賈奔衛
(賈即子方)
經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司馬牛致其
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
吳

經陳轅買出奔楚
二十五年 經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經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六年 春蒯成衛司徒 褚師比出奔宋
孔悝苦回反文子子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王孫燕白公弟奔頯求龜
反黄氏吳地
十七年 衛遂大叔遺遺奔晉
宋皇瑗奔晉

二十二年 大子革邾隱公大子奔越
二十六年 宋國人施于大尹施罪大尹奉啟昭公弟以奔楚

歸國

隱公十一年 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賂尹氏而禱於其
主鍾巫遂與尹氏歸
桓公十一年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十五年 經許叔入于許鄭莊公既卒
十七年 經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
莊公十一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矢名也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

之宋人請之
十六年 鄭公父定叔奔衛共叔段之孫 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
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周公忌父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二十四年 經赤歸于曹曹僖公也
閔公元年 經季子來歸公子友 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齊
侯許之使召諸陳
二年 成季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僖公四年 諸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九年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遂逃歸
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
二十八年 衛元咺況晚反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 鄭公子蘭從於晉侯伐鄭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
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三十三年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文公四年 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十一年 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既濟魏人譟而還（晉得士會）秦人歸其帑

十四年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宣公二年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晉文公子）于周而立之

十一年 經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四年 鄭人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十六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重為之禮而歸之

五年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使稅（音脫）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十四年 經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

十五年 經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十六年 晉人復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自宋還）使子叔聲伯請季孫（行父）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

十七年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十八年 齊侯反國弱（國佐子）使嗣國氏禮也

經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以惡入也）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襄公十一年 館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

十二年 鄭良霄大宰石㚟（救畧反）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楚人歸之

十四年 士鞅奔秦秦伯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十五年 師慧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二十三年 經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

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六年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用子產辭）而後獲之

聲子曰椒舉奔鄭今在晉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八年 齊慶封使諸亡人得賊者（孔疏莊公之黨崔氏討之為賊）以告而反之故

反盧蒲癸

慶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古侯反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

三十年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復歸

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焉田里所收入

昭公元年 經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

二年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冬十月陳無宇歸

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及宣伯奔齊穆子之兄魯人召之

五年 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十年 齊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

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十三年 經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十四年 經春意如至自晉

莒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

十九年 宋公伐邾乃盡歸鄅俘

令尹子瑕言蹶由吳王弟於楚子乃歸蹶由

二十四年 經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

定公五年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哀公二年 經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年 經齊陽生入于齊陳乞所逆

十年 經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十一年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

十三年 大宰嚭言于王乃歸景伯

十六年 其子曰勝大子建子在吳子西召之為白公

十七年 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 衛侯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

歸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二

人事門

仕進

（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為工正

（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力彫反）占之曰吉屯固比

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

（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謂邢正卿國子）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六年）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齊桓公子）

（文公六年）趙孟曰杜祁（晉文公妾）以君故讓偪姞（襄公母）而上之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公子雍）而仕諸秦為亞卿焉

（成公二年）楚屈巫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使為邢大夫

（七年）巫臣請使于吳乃通吳于晉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齊管于奚之子）

（十六年）齊聲孟子（靈公母宋女）通僑如（魯出僑如如奔齊）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

（襄公十九年）鄭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卽鄭丹）

（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武子長子）為馬正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二十七年）齊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三十年）鄭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昭公七年）鄭罕朔奔晉使從嬖大夫

（二十七年）鱄設諸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定公四年）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

（哀公元年）伍員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五叫反）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

十年 晉伯賜即位好田弋晉鄗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
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使爲司城以聽政
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臣向魋
十四年 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二十五年 彌子（衛彌子瑕）納夏戊之女嬖其弟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

致仕

隱公三年 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衛莊公）石碏（七畧反）諫弗聽其
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宣公十七年 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士會初受隨後更受范）召文子曰燮乎（武子子）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君子之喜怒以已
亂也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直是反 解也）乎爾從二三子
唯敬乃請老
成公十五年 楚將北師（侵鄭衛）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七年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韓厥長子）將立之（代厥
爲卿）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昭公十年 齊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陳氏）必致諸公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
定公六年 公叔文子老矣（衛公叔發）
哀公十四年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桓魋亂故）向魋奔齊司馬牛又
致其邑焉而適吳

隱逸

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
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

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宣公二年 靈輒與爲公介（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免趙盾）問何故對
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成公五年 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載之車）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
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伯宗請見（賢遍反）之不可遂
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十六年 子臧反（自宋還）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襄公二十七年 （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

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于木門（晉邑）不鄉（嚮去）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好賢

僖公二十四年

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僖公三十三年

初臼季（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昭公二十八年

魏獻子爲政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惡惡

隱公三年

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六年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桓公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

莊公十二年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衛人歸之

閔公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師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文公十八年

莒大子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行父還觀莒僕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襄公十七年

宋左師（向戌）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

二十五年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定公十年）武叔對曰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哀公十四年）宋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于人乎

農功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薀積也崇聚也）絶其本根勿使能殖

（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使（去聲）過冀（晉邑）見冀缺（郤缺）耨其妻饁之

（成公十三年）呂相絶秦曰芟夷我農功

（襄公四年）魏絳對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九年）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

（十四年）吳將立季札季札辭固立之弃其室而耕

（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二十五年）子産曰政如農功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昭公元年）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穮（音標耘也）是蓘（音袞壅苗爲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二十年）伍員如吳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三十二年）王請城成周曰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恩惠

（莊公十年）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采地名）執夷詭諸（周大夫）蔿國（周大夫）請而免之旣而弗報

（僖公十五年）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

甥（字子金）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二十八年）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背惠食言我曲楚直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三十年）秦伯說與鄭人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宣公二年）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

矣食(嗣音)之舍(上聲)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去聲)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
以與之
(十五年)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
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
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

(襄公九年)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自
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十四年) 士鞅對曰武子(欒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
(二十二年) 楚薳子馮(皮冰反)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于晉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
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
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
(二十七年) 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
(昭公十三年) 王沿夏(楚靈王)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
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哀公二年)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范氏臣)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施舍

(文公十四年) 齊公子商人驟施(去聲後同)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
司以繼之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饋詒也時加羞(進也)珍異無日不數(音朔)於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
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之施
(襄公二十一年) 晉欒懷子(欒盈)好施士多歸之
(昭公三年) 晏子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音歐)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加一)

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
人疾痛而或燠（於喻反）休（虛喻反）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十年 陳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
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
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子旗）
（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以己邑分）
（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大雅）能

施也桓公是以霸
二十五年 季平子登臺而請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隱民多取食焉（隱民
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
二十六年 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小雅）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哀公元年 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仇怨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
四年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九年 鄭伯以王命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
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明年殺無知）
九年 鮑叔帥師來言曰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去聲）楚子（繩譽也）楚子滅息以息

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僖公五年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遂
譖諸鄭伯曰將以叛也
九年 晉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
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
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

之羅故秦伯伐晉
二十四年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晉文公) 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女卽至其後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所斬衣袂) 女其行乎對曰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
易之何辱命焉 豎頭須求見公辭焉謂僕人曰居者
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

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 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王怒
二十七年 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弔贈之數不廢)禮也
二十八年 子玉使伯棼(扶云反)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
文公六年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于晉也
(少族多怨) 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八年 夷之蒐(夷晉地) 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
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

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十四年 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子儀)
(報也)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丙 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
乃掘而刖之(刖其尸足)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二人浴于池乃謀弒懿公
宣公二年 宋華元殺羊食(音嗣)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十二年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

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
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之)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能
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得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成公七年 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以自賞)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
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

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
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寡我襄公寡弱也迭
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扶味反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
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

疆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七全反改也入我
河曲伐我涑音速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秦桓
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去聲盟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
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
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厲公是以有令狐之
會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
侯退矣

十六年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
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

十七年

晉胥童胥克子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
羊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
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以
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
厲公田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

襄公三年
從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
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
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郤錡
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溫季曰郤至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欲禀君命死今矯等不以君命來故欲逃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
之而卒解狐卒

六年
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從我

十年
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黜減損尉止
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車多過制遂
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去聲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八年子駟所殺公子之黨以作亂

十四年
衞孫蒯入使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小雅欲以諭文子居河上爲亂
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
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
怒孫子

十八年
齊師夜遁夙沙衞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衞殺馬
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

二十一年
晉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

二十三年
趙氏以原屛薄輕反之難怨欒氏莊姬譖之欒盈爲徵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欒氏欒黶違荀偃命

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季武子長子悼子兄苟立羯居謁反孟莊子庶子孺子秩之弟
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二十五年
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間隙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二十六年
衞侯入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
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 而騁告公曰大
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

二十七年
衞殺甯喜及右宰穀子鮮曰衞獻公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
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於木門不
鄉(大夫)衞國而坐
崔成有疾而廢之(崔杼長子)而立明(棠姜所生)成請老於崔崔子許
之偃(東郭偃)與无咎(棠公子)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謂崔
明)成與彊(成弟)怒欲殺之

二十九年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皙)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
余也伯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

三十年

伯有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子張怒退而徵役

三十一年 昭公元年

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叔孫歸(會號歸)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假季孫伐莒使)
(已幾被戮) 皐謂叔孫曰(曾皐叔孫家臣)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皙)又使强委
禽焉犯請使女擇焉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
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七年

鄭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公孫鉏子罕朔)與子
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子皮弟)
單獻公弃親用羇(獻公周卿士羇寄客也) 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弟)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强於陳鮑氏而
惡之(惡陳鮑)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
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遂伐欒高氏

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遺子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吾出
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

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語以不見禮故) 叔仲子欲
構二家(使相憎)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叔孫昭子受三命)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
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
命則固有著(位次)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
辭無頗(普何反)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
公子慭謀季氏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
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

居田(居掩之族)遇許而質(音致)許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令尹子文元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猶舊也)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

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十九年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莒邑)紡焉以度(待洛反)而去(上聲)之(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王使召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音云)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欲作亂)

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音絹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勑俱反)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公使侍人召司馬(費遂爲大司馬)之侍人宜僚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乃與公謀逐華貙張匄(華貙臣)欲殺多僚子皮曰(華貙)司馬老矣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二十五年 季平子拘展(公思展)於卞而執夜姑(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季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譖郈氏室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定公元年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
川

五年

王之奔隨也 楚昭王 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
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
王曰善 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八年

衞人請執牛耳 盟鄟澤 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
歃涉佗捘 子對反擠也 衞侯之手及捥 血至捥 衞侯怒乃叛晉

季寤 桓子之弟 公鉏極 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 叔孫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為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

九年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子明 樂祁子
謂桐門右師 樂大心 出 逐使出門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
也 忿其不逆父喪 右師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
明聞之怒言於公乃逐桐門右師

十三年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韓簡子 不信 與中
行文子 荀寅 相惡魏襄子 曼多 亦與范昭子 吉射 相惡

十四年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

哀公元年

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五年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為宰 昭子
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及范氏出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六年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八年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 古顏反 者曰
何故使吾水滋 濁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十三年

越子伐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
而弗殺也

十六年

鄭殺子木 楚大子建 其子曰勝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
人在此讎不遠矣

十七年

公 衞莊公 使匠久 久不休息 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石圃因匠
氏攻公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
呂姜髢 皮義反

二十五年 衛侯出公輒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亡伐反
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許角反
之是以不敢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
足聞之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
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彌子納夏戊之女嬖以
為夫人其弟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
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欲恥辱之而甚近信之故褚
師比褻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報施

隱公五年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邾鄭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十一年 鄭伯以虢師伐宋以報其入鄭也
僖公十年 [illegible]使泠力丁反至報問報晉
十七年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十九年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穀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
原其辟音避君三舍
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子犯
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三十三年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文公二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晉宋陳鄭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四年 晉侯伐秦圍邧元反願晚 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八年 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宣公元年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二年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
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
三年 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十年 秋劉康公來報聘

十五年 國武子來報聘
輔氏之役顆(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五年 經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七年 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余必使爾罷(音皮)於奔命以死乃通吳于晉吳始伐楚
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九年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 晉侯使羅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十一年 季文子如晉報聘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七年 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九年 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十年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二年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孫蒯入使公飲之酒(衞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初公有
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十六年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二十年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三年 齊侯遂伐晉以報平陰之役
二十五年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二十九年 經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昭公二年 經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
四年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五年 楚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六年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定公元年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八年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為周報之)
十年 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　午(邯鄲午)以徒七十八門於衞西

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寡氏之役
（十四年）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
千保于會稽
（二年）鄭人擊簡子中肩獲其蠭旗公孫尨宵攻鄭師取蠭旗于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十一年）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二十三年）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節儉

（隱公三年）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羞進也
（桓公二年）臧哀伯諫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 越音活結草 席大羹不致
食不鑿昭其儉也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
（閔公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成公十六年）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 季文子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
（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祈以幣更 不用牲 賓以特牲 省務從 器用
不作 因仍舊 車服從給 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 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子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
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
聞之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君子曰善戒
（昭公三年）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
（哀公元年）子西曰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 器不
彤鏤 彤丹也 宮室不觀 去聲臺榭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

費

汰侈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諫曰侈惡之大也
（宣公元年）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
阿 四注椁鄭云四角設棟 棺有翰檜 旁飾翰上飾檜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
乎不臣死又益其侈
（襄公十四年）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

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

乎

三十年 子皮曰伯有汰侈故不免

昭公元年 鄭游吉如楚葬郟敖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

自説其事必合諸侯

四年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

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

也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

惡不遠遠惡而後弃

五年 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

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

十八年 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

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二十年 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

汰侈無禮已甚 桓族向氏

晏子對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哀公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

僭竊

莊公二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 新築大夫 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

縣 縣音懸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以朝 繁纓馬飾諸侯之服 許之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

阿 四注椁 棺有翰檜 旁飾上飾皆王禮

三年 晉作六軍 僭王也

襄公十四年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 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 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 楚伯州

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

三十二年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
周魏子南面 居君位 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
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 音餘煩 斂 美玉君所佩 仲梁懷弗與
哀公十七年 良夫 衛渾良夫 乘衷甸 時證反 兩牡紫衣 君服 狐裘至

遊覽

隱公五年 經春公矢魚于棠 高平方與縣北有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 ○ 公將如
棠觀魚者 孔疏捕魚謂之魚 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
陳魚而觀之

莊公八年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 扶云反 齊地
二十三年 經夏公如齊觀社 因祭社蒐軍實故往觀之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
文公十八年 夏五月公 齊懿公 游于申池
成公十七年 公 晉厲公 遊于匠麗氏 嬖大夫家
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昭公四年 仲 叔孫豹子仲壬 與公御萊書觀于公 遊觀于公宮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靈公子郢 僕
二十六年 冬十月公 宋景公 游于空澤 宋邑
二十七年 公游于陵阪

疾病

隱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章欲反 殤公焉
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 僖伯稱疾不從
桓公十八年 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
莊公十九年 楚子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
三十二年 公疾問後于叔牙
僖公八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十六年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二十三年 懷公執狐突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二十六年 夔子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 楚適子有疾不得嗣位 鬼神弗赦而自
竄于夔
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文公十六年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 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疾也
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 將以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宣公二年 初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三年 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

八年 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秋郤缺廢胥克

十二年 河魚腹疾奈何

十五年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成公六年 韓獻子對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疾疢）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治偽反）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十年 晉侯有疾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公疾病（晉景公）求醫于秦　公夢疾爲二豎子其一曰居肓

（肓音荒）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　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去聲腹滿）如廁陷而卒

十四年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

襄公二年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三年 楚子重伐吳克鳩茲吳人獲鄧廖伐楚取駕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

七年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韓厥長子）將立之辭曰詩曰起也（穆子弟起宣子）

十年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樂）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去聲）疾卜桑林見（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晉侯有間

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

十八年 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十九年 荀偃癉（音旦）疽生瘍（音羊）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 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以疾辭方暑闕（求月反）地下冰而牀焉重（平聲）繭衣（去聲）裘鮮（上聲）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

二十三年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美疢不如惡石疢之美其毒滋多

二十四年 晉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其有惡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 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問疾遂弒之

二十七年 崔成崔杼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東郭姜所生

二十八年 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無宇父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
疾病請歸乃使歸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二十九年 公冶季氏屬大夫致其邑於季氏及疾聚其臣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
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

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於
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反湫集也底底滯也以露露羸也
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
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
矣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趙孟曰何謂
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為蠱穀
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二年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鄭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

四年 諸侯如楚衞侯辭以疾

叔孫穆子田於丘蕕遂遇疾焉 疾急命召仲穆子之子仲壬奔齊
牛豎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叔孫氏宰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怒

之使殺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置饋于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
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
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孟縶衞靈公兄之足不良弱行跛也 弱足者居

十八年 陳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
十年 齊子尾疾于公宮輦而歸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于南
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
十九年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
二十年 宋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
齊侯疥音戒遂痁失廉反瘧疾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

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
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音亦鐘名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今鐘槬
戶化反 矣王心弗堪
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王有心疾
二十三年 經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六年 王子朝告于諸侯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惡疾也 諸侯莫
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二十七年 光僞足疾吳公子 入于堀室
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定公四年 晉荀寅言于范獻子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九年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
哀公元年 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二年 繁羽御趙羅二子晉大夫 羅無勇麇丘隕反束縛也之吏詰之御對曰
痁作而伏鐵戰子
三年 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
五年 公曰齊景公 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六年 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
何益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十一年 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
焉者未之有也
十四年 齊陳逆殺人遂執以入執逆 陳氏方睦使疾而遺去聲之潘音翻
沐米汁可以沐頭 備酒肉焉
二十五年 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衛侯輒 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
之君將㱿許角反之

夢

僖公四年 驪姬謂大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大子母必速祭之
十五年 秦伯曰獲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二十八年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柔物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
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麋通作湄水草之交弗致也
三十一年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奪予享公命
祀相甯武子不可

宣公三年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其乙反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
儵音儔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十五年 顆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二年 韓厥夢子輿韓厥父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五年 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祭之之明
日而亡得放逐爲福
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晉侯殺趙同趙
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
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音荒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
廁遂以爲殉
十六年 呂錡音綺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或與己瓊瑰瓊玉瑰珠食之含象泣而爲瓊瑰

淚下化爲珠玉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
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
于貍脤脤市軫反而占之曰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襄公十八年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公以戈擊之
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音捧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巫皋名夢
並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同巫曰必死
昭公元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又作娠音申大叔成王弟叔虞夢帝謂己
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

昭四年
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
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許穢反)號之曰牛助
予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七年
楚遠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愼曰君不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
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
何厲鬼也

鄭人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
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
卒
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衛靈公也夢時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
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十七年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二十五年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己與平公服
而相之 宋公遂行卒于曲棘
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
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哀公七年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
十七年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
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
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
二十六年
宋景公卒大尹立啓(得之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

己爲烏而集于其上咮(音晝)加於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
夢美必立

卜筮

桓公十一年
莫敖曰卜之對曰(鬭廉)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龜曰卜)
莊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陳大夫)卜妻(去聲)敬仲(陳公子完)其妻占之曰吉 其少也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蓍曰筮) 遇觀之否
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
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閔公元年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昌公
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友遂以命之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
故象長數短 弗聽
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卜右 晉侯車右 慶鄭吉弗使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
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孔疏既生形象而後滋多 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
是占勿從何益
十七年 惠公之在梁也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十九年 衛大旱卜有事 祭也 於山川不吉

二十五年 將納王晉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
二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
三十一年 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不吉也 乃免牲 禮不卜常祀 必其時
而卜其牲日 卜牲與日 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文公十一年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民苟

利矣吉莫如之
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 將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尚無及期 欲令先師期死 惠伯令龜 以卜事告龜 卜楚丘占之曰齊
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先齊侯終 令龜有咎 言令龜者亦有凶咎
宣公三年 經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
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八年 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十二年 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成公七年 經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十年 經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十六年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十七年 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襄公七年 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九年 穆姜成公母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周禮大卜掌三易三易皆以七八爲占姜氏希轍曰揲蓍之法遇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穆姜得艮卦初三四五上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爲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

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戶交反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 及著雍疾卜桑林見祟見于卜兆

鄭皇耳侵衞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

十一年 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十三年 鄭石㚟救晷反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 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射音石犬吉

二十五年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使爲己取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變巽 風隕妻不可娶也崔子曰嫠也寡婦 何害

二十八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慶舍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

從無宇文子之子 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封示之兆曰死乃使歸

三十一年 穆叔曰年鈞擇義義鈞則卜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三年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五年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 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火也艮山也純離爲牛謙不足

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
王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
之（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　且吳社稷是卜豈爲
一人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七年

孟縶（衛靈公兄）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
衛國主其社稷（令書辭）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
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康叔命之二

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

十年

齊欒高氏伐虎門（公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公旗名）率吉

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判也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孔疏枚是籌之名尚書枚卜功臣謂人下一籌）
卜之（此畔前空下蒯使筮之也）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嘗學之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
敗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
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
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
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
闕也筮雖吉未也

十三年

觀從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初靈王（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
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
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

二十五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音旅）以卜爲信與僭僭
吉　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三十二年

史墨曰昔成季友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
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

定公四年

楚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
卜與之不吉

九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將助齊）卜過之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十五年

經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哀公元年

經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

謀爰契我龜大雅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始納衞大子卜得吉兆

六年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服氏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水因兆而細曲者爲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

十年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

十七年 晉趙鞅國衞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衞簡子曰我卜伐衞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遂圍陳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衞侯夢渾良夫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不敢實對懼難而逃衞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

十八年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末爲令尹時觀瞻曰楚開卜大夫如志得吉兆如其志故命之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子國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二十三年 晉荀瑤知伯襄子伐齊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

二十七年 陳成子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御

僖公十年 狐突適下國遇大子申生大子使登僕而告之狐突本爲申生御

十五年 梁由靡御韓簡輅五嫁反迎也秦伯將止之鄭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文公十一年 初鄋瞞伐宋樂之耏音而班御皇父充石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穀甥牛父皆死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

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昌欲反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僕御也公游于申池乃謀弑懿公

宣公二年
宋華元殺羊食(音嗣)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十二年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驅疾也)摩壘(近也)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音鄒)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兩飾也孔疏謂隨宜刷刮)掉鞅而還(掉正也示閑暇)
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晉解(音蟹)張御郤克郤克傷于矢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豈敢言病
左并轡右援枹(音浮)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韓厥夢子輿(韓厥父)謂己且辟左右故中御(居中代御者)而從

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
非禮也 鄭周父御佐車載齊侯以免
十六年
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
十八年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弁糾御戎校正屬焉(校正主馬)使
訓諸御知義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程鄭爲乘
馬御(乘車之僕)六騶(六閑之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襄公十四年
公出奔齊(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庾公差)射兩軥(其俱反)而還
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

射之貫臂
二十三年
自御而歸不能當道(楚薳子馮懼意不在御)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
射犬(音石)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音嗣)之使
御廣車(兵車)而行己皆乘(平聲)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于
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
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笑曰公孫之亟也(言性急不能受屈)
二十五年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
二十七年
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嫳(盧蒲嫳)
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三十一年
子產曰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昭公元年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
二十一年
子雔御呂封人華豹 子雔請一矢(華豹既死)
二十八年
昔賈大夫惡(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

定公七年 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

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

八年 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己于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違

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

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得入

哀公二年 衛侯遊于郊子南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

郵良曰郵良卽王良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止使不絶我御之上也戰于

鐵

三年 司鐸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十一年 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

十五年 良夫與大子蒯聵入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郭重僕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

也季孫曰請飲彘也

奕

襄公二十五年 衛大叔文子曰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淫亂

桓公二年 宋督督華攻孔氏殺孔父孔父嘉而取其妻

十六年 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十八年 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莊公二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反書姦也

五年 經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 經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齊志也

經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 蔡哀侯繩譽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

十九年 經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往

二十年 經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八年 晉獻公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

閔公二年 共仲莊公子慶父通於哀姜僖公母

初惠公衛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烝於宣

姜不可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

僖公十五年
晉侯烝於賈君獻公次妃

二十四年
甘昭公王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周惠王所立后王替隗氏
替廢也　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文公六年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懷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趙孟曰辰
嬴賤且為二嬖淫也

七年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襄仲穆伯從父昆弟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
自為娶之

十六年
宋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鮑嫡祖母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乃助
之施

十八年
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宣公三年
鄭文公報鄭子之妃文公叔父子儀曰陳嬀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
子臧

四年
鬬伯比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

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女乙反近身衣服以
戲于朝

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音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貪色
為淫淫為大罰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其子
黑要襄老子烝焉巫臣使道焉道夏姬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
召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
使屈巫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四年
晉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十一年
晉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十六年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成公母
齊聲孟子齊靈公母通僑如僑如奔齊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巷門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慚臥
于家夫人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

襄公二十一年
晉欒桓子之妻欒祁桓子妻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言亂甚

二十三年
鄭游眅呼板反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二十五年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崔杼以弔焉
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莒子朝
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

二十六年　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
者恒有子禍

齊慶封與慶舍（封子）政則以其內實（寶物妻妾也）遷于盧蒲嫳氏
易內而飲酒

三十年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

昭公十九年　楚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大子）可室矣王爲
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二十年　衛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二十五年　季公鳥死季公亥（公鳥弟即公若）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妻
抶（敕乙反）已以示秦遄之妻（公鳥妹）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
而抶余又訴于公甫（季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平聲）余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

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
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大
子羞之

哀公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去聲）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音房）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十一年　衛大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十五年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

盜竊

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去聲下同）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奔時）
盡用以求納之

文公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
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矣莒僕（莒大子）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宣公四年　楚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
盡于是矣（伯棼射王）

十六年　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羊舌職曰禹稱（舉也）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襄公二十一年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
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

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三十一年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

昭公七年

士文伯讓之（子產壞館垣）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

無宇辭曰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音歐刑書）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

二十年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音丸蒲）之澤

大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二十五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音旅）以卜為信與僭

定公三年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八年

經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二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摘錄

典禮門

禮制

隱公元年

祭（側界反）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七南反）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五年

臧僖伯曰春蒐（所求反）夏苗秋獮（息淺反）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三年大習）入而振旅（整衆而還）歸而飲至（飲于廟）以數軍實（數車徒器械及所獲）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祭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飾法度之器）

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十六人）士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七年

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亡者之）

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去聲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桓公二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去聲爵飲酒策勳焉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禮也

晉師服曰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士有隸子弟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扶問反親七刃反皆有等衰初危反

三年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十五年

諸侯不貢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十八年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十一年

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無凶則常稱寡人

二十三年

曹劌曰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于策

二十四年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以示敬

二十五年

唯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之朔慝陰氣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凡天災日月食水火也有幣無牲祈請而已非日月之眚猶災也不鼓

二十七年

天子非展義宣布德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閔公二年

晉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宜社之肉於社

僖公五年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八年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

十九年

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

二十二年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

二十三年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二十五年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二十九年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一年 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

三十三年 作主凡卒哭而祔（既葬反虞曰卒哭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祔而作主（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於主（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于廟）烝嘗禘於廟（常祀如舊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文公元年 凡君卽位卿出並聘

十五年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宣公八年 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十六年 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以示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成公八年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襄公元年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十二年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于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于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

十四年 成國（大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十九年 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

二十五年 子產獻捷于晉對曰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音祈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

三十年 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

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

三十一年 穆叔曰世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昭公元年 子產曰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四年 申豐對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二月）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禳除凶邪將御至尊）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謂在朝治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五年

楚薳啓彊曰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頫有璋（臣爲君使執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狩）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衣服車馬）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七年

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降多）古之制也

十二年

叔向曰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去聲）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職貢者）

十五年

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除喪當在卒哭）

十七年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　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二十年

虞人辭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二十三年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

二十五年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游吉）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二十六年

王子朝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晏子對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

(三十年)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

(定公四年)衛子魚曰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十年)孔子曰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嘉樂不野合(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

(十五年)陳芋尹蓋對曰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

郊

(桓公五年)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之月)

(僖公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猶者可止之辭)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于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宣公三年)經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牛雖傷死郊不可廢)

(成公七年)經春王正月鼷(音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經夏不郊猶三望

(十年)經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卜常祀不郊皆非禮)

(十七年)經九月辛丑用郊(九月郊祭非禮)

(襄公七年)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經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經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經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經夏四月辛巳郊

社

(莊公二十三年)經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

(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閔公二年)晉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脤(市軫反宜社之肉)於社(出兵祭社名爲宜)

(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音雖)之社(蓋殺人而用祭)

(成公十三年)會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襄公二十四年 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
之祭社因閱數軍器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陳侯免音問擁社抱社主示服
三十年 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譆譆許其反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昭公十年 平子伐莒取郠音梗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殷社以人祭
十八年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
定公六年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哀公四年 經六月辛丑亳社災
七年 師遂入邾魯師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
請待公孫彊許之

祭祀

隱公三年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
葦泂酌昭忠信也雖薄物可用
五年 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惠公夫人○服氏虔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初獻六羽
八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易
許田成王賜周公爲魯國朝宿之邑
十一年 十一月公祭鐘巫齊側皆反于社圃館于寪于委反氏
桓公元年 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
二年 臧哀伯諫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五年 經大雩僖十一 十三 成三 七 襄五 八 十六
十四 十七 二十八 昭三 六 八 十六 二十
元 七秋 二十五七月上辛 又季辛 定
又九月 十二 哀十五同 凡祀啟蟄
而郊夏正建寅之月龍見而雩建巳之月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過則書
六年 隨季梁曰祝史正辭信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音全肥腯徒忽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
滋也謂其不疾瘯七木反蠡力果反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
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
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
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八年 經春正月己卯烝

十四年 經夏五月丁丑烝

經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乙亥嘗　書不害也（災不及穀）

莊公十年 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平聲）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之類）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求賜土田之命）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

書請于梁氏也（請諱）

閔公二年 經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遷主遷入祧因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胡傳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速也（喪制未闋）

僖公四年 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驪姬謂大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大子母）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扶粉反）

五年 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宮之奇）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

八年 經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致新死之主于廟）秋禘而致哀姜焉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

十年 狐突適下國遇大子（申生）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二十一年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任音壬須句其俱反）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封近于濟故世祀之）邾人滅須句成風（僖公母須句成風家）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周大夫）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也）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

先王熊摯有疾（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於夔）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三十年

秋乃釋衛侯公入祀先君

三十一年

〈經〉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禮不卜常祀（必其時）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去聲 衛遷帝丘相夏后啟之孫居帝丘） 公命祀相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三年

特祀於主（特用喪禮祭於寢） 烝嘗禘於廟

文公二年

〈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 躋升也 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宜次閔下今升在上）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為失禮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知律反 后稷子）宋祖帝乙（微子父）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仲尼曰臧文仲作虛器（居蔡事） 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 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三不知也

五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

宣公三年

〈經〉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八年

〈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襄仲）卒于垂壬午猶繹（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 萬入去籥

十二年

楚師軍于邲遂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成公五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春原屏（屏步丁反 原同屏季嬰之兄）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七年

〈經〉不郊猶三望

十三年

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市軫反）

襄公二年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九年

宋災二師（左右師也）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四城）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晉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音晝 配食于火星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十六年 晉平公卽位烝于曲沃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三年喪畢之祭
二十二年 公孫僑對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音現 於嘗酎 直又反 傳
氏遜日嘗秋祭酎三重醇酒 與 音預 執燔焉 助祭
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 黑肱子子石 而使黜官薄
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 足以共祀盡
歸其餘邑
二十五年 齊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 他活反 弁 祭服 而死于崔氏
二十八年 齊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慶封子 涖

事麻嬰爲尸慶奊 戶結反 爲上獻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慶舍
王何以戈擊之遂殺慶繩 慶奊 麻嬰 慶封來奔叔孫穆
子食 音嗣 慶封慶封汜 芳劍反 祭 禮食有祭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叔曰濟澤之阿 言薄土 行潦之蘋藻 言賤菜 寘諸宗室 宗廟
季蘭尸之 服蘭之女而爲之主 敬也
三十年 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昭公元年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 堯也 不
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主祀參星

十二月晉既烝 冬祭 趙孟 趙武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趙衰武之曾祖廟在
南陽往會祭之 甲辰朔 十二月朔則晉烝當在前 烝于溫庚戌卒
四年 其出之也 出冰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
諸侯如楚公辭以時祭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使
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爲落 遠啓彊來召
公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道神 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
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

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
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
祀夏郊晉侯有間 病差也
十年 平子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十一年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十三年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

十五年 經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
容猛非祭也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遂滅陸渾
二十年 衛侯在平壽公孟（衛侯之兄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
擊公孟殺之
齊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

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固史
嚚以辭賓　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
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
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於鬼神
二十五年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
二十九年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蔡墨對）少皡氏有四
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
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列
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
以來祀之
定公八年 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
于僖公（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十四年 董安于縊而死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哀公六年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十三年 子服景伯謂大宰（吳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

告廟

隱公八年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先配而後祖（先逆婦而後告廟）　鍼子曰非
禮也
十一年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
桓公二年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勳焉禮也

閔公二年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
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武公廟）
文公六年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爲治民也）
十六年　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宣公二年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成公十八年　晉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晉悼公）辛巳朝于武宮

襄公十四年　公使祝宗告亡（衛獻公奔齊）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
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
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
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曰圍布几筵告于莊
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　共王圍之父）
十八年　火作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
定公七年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音掌）氏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

十九年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成冬乃告廟）

巡狩

莊公二十一年　王巡虢守（音狩　巡守于虢也　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
二十七年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僖公二十八年　經天王狩于河陽（李氏廉曰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也　穀梁傳水北爲陽山南爲陽）
昭公五年　遠啓疆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

朝

隱公四年　厚（衛石碏子）問定君于石子（石碏也）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
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
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八年　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十一年　經春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桓公二年　經滕子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五年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六年 經春正月寔來（淳于公也） 自曹來朝

七年 經冬紀侯來朝

九年 經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十五年 經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人皆附庸之世子）

莊公五年 經秋郳犁來來朝

十七年 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十八年 春虢公晉侯朝王

二十三年 曹劌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經蕭叔朝公

二十七年 經杞伯來朝

僖公五年 經杞伯姬來朝其子（諸以其子來朝）

七年 經夏小邾子來朝

十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四年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

二十年 經夏郜子來朝

二十二年 三月鄭伯如楚

二十五年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二十七年 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二十八年 經公朝於王所（王在踐土）

經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朝公在會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三年 冬公如齊朝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四年 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小雅）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十一年 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三年 冬公如晉朝

十五年 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字佐寡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大子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在位之中一

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 文

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宣公元年 經秋邾子來朝

三年 初鄭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

四年 經秋公如齊

五年 經春公如齊

九年 經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 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十四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

加貨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成公三年 齊侯朝于晉

四年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

六年 經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 曹宣公來朝

十二年 賓曰晉郤至如楚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

十八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 經邾子來朝

三年 公如晉始朝也

六年 經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七年 經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經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八年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十二年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二十一年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朝于楚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齊同盟也 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 湨古闃反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於嘗酎直又反 與執燔焉祭肉 間去聲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二十三年 陳侯如楚朝也
二十四年 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
二十五年 莒子朝于齊
二十八年 諸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去聲下同豈爲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宋公遂反
三十年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伯有朝公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
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昭公三年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經秋小邾子來朝
鄭伯如楚子產相
四年 椒舉言於楚子曰康有酆宮之朝酆在鄠縣康王於是朝諸侯○今屬西安府
五年 經公如晉
楚薳啟彊曰小有述職諸侯朝天子 大有巡功
十二年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

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子河

十七年 經春小邾子來朝

經秋郯子來朝

二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

定公十三年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十五年 經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哀公二年 經滕子來朝

十三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

二十七年 晉伐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聘

隱公七年 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 經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公三年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四年 經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五年 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 經天王使家父來聘

九年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音憂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

莊公二十三年 經祭叔來聘

經荊人來聘

二十五年 經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經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聘魯出朝聘皆書如

僖公五年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七年 經公子友如齊

十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十三年 齊侯使仲孫湫子小反聘于周

經冬公子友如齊

十五年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

二十八年 經公子遂如齊

三十年 經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報宰周公遂初聘于晉自周聘晉

三十三年 經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公元年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四年 經衛侯使甯俞來聘

五年 經夏公孫敖如晉
晉陽處父聘于衛
六年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因聘而自娶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
九年 經冬楚子使椒來聘
十一年 經公子遂如宋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宣公九年 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 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
之

十年 經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經齊侯使國佐來聘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皮冰反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去聲宋抶宋公僕曰
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
申舟子以託王而行及宋宋人殺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

十八年 經公孫歸父如晉
成公二年 役使屈巫申公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三年 經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 經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五年 經仲孫蔑如宋
六年 經公孫嬰齊如晉
八年 經晉侯使士燮來聘
十一年 經晉侯使郤犨來聘

經夏季孫行父如晉
經秋叔孫僑如如齊 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罷音皮如晉聘
十三年 晉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周晉襄公曾孫
十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公元年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
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四年 經夏叔孫豹如晉

五年 經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六年 經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 經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八年 經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
九年 經夏季孫宿如晉
十二年 經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十六年 經冬叔孫豹如晉
二十年 經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
經季孫宿如宋
二十四年 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
經叔孫豹如京師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二十六年 衛孫嘉聘於齊
經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召公也
秋楚客聘於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
於戾使夏（子西名）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歸時事四時貢職）
二十七年 經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二十九年 經晉侯使士鞅來聘
經吳子使札來聘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
於齊聘於鄭適衛適晉

經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經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子蕩）來聘 通嗣君也（郟敖即位）
三十一年 吳子使屈狐庸（巫臣子）聘於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
昭公元年 春楚公子圍聘於鄭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　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

二年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
於大史氏　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

經夏叔弓如晉

五年　楚薳啟彊曰朝聘有珪珪以為信

六年　徐儀楚聘於楚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

九年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十二年　經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十三年　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於鄭

十四年　晉士景伯如楚

十六年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

十九年　楚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改以為夫人遣謝秦

二十年　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衛地請將事行聘事
辭曰亡人不佞越在草莽齊豹之亂公如死鳥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　臣不敢貳主
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
宗祧在吉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

二十一年　經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

二十五年　春叔孫婼聘于宋

二十七年　吳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定公六年　宋樂祁言于景公曰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
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見溷樂祁子見於君立以為後而行

七年　衛使北宮結如齊

十年　經叔孫州仇如齊

哀公十二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　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六年　司徒期聘於越為衛悼公聘　公出公攻而奪之幣

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

會

隱公六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

九年　經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　經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十一年　經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桓公元年　經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　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經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三年　經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經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六年　經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八年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

十年　經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十一年　經公會宋公于夫扶音鍾
經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　經公會宋公于虛
經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　經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五年　經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十六年　經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十八年　公會齊侯于濼

齊侯師于首止討鄭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已
莊公十三年　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以平宋亂
十四年　經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絹　宋服故也
十五年　經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始霸也
二十三年　曹劌諫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二十七年　經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公元年　經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九年　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一年　經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五年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六年　經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
十七年　齊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
二十一年　經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地執宋
公以伐宋
二十四年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二十八年　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
文公元年 經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十一年 經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十三年 經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徒荅反
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七年 經諸侯會于扈　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宣公元年 經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定公位
七年 經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十四年 經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 經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成公二年 公會晉師於上鄍
經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五年 經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九年 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十二年 經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

成故也
十五年 經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十六年 經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襄公二年 經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鄭故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
牢鄭人乃成
五年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

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七年 經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于軌反
八年 經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命
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
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十年 經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 莊加反　齊高厚相太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
十一年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
十四年 經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為吳謀楚也
經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謀定衛也
十六年 經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三　典禮　會　四十

伯小邾子于溴梁
十九年 經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一年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　錮欒氏也 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 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
二十四年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七年 經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九年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三十年 經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 市然反 淵宋災故　既而無歸于宋不
書魯大夫諱之也
昭公四年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三　典禮　會　四十一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 向戌 與
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六　椒舉曰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
五年 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九年 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 經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斬反　謀救蔡也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十三年 晉以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二十五年 經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
二十七年 經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三十二年 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公八年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十年 經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經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 經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
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
經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經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
哀公六年 經叔還會吳于柤(莊加反)
七年 經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 經公會吳于橐皋
經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子
鄖
十三年 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二十年 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

盟

隱公元年 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
經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立而求成焉
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二年 經紀子帛(子帛裂繻字○程子曰闕文也公穀皆作伯)莒子盟于密
三年 經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

六年 經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七年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
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色洽反)如忘(去聲)洩伯曰
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
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八年 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經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十年 公會齊侯鄭伯盟于鄧為師期(伐宋)
桓公元年 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三年 經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而不歃血）

八年 隨及楚平乃盟而還

十一年 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鄖人軍于蒲騷遂敗鄖師於蒲騷

卒盟而還

鄭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經柔（魯大夫）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二年 經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古侯反）瀆之邱（即穀邱）宋公

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

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楚伐絞爲城下之盟而還

十四年 經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

十七年 經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經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反）

莊公 遂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

九年 經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其器反）

十三年 經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

十六年 經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十九年 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二十二年 經及齊高傒盟于防

二十三年 經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七年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

閔公元年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二年 經冬齊高子來盟

僖公元年 盟于犖（即檉）謀救鄭也

二年 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服江黃也

三年 經公子友如齊涖盟

四年 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年 經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六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七年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謀鄭

故也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八年 經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 鄭伯乞盟　謀王室也

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十五年 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十九年 經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

用之

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 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經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四年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二十五年 秦人過析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經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 經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展喜對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二十七年 經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晉欒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經陳侯如會（來不及盟）

二十九年 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 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

文公二年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經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三年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七年 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 經公孫敖如莒涖盟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

十年 經及蘇子盟于女栗（音汝栗蘇子周卿士）

十三年 經公及晉侯盟

十四年 經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
城　從于楚者服（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十五年 經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以城下之
盟而還
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受賂不能討齊）

十六年 經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音西）邱

十七年 經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公元年 宋文公受盟于晉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

三年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鄭石癸曰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盟于大
宮而立之

七年 經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
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
不與盟以賂免

八年 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十一年 經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潘尫（烏黃反楚大夫）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

十二年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十五年 宋華元夜入楚師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
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十七年 經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討貳也盟于
卷（音權）楚（卽斷道）　辭齊人

十八年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成公元年 經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二年 經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
楚盟

三年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

五年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七年　蟲牢　鄭服也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
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十年　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

十一年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犨來聘且涖盟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周公楚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音絹)而入
秦晉為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
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
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晉
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　鄭公子班反軍于市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
之

十五年　經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
于戚

十六年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經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
孫僑如而盟之

十七年　經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會伐鄭)
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八年　晉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
經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他丁

反○或云即宋之虛)

襄公三年　經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勑居反)
晉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以謀不協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耏(音而水名)外
經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五年　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七年 經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九年 同盟于戲鄭服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乃及楚平公子罷（音皮）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十年 鄭會涉潁與楚人盟

瑕禽（伯輿之大夫）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雜犬）

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四年 衛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十五年 經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十九年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二十年 經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二十三年 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二十五年 崔杼慶封盟國人于大宮

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會于夷儀之歲（二十四年）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七年 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楚公子黑肱）盟以齊言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
楚薳罷（音皮）如晉涖盟
二十九年 經杞子來盟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三十年 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子産如陳涖盟
壬寅子産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

人之盟己也怒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奔晉駟帶（子上）
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
大夫
昭公元年 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
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
之三月甲辰盟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
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
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四年 椒舉曰周幽爲大室之盟
七年 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經叔孫婼如齊涖盟
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　泉丘人有女奔僖子其僚
從之（鄰女爲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
十三年 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
入襲蔡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
之矣　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經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請待閒而
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
十六年 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十九年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二十年 公（宋元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爲質
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衛靈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本與齊氏
同謀故）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二十二年 齊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 盟羣王子于單氏
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 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
二十五年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
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 經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音專)陵 謀納公也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
定公三年 經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 經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楚子奔隨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五年 陽虎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六年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七年 經齊侯鄭伯盟于鹹
經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
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子對反) 衛侯之手及捥

(血至捥) 衛侯怒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九年 經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年 宋公使向巢如晉盟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將盟
十一年 經叔還如鄭涖盟
十二年 經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三年 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 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
哀公元年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音鉤)

六年 齊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遂誣鮑子
曰子之命也 乃受盟
八年 吳伐我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載書)造於萊門吳人
盟而還
及齊平 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
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
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

改曰盟何益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

十四年 齊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十五年 孔氏之豎渾良夫適于內大子蒯聵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　遂入適伯姬氏孔伯姬杖戈而先迫孔悝于廁强盟之

十六年 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十七年 衛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强盟之

公會齊侯盟于蒙　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

二十一年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五年 公衛侯輒使優狡盟拳彌衛大夫

二十六年 宋大尹使召六子六卿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　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來聘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遇

隱公四年 經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

八年 經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宋公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

莊公四年 經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 經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年 經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二年 經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僖公十四年 經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四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典禮門

禮數

隱公五年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桓公九年 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莊公八年 齊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

十八年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音角)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僖公四年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十二年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二十二年 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

二十四年 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九年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去聲好貨也)

三十年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在感反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絕國之禮有數今過之)

十二年 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音圭)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成公三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於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音懸)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

十三年 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去聲)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輔相威儀者)而重賄之

襄公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去聲)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

三十一年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衛襄公過鄭印段迋(于況反)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昭公元年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

三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六年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二十一年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鮑國三命法當三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

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周禮上公九牢諸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

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

二十七年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儀

隱公十一年 賓有禮主則擇之

桓公元年 冬鄭伯拜盟越之盟

二年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六年 九月子同生莊公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陳氏澔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卜士負之士妻食音嗣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

月君夫人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

莊公十年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

息侯聞之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十一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二十二年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諸侯朝王陳贄幣旅陳也百言物備

二十四年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去聲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十五年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二十三年 公子賦河水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秦穆公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稽首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七年 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

二十八年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三十一年 經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歸父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文公元年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楚子欲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潘崇曰享江芊氏

反成王妹嫁于江 史記以爲成王妾 ○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三年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請成于晉 二年爲衛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 小雅 莊叔以公降拜 謝以公比君子 曰小國
受命于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
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

四年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夏衛侯如晉拜

十三年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 鄭大夫 賦載馳之四章 鄘風 文子 季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 小雅 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

十五年 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
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宣公元年 經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得會也

成公元年 單襄公如晉拜成

二年 韓厥執縶馬前 從齊侯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韓之戰

三年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

六年 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 公子偃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 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七年 經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

九年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謝前年救鄭之師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大雅 文子喻宋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 伯姬母 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
趨風 疾如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 遺也 之以弓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不敢拜命 介者不拜 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肅手至地 三肅使者而退

十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公朝 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襄公二年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
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
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七年

衛孫文子(林父)來聘公登亦登(禮登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去聲)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詩曰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召南)謂從者也(從順行)衛而委蛇必折(傳氏選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將會于鄬(于軌反)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

十二年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

二十四年

經　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去聲)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二十五年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鄭子展子產入陳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二十六年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

齊侯鄭伯如晉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雅)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將以酬賓)

昭公元年

趙孟賦常棣(小雅)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子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

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韓子賦角弓(小雅)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三年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子豐段之父)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

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
禮終始乎
四年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
使問禮于左師（宋向戌）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
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 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王使
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
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
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六年 經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
楚公子弃疾如晉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
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勞）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如見楚王共而有禮） 見
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
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邪也）我衷（正也）若
何效辟乃逆之
七年 齊侯如晉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
楚不能答郊勞
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弓名也） 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
見公公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

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不能相禮為己病） 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在二十四年）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子聖人之後也（殷湯後）
我若獲沒必屬說（音悅南宮敬叔）與何忌（孟懿子） 於夫子使事
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八年 經叔弓如晉 賀虒（音斯）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虒祁也
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敢不

共俗孔張後至立於客間（禮大夫立於東夾南面）執政（掌位列者）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音縣樂肆）間客從而笑之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十九年　逆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二十五年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二十八年　公如晉使請逆於晉晉人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非禮也

定公四年　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

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哀公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二十一年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齊侯為公稽首不見荅）因歌之

二十四年　公子荆（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武公敖也）孝惠娶于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班列

隱公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載書）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

長滕侯

桓公六年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文公六年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懷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杜祁（公子雍之母）以君（襄公）故讓偪姞（襄公之母）而上之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杜祁本班）

二在

成公二年　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

其下乎

三年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二等）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

十八年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

襄公十年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十五年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十九年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圭嬀宋子皆鄭穆公妾）

二十六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語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

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公國子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國子之受三邑）

三十年 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昭公元年 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

二年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晉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晉邑）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劉氏炫曰言當畏于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致此辱）

五年 卜楚丘曰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

七年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下大夫也爲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十一年 叔向曰朝有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

十三年 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爵列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適客後又禦之適縣縣音懸樂肆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諫子產曰孔

張失位子之恥也子產怒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

二十一年 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昭子歎曰蔡其亡乎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定公四年 及皋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衛祝佗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祝佗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非尚年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乃長衛侯於盟

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十三年 會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先晉人

冠禮

成公二年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強其丈反

襄公九年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襄公時年十二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季武子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衛獻公之曾祖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昏姻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宋武公女魯桓公母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二年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經〕紀裂繻來逆女　卿爲君逆也

三年 〔經〕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又娶于陳曰厲嬀九危反

七年 〔經〕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娣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

八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以嬀氏歸入于鄭陳鍼其廉反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逆婦必先告祖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

十一年 鄭伯曰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桓公三年 〔經〕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六年 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

八年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

九年 〔經〕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一年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爲公娶鄧曼宋雍氏女去聲以女妻人曰女於鄭莊公曰雍姞其吉女

十六年 衛宣公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

莊公元年 〔經〕夏單伯逆王姬　〔經〕王姬歸于齊

十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

十一年 〔經〕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　齊侯來逆共姬

十八年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二十二年 初懿氏陳大夫卜妻去聲敬仲陳公子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經〕冬公如齊納幣親納幣非禮

二十四年 〔經〕夏公如齊逆女

〔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二十五年 〔經〕伯姬歸于杞

二十七年 〔經〕莒慶來逆叔姬

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賈姬姓國也）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
之
五年 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
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
其繇（音胄）曰士刲（苦圭反）羊亦無衁（音荒血也）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歸妹上六爻辭）
十七年 晉大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
伯妻之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取季隗（五罪反）以叔隗妻趙衰及齊齊桓公妻
之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
二十四年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二十五年 經宋蕩伯姬來逆婦（自為其子來逆）
三十一年 經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為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 經公子遂如齊納幣 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
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 經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 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

六年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因聘而自為娶）
七年 穆伯（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
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敖從父昆弟）聘焉
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
之
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立其娣為夫人）公許之
十四年 子叔姬妃（音配）齊昭公
宣公元年 經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三年 初鄭文公又娶于江又娶于蘇

四年 初若敖娶于䢵（音云國名）生鬭伯比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
之女生子文焉弃諸夢中虎乳之遂使收之以其女妻
伯比
五年 經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經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 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六年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十四年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免于伐） 衛人以為成勞復

寘其子（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

成公二年

楚王以夏姬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巫臣使道焉（道夏姬）曰歸吾聘女　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夏姬鄭女）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使屈巫（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奔晉

五年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

八年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

經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聘共姬

也

九年

經二月伯姬歸于宋

經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十一年

聲伯之母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宣公夫人）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十四年

經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經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十八年

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之（結成也）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

十五年

經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

二十一年

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二年

欒桓子（欒黶）娶于范宣子

鄭游眅（呼板反）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于吳

初臧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二十五年

齊棠公死偃御武子（崔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棠姜東郭偃之姊）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齊桓公偃之祖）不可（同姜姓）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妻不可娶也崔子曰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子產獻捷于晉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

二十六年 伍舉娶于王子牟

二十八年 盧蒲癸臣子之（慶封子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

三十年 蔡景侯爲大子般（音班）娶于楚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鄭欲于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故曰野賜）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音羔弓衣）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采用雁）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公孫黑）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公孫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孔疏夫道當剛強婦道當柔弱也）適子南氏

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夏四月韓須（韓起之子）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欲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劉氏炫曰昏禮諸侯以下當親逆有故得使卿上卿也凡例云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于逆者一等送從逆班言卑于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畏晉改易禮制）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繼少姜）曰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君若不

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言正整選擇）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既成昏晏子受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于國氏　歸未逆國姜子明（齊大

夫公孫明取之
五年 楚屈生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七年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
齊燕平燕與齊平燕人歸燕姬
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
十九年 楚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太子可室矣王為
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
秦

鄭子游娶于晉大夫
二十五年 季公若之姊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初季公鳥娶于齊鮑文子
二十八年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曰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晉有仍氏生女黰之忍反黑而甚美樂正后
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謂之封豕女何以為哉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定公五年 楚王將嫁季芊楚王妹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
建負我矣王奔郥鍾建負以從以妻鍾建
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
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
哀公元年 伍員曰昔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有虞君也於是妻之
以二姚而邑諸綸
三年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
八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十一年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衛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
之
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
酒遂聘之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
二十四年 宗人釁夏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于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媵

莊公十九年 經秋公子結媵以證反陳人之婦于鄄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結以其庶女媵之

僖公五年 晉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成公八年 經衛人來媵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 經晉人來媵媵伯姬也

十年 經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媵非禮

襄公十二年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郊勞

僖公二十二年 鄭文夫人羋彌爾反氏楚女姜氏齊女勞去聲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

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苦報反師勞齊師 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文公十年 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宣公三年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襄公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子產曰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往于況反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公過鄭與楚如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昭公元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

二年 叔孫歸號舍歸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

五年 楚子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

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

楚薳啟疆曰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 韓起反送女如楚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奉使君命未反禮也

六年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七年 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勞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

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 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

楚不能荅郊勞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胥犴音岸勞王于豫章之汭
定公五年 季桓子行下孟反東野及費子洩公山不狃爲費宰逆勞于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輕子洩子洩怒
哀公十五年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
使大宰嚭勞且辭
宴享
桓公九年 曹大子來朝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
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八年 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
莊公四年 經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直書以見其失
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十八年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觀羣后始行饗禮先置醴酒飲宴則命以幣物
宥助也助歡敬之意
二十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二十一年 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
僖公十二年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二十二年 楚子入饗于鄭九獻用上公之禮 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 加籩豆
六品食物六品加于籩豆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他日
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二十四年 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
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
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二十五年 將納王晉侯筮之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
饗吉孰大焉 王入于王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二十八年 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饗醴命晉侯宥
二十九年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
三十年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在感反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元年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
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
成王妹嫁于江。史記以爲成王妾從之江芈怒
三年 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四年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　昔諸侯朝
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十三年 公如晉朝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棐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

宣公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烝升也孔疏切
肉爲殽乃升于俎　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故怪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薦之所以示儉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去聲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

三年 齊侯朝于晉晉侯享齊侯

五年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

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音懸
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擊鐘而奏樂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施去聲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諸侯閒音閑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四年 衛侯享苦成叔晉郤犨甯惠子相佐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
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叔孫豹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

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魯
及時共討鄭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

九年 公送晉侯伐鄭還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賓以特牲

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十九年 諸侯還自沂上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

二十年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逆以入國）

（受享禮）　歸復命公享之

二十五年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

二十七年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合卿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公兼享晉

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

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

楚薳罷（音皮）如晉涖盟晉侯享之

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將以酬賓）

昭公元年　令尹（楚公子圍）享趙孟（趙孟之號）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

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

終乃宴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既享宴于季氏　自齊聘於

衛衛侯享之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　叔向

從之宴

四年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既享子產乃具田備

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

叔孫爲孟鍾曰爾（謂子孟丙）未際（未與諸大夫接）饗大夫以落之既具

（享禮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

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五年　楚薳啟疆曰宴有好（去聲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貨飧有陪鼎（陪加

也所以厚殷勤）

六年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固請徹加而後卒

事

七年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

十一年　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公享之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
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
宴中行穆子相投壺

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十六年 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

二十五年 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
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佐宴禮）退而告人曰哀樂而樂哀

皆喪心也

二十七年 夏四月光（吳公子）伏甲于堀室而享王

定公三年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
服之以享蔡侯

六年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晉人兼享之

十年 齊侯將享公（會夾谷）孔子謂梁丘據曰饗而既具是棄禮也
若其不具用秕稗（秕音鄙 稗皮賣反）也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
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十二年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哀公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數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
及魋先謀公請以鞌（魋邑）易薄（向公邑）公曰不可乃益鞌七
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公宴於五梧

饋問

桓公六年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

十四年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閔公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去聲）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三十匹也）

僖公十五年 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曹僖負羈乃饋盤飱寘璧焉
公子受飱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三十三年　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而執之）

文公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于魯追贈僖公並及成風）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音朔）于六卿之門

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十二年　楚樂伯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晉魏錡請戰而還潘黨逐之射一麋以顧獻

成公十六年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音運野饋曰餫）諸穀

十六年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攝飲焉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襄公二十六年　左師曰（宋向戌）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二十八年　齊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大帶）子產獻紵衣焉

昭公四年　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及宣伯（穆子之兄）奔齊饋之（饋宣伯）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六年　楚薳啟彊曰出有贈賄

六年　楚公子弃疾過鄭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十三年　會子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淫縱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

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皆獻馬焉　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二十九年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　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于齊侯遂入羔裘

定公六年　宋樂祁獻楊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晉趙簡子）

哀公十一年 會伐齊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

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告于吳王王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二十四年 晉伐齊臧石帥師會之餼臧石牛

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貢同）

投壺

昭公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直疑反　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水）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公孫傁（齊大夫）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四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五

典禮門

喪

隱公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呼阮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　公羊傳喪事有賵車馬曰賵）緩（惠公葬在秋前）且子氏未薨（仲子薨在二年）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顧氏炎武曰不當既窆反哭之時）豫凶事（在仲子）非禮也

眾父（音終　公子益師字）卒公不與（去聲）小斂（力驗反）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

三年 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音附）于姑（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

經秋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來求賻（音附　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公羊傳貨財曰賻）王未葬也

七年 凡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王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去聲）息民

十一年　〔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桓公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十八年　〔經〕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酉五月一日）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於樠（音朗）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釋例云郎漈水也○時秘王喪故爲奇兵）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濟漢而後發喪

三十二年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即喪位）次（舍也）于黨（音掌）氏共

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閔公二年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音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僖公元年　〔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四年　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加二等）禮也於是有以衮斂（去聲衮衣公服也）

七年　惠王崩襄王（大子鄭也）惡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九年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十七年　晉里克殺奚齊于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二十三年　杞成公卒不書名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

三十二年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文公二年　〔經〕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過葬十月）

三年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五年　王使榮叔來含（去聲珠玉曰含口實）且賵（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

六年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八年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莒女也）

十四年　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

穆伯請重賂以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

十五年

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 期年未已毁過喪禮 以爲請許之取而殯之 殯于孟氏之寢 齊人送之聲己 惠叔母 不視帷堂而哭 怨敖從莒女 襄仲 敖從父兄弟 欲勿哭 怨敖取其妻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宣公八年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胡傳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

九年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

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

十八年

經公孫歸父如晉　冬公薨子家 歸父字 還及笙 魯竟外 壇 音善 帷 除地爲壇而張帷 復命於介 使介反命于君 既復命袒括髮 以麻約髮 即位哭 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三踊而出遂奔齊

成公年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師還過衛 哭於大門之外 未復命故不敢成禮 衛人逆之 逆于門外設喪位 婦人哭于門內 喪位婦人哭于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至葬行此禮

九年

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

十年

經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 親弔非禮 晉人止公使送葬

十三年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二子皆曹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十四年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內音納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襄公四年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秋定姒薨 成公妾襄公母 不殯于廟無櫬 親身棺 不虞 不反哭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 爲定姒作櫬

季孫曰略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也 御止

五年

臧紇 恨發反 救鄫侵邾敗於狐駘 駘徒來反 國人逆喪者皆髽 髽側瓜反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 魯於是乎始髽

六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阼階西鄉

七年

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十二年

秋吳子壽夢卒 夢平聲 臨 力蔭反 於周廟 文王廟 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於城外向其國 同姓於宗廟 所出王之廟 同宗於祖廟 始封君之廟 同族 高祖以下 於禰廟 父廟 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爲鄭凡蔣茅胙祭側界反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

十三年
吳侵楚養叔養由基也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君子以
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

十五年
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子西也如晉奔喪

十六年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三年
喪畢之吉禘

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苴絰帶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古顔反屨草屨食鬻之六反居倚於綺反廬陸氏曰倚
東牆而爲之故曰倚廬寢苫傷廉反夏枕苫枕去聲草冬枕草

十九年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二十三年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禮也
孟孫孟莊子卒公鉏季武子庶長子奉羯居竭反孟莊子庶子立於戶側主喪季
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遂立羯臧
孫紇臧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莒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
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音預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

二十五年
齊棠公死偃棠東郭偃御武子崔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之

二十六年
衛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于郊伯國孫襄也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

二十七年
衛免餘公孫免餘衛大夫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
以亡衣枕並去聲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女鴆反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
冬楚人召之

二十八年
天王崩靈王也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十二月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于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
市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緩告非有事
宜直臣子怠慢

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前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欲依遣使之比公

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音列黍穰孔疏今所謂苕帚者或用葦穗或用黍穰先祓殯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

三十年

公冶季氏屬大夫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子晳伐伯有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伯有死於
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
在市側者

三十一年

公薨立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立公子裯直由反穆叔不欲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七雷反衰
衽而甚反爲兩燕尾綴于衽身傍所以掩裳際也　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

昭公元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晉趙孟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去聲乃復趙氏辭之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

二年

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未有
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

四年

申豐曰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六年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七年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
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小雅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
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
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八年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

九年

王有姻喪外親之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送死衣
晉荀盈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去聲下同工樂師師曠也曰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作樂
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
喪而作樂歡會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十年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
故辭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昭公叔孫昭子曰非禮也

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
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
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忘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
也

十二年 公如晉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
治也故辭公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
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十五年 春將禘于武公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故后雖期通謂三年○顧氏炎
武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是亦有三年之義）於是乎以喪
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
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孔疏遂由申也竟也雖為天子）

（當終日月）王雖弗遂（既葬而除）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二十年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女何弔焉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
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
定公元年 經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夏叔孫成子（叔孫婼之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音祈）而哭（不欲見叔
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

反（出奔）
四年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游吉）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去聲）
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音餘煩美玉君所佩）斂仲梁懷（亦季氏家臣）弗
與曰改步改玉（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八年 樂祁歸（六年晉執樂祁）卒于大行（音泰杭）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
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晉地）
九年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
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祁之子溷）謂桐門右師出

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子明遂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而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

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齊人也既入城闘死于門屋霤下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比殯三加襚與之犀軒卿車以犀皮爲飾也與直蓋車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跪也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十五年

經鄭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

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未葬而夫人薨頑子喪禮不赴不祔怠慢也

哀公五年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哀羣公子失所

十年

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昭公子與其嬖僮汪錡魚綺反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孔疏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

衛大叔疾也郎者處巢死焉殯於鄖巢鄖衛邑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死不赴不反哭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音問喪冠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去絰從主節制○濟氏遜日弔畢而適季氏拜者賓主之禮古弔無拜禮

十四年

齊陳豹欲爲子我鬬止也臣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

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音納袒免音問哭于衛聽共請聽命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

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貞子芊尹蓋陳大夫對曰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共具殯斂之用一日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音納之

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襄子家臣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二十三年 傳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桓子外祖母姓曹氏季康子使冉有弔

二十六年 宋景公游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近官有寵者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至以甲劫之乃盟于少寢之庭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二十七年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

葬

隱公元年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以桓爲大子讓而不敢爲喪主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

三年 經癸未葬宋穆公

五年 經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八年 經八月葬蔡宣公

桓公五年 經葬陳桓公

十年 經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 經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三年 經三月葬衛宣公

十五年 經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七年 經癸巳葬蔡桓侯

十八年 經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二年 經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三年 經夏四月葬宋莊公

經五月葬桓王　緩也

四年 經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

九年 經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十九年 傳楚子還及湫子小反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二十一年 經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二年 經癸丑葬我小君文美

二十四年 經葬曹莊公

二十七年 經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三十年 經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閔公元年 經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僖公二年 經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四年 經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加二等
七年 經冬葬曹昭公
九年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年 晉侯改葬共大子共音恭申生也
十二年 經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八年 經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
二十五年 經葬衛文公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五　典禮　葬　十六

二十七年 經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十三年 經癸巳葬晉文公　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敗
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楚伐鄭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古外反城之下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
葬僖公緩文元年四月葬僖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
文公元年 經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經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年 經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六年 經春葬許僖公

秦伯任好卒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行音杭鍼其廉反
虎爲殉以人從葬皆秦之良也
七年 經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宋六卿和公室昭公即位而葬葬宋成公
九年 經春毛伯衛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　王未葬也
經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莊叔如周葬襄
王
十四年 經葬曹共公
穆伯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五　典禮　葬　十七

十五年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
從之惠叔猶毀以爲請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皆以罪降
十七年 經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
十八年 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謝齊來會葬
宣公三年 經葬匡王
經葬鄭穆公
八年 經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日中而克葬宣公母也
旱無麻始用葛茀茀所以引柩殯以備火葬以下柩　禮卜葬先遠

曰辟不懷也

十年　經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二年　經春葬陳靈公

十四年　經葬曹文公

十七年　經夏葬許昭公

經葬蔡文公

成公元年　經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市忍反）炭（燒蛤為炭以瘞壙）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用人從葬）重（平聲）器備（多為明器）

三年　經辛亥葬衛穆公

經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　經葬鄭襄公

九年　經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十三年　經冬葬曹宣公

十五年　經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經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十八年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經丁未葬我君成公　書順也（五月而葬）

襄公二年　經春王正月葬簡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古雅反）以自為櫬與頌琴（欲以送終）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經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孔疏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欲使從送耳）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四年　經葬陳成公

經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也襄公母）

六年　經秋葬杞桓公

八年　經夏葬鄭僖公

九年 經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公母)

十五年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十九年 經葬曹成公

鄭公孫蠆卒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行葬禮)

經冬葬齊靈公

二十三年 經葬杞孝公

孟氏將辟(…也)藉除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

二十五年 崔杼弒其君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所甲反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九乘今皆降損)

二十六年 經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

八月卒于楚冬十月楚子伐鄭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八年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不十人不足以葬(崔氏不能令十八同心)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二十九年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

公冶(季氏屬大夫)致其邑於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

經秋九月葬衛獻公

三十年 經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卿共葬事禮過厚)

鄭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既而葬諸斗城(鄭地)

經冬十月葬蔡景公

三十一年 經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元年 經葬邾悼公

楚王疾公子圍弒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鄭游吉如楚葬郟敖

三年 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他立反)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

四年

經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椒之叔父]之忌敬子[叔弓也]不入[忌怨也爲之辟仇○一說忌忌日也]惠伯曰[子服椒也]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公使杜洩[叔孫氏宰]葬叔孫[豹]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去聲]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惜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王所賜叔孫車]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

以葬

五年

叔仲子謂季孫曰葬鮮[上聲]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能辟禍]

六年

經葬秦景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七年

經葬杞文公

經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經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　楚滅陳輿嬖袁克[輿衆也]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馬玉]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于顙而逃

十年

經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産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昭公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十一年

經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經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昭公母齊謚]　公不感晉士之送

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十二年

經五月葬鄭簡公　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北鄧反下棺○禮家作窆]弗毀則日中而塴子産曰諸侯之賓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

十三年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楚靈王]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棄疾即位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去聲]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他年芋尹申
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經冬十月葬蔡靈公復國成禮以葬
十四年 經秋葬曹武公
十五年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宴文伯荀躒也　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
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十六年 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經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八年 經秋葬曹平公
十九年 經冬葬許悼公
二十一年 經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大子朱失位不在適子位
二十二年 經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二十四年 經葬杞平公
二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如先君禮也
二十八年 經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經六月葬鄭定公

經冬葬滕悼公
三十年 經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　先王之制諸
侯之喪大夫送葬晉之喪事敝邑之間音閑先君有所助
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
三十一年 經秋葬薛獻公
定公元年 經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
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
三年 經秋葬邾莊公　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潔故內車及殉別為便
房蓋其遺命

四年 經六月葬陳惠公
經葬杞悼公
經葬劉文公
八年 經葬曹靖公
經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 經六月葬鄭獻公
經冬葬秦哀公
十二年 經夏葬薛襄公
十五年 經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

經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雨
不克襄事禮也
經辛巳葬定姒 定公夫人
哀公二年 經冬十月葬衛靈公
四年 經葬秦惠公
經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經葬滕頃公
五年 經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 齊悼公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

冒淳 地名
九年 經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 經葬齊悼公
經秋葬薛惠公
十一年 經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大叔疾奔宋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葬于少禘 衛地
十三年 經葬許元公
十四年 司馬牛卒於魯郭門之外阬 苦庚反 氏 魯人 葬諸丘輿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 宋元公夫人景公之母姓曹氏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輿人

鬼神

隱公十一年 鄭伯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
桓公六年 隨季梁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于神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 惠王問諸內史過曰若之何
對曰以其物享焉 祭也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虢請命 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

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
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
行 唯德是與 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僖公五年 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十年 狐突適下國 曲沃新城 遇大子 大子申生 大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孔疏賈逵云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

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故別封

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孟諸宋藪澤之麋麋通作湄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

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三十二年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啟之孫居帝邱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文公二年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庶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

宣公三年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

四年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滅若敖氏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十五年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成公五年

晉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

淫淫而無罰福也

襄公九年

鄭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

十一年

鄭行成同盟于亳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二司天神名山名川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二國明神殛之

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

昭公元年

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通也）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詠）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七年

鄭子產聘於晉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熊亦作能三足鼈也）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夏家郊祭之）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三月二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明年壬寅（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形也陽神氣也孔疏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孔疏言有權勢物備物謂奉養之物）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孔疏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匹夫匹婦強（其丈反）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十八年

鄭災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二十九年

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古侯反）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地在魯北少皞之虛）

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土正）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定公元年］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邪祟

［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

［莊公十四年］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由通）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宣公十五年］伯宗曰地反物為妖

［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趙氏之先祖也）（晉侯殺趙同趙括）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曰不食新矣公

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音荒）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舞師題以旌夏（大旌）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去聲）疾卜桑林見（音現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為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哀公六年］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祈禳

［隱公十一年］公之為公子也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

［桓公五年］經大雩（凡二十二見）龍見而雩（建巳之月祭天為百穀祈膏雨）

［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晉戰河曲）

［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敗楚）使其祝宗祈死曰愛我者唯祝（之又反）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襄公七年 子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九年 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以禳火）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不用牲）
十八年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音角）而禱曰齊環（晉平公名）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公名）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獻子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則
布幣也（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茢（黍穰）先祓殯

昭公元年 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詠）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四年 其出之也（出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七年 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
十三年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十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

十七年 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
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 鄭災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於四鄘（鄘城也）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二十四年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
二十五年 昭子（叔孫）齊（音齋）於其寢使其祝宗祈死（恥爲平子所欺）
二十六年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于夷王（厲王父）王愆于厥身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謟（他刀反又作慆）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定公元年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伯禽子也）九月立煬宮
八年 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大子爲右
（蒯聵大子在戚）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
康叔文祖襄公鄭勝（鄭聲公）亂從晉午（晉定公）在難不能治
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
不敢愛

六年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
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唯楚見之不及他國）若禜（音詠禜禳祭）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
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粢盛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六年
隨侯曰吾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季梁）夫民神之主也奉

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莊公十一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僖公五年
虞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宮之奇）周書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
文公二年
凡君卽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犧牲

桓公六年
隨侯曰吾牲牷（音全純色完全）肥腯（徒忽反腯亦肥也）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說文作瘯瘰云瘯瘰皮肥也）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莊公十年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二十五年
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災有幣無牲
僖公十九年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
二十九年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一年
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
日（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也
襄公七年
經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八年
鄭子駟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九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
十年
瑕禽（伯輿屬大夫）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四時祀）殷以少牢（三年盛祭）足以共祀
二十六年
楚客過宋大子請野享之伊戾（寺人）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
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
昭公元年
會于虢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四年 申豐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六年 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 詐爲與華合比

十一年 楚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

十三年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僞與蔡公盟以示衆

十七年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二十二年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 景王 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 雞犧雞見愛卒當殺若人見寵則當貴盛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 去聲 已犧何害 孔疏今寵愛爲犧者乃實用人蹶人被寵愛實爲禍難若己家親屬何害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五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六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録

音樂門

樂舞

莊公二十年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皆舞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 音干 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襄公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 古害反 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孔疏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 樂師也 題 識也 以旌夏 戶雅反大旌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 陳慮反 雍 去聲晉地 疾卜桑林見 祟見于卜兆 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還宋禱謝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樂

桓公九年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魯大夫）非歎所也
莊公二十一年 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備六代之樂）
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戰師還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曰愷 本又作凱）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縣音懸）
（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使稅（音脫）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
操（七刀反）南音 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音懸）焉（鐘鼓也）

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
此下臣不敢
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戶雅反）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工歌文王之三又
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元侯牧伯孔疏牧伯是州長伯是二伯）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晉以叔孫爲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
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
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九年 晉侯曰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苦回反）師觸師蠲（皆樂師名）歌鐘二肆（肆列也）

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八
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音洛）之
辭公曰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
樂
十五年 鄭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扶廢反）師慧（樂師也）
十八年 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二十三年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
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九年

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會夷儀伐齊）

楚聲子曰將刑則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爲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上聲）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孔疏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也）五聲和八風平（八方之氣）節有度（八音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

昭公元年 九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秦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君徹宴樂學人舍業（不習樂）爲疾故也（爲忌日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荀盈卒過于己）女（指樂師）弗聞而樂（不聞是義而作樂）是不聽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

晏子對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陽聲爲律陰聲爲呂）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以外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泠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故和聲
入於耳而藏於心
二十五年 子大叔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爲禮以奉之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女寬諫
獻子辭梗陽人
定公十年 孔子曰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

舞

隱公五年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舞也。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

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十六人
士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莊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求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宣公八年 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襄仲也壬午猶繹又祭萬入
去籥呂氏祖謙曰去籥羽舞吹籥者
襄公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
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
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音簫舜樂孔疏箾即簫也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徒報反幬覆也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昭公二十五年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公當三十六人其衆萬于季氏

鐘

莊公二十九年 凡師有鐘鼓曰伐
僖公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
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
成公十年 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
鄭襄公之廟鐘
襄公九年 公還伐鄭還及衛冠去聲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
十二年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莒邑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三十年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昭公四年
叔孫豹為孟鍾孟丙國姜所生長子曰爾未際未與大夫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豬血釁鍾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日請享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音亦鍾名律中無射故以名鍾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他彫反細不滿大者不槬戶化反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

定公四年
子魚曰昔武王克商分康叔大呂鍾名分唐叔沽洗鍾名息典反

九年
子明齊樂祁子謂桐門右師樂大心出逐使出門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

哀公七年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

十四年
左師巢宋向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師名左

文

莊公二十五年
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莊三十十五並同　文　唯

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

二十九年
凡師有鍾鼓曰伐

文公十五年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古之道也

成公五年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擊鼓曰習攻華氏

昭公十七年 平子曰唯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樂奏鼓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

定公四年 分唐叔密須之鼓 密須國名

琴瑟

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音脫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 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襄公二年 初穆姜成公母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頌琴琴名猶日雅琴欲以送葬 季文子取以葬葬齊姜襄公母

十四年 初公衛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十八年 會伐齊孟莊子斬其橁勑倫反木名以為公琴

二十四年 晉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將及楚師皆踞轉衣裝而鼓琴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既免復踞轉而鼓琴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昭公元年 秦醫和曰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二十年 晏子對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哀公十一年 齊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書將死戰

磬

僖公二十六年 齊侯曰室如縣音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

襄公九年 公還還伐鄭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六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歙[illegible]南甫摘錄

文辭門

文字

閔公元年

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卽巍本字）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宣公十二年

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文字）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

十五年

晉伯宗曰文反正爲乏（按說文之篆作亚）

襄公三十年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言除下亥上二畫置身旁）是其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爲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爲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昭公元年

醫和曰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於文皿蟲爲蠱（器受蟲害者爲蠱）

書法

哀公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隱公元年

不書卽位攝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程子曰義不繫于奔也難去聲）

天王使宰咺（呼阮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緩（惠公葬在春秋前）且子氏未薨（仲子薨在二年）故名

有蜚（扶味反）不爲災亦不書

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祭（側界反周畿內國）伯來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衆（音終）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三年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

君氏卒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音附）于姑故不曰薨
（為不成喪）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辟正夫人）為公故曰君氏
（別凡妾媵）
四年 宋公使來乞師（伐鄭）公辭之羽父（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
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五年 衛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七年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凡諸侯同盟於是
稱名

九年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
之書時失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
十一年 鄭伯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
書于策
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立）
桓公二年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特相會往來稱
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五年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弱也
六年 秋大雩書不時也
七年 春自曹來朝（五年州公如曹）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賤之禮不足）
八年 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故不稱侵伐（明曾直）先書齊
衛王爵也
十三年 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十四年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十六年 經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書時也
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莊公元年 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未還故稱出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三月夫人孫（音遜）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二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諸若反書姦也
三年 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經書次例也
五年 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
十一年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音俊曰
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二十五年 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二十七年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
歸于某

二十八年 築郿非都也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 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
閔公元年 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子小反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僖公元年 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身出復入故即位禮有缺公出復入不書諱之
也諱國惡禮也
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女居反非卿也嘉獲之也
二年 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三年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五年 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九年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侯曰子

書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
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十七年 九月公至爲齊所執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十九年 梁亡不書其主不書取者主名自取之也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二十三年 冬杞成公卒不書名未同盟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辟不敏也（敏猶審也）

二十四年　會王正月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不書不告入也　使殺懷公
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二十五年　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二十八年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會溫）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二十九年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慭盟于翟泉卿不書罪之也（大夫上敵公侯故貶）在禮卿不
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文公二年　經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過葬十月）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於涉反）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以示譏胡傳曰不書公者卿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盟于垂隴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以士縠能堪卿事）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為
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年　晉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易中軍）　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
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七年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經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公後至故不書所
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八年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宋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亦書以官
皆貴之也

九年　毛伯衛來求金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子遂會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二年　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音扶）鍾與郕邽（音圭）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笄而卒不書）
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三年　秋七月大（音泰）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至使傾頹）

十四年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十五年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請且國之公族
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爲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
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
而不書後也

十六年 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無道也
十七年 經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卿不書失其所也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
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宣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至不言公子所以成小君之尊
二年 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
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
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
四年 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子公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不討子公是不武而陷弒君之罪 凡稱臣
臣之罪也
五年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而于廟行飲至禮故以示過
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
大夫稱字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不言凡

七年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
卽黃父不書諱之也
八年 城平陽書時也
九年 秋取根牟言易也
十年 崔杼有寵於惠公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
十一年 楚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
禮也

十二年 晉宋衛曹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
也
十五年 冬蝝生饑幸之也幸其冬生不爲物害雖饑猶書
十六年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十七年 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
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 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善其能以禮退
成公二年 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

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
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六年 取鄟鄟音專言易也胡傳滅而書取爲君隱也
八年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 杞叔姬卒爲杞爲去聲下同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
十年 城中城書時也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二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周公楚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十四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上聲族尊夫人也故君
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婉而成章曲屈
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盡而不汙盡其事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
修之
十五年 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
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山子山即蕩澤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十七年 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殺慶克
經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 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獨書魚石爲帥告 書曰復入凡去其
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 諸侯納之曰
歸謂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襄公元年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

二年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五年 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

八年 會于邢丘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十年 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會于柤）

經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曰盜言無大夫

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則欲以還鄭）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十一年 經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非使人之罪）

十三年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冬城防書事時也

十四年 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修也） 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于嶠俱濟涇）

十六年 伐許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將皆大夫荀偃皆卿）

十九年 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言不稱君殺而爲國討文）

鄭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爲國討文）

二十年 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二十一年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書其人）重地也

二十三年 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二十六年 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獻公）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會于澶淵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二十七年 盟于宋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叔孫曰邾滕

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
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
也
二十八年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
止也（賢放書奔所以示罪）

三十年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為宋災故以謀歸宋財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
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
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
如是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
大夫諱之也
三十一年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
昭公元年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三年 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四年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五年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八年 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九年 冬築郎囿書時也
十二年 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

成虎懷寵也
十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禮脩己而不責人）
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十九年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
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二十二年 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二十三年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
未陳也

二十四年 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賤婼族所以尊晉
二十五年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秋書再雩旱甚也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
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二十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二十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
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有地也而不如其已不如無名以
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
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
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
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
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
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
之
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
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定公九年 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十五年 姒氏卒定公夫人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臣子怠慢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成冬乃告廟
哀公元年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隱諱

桓公六年 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十八年 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孔疏廢名不諱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廢豬名羊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僖公元年 經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經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地名齊人以歸不言齊人殺諱之

十七年 傳之會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文公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適晉不書諱之也

十五年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

十八年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

宣公七年 晉人止公于會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成公十年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襄公三十年 為宋災故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昭公廿六年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哀公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謂之孟子若宋女

闕文

桓公十一年 經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經闕

十四年 經夏五闕文不書月

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莊公二十四年 經郭公蓋闕也

僖公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宣公元年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成公三年 夏有闕文失新築戢事

廧在反音咎羔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昭公十年 經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無冬史闕文

十二年 經晉伐鮮虞不書將帥史闕

定公六年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

哀公十四年 經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

錫命

莊公元年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并晉國）

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僖公四年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去聲）賜一級無下拜

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平聲）賜晉侯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

二十八年

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秬鬯一卣（音酉）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文公元年

經天王使毛伯（毛伯衛）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周拜

宣公十六年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成公八年

經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八年乃來緩也）

襄公十年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昭公七年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

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二十二年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二十九年

昔董父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定公四年

子魚曰（祝佗）昔武王克商分魯公命以伯禽（劉氏炫以爲伯禽亦命書篇名）

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分唐
叔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

哀公十六年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王使單平公對曰肸（武子名）以嘉命來
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
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諡法

隱公八年
無駭卒（魯卿）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

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文公元年
楚大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諡之曰靈不瞑（亡丁反）曰
成乃瞑

宣公十年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襄公二年
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所白反簡擇也）馬牛皆百匹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未及習師保之教
訓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張倫反）穸（音夕）之事所以從
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
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
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奄征南海以
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昭公二十年
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殺
之公如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北宮氏之
宰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衛侯賜
北宮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宵從公故）

書

桓公二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既飮置爵則書勳勞于策）

莊公二十三年
曹劌曰君舉必書（書于策）

閔公元年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小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凡分至啟閉
必書雲物

二十五年
秦圍商密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

二十六年
公使展喜犒師（齊師）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書）

大師職之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
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
幼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
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朝晉）敝邑
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名）
佐寡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蕆（敕展反）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
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
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
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他頂反）
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
于鯈（直留反） 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
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閒而從
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

慝貪惏（力含反）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音皮）於奔命
以死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
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
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爲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
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
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

九年

同盟于戲（許宜反）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
（鄭子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
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
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
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十年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
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不如焚書
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一年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
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
（二司天神）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
明神殛之

十三年

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

二十三年

晉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罪辭）將盟
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奔亡者盟首載書之首章）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
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
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范宣子
宣子說乃輕幣

二十五年

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
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二十六年

楚客過宋大子請野享之伊戾寺人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
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
罕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二十九年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以自益使公冶季氏臣問問公起居璽書
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此璽書之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三十年

子產曰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

昭公元年

會于虢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三年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段之父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
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四年

公使杜洩葬叔孫穆子季孫使舍路王所賜叔孫車不可曰君不敢
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
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書在公府
而弗以是廢三官也

五年

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以書使杜洩告於
殯叔孫穆子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之

六年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
子虞度也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
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喻小事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若吾
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

七年

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詐華合比
芋尹無宇辭曰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烏侯反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十二年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
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十三年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偽與蔡公盟以示衆
十五年 王曰 景王謂籍談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
故曰籍氏　數典而忘其祖　叔向曰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八年 火作子產使書焚室而寬其征
二十五年 公孫 音遜 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

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繾綣從公 不離散 無通
外內
二十六年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
二十九年 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定公四年 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命以伯禽 劉氏炫謂伯禽
亦命書篇名 而封于少皡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于殷
虛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 文公 魯申 僖公 衛武 叔武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茲丕公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十年 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音旋 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十三年 荀躒言於晉侯曰載書在河 為盟書沈之河
哀公三年 司鐸火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司周書典籍官 出御書俟于宮曰庀
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

共有常刑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 周禮
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故謂其書為象魏
八年 吳伐我將盟景伯負載 載書 造于萊門
十一年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于齊也 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衷何以使下國
二十六年 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
六子 六卿 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
文告
隱公四年 衛州吁立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害謂宋公子馮 君為

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
五年 厚子石䃄從州吁如陳石䃄七畧反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
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敢卽圖之
宋人取郲田郲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音導
鄭人以王師會之　宋人使來告命
六年 冬京師來告饑
八年 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平宋衛于鄭
九年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桓公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

莊公十六年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僖公五年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七年 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一年 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二十四年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
地氾音凡敢告叔父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
于秦
二十七年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二十八年 宋人使門尹般音班如晉師告急　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於
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
文公元年 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衛人使告于陳君子以
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三年 楚師圍江晉以江故告于周
十四年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十五年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宣公十年 崔杼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姓下某名失守
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爲聘則告不然則否
十四年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於伐遂告於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罪矣
敢告
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前年楚圍宋
成公元年 秋王人來告敗

十二年 秦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前年周公楚奔晉

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出入猶往來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

十六年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

十七年 齊侯使國勝 國佐子 告難于晉

十八年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襄公五年 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八年 楚子囊伐鄭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 鄭大夫 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 皮冰反 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 音扶 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古賀反獨使也 行李告於寡君 行李行人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十四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十五年 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爲楚所敗

十八年 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楚令尹 子庚弗許

二十五年 齊人賂晉侯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諸侯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

二十八年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王人來告喪

三十一年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 會于虢

三年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七年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

八年 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

十八年 五月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數日皆來告火　子產使
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

二十年 衛侯告寧於齊齊豹之亂且言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二十六年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
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厲王
父王愆于厥身惡疾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
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
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擕王伯服奸
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
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
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
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

周其有頿子斯反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至于靈王
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
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閔馬
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
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三十二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以
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
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
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
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
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上聲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使伯音對曰天子
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初危反序次也於是
焉在

哀公十六年 衛侯蒯聵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

[illegible]
隱公十一年

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
嗣守封焉使下臣敢告執事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趙鞅爲主請君若大
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

辭令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
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
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
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
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
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僖公四年
十五年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管仲語詳見管仲類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
其問諸水濱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妖夢
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

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晉陰飴甥卽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去聲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也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
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
辟(音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莫爾反)右屬(音燭)櫜(音皐)
鞬(九言反)以與君周旋
二十六年 公使展喜犒(苦報反)師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縣(音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
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
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三十年 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
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
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
積(子賜反)行則備一夕之衞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

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文公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
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十四年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
貜(俱縛反)且(子餘反)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宣公三年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十二年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音旨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厲王宣王桓公武公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十五年

晉使解音蟹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成公二年

賓媚人齊國佐致賂晉人不可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子實不優
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
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

三年

楚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
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
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音壬）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
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
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
所以報也

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
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音患）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征東之諸侯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
世穆爲不弔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
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
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訥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去聲)
盟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
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
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
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任其
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
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

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全文見子產類)

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于晉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全文仝上)

二十六年
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請印堇父于秦)子產曰不獲(全上)
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聲子通使于晉還令尹子木與之語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爲國
者賞不僭而刑不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
戎車之殿以爲謀主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鄐(許六反)以爲謀主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之子
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八年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對（全文見游吉類）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對（見子產類）

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辭見子產類）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三年

楚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五年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七年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
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皮冰反）
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
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其爲吉孰大焉乃弗殺

無宇（楚芋尹）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
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烏侯反）之法曰盜所
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
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王曰取而臣
以往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薳啓疆）召公辭曰昔
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
衡父照臨楚國鎭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
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
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
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見伐之期）寡
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遠啓彊（薳啓疆）聞之見
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
賀乎公懼乃反之

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直疑反）
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君
弱吾君（欲與晉君代興）歸弗來矣

十三年

會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

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有事而無業
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間(去聲)朝以講禮(三年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 志業於好(去聲聘也)講禮於等(朝也)
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
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
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
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晉侯不見公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
請君無勤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
不死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
魯罪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子產爭承(見子產類)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晉兄弟也土地
猶大所命能具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
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
宣子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

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
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
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
至於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平子懼先歸
十六年 宣子有環(全文見子產類)
十八年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
之憂也今執事撊(遐板反)然(勁忿貌)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見子產類)
十九年 晉人問駟乙之立故(全上)
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
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見游吉類)
定公四年 及皋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將盟)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全文見祝
佗類)
楚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

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隨人卜
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
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
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乃退

十年 犂彌言於齊侯曰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
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全文見孔子類）

哀公七年 會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見子貢類）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

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
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
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
圖之吳子從之

十二年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見子貢類） 吳人藩
衛侯之舍（見子貢類）

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見子服景伯類）

十五年 芋尹蓋對曰（陳大夫貞子上介）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寡君
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
絕世于良（貞子公孫卒） 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
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
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
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
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
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
（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
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全文見子路類） 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子使告我弟也（陳恒）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
介（全文見子貢類）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八

歙[illegible]園甫摘錄

文辭門

諷諫

隱公元年

祭仲(祭側界反)曰都城過百雉(三堵曰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音避)害對曰姜氏何厭(平聲)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踣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皆取爲己邑)至于廩延(鄭邑)子封曰(公子呂也)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三年

石碏(七略反)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音逸)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之忍反重也)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公子彄)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

曰吾將略地焉

六年

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公子佗)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去聲)鄭何能爲

桓公二年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寘其賂器於大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

有後于曾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徒忽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初子儀莊王弟王子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被殺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朱推反甥聃乃甘反甥養甥皆鄧甥仕於舅氏　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臍通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必爲人所賤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初鬻拳強其丈反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泰音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丹桓公之楹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音石諫則執而梏之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音審告也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
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
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
之奇諫不聽

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羭（音俞美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

五年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
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

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
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七年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
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大子華言於齊侯（請去三族）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 且夫合諸侯
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十四年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音石）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音附）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
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
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
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
氣狡憤陰血周作張（去聲）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公子目夷）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因舊壘不增兵）
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烏黃反 女巫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公從之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蠭（俗作蜂）蠆（勅邁反）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公孫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二十四年 王將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時）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

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通作湄水草之交）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榮季也）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杞子（秦臣）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文公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七年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不聽

先蔑之使也（前年趙孟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
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大雅）又弗聽

穆伯爲仲（仲襄）逆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
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
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
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
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

宣公元年

晉侯使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

晉靈公不君趙盾將諫士季曰（隨會也）諫而不入則莫之繼
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力救反屋霤也）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知其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
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女乙反近身衣）服以
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
禁遂殺泄冶

十一年

楚子入陳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士渥濁）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
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君其待之乃止
十七年
盟于卷（音權）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
南郭偃于溫苗賁（扶云反）皇使（去聲）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
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
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
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成公二年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晉人不可魯衛諫
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
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興諸侯以
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
早死）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
（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及共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
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

四年
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
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大非
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六年
楚救鄭晉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
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
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十四年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
見而復之

十五年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
言必及於難

襄公七年 鄭僖公將會于鄬（于軌反）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

九年 秦乞師于楚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

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
工皁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
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曰衆怒難
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一年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請與子樂（音洛下同）之辭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都遍反鎭也）
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平聲）蕃左右亦是帥從（小雅）
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逸書）敢以此規（夫樂樂如字）

十四年 師曠對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
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

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謂宣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
詩工（樂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商旅于
市（陳其貨物以示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行人）以
木鐸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十九年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二子齊靈公妾）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去聲）諸侯難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尊黜諸侯而以
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二十一年 范宣子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夏書）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
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不以父罪廢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
怨色（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罪不相及）若之何其
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音悅）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使往視寢生叔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
其圖之弗聽

二十二年 楚復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
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
見（音現）吾過子姑告我何疚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遂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
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
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 齊侯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
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
聽

季氏以公鉏（悼子之兄）為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

二十四年 舒鳩請受盟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
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 齊莊公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
無冠乎

二十七年 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
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
曰晉楚無信久矣

二十八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
之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子）禍作必
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聘于齊說（音悅下同）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

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爲良）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三十年 初王儋季（儋丁甘反）卒（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
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

昭公年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逆少姜）齊
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
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詞）冬十
月陳無宇歸

三年 景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踊刖足者屨）故
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
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晉
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
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
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鄉去聲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
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音泰室荊山中
南亦作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
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
王務修德音以亨亨通也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
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恃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
德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楚子合諸侯於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啟湯武成康穆
二公齊桓晉文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
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然從戮播

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

楚子曰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以羊舌肸爲司宮宮刑足以辱
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恥人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
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
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
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
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麇邱隕反羣也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謂可敵晉 晉人若喪韓起楊
肸叔向食采于楊五卿八大夫輔韓須起子楊石叔向子 因其十家
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
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
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唯季
反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 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
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

六年

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邪也）我衷若何效辟辟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乃逆之

七年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八年

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抑臣

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九年

晉荀盈未葬晉侯飲酒樂（音洛下如字）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去聲下同）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不習樂）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不聞是義而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類也）物有其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荀盈之子）佐下軍以說焉

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楚王問于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之長）五細不在庭（細弱不勝任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常遙反）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
招之愔愔（一心反）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詩逸）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十三年 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
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

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
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六年 富子諫曰（鄭大夫諫子產）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
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
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事規我宣
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
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十九年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 伍員（音云）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

齊侯疥遂痁（失廉反瘧疾）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君盍誅於

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
外內頗（普何反）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
對曰不可爲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

二十一年 蔡薳越師師將逆華氏（華登乞師）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於元反）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

二十三年 晉執叔孫婼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

二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二十五年 公若欲去季氏公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伯公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公孫（去聲）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本又作慆）不貳其命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

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沈尹戌言於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

而不徵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
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
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

二十八年

公卿晉將如乾侯（乾侯晉竟內邑）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
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
之

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
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
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咎曰豈將軍食（音嗣）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
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之玉反足也）厭（於鹽反）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

三十年

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王弗聽

定公元年

季孫使役如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將溝焉（溝絕昭公墓不使與先君同）榮駕
鵞（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章也）縱子忍之後
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為惡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自實其不臣之迹）將焉用之乃止

六年

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
東門（將遂二桓欲使得罪于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苟可以
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
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
可乎乃止

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

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叔孫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遂殺公若

十三年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 二子將伐公(范氏中行氏)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弗聽

哀公元年

越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平聲)澆(五吊反)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遂滅過戈祀夏配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

七年

秋伐邾及范門(郭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

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王聞之使賜之屬鏤(音燭閭劍名)以死

十四年

齊闞止有寵焉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十六年

子木(楚大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 葉公入過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子西子期)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吳邑遂
適楚
賦詩
隱公元年 公入而賦鄭莊公 大隧之中其樂音洛也融融姜出而賦武姜莊公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羊世反
三年 衛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
閔公二年 許穆夫人賦載馳衛風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
奔陳鄭人爲之賦淸人

僖公五年 晉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莫江反茸如容反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
二十三年 公子晉公子重耳賦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公秦穆公賦六月小雅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
耳敢不拜
文公三年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小雅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大雅取顯顯令德等語
四年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俱小雅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武

子佯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
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音杭鍼其廉反虎爲
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風
七年 先蔑之使也趙盾使逆公子雍于秦荀林父止之弗聽爲賦板之三
章大雅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
十三年 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

棐子家鄭大夫賦鴻雁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小雅義取思歸祭祀不欲還晉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鄘風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救助文子賦采薇之
四章小雅取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還晉不敢安居鄭伯拜公答拜
成公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襄公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召南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季
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

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小雅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十四年

晉六卿師諸侯之師以進（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邶風義取深則厲淺則揭）叔向退而具舟

十六年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小雅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困苦）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小雅言魯憂困嗸嗸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匃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小雅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古報反）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小雅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鄘風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二十年

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小雅七章以卒盡八章言二國合好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小雅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小雅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大雅取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雅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取適子之館兮言不敢違子）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以殺晉戍三百人）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子展賦將（七羊反）仲子兮（鄭風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

二十七年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鄘風）亦不知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鄘風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此詩刺淫亂故云）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小雅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小雅取思見君子）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唐風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小雅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五報反）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蟋蟀曰好樂無荒）

楚薳罷（音皮）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大雅以美晉侯）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二十九年

公還（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邶風義取寄寓之微陋）乃歸

昭公元年

令尹（楚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雅令尹意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雅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鄭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召南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召南義取享其信不求其厚）曰（穆叔言）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常棣（小雅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二年

（經）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大雅以晉侯比文王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小雅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八 文辭 賦詩 三六

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召南）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衛風義取欲厚報以為好）

三年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為賦蓼蕭（小雅義取樂與華定燕語）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鄭志子齹（才何反）賦野有蔓草（鄭風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洲於唐羔裘取以美韓子）宣
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
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取既
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取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擇
兮（取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
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
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頌言
志在靖亂畏天之威）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小雅以穆公喻君子）穆公
賦菁菁者莪（小雅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
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
二十五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小雅昭子兼為季孫逆宋公女故賦之）
定公四年 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取王于興師）九頓首
而坐

引

隱公元年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三年 風有采蘩采蘋（召南）雅有行葦泂酌（大雅）昭忠信也

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商頌曰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荷
十六年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去聲）邇其猶可撲
滅（盤庚）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哀公六年 大子曰齊大非吾耦也（鄭大子忽辭齊昏）詩云自求多福（大雅）在我
而已
十二年 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無信也
莊公六年 君子以二公子（衛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詩云本枝百世

（大雅）
八年 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夏書曰皋陶邁
種德德乃降（大禹謨）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十四年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去聲）邇其猶可撲滅者（盤庚）其如蔡哀侯乎
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詩云翹翹車乘（去聲）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閔公元年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請救邢
晉士蔿對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大雅）君其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
宫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又曰民
不易物惟德繄物(旅獒)
七年 楚子文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九年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大雅)荀息有焉
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大雅)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

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十二年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去聲)矣(大雅)
十五年 秦子桑曰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
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韓簡曰詩曰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僔(尊本反)沓(徒合反)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十九年 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大雅)盍姑內省德乎
二十年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二十二年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
(小雅)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
章曰兄弟鬩(呼力反)于牆外禦其侮(小雅)
詩曰彼己(音記)之子不稱(去聲)其服(曹風)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鄭子
臧好聚鷸冠)詩曰自詒伊戚(小雅)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

天成(大禹謨)稱也
二十七年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益稷賦作敷試作庶)君其試之
二十八年 楚子曰無從晉師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
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君子謂文公(晉文公)其能刑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不失賞刑之謂也
三十三年 臼季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
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邶風)君取節焉可也

文公元年
秦伯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音福俾我悖大雅是貪故也

二年
晉狼瞫音昝曰周志有之周書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　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怒不亂作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孟明念之矣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邶風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三年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召南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子桑有焉

四年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敬主之謂也

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其秦穆之謂矣

五年
甯嬴曰商書曰沈漸似廉反剛克高明柔克洪範夫子壹之謂陽處父其不沒乎

六年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無善人之謂

臾駢曰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大禹謨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十年
子舟曰楚無畏字子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三年
惠伯曰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

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

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十七年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休蔭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十八年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音嗣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故虞書數音朔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

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

宣公二年 士季稽首而對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夫如是則

能補過者鮮矣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君能

補過袞不廢矣

六年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

殷（康誥）

九年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音僻邪也）無自立辟（音闢法也詩大雅）其洩冶

之謂乎（陳大夫）

十一年 晉郤成子曰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十二年 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音酌周頌篇名）曰於

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周頌篇名）曰無競惟烈撫弱

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六爻辭）　孫叔曰（楚孫叔敖）進之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小雅）先（去聲）人也軍志曰先（去聲）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音旨）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三六之數篇次不同

蓋楚樂歌之次第）　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小雅）

十五年 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康誥）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

夫故詩曰陳錫載周（大雅）能施也

十六年 羊舌職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善人在

上也

十七年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小雅）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成公二年 賓媚人（齊國佐）對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　詩曰布

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

德慎罰（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

楚救齊子重曰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夫文王猶用

衆況吾儕乎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君子曰詩曰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大雅其是之謂矣　君子曰大夫爲
政猶以衆克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四年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周頌
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
六年 或謂欒武子曰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衆故也洪範
八年 季文子曰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衛風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而失諸侯也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康誥所以明德也
九年 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古顏反蒯雖有姬姜無弃蕉在遙反萃
陋賤之人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
十二年 賓曰晉郤至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周南　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
十四年 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甯子曰詩曰兕觵古橫反其觩音虯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小雅今夫子傲取禍之道
也
十五年 諸侯將見子臧曹公子欣時於王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曰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十六年 子反入見申叔時對曰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是以
神降之福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康誥有德之謂
單子語諸大夫曰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五子之歌將慎
其細也

十七年 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主尸也
襄公二年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大雅季孫於是爲不哲
矣且姜氏君之妣也齊姜襄公嫡母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三年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洪範其祁奚之謂矣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祁奚有
焉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
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五年 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大禹謨
七年 公族穆子有廢疾韓厥長子爲公族大夫 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召南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穆叔曰詩曰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以支反 委蛇召南謂從者也
從順行衡橫也而委蛇必折

八年 楚伐鄭子駟曰周詩有之曰逸詩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
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子展曰不如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小雅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十年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邶風 伐偪陽
十一年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辭曰詩曰樂旨君子殿都遍反 天子
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平聲 蕃左右亦是帥從小雅 書
曰逸書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十三年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呂刑 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小雅 言不讓也
吳侵楚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小雅不爲天所恤則致罪
十四年 師曠對曰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忠也
十五年 能官人則民無覦音兪 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南 能官
人也
二十一年 臧武仲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惟帝念功大禹謨 將謂由己壹也
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 知也 祁大夫外擧
不棄讎內擧不失親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祁

公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夏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二十二年 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大雅）鄭子張其有焉

二十三年 君子謂慶氏（陳慶虎 慶寅）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康誥）

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子産寓書以告宣子曰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有令名也夫

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大叔儀）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小雅）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蔡仲之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今甯子其何以免乎

二十六年 衛侯入使讓大叔文子曰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楚聲子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二十七年 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鄭風）樂喜之謂乎（宋子罕）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周頌）向戌之謂乎

二十八年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其楚子之謂乎

二十九年 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小雅）東西南北誰敢寧

處

鄭子大叔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小雅）晉不鄰矣

鄭（子大叔）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三十年 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

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逸詩）不信之謂也

三十一年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

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
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大雅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衛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北風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大雅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武城言

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則而象之也
趙文子曰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大雅信也 晉樂王鮒
曰小旻之卒章善矣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
子羽謂子皮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叔向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彊不義也
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詩曰無競惟人周頌善矣
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叔向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秦景
公弟與子干楚公子齒辭曰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欲謙以自別

二年 叔向曰子叔子魯叔弓知禮哉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大雅
夫子近德矣
三年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其是
之謂乎
禮其人之急也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志曰能敬無災又
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
四年 申豐曰七月之卒章詩豳風藏冰之道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

人言逸詩
五年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爲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大雅
六年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頌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如是何辟之有
宋華亥代右師左師曰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大雅女其畏哉
七年 芋尹無宇辭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小雅)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鳥侯反刑書名)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武城)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小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

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施為豐施歸田於晉)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

難(小雅)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仲尼曰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晉伯瑕對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小雅)其異終也如是

八年 叔向曰子野(師曠字)之言君子哉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其是之謂乎

齊子旗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誥)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

陳桓子曰詩云陳錫載周(大雅)能施也

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小雅○視詩作示)

鄭子產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大甲篇)我之謂矣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

子革對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側界反)公謀父作祈招(常遙反)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一心反)

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逸詩)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十三年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平邱之會子產爭承)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十四年 叔向曰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皐陶之刑也

十六年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小雅)其是之謂乎

十七年 大史曰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二十年 齊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
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子工反)嘏(古雅反)無言時靡有爭(商頌)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豳風)
仲尼曰詩曰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施之以寬也毋從(子用反)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和之至也

二十一年 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大雅)
廚人濮曰(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去聲)人有奪人之心後(去聲)人有待其衰
二十二年 沈尹戌曰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大雅)
二十四年 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子大叔對曰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二十五年 沈尹戌曰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大雅)其王之謂乎
宋樂祁曰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大雅)魯君失民矣
二十六年 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小雅)陳氏之施(去聲)民歌舞之矣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叔游曰鄭書(古書名)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姑已若何

晉成鱄對曰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亡白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以豉反)于孫子(大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忠也
二十九年 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九二爻辭)其大有(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九五爻辭)其夬(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上九爻辭)其坤(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

夕見誰能物之

三十二年
魏子南面（會狄泉）衞彪（彼虯反）傒曰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大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曰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雅）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定公四年
子魚曰（祝佗）其子蔡仲周公舉之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蔡仲之命）

鄭公辛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不畏彊禦（大雅）唯仁者能之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八　文辭　引　五十七

九年
君子謂子然（鄭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益也）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鄘風）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鄘風）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南）

十年
晉人討衞之叛故晉人遂殺涉佗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涉佗亦遄矣哉

郈工師駟（四）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唐風揚之水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五年
子思曰（子產子國參也）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大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今五子之歌無此句）有此冀方　又曰允出茲在茲（大禹謨）由己率常可矣

十二年
子胥諫曰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十五年
陳芋尹蓋對曰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八　文辭　引　五十八

十八年
君子曰惠王知志（楚惠王）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大禹謨）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二十六年
衞出公使問子贛曰吾其入乎對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周頌）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八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九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文辭門

繇辭

莊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陳大夫）卜妻（去聲）敬仲（陳公子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也）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觀古亂反下皆同）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閔公元年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此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孔疏震爲威武殺戮之意也）

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孔疏離是乾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言其尊與父同也國人敬之其敬如君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音胄卦兆占辭）曰專之渝（音俞變也）攘公之羭（攘除也羭同音俞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孔疏若專心愛之公心必將改變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削惡難除）

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此所言盖卜筮書雜詞林氏曰千乘諸侯也言晉師三敗之後獲其狐之雄者）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

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苦圭反羊亦無衁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于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說音脫其輹音福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說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亡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圉婦懷嬴

明年其死於高梁晉地之虛去魚反○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晉侯辭秦師而下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子六反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氏希數曰揲蓍之法九六為老七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穆姜得艮卦初三四五上五爻皆變惟二得八為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音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易作嘉會嘉德

十年

鄭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為己取也偃曰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寡婦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昭公五年 初穆子(叔孫豹)之生也莊叔(穆子父)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日位在三又非食時)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艮爲言孔疏說卦云成言乎艮)敗言爲讒(艮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七年 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

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哀公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利以伐姜(齊姓)不利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言其波流盛) 鄭方有罪不可救也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十七年 衛侯夢渾良夫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衛侯貞卜

其繇曰如魚竀(勑呈反赤也)尾(魚勞則尾赤)衡(華盲反)流而方(蒲郎反)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詞)

言語

隱公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

莊公十一年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言懼而名禮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音悅)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十四年 鄭厲公入傅謂原繁曰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

蔡哀侯繩息嬀(譽也)以語(去聲)楚子楚子如息遂滅息以息嬀

歸生惜教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
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遂伐蔡
二十八年 楚伐鄭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 子元曰鄭
有人焉
僖公五年 陳轅宣仲（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
邑（齊桓所賜虎牢）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
由是得罪
九年 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無好無惡不忌不克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郤芮對秦伯之言）
十一年 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十三年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
命曰未可王怒未怠
十五年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
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曰不吉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富辰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二十七年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賦猶取也）
文公元年 秦伯曰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大雅言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道聽塗說之言則答而咎）

五年 晉甯嬴曰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謂陽處父言過其行）
七年 晉穆嬴謂宣子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十二年 秦行人夜戒晉師曳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
十四年 晉趙盾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子餘反）長宣子曰

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十七年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

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偷必死

宣公二年 宋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十二年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欒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

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

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五年 晉侯使解揚（音蟹）如宋使無降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去宋

申犀（毋畏之子）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

成公六年 或謂欒武子曰子盍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洪範）衆故

也武子曰善鈞從衆

十二年 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十五年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自止之

不可乃反魚府曰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

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 申叔時曰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

之所聚亂之本也

襄公二年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話善言也）順德之行（大雅）

會于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

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

之言故也（言事將在齊齊人懼）

四年 訪問於善爲咨（問善道）咨親爲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問禮宜）咨

事爲諏（問政事）咨難爲謀（問患難）

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辭綏報非貳之言）

八年 鄭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國怒之曰

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鄭子駟曰詩云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小雅）

九年 子駟子展曰明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平聲）盟無質神弗臨

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

十四年 衛侯在郲音來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子展子鮮平聲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道順理 臧孫說音悅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

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

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二十六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語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

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競爲善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巳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爲巳求復辭敬姒強命之獻公及子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右宰穀見公子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 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 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一也

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弃所生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向戌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

楚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會于宋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令尹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令尹）成言於楚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孔疏謂側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謂不病單斃于死孔疏謂不唯病害而已）非子之患也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詩刺淫亂故云）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三十年

楚子使薳罷（音皮）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三十一年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昭公元年

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國禮

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言既造王宮雖君服無所怍）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譏之故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鄭子晳將爲國難）子羽曰（行人揮）當璧猶在（謂弃疾有當璧之命）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國弱）吾代二子愍矣（謂王子圍伯州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齊惡）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有備雖憂無損）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雅言從斯義不敢譏議）退會子羽謂

三年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譏其似君反諷之美）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
字而敬（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
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四年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楚子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
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

五年
卜楚丘曰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艮爲言孔疏說卦云成言乎艮）敗言爲
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八年
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
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
其是之謂乎

九年
膳宰屠蒯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十一年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
有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會有表（設表以爲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
之位所以昭事序也今單子爲王官伯言不過步而言
不昭矣

十二年
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鄭丹莫見）王見之與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
（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扶問反下同）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
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與我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音郎）賦皆
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十五年〕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叔向曰言以考典

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言晉公室將卑）子

服氏有子哉

〔十八年〕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子產曰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

葬萇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說（音悅）學歸

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二十年〕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楚子使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遣之）

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

後命

〔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是賤其身也　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

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

子大叔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公若謀去季氏公果公賁（音奔）使侍人僚柤（側加反）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告子家懿伯懿伯曰

不可為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乃館于公　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于幄

內

〔二十八年〕魏子曰（獻子）昔叔向適鄭鬷蔑惡（醜貌）欲觀叔向從使（去聲）之收

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

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

〔定公四年〕將會（會召陵）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
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十年　駟赤謂侯犯（郈馬正）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侯犯從之齊
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曰侯犯將
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
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
十五年　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三年　季孫卒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
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
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爲
何如（惟諸大夫不言）惡（音烏）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
曰（諸大夫對）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
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
（大夫）不樂而出

十一年　冉求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孟孺子（孟武伯）
語人曰我不欲戰而能默
十四年　小邾射（音亦）以句繹（古侯反）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
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由弗能
十六年　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復言非信也　乞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辭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
者（謂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
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二十四年　晉伐齊單吏令繕將進（繕治戰備）萊章曰（齊大夫）君卑政暴往歲
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戶快反過也）言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二十五年　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
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
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

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隱語

宣公二年 宋華元逃歸城者謳之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弃甲則那乃多反猶何也言弃甲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言縱使皮可用爲甲尚用丹漆爲飾若何而得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

寡

十二年 楚子圍蕭遂傅於蕭還音旋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illegible]申
叔展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去六反作酒物乎曰無有
山鞠反起弓窮藥草之名乎曰無二物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illegible]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九　文辭　言語　隱語

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烏丸反井則
井廢井也而拯之無社意解故使視廢井而拯己若爲茅絰直結反哭井則
己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孔疏恐無社錯應他人更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

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
湫子小反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去聲而淺
謀言知小而謀大邇身而遠志言越分以求通家臣而君圖言非所當爲有
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

哀公十三年 會于黃池吳申叔儀吳大夫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
玉繠而水反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己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

一盛音成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
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孔疏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

銘

僖公二十五年 衛侯燬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邢正卿莫余敢止
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
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
功舉得時動有功則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

春秋左傳彙輯　卷二十九　文辭　隱語　銘　箴　三二

功則借人也晉力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
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昭公三年 叔向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七年 孟僖子曰及正考父孔子七代祖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
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
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饘之然反於是
鬻之六反於是以餬余口於鼎中爲饘鬻言至儉

箴

（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襄公四年）魏絳對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

誓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文公十三年）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晉魏壽餘誘士會）

（宣公十七年）晉郤克徵會于齊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報此無能涉河

（成公十一年）婦人怒曰（婦施氏）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爲之婦）

（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背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襄公十八年）晉州綽射殖綽（齊軍殿）中肩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不殺汝明如日）

（十九年）晉荀偃及著雍（伐齊還）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二十三年）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欒盈力臣）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二十七年）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也）

（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周武有孟津之誓

（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十六年）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三十一年）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荀躒掩耳而走

定公四年　蔡侯歸（楚止之三年）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
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三三子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
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志父簡子
名）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素車樸馬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

十四年　宋桓魋謀公召左師（向魋兄向巢）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
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歌

成公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懷乎（夢中爲此歌）
襄公十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
二十五年　公（齊莊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
拊楹而歌（歌以命姜）
昭公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蒯欲爲亂如杞生于圃非宜）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
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服氏虔曰已乎決絕之辭）
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豭
（言加牡豕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
哀公五年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蓋葬後爲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齊臣）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示必死）
二十一年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因歌
之曰魯人之皐（緩也）數年不覺（不知答齊稽首）使我高蹈（猶遠行也）唯
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言魯據周禮不答稽首令齊邾遠至）

謳

宣公二年　宋人贖華元於鄭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將主也）巡功城
者謳曰睅（戶板反大目也）其目皤（音婆大腹）其腹棄甲（士師）而復于思

于思（思西才反多鬚之貌）弃甲復來

襄公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國父白晳居近澤門）邑中之黔（音琴）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居邑中）

誦

僖公二十八年 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音梅）舍其舊而新是謀（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襄公四年 臧紇敗于狐駘（侵邾）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臧紇時服狐裘）敗我於

狐駘我君小子朱（或作侏）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襄公十四年 孫蒯入使（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欲以喻文子居河上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

二十八年 慶封氾（音泛）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三十年 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誄

哀公十六年 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屏（上聲）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諺

隱公十一年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桓公十年 虞叔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閔公元年 晉士蔿曰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僖公五年 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頰輔）車（牙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宣公七年 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

文公七年 宋樂豫曰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宣公四年 楚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

宣公十五年 晉伯宗曰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

十六年 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昭公元年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音智）而耄及之者（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

三年 晏子曰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十六年 子產曰鄭雖無腆抑諺曰蕞（在最反小貌）爾國

十九年 子產曰諺曰無過亂門

令尹子瑕言蹶由（吳王弟楚執之）於楚子曰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二十八年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

定公十四年 衛戲陽速告人曰諺曰民保於信

童謠

僖公五年 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克之童謠云丙之晨龍尾（尾星）伏辰（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不見）均服（戎服）振振（音真盛貌）鶉（鶉火星）之賁

賁（音奔鳥星之體）天策（傳說星）焞焞（他門反無光也）火中成軍（鶉火中軍事有成）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昭公二十五年 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其俱反又作鴝）之鵒（音欲）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張于反跳行貌）公在乾侯徵褰（袴）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

謗

襄公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敕邁反）尾（謂重賦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

二十七年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不亦異乎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謗言乃止

譖愬

隱公十一年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

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

桓公十年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

十六年 衛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莊公二十三年 晉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桓莊之族）而去之

二十八年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僖公四年 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

五年 陳轅宣仲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十七年 鄭大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
二十八年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三十三年 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
文公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宣公四年 鄭子公與子家謀先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蔿賈爲工正譖子揚令尹子文之子而殺之
成公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八年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
郤爲徵
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
十六年 會于沙隨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
犫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

十七年 齊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所百反
客備姦人孟子靈公母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
晉欒書怨郤至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鄢陵戰晉因公子茷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
必敗吾因奉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戰鄢陵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
盍嘗試也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
公使覘之信

襄公十七年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曹人愬于晉
二十年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
人以爲討
二十一年 欒祁晉欒黶妻范宣子女與其老州賓通懷子黶子盈患之祁懼其討
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
報之謂宣子不責鞅反與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謂鞅專權勢吾父死
而益富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信之
二十二年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
臧孫聞之戒爲備也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
命攻臧氏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
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寺人請從之至
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
有焉問諸夫人佐母弃也與左師向戌則皆曰固聞之

昭公四年

叔孫爲孟鍾孟丙子名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接饗大夫以落之釁鍾曰落
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謁請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客公孫明怒將往牛
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仲孟丙弟仲壬與公御萊書觀
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音現下同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
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五年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

六年

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
華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華亥比弟
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毗志反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

八年

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愬
之於楚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十二年

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
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

十三年

會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十五年

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楚王
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
上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王怒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
翦其翼也

十九年

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楚大子可室矣王爲
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故大子建居於城父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
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
二十一年 宋華多僚爲御士與貙救俱反多僚兄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
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吾不可
以再亡之對曰君如愛司馬則如亡不如出亡死如可逃何
遠之有公懼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
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朱也有二心故廢之且廢置在君
蔡無他矣
二十三年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
二十五年 季姒季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敕乙反己以示秦
遄之妻公鳥妹曰公若公鳥弟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
於公甫季平子弟曰展公思展季氏族與夜姑申夜姑公鳥臣將要平聲余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旅音以卜爲信與僭僭
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
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
二十七年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
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

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
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
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
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
定公三年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
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弗得
九年 子明宋樂祁子言於公曰右師子明族父樂大心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遂桐門右師

十三年 衛公叔戌又將去夫人子南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哀公十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
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
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
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
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或譖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齊侯殺胡姬

齊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使爲君也公子愬之
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
十六年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
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
十七年 子儀克桓司馬臣適宋告夫人曰麇皇瑗子將納桓氏公問諸子
仲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

詛

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卒出豭音加行音杭出犬雞以詛莊助反射潁考叔者君
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宣公二年 初麗力知反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
襄公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定公五年 陽虎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六年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
衢

詢

襄公十四年 衛孫蒯子林父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
而詢呼豆反詈也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爲

昭公二十六年 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哀公八年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詢之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
公聞之怒遂滅曹

春秋左傳彙輯卷二十九

（印）……園甫摘錄

武備門

將帥

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伐翼晉國所都韓萬御戎梁宏爲右戎車之右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

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祭側界反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他甘反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

六年

鄭大子忽救齊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八年

楚子伐隨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屈瑕也舉趾高心不固矣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

莊公九年

公伐齊納子糾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獲也

十一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音博之宋人請之

二十八年

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二年

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衛師敗績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大子帥師公衣去聲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爲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下軍卿也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宜社之肉于社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

十五年

秦伯伐晉及韓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五嫁反　秦伯將止之

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二十七年 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 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二十八年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胥臣司空季子)

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如悅反)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孔疏言每跳皆勉力為之百音陌)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成得臣)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鬬宜申)子上將右(鬬勃)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晉侯作三行(行戶郎反)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三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趙衰為卿

三十二年 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左右下御不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遂發命梁宏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囚繫也)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鄉去聲)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
(子余反)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九六反)居
(即續簡伯)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于殽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去聲)萊駒失戈狼
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去聲)遂以爲右箕之役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
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己屬兵)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六年 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之)
七年 晉立靈公以禦秦師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
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
津爲右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十年 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
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
爲左司馬
十一年 鄋(音搜)瞞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
得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獲僑如富父終甥摏其
喉以戈殺之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耏(音而)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
牛父駟乘獲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穀甥牛父皆死故耏
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征關門征稅)謂之耏門
十二年 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
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
從秦師于河曲
宣公二年 鄭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
樂呂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

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
歸
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
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
大夫鞏朔趙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
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林父)隨武子曰
善(士會)彘子曰不可(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由我失霸
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

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徇首）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晉師在敖（五刀反）鄗（苦交反）之間（二山在滎陽縣西北）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必從彘子知季曰（莊子）原（趙同）屏（趙括）咎之徒也趙莊子曰（趙朔）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麇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止逐欒伯者）　晉魏錡請使趙旃請召盟郤獻子曰（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郤克上軍佐）待諸乎隨季曰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音龐）大夫授趙旃綏以免　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魏錡）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

晉魏顆苦果反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去聲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
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
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桓子是以免
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
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
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師陳于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音蟹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
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
之鎮也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音患貫也

甲執兵固即死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
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夢子輿
韓厥父謂己曰且辟音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
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
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韓厥俛定其右彼射仆車中故俯安
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
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紆元反茷扶廢反爲右載齊侯以免
韓厥獻丑父郤子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公

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
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
公爲右二君弱皆强上聲冠去聲之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
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
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

十三年

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
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
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
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會伐秦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
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
戎欒鍼（其廉反）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晉
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音酌）陂退舍於夫渠不儆
（初宜反）及不更（平聲）女（音汝）
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
之（假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下軍佐）郤犨
如衛（於是代趙旃將新軍）遂如齊皆乞師焉　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　六月晉楚
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奔走不復故道）皆晉
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今三彊服矣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欒書曰楚師輕窕（勑彫
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謂元帥之職）
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
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

淖　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弓衣）以一矢復命郤
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　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
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
由基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
乃止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苦臘反）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矣必

十八年

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
星未已　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
晉悼公卽位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音恭)御立軍尉
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
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正軍命卿也旅五百人之帥)

楚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擊之獲鄧廖
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
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
能歸請班師知伯怒(荀罃也)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
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
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
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月四日)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

陽親受矢石甲午(月八日)滅之
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
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
軍辭曰伯游長(荀偃)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
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
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
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十四年

夏諸侯從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
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莊子曰夫子
(謂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去聲)秦禽
乃命大還　欒鍼曰(黶弟也)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十八年
晉侯舍新軍新軍無帥故舍之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
齊師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奄人故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
塞道恨二子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乃弛弓而自
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
中軍之鼓下

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次前
軍成秩御莒恒申鮮平聲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
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布也貳廣古曠反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盧 十五

蒲癸爲右啟左翼曰啟牢成御襄罷音皮師狠遽疏爲右胠起居
反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徒彫反爲右大殿後軍商子游
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齊侯
遂伐晉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氂力之反

二十四年
晉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力翟反致楚師求御于
鄭欲鄭人自御知其地利鄭人卜宛於元反射犬射音石吉子大叔戒之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
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蒲口反婁路口反

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音嗣之使御
廣古曠反車而行已皆乘去聲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去聲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皆取
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
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
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二十五年
會伐齊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
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 十六

春秋左傳纂輯 卷三十 武備 將帥

皆有賂

昭公十二年
楚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十三年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
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本又作鳶悅全反鞮丁兮反歸

十七年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
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

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二十一年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員（音云）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齊烏枝鳴曰請皆用劍從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華氏黨）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鸛鵝皆陣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華氏黨）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又射之死

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於元反）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弗聽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救州來子瑕卒（令尹）楚師熸（子潛反）吳公子光曰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楚可敗也 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二十六年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林雍羞爲顏鳴右（皆魯人）下（下車戰）苑何忌（齊大夫）取其耳顏鳴去之（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欲使顧擊其足）苑子刜（芳弗反）林雍斷其足鑋（遺政反一足行）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定公四年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

城黑謂子常曰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並去聲）死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古侯反）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

六年

九年

哀公十一年

曰吾不可用也已何畀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
首免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本又作帷）子（二子楚舟師之帥）
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帥謂東郭書）
遇必敗之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遇于戚鄭罕無恤（郵無恤王良）御簡子衛
大子（蒯聵）爲右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繁羽御趙羅宋
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邱隕反束縛也）之吏詰之御對曰痁

（詩占反瘧疾也）作而伏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踣也）于車中大子
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追鄭師姚般（音班）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吐刀反）
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　大子曰吾救主於
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

十一年

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子武伯）帥右
師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　右
師奔孟之側（孟氏族）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
敏（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驅馬欲奔）公
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
能入其軍
公會吳子伐齊中軍從王（吳中軍）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
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欲獲
死事之功）宗子陽（宗樓）與閭邱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　桑掩胥御國

子（國書）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送葬歌示必死）　陳子行（陳逆也）命其徒具含玉（含去聲亦示必死）　公孫
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齊人奔魯）以琴曰吾不
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
金以退軍言將死也）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
陳書東郭書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元首也）寘之
新篋褽（音尉薦也）之以元纁加組帶焉

十七年

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
使也子高曰率(所類反)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
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本又作慆)令尹有憾於陳天
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
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
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
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開卜大夫)如志

故命之(命爲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寧子國也)何
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吳由于)工尹(薳固)勤先
君者也三月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
二十三年 晉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
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戰于犁丘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去聲)
製(雨衣也)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
乃還(畏其得衆心)

士卒
六年 鄭大子忽救齊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被甲者首)以獻
于齊
閔公二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逆衛敗衆)
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戍曹
僖公二十四年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
二十八年 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楚有左右廣)東宮(太子有宮

甲)與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實從之 晉侯獻楚
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賜之虎賁三百人
文公元年 楚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
難乃多與之徒衛
宣公二年 鄭伐宋宋師敗績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
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
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遂自亡也
十二年 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古曠反）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邵氏寶曰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
成公七年 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音赦）偏兩之一焉（顧氏炎武曰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十七年 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
十八年 齊侯使士華免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伏兵）
襄公三年 楚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平聲）而擊之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十七年 鄬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高厚圍臧紇於防）
十八年 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 鄭子孔當罪（國人討之）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二十三年 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有甲故）
二十五年 公（齊莊公）問崔子（疾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二十七年 慶封使盧蒲嫳（普結反）帥甲以攻崔氏（[illegible]）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三十年 鄭伯有又將使子皙如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于大原崇卒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爲行五乘（十五人）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十一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二十年 公孟（衛侯之兄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
二十一年 宋華登帥其餘（吳師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識本又作幟欲知助公多少）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力主反）新居于新里既戰脫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他口反）居于公里亦如之（華氏族故助華氏）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

入犯師而出(送華登)
二十二年 王子朝帥郊要(平聲)餞(平聲)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
二十五年 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筩蓋)遂逐之孟氏遂伐公徒

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

定公五年 吳人獲薳射(楚大夫)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

十年 會夾谷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晉趙鞅圍衛午(邯鄲大夫)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

哀公元年 吳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二年 公孫尨(晉范氏臣)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六年 齊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欲去高國)

十一年 齊為鄎故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 右師奔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止戰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

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上軍敗齊)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甲首三千

十三年 彌庸見姑蔑之旗(越伐吳)屬(音燭會也)徒五千王子地助之

十四年 宋桓魋謀公司馬請瑞焉(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

二十五年 公(衛出公輒)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公時在城鉏)

二十六年 公游于空澤(宋景公)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六卿)六子至以甲劫之乃盟于少寢之庭 曰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逐大尹)皆歸授甲

田獵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曰故春蒐(所求反)夏苗秋獮(息淺反)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大習)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飲于廟）以數軍實（數車徒器械及所獲）

桓公四年
經春正月公狩于郎

莊公四年
經冬公及齊人狩于禚（諸若反 齊地）

八年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齊地）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

僖公四年
大子（晉大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

二十七年
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改政令）作三軍謀元帥

三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

文公六年
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

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乃逆楚子勞（去聲）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大藪也）宋公爲右
孟鄭伯爲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
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取火者）宋公違命無畏
扶其僕以徇

十六年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宋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

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

宣公二年
初宣子田于首山（趙盾）舍于翳桑

四年
生子文焉弃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

十四年
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浞（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
衆殺而亨（音烹）之　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公說脩民事田以時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

十七年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
而詢（呼豆反）之曰親逐而君爾父（孫林父也）爲厲是之不憂而
何以田爲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慶封子）涖事盧蒲癸刺之

三十年
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
已（爲芻豢足）子張怒（豐卷）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逐豐卷

三十一年
子產曰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昭公三年
齊侯田于莒（齊東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 楚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商紂爲黎之蒐

諸侯如楚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敢謝後見

叔孫穆子田於邱猶遂遇疾焉

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

八年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魯東界）至于商衛（魯西竟接宋衛）革車千乘

十一年 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

十八年 鄭子產爲火故乃簡兵大蒐

二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乃與公謀逐華貙（費遂子弟多僚譖之也）將使田孟諸而遣之

二十二年 經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

定公元年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平聲役城成周也）而田于大陸焚焉（火田也）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十三年 經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 經大蒐于比蒲（夏蒐非時）

哀公七年 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音悅）之因訪政事

十一年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

十四年 春西狩於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今兗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叔孫氏之車子（將車之子）鉏商獲麟

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向巢）不可（向魋謀公）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九倫反）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勤王

[illegible]公[illegible]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也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
歸（惠王）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音塢所取鄭邑） 冬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禍也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
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
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僖公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定大子位）

八年 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十三年 會于鹹謀王室也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 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
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
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文公十四年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宣公十六年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襄公十年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二十四年 齊人城郟（王城也）

昭公二十二年 晉籍談荀躒帥師以納王於王城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
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王子朝所得邑）軍其東
南

二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
諸侯期以明年

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
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二十六年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素代反）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癸酉王入于成
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二十七年 秋會于扈（晉會諸侯）令戍周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去聲）

三十二年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尋盟且令城成周

定公元年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
周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
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六年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僞翩之亂
七年 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討

隱公二年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大叔段之子之亂也
七年 公伐邾爲宋討也
九年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十年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桓公二年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莊公三十年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周大夫
僖公四年 秋伐陳討不忠也
十二年 王討王子帶
十七年 師滅項齊人以爲討
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二十三年 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

二十六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盟洮盟向
二十八年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三十三年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文公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八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
十七年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
宣公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十年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斲薄其棺而逐其族

十一年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音患諸栗門
十三年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死之
成公 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
八年 晉討趙同趙括
九年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
十年 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十三年 秋負芻（曹宣公庶子）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十五年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宋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澤）

襄公元年 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六年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見滅）

八年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十九年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

二十年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偪迫也）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illegible]楚人以為討[illegible]

二十一年 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

二十二年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二十四年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二十六年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二十八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

昭公二年 鄭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罪于木）

五年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

二十三年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定公六年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晉使魯討之）

十年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殺涉佗成何奔燕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趙氏臣）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安于縊而死

哀公三年 季孫（桓子）卒南氏生男正常（桓子臣）載以如朝遂奔衛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八年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伐

隱公元年 大叔將襲鄭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公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
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四年 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
經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經秋翬公子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晉都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衛人以燕師南燕伐鄭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

經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鄭人以王
師會之伐宋入其郛
宋人伐鄭
七年 經秋公伐邾
九年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十年 經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經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桓公二年 曲沃莊伯伐翼在魯惠公四十五年 逕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三年 春曲沃武公伐翼
五年 經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七年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二邑王以與鄭
八年 經秋伐邾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九年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十年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又求其寶劍叔曰無厭平聲將及我
遂伐虞公
十一年 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
十二年 經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楚伐絞軍其南門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
十四年 經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東郊取牛首
十五年 經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昌氏反 伐鄭
十六年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 經及宋人衞人伐邾　宋志也
莊公二年 經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三年 經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四年 楚武王荆尸（荆楚也尸陳也）授師子焉（子方言者戟也）以伐隨
五年 經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納惠公也
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還年楚子
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九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十年 春齊師伐我

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
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十二年 宋萬弒閔公立子游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
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
十四年 經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十五年 經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諸侯爲宋伐郳
十六年 經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宋故也
經秋荆伐鄭　爲不禮故也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　蔿國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
十八年 楚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　巴人叛楚而伐
那處　冬巴人伐楚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經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一年 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夏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二十三年 曹劌曰征伐以討其不然
二十六年 經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八年 春齊侯伐衞
經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僖公元年 經楚人伐鄭（荆始改號曰楚）　鄭卽齊故也
二年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三年 經楚人伐鄭
四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五年 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也）
公（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

六年 [illegible]夷吾不能守乃之梁
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九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
十二年 經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
十五年 經楚人伐徐
經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經冬宋人伐曹
秦伯伐晉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　武備　伐　四二

十六年 夏齊伐厲不克
十七年 經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
十九年 經衛人伐邢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二十年 經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 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
經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 春伐邾取須句其俱反反其君焉
經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伐宋以救鄭
二十三年 經春齊侯伐宋圍緡
經秋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二十五年 衛人伐邢
秋秦晉伐鄀音若
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　武備　伐　四三

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二十八年 經晉侯伐衛
三十三年 公伐邾取訾婁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經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文公元年 經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
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
衛　衛孔達帥師伐晉
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

三年 經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經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經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四年 經晉侯伐秦
七年 公伐邾間晉難也
冬徐伐莒
八年 夏秦人伐晉
九年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十年 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九倫反)　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音羊)
鄋(音搜)瞞侵齊遂伐我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襄公
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鄋瞞伐齊
十二年 冬秦伯伐晉
十四年 經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脫仲字)
楚子孔潘崇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十五年 經晉郤缺帥師伐蔡
經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

十六年 庸人率百濮將伐楚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十七年 經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經齊侯伐我北鄙
宣公元年 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經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經秦師伐晉
三年 晉侯伐鄭及郔(音延)
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
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 經夏公會齊侯伐萊
八年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 經齊侯伐萊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十年 經楚子伐鄭
經六月宋師伐滕
經齊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取成而還
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經楚子伐鄭
十一年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
經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春秋左傳類輯　卷三十　武備　伐　四十五
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
經宋師伐陳
十三年 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十四年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十五年 經蔡人伐晉
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十八年 經公伐杞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成公二年 經春齊侯伐我北鄙
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音羔)如
四年 經鄭伐許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音祀)祭(側界反)
六年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七年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吳伐郯(音談)郯成
春秋左傳類輯　卷三十　武備　伐　四十六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音凡)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
八年 經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九年 經晉欒書帥師伐鄭
經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十年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十四年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
十五年 經楚子伐鄭

(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

衞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戰于鄢陵)

經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 經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經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舒庸道吳人伐駕(楚邑)

(十八年) 經夏楚子鄭伯伐宋　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襄公元年) 經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 經鄭師伐宋　楚令也

齊侯伐萊

(三年) 經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子重歸吳人伐楚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邾人莒人伐鄫

(五年) 經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 經莒人伐我東鄙

經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 經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

楚子伐鄭

(十年) 會于柤(莊加反)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

經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經晉師伐秦

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一年) 經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篇之一)

經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篇之二)

經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經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篇之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十二年 經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
十四年 經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經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五年 經夏齊侯伐我北鄙
經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 經齊侯伐我北鄙
經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楚師敗績復伐許而還
經秋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 經宋人伐陳
衛石買孫蒯伐曹
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經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 經齊師伐我北鄙　晉侯伐齊會于魯濟同伐齊
經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二十年 經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三年 經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經齊崔杼帥師伐莒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 經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經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經十有二月吳子遏諸樊也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 衛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
子復攻孫氏克之
晉戍茅氏衛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二十八年 齊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二十九年

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

三十年

吳人伐越

鄭伯有耆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三十一年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會于虢）

四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

冬吳伐楚

五年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經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六年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

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門）

十二年

經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經楚子伐徐

十五年

經晉伐鮮虞

經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六年

經春齊侯伐徐

十七年

吳伐楚

十九年

郹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乃盡歸郹俘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

經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

二十年

衛齊氏（齊豹）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遂伐齊氏滅之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

王子朝奔京丙寅伐之　鄩肸（子朝黨）伐皇大敗　百工叛（王師敗故）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伐東圉（百工所在）

閏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

二十三年 王子朝入于尹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
吳人伐州來楚邑
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三十年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
三十一年 吳人侵楚伐夷夷楚邑在今亳州
三十二年 經夏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
定公二年 經秋楚人伐吳
四年 經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楚爲沈故圍蔡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
七年 經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　辛卯單子伐
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經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
九年 秋齊侯伐晉夷儀　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過中牟中牟
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亡在中牟曰不如從齊乃伐齊師

十年 初衞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十二年 經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登武子之臺
仲尼命申句音鉤須樂頎下伐之
十三年 齊侯衞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邴意茲曰可乃伐河內
經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荀躒言於
晉侯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
十五年 經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公元年 師及齊師衞孔圉鮮虞人伐晉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將
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三年
經宋樂髡帥師伐曹
晉趙鞅圍朝歌（范中行所在）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
四年
齊國夏伐晉
五年
經夏齊侯伐宋
經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
經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經吳伐陳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經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經秋公伐邾
八年
春宋公伐曹
經吳伐我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九年
經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經秋宋公伐鄭
十年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經夏宋人伐鄭
夏趙鞅帥師伐齊

經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一年
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十二年
經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
經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
十四年
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
經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

經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經晉趙鞅帥師伐衛
經冬晉侯伐鄭
十六年
晉人伐鄭楚救之　吳人伐愼白公敗之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衛人出莊公
而與晉平　十一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
十八年
巴人伐楚

三年 十四年 二十七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

晉荀瑤帥師伐鄭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一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武備門

侵

隱公五年 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郕國也）

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桓公四年 秋秦師侵芮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

十七年 齊人侵魯疆

莊公十年 經二月公侵宋

十一年 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之敗諸鄑（子斯反）

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十五年 經鄭人侵宋

二十六年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九年 經夏鄭人侵許

僖公三年 經楚人侵鄭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經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二十六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盟洮盟向）

二十八年 經春晉侯侵曹

三十年 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經介人侵蕭

三十三年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

九年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

十二年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五年 經秋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

經齊侯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

十六年 楚師次于句澨（古侯反） 使廬戢梨（廬大夫）侵庸

宣公元年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二年 經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三年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六年 經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

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遂南侵及巢丘

經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illegible]陽橋

三年 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

六年 經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八年 經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

九年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十年 經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十五年 楚子侵鄭及暴隧（周圻內之地是時爲鄭所有） 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十六年 經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十七年 經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十八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

襄公元年 經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縣屬彭城郡○今江南徐州府境）鄭子然侵宋

取犬丘

二年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經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三年 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

要而擊之獲鄧廖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四年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駘徒來反　邾地）

八年 經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九年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晉復伐鄭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十年 衛侯救宋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十一年 經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

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

十二年 經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三年 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十四年 經莒人侵我東鄙

十六年 晉荀偃伐楚戰于湛阪（音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十八年 晉侯伐齊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師伐鄭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扶味反）滑胥靡獻于

雍梁（皆鄭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

十九年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二十四年 經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齊崔杼伐莒侵介根（莒邑）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戚東鄙）

昭公十三年 楚子蔡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人城）驅衝競（驅衝車與）

逆大獲而歸

二十四年 陰不佞（敬王大夫）以溫人南侵（侵子朝）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夷今亳州潛城六城今壽州俱江南鳳陽府）

定公四年 經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六年 經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七年 經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八年 經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經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經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經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哀公元年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七年 經宋皇瑗帥師侵鄭

十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冬鄭師救曹侵宋

經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 經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十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二十五年 衛侯（鈕在城）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

二十六年 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師侵外州大

獲

襲

隱公元年 大叔（鄭共叔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桓公五年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僖公五年 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成公十七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子餘反）

二十六年 齊人城郟之歲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

昭公十三年 楚觀起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皆靈王弟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

告之僑強與之盟入襲蔡

十八年 邾人襲鄅（鄅國）遂入之

二十二年 六月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
外遂襲鼓滅之

定公十二年 季氏將墮（許規反）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哀公四年 楚左司馬眅（普版反）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之故地）
（人民楚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
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一夜也）襲梁及霍

十四年 孟孺子洩（孟武伯）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

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十六年 楚大子建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
初晉人使諜于子木（即建）請行而期焉（襲鄭之期）鄭人省之

次

莊公三年 經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

八年 經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期共伐郕）

十年 經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三十年 經夏次于成（將甲師少故直言次） 齊將降鄣故設備

閔公元年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

二年 鄭人惡高克使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四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楚子使屈完
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十五年 經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二十五年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王納）

二十八年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魚覲反）次
于城濮

文公十年 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

十六年 楚蔿賈曰不如伐庸乃出師次于句（古侯反）澨（楚西界）

宣公十二年 楚子北師次于郔（音延）聞晉師既濟嬖人伍參（七南反）欲戰告
令尹（王告也） 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楚重（輜重）至
於郔遂次于衡雍（去聲）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成公三年 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
十一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
十六年 會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襄公元年 經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鄫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
次于戚以為之援
九年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
口鄭地而還

十一年 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伐鄭
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
十六年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皆許地
十八年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齒山也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旃然水名
十九年 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
二十三年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昭公六年 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楚東竟

七年 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
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十三年 楚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二十二年 單子欲告急于晉王子朝亂秋七月戊寅以王子猛如平畤音止遂
如圃車次于皇　王子猛卒敬王即位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次于社
司馬督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二十三年 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二十五年 經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
二十六年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孔藏自劉而出庚午次于渠周地王城人焚
劉　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于滑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　召伯逆
王于尸遂軍圉澤次于隄上
二十八年 經公如晉次于乾侯晉竟內邑
二十九年 經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
定公九年 經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諱伐盟主以次告

十三年 經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五年 經齊侯衛侯次于渠蒢直居反不果救故書次　次于遽挐女居反即渠蒢

謀救宋也

哀公八年 吳師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

十一年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

入

隱公二年 經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

經無駭魯卿帥師入極極附庸也　費庈音琴父勝之勝極也

五年 經秋衛師入郕

邾鄭伐宋入其郛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一年 經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二年 經九月入杞

十四年 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逵道方九軌

十五年 經許叔入于許鄭莊公既卒

經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公六年 經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經齊小白入于齊

十四年 經秋七月荊入蔡

二十年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避子頹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二十一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二十八年 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戶結反柣待結反之門郊門衆

車入自純門外郭門　及逵市

僖公二十年 經鄭人入滑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入桑泉二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

二十五年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二十七年 經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二月丙午入曹

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

三十年 秋乃釋衛侯晉執之京師衛侯賂周歂冶廑周冶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公入
三十三年 經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文公五年 經秦人入鄀
十二年 秦師夜遁戰河曲復侵晉入瑕
十五年 經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
不有
經齊侯侵我西鄙遂伐莒入其郛
宣公十一年 經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成公七年 經吳入州來楚邑
九年 經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別邑
十四年 鄭伯復伐許入其郛
十八年 經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公元年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六年 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
十二年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十八年 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二十三年 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五年 經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衛獻公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 經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入
楚子伐鄭入南里墮其城
三十年 經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公元年 經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四年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皆楚東鄙邑
十二年 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滅肥

十三年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
羹鄖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八年 經六月邾人入鄅鄅國 鄅人藉稻其君自出邾人襲鄅鄅人將
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
十九年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一年 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 經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二十三年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烏戶反

二十六年 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定公四年 經庚辰吳入郢

五年 經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七年 冬十一月己巳王入于王城

十一年 經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經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三年 經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

六年 經齊陽生入于齊

七年 經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八年 經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十三年 經於越入吳

十四年 經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經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圍

隱公四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五年 經宋人伐鄭圍長葛

十年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蔡之軍在戴

桓公四年 冬王師秦師圍魏

九年 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莊公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郕

十二年 宋萬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聚聚晉邑盡殺羣公子

僖公五年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都

六年 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新城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

十九年 經秋宋人圍曹

二十三年 經春齊侯伐宋圍緡忙巾反宋邑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濟河圍令狐

二十五年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溫大叔在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

秦晉伐鄀楚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二十六年 經冬楚人伐宋圍緡

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經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三十年 經晉人秦人圍鄭

文公元年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楚大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

三年 經秋楚人圍江

四年 晉侯伐秦圍邧（願晚反） 新城（俱秦邑）

十二年 經夏楚人圍巢（吳楚間小國）

宣公二年 秦師伐晉遂圍焦（晉河外邑）

三年 經宋師圍曹

九年 經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去聲哭也）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楚子伐蕭遂圍蕭蕭潰

十四年 經秋九月楚子圍宋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三年 經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九年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潰

經鄭人圍許

十七年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楚四邑）

十八年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十二月會于虛朾（他丁反） 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 經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四年 經陳人圍頓

六年 齊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居城爲上山及女墻）

七年 經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

十年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諸侯會吳子柤）丙寅圍之弗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庚午圍宋

楚子囊鄭子耳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十一年 六月諸侯會于北林次于瑣圍鄭鄭人懼乃行成

十二年 經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五年 經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六年 經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孺子速徼之

十七年 經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八年 經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

十九年 齊侯圍高唐弗克 夙沙衛叛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

二十三年 楚屈建從陳侯圍陳 二慶故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二十五年 楚圍舒鳩

二十九年 齊高豎以盧叛閭丘嬰帥師圍盧

三十年 [illegible]

昭公四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

八年 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十一年 經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十二年 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十三年 經叔弓帥師圍費

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十九年 宋公伐邾圍蟲

二十一年 宋公子城以晉師至會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二十三年 經晉人圍郊 郊朝討子朝 二師 王師晉師 圍郊郊鄩潰

二十五年 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

二十六年 經夏公圍成　齊師圍成

二十七年 吳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楚邑

三十一年 吳師圍弦

定公二年 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四年 經楚人圍蔡

五年 經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經季孫斯仲孫忌 何忌不言何闕文 帥師圍鄆

八年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經晉趙鞅帥師圍衛

十年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二年 經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武叔懿子圍郈弗
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　郈人介侯犯之門甲
以圍侯犯
十三年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晉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十四年 晉人圍朝歌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哀公元年 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圍蔡里而栽才代反設板築
為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
齊侯衛侯救邯鄲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圍五鹿晉邑

三年 經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 晉趙鞅圍朝歌范中行所在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
鞅圍邯鄲邯鄲降
五年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七年 經宋人圍曹
九年 鄭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十二年 宋向巢伐鄭取錫音羊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十七年 夏六月趙鞅圍衛
楚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
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
二十年 十一月越圍吳
悼之四年悼公哀公子晉荀瑤帥師圍鄭

救患

隱公五年 邾鄭伐宋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桓公六年 鄭大子忽帥師救齊
莊公六年 經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二十八年 經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公元年 經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 經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六年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十五年 經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經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
十六年 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八年 經夏師救齊
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
二十八年 楚人救衛不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
弃之謂諸侯何
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文公三年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
九年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宣公元年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
二年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
五年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九年 經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
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蕭潰還（音旋）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
號（平聲）申叔展（卯展皆楚大夫）曰目於眢井而拯之（欲入井使叔展視廢井求拯
己）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教結茅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
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經衛人救陳
十五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
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衛齊戰于新築）　孫桓
子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郤獻子請八百乘許
之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
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四年 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
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七年 經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九年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十六年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
十七年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十八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孟獻子會于虛朾（他丁反）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四年 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
五年 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十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經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一年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十三年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二十三年 經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四年 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二十五年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
昭公六年 楚薳洩伐徐吳人救之
十一年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二十一年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三十年 吳滅徐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夷城父也）使徐子處之
三十一年 楚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
定公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八年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十四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元年 齊侯衛侯救邯鄲（趙稷以邯鄲叛）圍五鹿
四年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
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
六年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七年 秋伐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子從之
九年 經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
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
十年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二年 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六年 晉人伐鄭楚救之
十七年 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二十七年 晉荀瑤伐鄭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乃救鄭知伯聞之
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戰

隱公十一年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
桓公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
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

八年 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地)
九年 楚鬬廉(音蠻)及巴師圍鄾(音憂)鬬廉衡(音橫)陳(去聲)其師於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偽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十年 經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二年 經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三年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十七年 經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　疆事也
莊公九年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齊地)
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衛反)請見問何以戰　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
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二十八年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
僖公十五年 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八年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音升)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二十二年 經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刑)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二十五年 將納王晉侯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二十八年

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子玉使伯棼扶云反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誦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
曰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皮冰反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

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退三舍為
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
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使若
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
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文公二年　七年　十二年　宣公二年　四年　十二年

經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經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經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人欲戰秦伯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為綏
經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音虎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音弼晉師敗
績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南轅反
旆伍參言于王改乘轅而北之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驅疾
摩壘而還摩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音鄒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兩飾也孔疏謂隨宜刷刮掉鞅而還掉正也示閒暇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
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　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

請戰而還趙旃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　潘黨既逐
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
卯王乘左廣古曠反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
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徒溫反　車逆
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
入晉軍也遂出陳陳去聲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荀林父中軍將　鼓
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餘軍皆去惟上軍在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

逐下軍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
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郤克上軍佐　待諸乎隨季曰士會上軍
將　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
卒而退不敗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
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音龐　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
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
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之子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反還戰　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績　師從齊師于莘齊地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癸酉師陳去聲于鞌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　郤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　豈敢言病吾子忍
之緩曰鄭邱緩　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
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音宦
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音浮鼓槌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韓厥父　謂己曰且辟音避左右
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齊侯御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

十三年

十六年

丁車中　逢丑父(齊侯車右)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
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絆也)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於元反)
(扶廢反)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
入三出(二入晉軍)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
公不振旅(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
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

之退入于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使射呂錡
中項伏弢(他刀反弓衣)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晉韓
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
其右茀翰(音韓)胡曰諜輅(五嫁反輅迎也)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鄭成公御)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鄭成公車右)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藝命)
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
曰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于子重子重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王闔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襄公十一年
蔡晉戰于棘（音地）

十四年
吳復楚戰于庸浦

十六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丈林反）阪（音反）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門于且（子餘反）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
舒　莒子親鼓之獲杞梁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
射犬吉　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皆取冑

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射犬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

昭公十年
齊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助）遂伐虎門（公門）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音丕公旗名）率
吉五月庚辰戰于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

十七年
經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年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
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

二十一年
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
戰于赭丘

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戊辰
晦（七月二十九日）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三國爭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會胡
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
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二十六年
齊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公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
五月戊辰王城人（子朝之徒）劉人（劉蚠之屬）戰于施谷

定公四年
經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子常）出奔鄭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　二
師陳于柏舉五戰及郢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以與王戰而敗　吳師居
麇（九倫反）子期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

八年
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陽虎）戰于南門之內
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

哀公二年
經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六年 齊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高張）聞之與惠子（國夏）乘如公戰于莊（莊六軌之道）

八年 吳師克東陽而進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魯地）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

經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三年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乙酉戰

越子至丙戌復戰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齊戰于犂邱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一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二

欽

武備門

克

隱公元年 經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音偃○今河南鄢陵縣）

十年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莊公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國名）使鬬緍尹之

僖公五年 晉侯圍上陽（虢國都今河南陝州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音眞）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音奔）天策焞焞（他門反）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夏之九月十月）十二月晉滅虢

文公九年 夏楚侵陳克壺邱以其服于晉也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襄公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吳邑○今蕪湖縣東有鳩茲港）至于衡山

十年 楚子襄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
十八年 晉侯伐齊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己卯荀偃士匄（古害反）以
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音詩平陰西有邿山）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二十三年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二十六年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孫襄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于
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
二十八年 齊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陳鮑公所在）弗克
昭公四年 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
其族
十一年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
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
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十三年 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克息舟城而守之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二十六年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
定公三年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
十二年 夏衛公孟彄（苦侯反）伐曹克郊（曹邑）
哀公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叛楚者）乃謀北方
八年 吳伐我從武城伐武城克之 吳師克東陽而進
十一年 為郊戰故公會吳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皆齊邑）

敗

隱公元年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五年 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六月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
師于北制（北制鄭邑）
十年 經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
十一年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
桓公四年 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
八年 楚子伐隨隨師敗績隨侯逸

（九年）楚及巴師圍鄾鄧師救鄾鄧師大敗

（十一年）楚敗鄖師於蒲騷鄖音云 蒲騷鄖邑

（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

（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莊公九年）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十年）經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魯地

經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經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

經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子斯反魯地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楚地禦巴人為巴人所敗還鬻拳楚大閽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在亦反陵黃地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閔公二年）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又敗諸河

（僖公元年）經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力知反獲莒挐女居反

（十五年）經楚人敗徐于婁林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　秦獲晉侯以歸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曰不吉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音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十八年）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音彥齊地立孝公而還

（二十二年）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門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二十四年）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伐周大敗周師

（二十八年）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殽又作崤在宏農澠池縣西今河南府永寧縣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文公二年）經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

九年 于刳音枯首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地刳首在西三十里

秋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扶廢反陳懼以小勝大故懼

乃及楚平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九倫反成大心子玉之子敗麇師于防渚麇地屬湖廣鄖陽府

宣公二年 經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九年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

十二年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左傳類輯 卷三十二 武備 敗 六

十五年 晉魏顆苦果反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

成公二年 經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

救魯衛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音附

三年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

禦之使東鄙覆伏兵也諸鄤武旦反敗諸丘輿

四年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

十三年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初宜反及不更平聲女父

十四年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音酌陂退舍于夫渠不儆

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

於洧上

四年 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徒來反邾地

六年 齊晏弱圍萊王湫帥師王湫故齊人奔萊及正輿子萊大夫棠人軍

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

春秋左傳類輯 卷三十二 武備 敗 七

奔莒莒人殺之

十一年 秦伐晉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三年 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十四年 楚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

人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十六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音反楚師敗績

二十五年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敗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叛故晉戍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

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林父之子遂從衛師敗之圉衛地

昭公五年 楚子秦人侵鄭五月至于城麇九倫反 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音恤囚皇頡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扶粉反泉莒未陳也
楚伐吳閽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太平府大江日鵲江岸日鵲岸
六年 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吳地
十年 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旗名率吉齊欒高氏伐虎門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地名欒高敗又敗諸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門

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使長鬣者三人伏于舟側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年 宋華向之亂其徒公子城等八子徒衆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為華氏所敗
二十一年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今河南商邱虞城二縣界獲其二帥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齊烏枝鳴曰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取邑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怒敗
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為王子朝所敗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辛卯鄩肸子朝黨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子朝所得邑 百工叛司徒醜敗故 伐單氏之宮敗焉為單氏所敗 冬十月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子朝衆敗陸渾于社
二十三年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秋七月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
經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二十六年 五月戊午劉人劉盆之屬敗王城之師子朝之徒于尸氏今河南偃師縣新蔡

績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二十七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子餘反知近鄆地

二十九年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列勉反以叛陰不佞敗之

定公二年 冬十月吳圍楚師于豫章敗之

三年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

四年 經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吳從楚師及清發夫槩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沂軍祥皆楚地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楚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師大敗

六年 吳大子終纍力追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于繁揚

七年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八年 陽虎劫公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

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中牟人伐齊師敗之

十二年 費人北攻公孔子命伐之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十三年 二子將伐公晉范氏中行氏齊高彊曰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十四年 經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音醉李檇李城在浙江嘉興縣南四十五里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五年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音扶椒夫椒山即西洞庭山

二年 經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六年 齊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六軌之道敗

九年 宋皇瑗圍鄭師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十年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十一年 經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展如吳右軍將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齊中軍將

敗胥門巢（吳上軍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敗）
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
十六年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吳師大亂遂敗之
十八年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齊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六年 納衛侯師侵外州大獲（越之師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敗）
殿

莊公十八年 楚子元伐鄭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丁見反）
閔公二年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
宣公十二年 晉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
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邲之戰）
成公二年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
以集事
襄公十四年 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
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
十八年 齊師夜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恨二子故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
之射殖綽中肩縛之其右縛郭最皆衿甲（不解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
二十六年 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定公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殿（會見師退猛不在列詐言猛殿）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普皮反）盾（食允反）夾之陽越
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季氏將殺）

十年 郈人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
十一年 衛公孟彄伐曹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
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哀公二年 追鄭師（鐵之戰）姚般（音班子姚子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
趙孟曰國無小
八年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
待之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俱齊大夫）涉泗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取附 獲 掠

隱公元年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三年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四年

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五年

宋人取邾田

六年

鄭伯侵陳大獲

十年

經冬宋人取長葛鄭邑

經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音姦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書取明不用師徒也

經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伯圍戴戴三國之軍在戴故合圍之克之取三師焉取三國之衆

十一年

王取鄔烏戶反劉蒍允委反邘音于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十四年

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鄭邑

莊公十八年

巴人叛楚而伐那乃多反處取之楚地

僖公三年

經徐人取舒舒國

十七年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

梁伯好土功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三年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今譙縣夷一名城父城頓頓國皆陳邑而還

二十四年

秦伯納之納晉公子重耳濟河取臼衰初危反○臼城在解州西北屬山西平陽府

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

援

二十八年

晉侯伐衛取五鹿

三十一年

經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

三十三年

經公伐邾取訾婁邾地

文公元年

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二年

晉先且子徐反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七年

經三月甲戌取須句其俱反魯封內屬國僖公反其君邾復滅之

九年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十年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音懲
十二年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
宣公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邑
九年 （經）秋取根牟　言易也
十年 （經）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邾邑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三日取龍
（經）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
四年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音祀祭側界反鄭地

六年 （經）取鄟音專附庸國
八年 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十五年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十八年 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皆宋邑
襄公元年 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三年 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
十一年 宋向戌侵鄭大獲

十三年 （經）夏取邿音詩小國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十七年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邑
二十一年 晉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二十三年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歌　戍郫婢支反邵取晉邑而守之
二十六年 公會晉宋鄭曹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

二十九年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
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
昭公元年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邑
四年 （經）九月取鄫莒邑　鄫叛而來故曰取
七年 晉人為杞取成孟氏邑本杞田
十年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音梗莒邑
十三年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
十五年 晉荀吳圍鼓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十七年 晉滅陸渾周大獲

十九年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二十二年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渡伊洛取前城前城王子朝所得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武城人遂取邾師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王子

朝入于王城尹辛取西闈周地

二十五年 經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以居公也

三十二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口暫反遂入旁闞而取之

定公六年 公侵鄭取匡

哀公元年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四年 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呼洛反逆畤音止陰人盂壺口晉八邑

七年 師遂入邾魯師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掠取財物邾衆保于繹師宵

掠

八年 經夏齊人取讙及闡

九年 經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年 經趙鞅帥師伐齊取犂一名隰及轅

十二年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音羊

十三年 經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十七年 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御之敗遂圍陳

二十四年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二十六年 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出公師侵外州

大獲

俘馘

隱公十年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取三國之衆

十一年 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

尹氏

桓公三年 曲沃武公伐翼晉舊都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

四年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六年 鄭大子忽救齊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

八年 楚子伐隨隨師敗績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十二年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從之絞

人獲三十八

莊公六年 經冬齊人來歸衞俘

九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秦子梁子(公御及戎右)以公旗辟于下道

(以悞齊師)是以皆止

十年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一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市專反)孫生搏

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

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

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

十六年 楚子如息遂滅息以息嬀歸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

三十年 王命虢公討樊皮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一年 諸侯不相遺俘

閔公二年 衞師敗績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夜與國人出

僖公元年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

之也

二年 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五年 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六年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

十五年 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二十二年 宋公曰君子不重(直用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子魚曰雖及

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

馘(古獲反)君子曰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非近婦人之物)

二十四年 頹叔桃子奉大叔伐周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二十五年 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二十六年 經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八年 經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

三十三年 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孔疏世族譜以為百里奚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

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

矣不顧而唾
文公元年 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二年 戰于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
九年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莫江反及樂耳三子鄭大夫
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扶廢反
十六年 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
宣公元年 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大夫

二年 鄭公子歸生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 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五嫁反迎也鄭
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宋大夫
八年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二年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攝叔
曰楚戎右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楚熊負
羈囚知罃知莊子之子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射公子穀臣囚
之

冬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蕭人
殺之王怒
十五年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
晉魏顆苦果反 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
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
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 師陳于鞌

邴夏御齊侯逢丑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
華泉驂絓音卦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韓厥
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
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七年 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音云公鍾
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八年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
沈子揖初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音脫）之
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
十三年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初宜反）及不更（音庚秦爵）女父
十五年 會于戚（晉會諸侯）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將鉏樂氏族樂懼戴公六世孫）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戰于鄢陵）

襄公元年 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邱
三年 楚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平聲）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十年 晉滅偪陽以偪陽子歸
鄭皇耳帥師侵衛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
十三年 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十四年 楚伐吳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十七年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陳大夫）
齊高厚圍臧紇于防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音弋）抉其傷而死
十八年 齊師遁遂從齊師晉州綽射殖綽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二十三年 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力之反齊大夫）
齊襲莒莒子親鼓之獲杞梁

二十五年 鄭伐陳遂入之陳侯免（音問喪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美（子產）入數（上聲）俘而出
二十六年 殖綽伐茅氏（殖綽齊人奔在衛）孫蒯追之雍鉏獲殖綽
楚子秦人侵鄭至于城麇（九倫反）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音恤）囚皇頡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
二十七年 楚子伐鄭門于師之梁縣（音懸）門發獲九人焉
齊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

昭公四年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
六年 吳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廄尹弃疾
九年 晉使趙成如周弔反潁俘
十年 平子伐莒取郠(音梗)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以人祭殷社)
十一年 經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二年 晉荀吳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十三年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十五年 晉荀吳圍鼓以鼓子鳶(本又作䳭悅全反)鞮(丁兮反)歸

十七年 宣子夢文公(晉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于文宮
十八年 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
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二十一年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古含反)偃州
員(音云)
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滅
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鄩(音尋)肸伐皇(王子朝黨)大敗獲鄩肸
二十三年 武城人取邾師獲鉏(徐鉏)弱(丘弱)地(茅地)
定公二年 吳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
三年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四年 經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生又作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
五年 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吳子乃歸因闉輿罷(音皮楚大夫)
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
不待而歸(為吳所獲)
六年 經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潛子臣小惟子(惟又作帷 二子舟師之帥)及
大夫七人
十四年 經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哀公二年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晉大夫)
七年 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
八年 宋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公孫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地名)獲叔子與析朱鉏
(三人同車)獻于王

九年 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十三年 鄭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
越子伐吳為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乙酉戰彌
庸獲疇無餘地（王子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
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十七年 齊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本服）
楚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彭仲爽申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二　武備　俘馘　執　二八

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楚文王滅申）
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晉師襄公之孫班）以歸
二十三年 晉荀瑤（知伯襄子）伐齊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圍鄭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戶圭反）魁壘（晉士）
賂之以知政（欲使為鄭）閉其口而死

執

隱公四年 厚（衛石碏子）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敢即圖
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

桓公十一年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
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莊公十七年 經春齊人執鄭詹（鄭執政大夫）　鄭不朝也
二十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僖公四年 經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大夫）
十七年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
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十九年 經宋人執滕子嬰齊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二　武備　執　二九

經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三年 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毛偃從重耳）
二十四年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
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
二十八年 楚子玉使宛（於元反）春告于晉師乃拘宛春于衛
經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
文公二年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十二年 楚子孔執舒子平（平舒君名）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帑於晉使夜逸
十四年 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單伯如
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欲以恥辱魯)
十七年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盟于
卷楚(卷楚即斷道)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
南郭偃于溫
成公五年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
九年 經晉人執鄭伯 討其貳于楚也
十六年 經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犨
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
矣
十七年 晉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公遊于匠麗氏(晉厲公也)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襄公七年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
人從之
十一年 經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四年 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晉執之) 以其通楚使也
公出奔齊(衛獻公) 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音絹衛地)人執之(公徒敗散還故爲公執之)
十六年 晉平公即位會于溴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音毗)公且
曰通齊楚之使
十八年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十九年 經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以其伐我故

齊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古侯反)瀆之丘
二十一年 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二十六年 會于澶淵以討衛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二十七年 胥梁帶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使諸侯偽致烏餘之封者
而遂執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昭公元年 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二年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晉邑)
四年 經楚人執徐子(申之會)

五年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六年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

七年 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芋尹之閽入焉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宇 王曰取而臣以往

九年 王使詹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

十一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十三年 經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大子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
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王執
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
宋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

二十三年 經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

二十五年 季平子拘展公思展於卞而執夜姑申夜姑季公鳥臣 臧昭伯
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
拘臧氏老 左思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將與公俱輕歸公徒執
之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
叔游曰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焉言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
侯執祁盈

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音古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
馬者賣之

三十年 吳子執鍾吾子

定公元年 經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

六年 經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

七年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齊人從之

九年 陽虎奔齊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載
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

十年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

衛衛人不許
哀公四年 經宋人執小邾子
八年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
使吾水滋
十四年 齊子我（闞止也）夕陳逆殺人逢之（子我逢之）遂執以入　子我不
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
之以告殺諸郭闗　陳恒執公（簡公）于舒州
十七年 子儀克（向魋臣）適宋告夫人曰麇（皇瑗子）將納桓氏公執之
二十四年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

武畧

隱公元年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
五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九年 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
待之　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
桓公五年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
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
八年 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弗從
十一年 鬭廉曰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
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十二年 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
以誘之（扞衛也）　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
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 覆設伏也）

莊公十年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曹劌）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
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二十七年 晉士蔿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
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子
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
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十八年
楚子曰無從晉師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

有德不可敵　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文公七年
趙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
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十二年
晉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　秦行人夜戒晉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十六年
楚伐庸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宣公二年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十二年
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爲是征　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爲此陳法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孫叔敖也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如軍行前有斥候蹹伏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
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音酌詩頌篇名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致討於昧武詩頌曰無競

惟烈烈業也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武王之功業　知莊
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六爻辭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
已也如從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
所以凶也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藍縷
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
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古曠反 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鄭氏賓曰楚人易古偏法而有賁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偏之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 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孔疏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士季曰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爲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楚子爲乘廣三
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舒銳反舍也 左則
受之日入而說 孫叔曰 孫叔敖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
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小雅先去聲 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楚子曰夫文 文字 止戈爲武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
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此戰之所由克也 姚句 古侯反 耳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去聲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晨
壓晉軍而陳 去聲下同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 夷平
也陳於軍中而疏行 戶郎反 首 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何患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 勑彫反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郤至曰鄭陳而不整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 陳合宜靜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
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
王卒必大敗之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日臣之使于
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請攝飲焉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乃宵遁

襄公九年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繕守備恐因災有亂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十年 晉伐鄭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音成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 庀羣司具衆官 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十三年 吳侵楚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從之大敗吳師

十四年 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十八年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疏建旌旗以爲陳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僞以衣服爲人形也以旆先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二十五年 楚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去聲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

二十六年 楚聲子曰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 晉楚遇于靡角之谷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秣馬蓐食師陳去聲焚次次舍也 明日將戰 子靈巫臣通吳於晉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昭公元年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阸又克以二伍當一車困敵于阸皆有克道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音杭步陳 五乘爲三伍車三人五乘十五人分爲三伍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

拒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二十一年 廚人濮宋廚邑大夫 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從之敗吳師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二十三年 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師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去聲）整旅吳子從之

定公四年　吳伐楚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使先濟者知

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又敗之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達）子般（音班駟弘）送之趙鞅禦之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去聲）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傅氏遜曰設旆軍前盛為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於是乎會之（合戰）必大敗之

十七年　越子伐吳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古侯反）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二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三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武備門

軍旅

隱公四年　眾仲對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恃兵則民殘）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五年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時鄭不車戰）

臧僖伯諫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三年大習）入而振旅（整眾而還）歸而飲至以數（上聲）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習威儀也

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鄭祭（側界反）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鄭邑）

十年　鄭伯圍戴（宋衛蔡三國之軍在戴鄭伯合圍之）克之取三師焉

十一年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大音泰）秋七月庚辰傅（音附）于許鄭師畢登遂入許

桓公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曼伯爲右拒
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平聲）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
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王毁軍而納少師
經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

十二年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諜伺也）
三巡數之（巡徧也）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之

莊公三年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
楚武王荆尸（荆楚也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授師孑焉（揚雄方言孑者戟也）以伐
隨卒于樠（音朗）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側嫁反）
營軍臨隨（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隨人懼行成濟漢而後發
喪

八年
經甲午治兵（治兵于廟習號令）

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魯大夫）宋師不整可敗
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音毗虎皮）而先犯之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二十八年
秋楚子元伐鄭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丁見反）衆車入自純門及
逵市縣（音懸）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
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二十九年
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閔公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

二年
經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

僖公二年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四年
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
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夫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
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符沸反草屨)其可也齊侯
說
十五年 秦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
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
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便旋也)濘(乃定反泥也)而
止公號(平聲)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五嫁反)秦伯將止之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三　武備　軍旅　四

鄭(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呂甥曰
(瑕呂飴甥字子金)　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　羣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
乎作州兵(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孔疏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
十八年 衞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眾不可而後師(陳師)于訾婁
十九年 衞大旱甯莊子曰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去聲)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耻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
戎事不邇女器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曰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莫爾反弓末無緣者)右屬櫜(音皋以受箭者)鞬(九言反以受弓)以與君
周旋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三　武備　軍旅　五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
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公子入于晉
師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左師逆王
二十六年 經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終朝而畢不戮
一人(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

貫三人耳爲賈尙幼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宋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
二十八年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
玉使伯棼（扶云反）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楚有左右廣）東宮（大子宮甲）與若敖
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實從之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初言辟君三舍）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次于城濮
楚師背酅而舍（孔疏所舍處有丘陵名酅其處有險阻） 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兵樂曰愷通作凱） 獻俘授馘飮
至大賞
晉侯作三行（戸郞反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氾俱屬河南開封府）
三十一年 晉蒐于淸原作五軍（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
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
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
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公使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音雉）而軍陽子患
之使謂子上曰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不然紓
我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不如紓之乃退

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二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六年 春晉蒐于夷 晉地 舍二軍 復三軍之制

七年 晉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 晉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刳首晉地

叔仲惠伯曰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

九年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

十二年 秦伯伐晉晉人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乃皆出戰交綏 退軍爲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 魚覲反 缺也 也明日請相見也秦師夜遁

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十六年 楚蔿賈曰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 往伐庸也 振廩同食 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 次于句 古侯反 澨使

廬戢棃侵庸庸人逐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十八年 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將以伐魯

宣公三年 楚子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 臨哭也 去聲 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荀林父 隨武子曰善 士會 彘子曰不可以中軍佐濟 先縠 渡河 知莊子

曰 荀首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曰師出以律否 部鄙反 臧凶 師卦初六爻辭 韓獻子 韓厥 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 音延 鄭北地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南轅反旆 孫叔敖迴車南鄉 伍參言于王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 苦交反 敖鄗二山 在滎陽縣西北 之間 士季 士會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爲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晉人懼二子 魏錡 趙旃 之怒也使軘 徒溫反 屯守之車 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

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惎其器反教也）脫扃（扃古熒反孔疏橫木車前以約兵器除坑則有礙）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及昏楚師軍於邲（邲音必鄭地）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冬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拊音撫）而勉

之（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音曠）

經三月作邱甲（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于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山名）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

能進不能退　齊高固入晉師桀（擔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音古）余餘勇癸酉師陳（去聲）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音跗）注（山名）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　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陘音刑皆齊邑）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公會晉師于上鄍（鄍音冥）

楚令尹子重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是行也晉辟（去聲）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

三年　六年　七年　十三年　十六年

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巫臣請使于吳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音赦）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顧氏炎武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

會伐秦成子受脤（市軫反）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音煩）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平聲）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十年出奔今還爲亂）反軍于市子駟帥國人遂從而盡焚之

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古侯反）耳與往楚子救鄭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平聲）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

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苦臘反）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侍也）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楚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七月會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諸侯還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十八年

晉侯師于台（音臺）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如伐鄭可也

襄公元年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戶郎反行陳次）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六年

齊晏弱圍萊王湫（子小反故齊人奔萊）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苦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冬十月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氾（鄭地衆軍還聚氾）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音成）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已取虎牢使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十年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三分其軍各攻一門）濟于陰阪（音反）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會于柤（莊加反）遂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音懸）

門發郰人紇（聊邑大夫孔子父）抉之以出門者（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彌（音斯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本又作几）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門于桐門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

諸侯之師城鄭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　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

經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

四月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子禮反　水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十四年

晉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秦地）不獲成焉（不服秦）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去聲）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大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楚子囊師于棠（楚地）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

十七年

齊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近防地畏齊師不敢至防）郰叔紇（孔子父）臧疇臧賈（臧紇昆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十八年

同伐齊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
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
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兹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伐雍門之萩音秋蕭也范鞅門于雍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
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經曹伯負芻卒于師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
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帥
師治兵于汾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
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
而還信再宿也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南風音曲不競楚必無功董叔
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二十三年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鞅逆魏舒則
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　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
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古曠反公副車啟左翼胠起居反右翼
大殿都練反後軍　自衛將遂伐晉　齊侯遂伐晉爲二
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築壘壁封少去聲水封晉尸于
少水乃還趙勝趙旃之子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水軍以伐吳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齊社蒐軍實祭社因閱數軍器使客觀之
陳文子曰吾聞之兵不戢戢藏也必取其族族類也還自害秋齊
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辭會且乞師
崔杼帥師送之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隧徑也井堙音因塞也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
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

七日

二十六年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伐鄭入南里墮（許規反）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音懸）發獲九人焉涉于氾（音凡）而歸

齊烏餘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

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爲會于宋以藩爲軍　宋左師請賞（欲朱君稱功加厚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左師辭邑

三十年 鄭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昭公五年 經春王正月舍中軍（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扶粉反）泉莒未陳也

楚子以諸侯伐吳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平聲）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八年 經秋蒐于紅（魯地）　大蒐于紅自根牟（魯東界）至于商衛（魯西竟接宋衛）革車千乘

十三年 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爲復國之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子斯反）梁而潰

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

蒍罷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中人城)驅衝競大獲而歸

十四年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使屈罷

(音皮)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舟名)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

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 鄭子產爲火故乃簡兵大蒐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

十九年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二十年 鄭子大叔爲政興徒兵以攻萑(音丸)苻(音蒲)之盜

二十一年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

餘(吳餘師)以敗宋師 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

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

爲鸛其御願爲鵝(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

登如楚乞師

二十二年 晉籍談荀躒帥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

(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次于社(司馬督所軍) 王師軍于氾(音凡)于解

(音蟹)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濟伊

洛)取前城(子朝所得)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三年 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音閒)

(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

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

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蹶(音厥仆之)之遂取邾師

楚救州來子瑕卒(令尹)楚師熸(子潛反吳楚間謂火滅爲熸)吳公子光曰

楚可敗也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

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三國奔楚師大奔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王及圉陽而還

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二十七年 吳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

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鱄設諸遂弑王楚師

聞吳亂而還

定公二年

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

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四年

子魚衛祝佗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祝奉社主也於是

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

臣無事焉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乃

濟漢而陳楚子常二師陳于柏舉　吳從楚師及清發夫

槩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吳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申包胥以秦師至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五年

戰而自稷會之　吳師居麇九倫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死者若有

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許規反伏而待之毀其軍以誘敵古夷曰季氏家臣

虎限二子于難余必殺女乃還

八年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遂毀之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遣後師往助之

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與孟孫以壬辰

爲期期以兵救孟氏先一日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

公期築室于門外以備難偽築室　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內

九年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

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十三年

經大蒐于比音毗蒲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音醉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輒爲吳所禽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

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經大蒐于比蒲

哀公二年

鄭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

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蔡請遷于吳中悔故襲之

三年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

四年 使救己之徒擊趙氏剸之北門己犯師而出
楚左師軍于菟（音徒）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晉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武關）以聽命

六年 楚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卒于城父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七年 秋伐邾季康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

八年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吳伐我子洩（公山不狃）率（引導）故道險（故由險道使魯成備）從武城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戰于夷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九年 經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鄭武子賸）救之大敗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 經公會吳伐齊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十一年 齊師在淸求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 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十二年 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十三年 經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越子伐吳爲二隧（顧氏炎武曰隧即古隊字）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 建鼓整列

十四年 宋桓魋謀公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

十七年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古侯反）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
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十九年 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
及乃還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
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

二十四年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
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晉軍吏也 繕治戰備）將進

萊章（齊大夫）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
是躗（戶快反 過也）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二十五年 公（衛出公輒）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公時在城鉏）揮
出乃館諸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 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扶廢反）納衛侯 文子
（公孫彌牟）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
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重賂越人申
開守陴而納公（開重門而嚴設守備）公不敢入師還

二十七年 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及濮雨不

涉子思（國參）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
恐無及也成子衣製（製雨衣 去聲）杖戈立於阪（音反）上馬不出者
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中
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
車千乘以厭（於甲反）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
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

射

隱公十一年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傅（音附）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蝥音矛）
以先登子都自下射（音石後同）之顛（顛隊而死） 鄭伯使卒出

猳（音加）行（音杭）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桓公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祝聃（他甘反）射王中肩

莊公八年 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
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

十一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 公右歂（市專反）孫
生搏之

僖公二十四年 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

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叔武（衛侯弟）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前驅公子歂犬華仲） 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

走出公使殺之
宣公四年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關越椒射王汰輈汰過也輈車轅及
鼓跗音孚著直略反於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及王之蓋
十年 陳靈公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儀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
十二年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菆音鄒矢之善者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
前使攝叔奉麋獻焉鮑癸止之曰止晉逐者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 晉魏錡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叔黨命去之 楚熊負羈囚知
罃莊子之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
房曰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
成公二年 韓厥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曰南國蹙子六反射其元王中厥目
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在尊反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二子以夸王王怒曰大辱
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必當以藝死呂錡夢射月中之曰異姓月
也必楚王也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弓衣以一矢復命 楚師薄于
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
十七年 晉厲公田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欺余
襄公四年 魏絳對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六年 宋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從我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
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二子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古旦反
不召而射鴻於囿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
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子魚
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
其俱反說文車軶下曲者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
十八年 齊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

二十三年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音豆頸也

鞅用劍以帥卒范鞅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宜子戍車遇欒樂欒樂射

之不中又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欒車覆斷肘而死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衣裝而鼓琴

二十五年

公問崔子齊莊公遂從姜氏閉門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遂弑之

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

一耦鄫鼓父黨音掌叔為一耦

三十一年

子產曰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於甲反覆是懼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強委

禽焉犯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

五年

仲壬自齊叔孫穆子之子仲壬闘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

二十年

衛齊豹作亂公載寶以出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

二十一年

公子城以晉師至宋公子城奔晉救宋華氏之亂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反還戰將注傳矢豹則關烏環反引弓矣曰平公

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之間將注則

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為鄙也抽矢豹止

城射之殪豹死張匄華豹車右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

之折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華豹之御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

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

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死

二十五年

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

二十六年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常允反瓦楯脊繇朐其俱反車軛汏輈車轅七入者三寸入楯

死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馬死改駕人魯人以為鬷戾也叔孫

氏司馬而助之子車曰子淵捷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

殪其御曰又之又使射餘人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罵武子

二十八年

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也醜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

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

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定公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與顏高俱魯人)射人中眉

林楚御桓子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陽虎從弟)射之不中築者(孟氏之築者)闔門(季孫既入)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十年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 郈人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侯犯止之曰謀免我

哀公二年 追鄭師姚般(音班)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

四年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楚言也)公孫翩(蔡大夫)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翩自守門)眾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

十六年 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還取廟主)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謂子

伯季子)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

彈

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征戍

桓公六年 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

十三年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十七年 夏遂因氏頜(烏納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閔公二年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滅立戴公于曹)

僖公元年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邾地)之戍將歸者也(邾既送哀姜因戍虛丘欲侵魯齊歸哀姜喪邾懼乃歸)

十三年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十六年 齊徵諸侯而戍周

二十五年 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楚申公叔侯戍之
[二十八年] 經公子買戍衛(魯大夫)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
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使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
[宣公十年]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諸侯之師戍鄭
[成公十七年] 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十八年] 鄭伯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
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襄公五年] 經冬戍陳(諸侯在戚會受命戍陳各還遣戍)
[十年] 經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士魴魏絳戍之
[二十三年] 齊侯伐晉戍郫(婢支反)　邵(取晉邑而守之)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戚東鄙)殖綽
(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楚子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穿封戌(音恤)囚皇頡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
[昭公二十年] 齊烏枝鳴戍宋

[二十三年] 王子朝入于尹名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二十六年] 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音班大夫)戍周而還
[二十七年] 秋會于扈令戍周
[三十二年]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定公元年] 會城成周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六年] 六月晉閻沒戍周(備儋翩之亂)

金鼓

[桓公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命二拒曰旝動而鼓

[莊公十年]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曹劌)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
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二十九年] 凡師有鐘鼓曰伐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曰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金鼓以聲氣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宣公四年]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他末反)輈及鼓跗
著(音直略反)於丁寧(鉦也)

十二年 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師陳于鞌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並轡右援枹（音浮鼓槌也）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十六年 欒鍼使攝飲于重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襄公十八年 遂從齊師晉州綽射殖綽縛之其右具丙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二十三年 莒子親鼓之獲杞梁

二十六年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

昭公五年 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對曰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其爲吉孰大焉

十五年 王曰（周景王）密須（姞姓國）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定公四年 子魚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哀公二年 簡子曰吾伏弢（吐刀反）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鐵之戰）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十三年 趙鞅呼司馬寅曰建鼓整列二臣死之

十七年 越子爲左右句（古侯反）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

甲

文公十二年 趙穿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

宣公二年 宋華元逃歸城者謳曰睅其目皤（音婆）其腹棄甲而復（棄甲謂師敗）于思（西才反）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乃多反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

何

十二年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成公二年 張侯曰擐（音患）甲執兵固卽死也

十三年 呂相絶秦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十六年 楚潘尫之黨（黨潘尫之子）與養由基蹲（在尊反聚也）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子使工尹襄問（遺也）之以弓（遺郤至）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音妹）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介者不拜）

襄公十年 伐偪陽狄虒(音斯)彌建大車之輪(狄虒彌魯人)而蒙之以甲以爲
櫓
十八年 齊師逼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其鴆反)甲面縛(不解甲)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杞殖(杞梁)華還(音旋華周)載甲夜入且(子餘反)于之隧
二十五年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不以兵甲
二十七年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
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欒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昭公元年 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
十五年 王曰闕鞏之甲(闕鞏國所出之鎧)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二十一年 宋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他活反)甲於公而歸
二十二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
二十五年 伐季氏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二十七年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僭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欲
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吾無以
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

五兵曰寘諸門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
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
定公四年 闕鞏(甲名○成王分唐叔)
八年 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
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猛曰(王猛)我先登書(東郭書)斂甲(抱欲擊猛)
十年 駟赤謂侯犯曰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諸
乃多舍甲焉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
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及郭門止之曰子以
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識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計數)駟赤止而
納魯人
十三年 齊侯欲與衞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吳子呼叔孫曰而何事也對曰從司馬王
賜之甲劍鈹
冑
僖公二十二年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邾人獲公冑縣(音懸)諸魚門(邾城門)
三十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冑兜鍪御者在中故左右下)
成公十六年 御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

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以君之靈間蒙
甲冑不敢拜命介者不拜
襄公二十四年 晉張骼古百反輔躒致楚師皆取冑於櫜而冑
哀公十六年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
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
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
以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音乂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冑而進

劍

桓公十年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
僖公十年 晉里克伏劍而死
宣公十四年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劍及於寢門之外邵氏寶曰劍人進劍追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
襄公三年 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
十八年 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二十三年 范鞅逆魏舒右撫劍左援帶 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
二十六年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怒撫劍從之

昭公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與公謀逐華貙勅俱反 張匄華貙臣尤之怙賜之厚使
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二十二年 齊烏枝鳴曰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二十七年 吳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定公十年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
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
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
我乎見劍向己遂殺公若

十三年 趙孟怒召午邯鄲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音脫劍而入涉
賓不可
十四年 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哀公十一年 會伐齊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
劍鈹
子胥使於齊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王聞之使
賜之屬鏤音燭閭劍名以死
十四年 成子陳恒將出子行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
十六年 勝自厲劍楚白公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

以宜閭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　市南有熊宜

僚者告之故辭（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

襄公二十九年　衛渾良夫袒裘不釋劍而食

刀

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昭公六年　叔向詒子産書曰錐刀之末（喻小事）將盡爭之

十二年　楚子革曰摩厲以須吾刃將斬矣

戟

隱公十一年　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

莊公四年　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授師孑焉以伐隨（孑者戟也　揚雄方言）

宣公二年　狂狡（宋大夫）輅（五嫁反）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鬭且出（趙宣子）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襄公十年　伐偪陽狄虒（音斯）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二十三年　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弓矢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對曰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莫爾反弓末無緣者）右屬

（音櫜音臯以鞬九言反　櫜以受箭鞬以受弓）以與君周旋

二十八年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彤弓一（赤弓）彤矢百玈（音盧　黑弓）弓矢千

宣公十二年　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韜也）弓矢

昭公四年　其出之也（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十二年　右尹子革對曰昔我先王熊繹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

事

弓

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

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其繇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成公十六年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

尹襄問之以弓

襄公六年　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

八年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

十八年　遂從齊師晉州綽射殖綽中肩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二十四年　晉張骼輔躒致楚師皆超乘抽弓而射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將以衆逆（以兵逆婦）子羽辭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櫜（音羔　弓衣也）而入（垂櫜示無弓）

七年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疆聞之見
公公語之拜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
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二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　弓以招士

二十五年 公若（季公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務人）

二十六年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定公四年 分魯公以封父（古諸侯）之繁弱（大弓名）

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之弓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皆取而傳觀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射子鉏

九年 經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大弓封父之繁弱）
經得寶玉大弓

哀公四年 鍇（蔡大夫文之鍇）執弓而先

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子贛稽首受弓

矢

莊公十一年 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

閔公二年 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宣公四年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
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伯棼越椒）盡于是矣鼓而進之

十二年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音鄒矢之善者）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射麋麗龜　楚熊負羇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魏錡）
之房（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
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成公二年 晉解張御郤克郤克傷于矢　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

十二年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十六年 王（楚共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刀反弓衣）

以一矢復命

襄公二年 鄭成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

十八年 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音豆頸也）

二十三年 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昭公二十一年 干犨（華豹御）請一矢

哀公四年 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
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衆莫敢進

十一年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

戈

僖公二十三年
醒以戈逐子犯(晉公子重耳)

文公二年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

十一年
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獲僑如)

宣公十二年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成公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去聲) 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去聲)於軍中而疏行(戶郎反) 首(文子 范匄父)執戈逐之曰童子何知焉

十七年
胥童夷羊五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

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十八年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

襄公十八年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二十六年
戌怒(楚穿封戌)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二十八年
盧蒲癸臣子之(慶封子慶舍)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 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鄭子晳櫜甲以見子南子南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四年
叔孫穆子疾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豎牛不食叔孫欲使殺之)

二十年
衛齊豹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齊氏用戈擊公孟

二十五年
公若謀去季氏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

定公四年
楚子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

十四年
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

哀公二年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大子救之以戈

十四年
公(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十五年
孔伯姬杖戈而先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二十七年
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

雜軍器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城濮之戰)

三十三年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成公十六年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使鍼御持矛(御侍也)

襄公九年
宋災備甲兵庀武守

十年 伐偪陽狄虒(音斯)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甲兵備

十七年 宋華臣使賊殺華吳賊六人以鈹(普皮反)殺諸盧門合左師
之後

十九年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二十五年 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

昭公十二年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音戚斧也柲音秘柄也)

十五年 鏚鉞(鉞金鉞)秬鬯

二十一年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
張匄(華豹車右)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

二十三年 莒子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

二十六年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瓦楯脊)七入者三寸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
以鈹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
交於胸

費無極譖郤宛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

定公四年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車器)

定公六年 宋樂祁獻楊楯六十於簡子

八年 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

哀公十一年 冉有用矛於齊師
王賜之甲劍鈹(吳王賜叔孫)

十四年 宋桓魋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

十五年 公孫宿(成宰)以其兵甲入于嬴

十六年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所得鎧杖兵器)

二十五年 衛褚師比等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三

飲食門

飲食

隱公元年 潁考叔有獻于公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去聲之

五年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飲于廟

十一年 而使餬其口於四方餬鬻也孔疏是饘鬻別名

桓公二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既飲置爵則書勳勞

六年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

十四年 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十六年 衛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

莊公六年 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十年 齊師伐我曹劌古衛反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十二年 宋人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十四年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偽設享食之具遂滅息以息嬀歸

十七年 夏遂因氏頜氏烏納反工婁氏須遂氏四族遂之彊宗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齊滅遂在十三年

二十年 鄭伯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饌

二十二年 陳敬仲飲去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

閔公二年 晉里克諫曰大子朝夕視君膳者也

僖公四年 鄭申侯曰師老矣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屝符貴反其可也

十七年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二十五年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丁兮反)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
徑(徑猶行也)餒而弗食(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二十七年
子玉復治兵于蔿(為令尹故)(蔿楚邑)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

二十八年
楚師敗績(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
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饘糜也)

三十三年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

文公元年
楚子欲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亡氏反成王妹嫁于江史記以爲成王姿)而
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
職也告潘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
蹯而死弗聽

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去盛饌)過數

十六年
楚出師自廬以往(往伐庸也)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

十七年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

十八年
齊丙歜(昌欲反)閻職弒懿公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

宣公二年
鄭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音嗣)士其御羊斟不與(音預)及戰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宰夫胹(音而煮也)熊蹯不熟殺之 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
非禮也遂扶以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音嗣)之
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請以遺(去聲)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將見(見靈公) 子公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
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十年
楚子文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音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十五年
宋華元夜入楚師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

十年 晉侯夢大厲召桑田巫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不及食新麥）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去聲）腹（滿也）如廁陷而卒

十四年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音納）
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十六年 欒鍼見子重之旌（鄢陵戰）請攝飲焉（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苦臘反）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受而飲之 穀陽豎獻
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

七月會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
十八年 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所逆晉師至）聲伯（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晉師至乃食）四日不食以待
之食（音嗣）使者（豹之介）而後食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或與己瓊瑰（古回反）食之（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襄公三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戮揚干僕）反役與之禮食（音嗣欲顯
絳故特爲設禮食）使佐新軍

四年 昔后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音烹）之以食（音嗣）其子其子不
忍食諸死于窮門

八年 鄭子展曰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二子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晏也）不
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小雅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遂誦之（恐蒯不解）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二十一年 楚子使遠子馮（皮冰反）爲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上聲）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
甚矣而血氣未動

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晉徵朝于鄭公孫僑對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音現）
於嘗酎（直又反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

二十三年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齊納諸曲沃）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季武子愛悼子（公鉏弟）欲立之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
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

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在悼子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享燕之具）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音嗣）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入陳子展承飲而進獻（奉觴示不失臣敬）

二十六年 宋平公入夕（夕見）共姬（平公母）與之食公見棄也（芮司徒所生女）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楚伍舉奔鄭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於據反）賜將刑爲之不舉

二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普結反）氏易內而飲酒　公膳日雙雞（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饔人竊更之以鶩（音木鴨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其器反肉汁也）饋（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子雅子尾怒　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盧蒲癸刺子之（慶舍）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音嗣）慶封慶封氾（芳劍反）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三十年 晉悼夫人食（音嗣）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　疾急命召仲（仲壬穆子子奔齊）牛（豎牛庚宗婦人所生）許而不召杜洩（叔孫氏宰）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洩力不能去）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令器空示若已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

七年 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鄭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與子皮氏有惡（俱同一族）罕朔殺罕魋（子皮弟）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正考父廟鼎銘）
八年 楚箴尹克侍飲酒于王王曰城濮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
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
楚
九年 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
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君徹宴樂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

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
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
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
徹酒
十年 齊惠欒高氏（欒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耆酒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
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
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
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

十二年 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
十三年 楚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
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衛人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晉人執季孫
意如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箭筩可以取飲）以蒲伏焉（竊往飲季孫）
十四年 南蒯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強也）公
室也

十五年 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
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二十年 齊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宋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音嗣）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音嗣）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
子

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音善反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商頌)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二十一年

宋華貙爲少司馬多僚(貙弟)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公使侍人召司馬(貙父費遂)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乃與公謀逐華貙公飲之酒厚酬之

華登如楚乞師華貙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二十七年

楚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爲子不利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于大夫使宰爲主) 子仲(魯公子慭)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從宴嬖也) 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音嗣)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之玉反)厭(於鹽反) 而已(屬足也言小人腹飽猶知厭足)

二十九年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音嗣)夏后饗之

定公三年

邾莊公與夷射(音亦)姑(邾大夫)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

敲之

三年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四年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六年

(經)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趙簡子逆(逆樂祁)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食允反)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令子壬適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
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八年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 子言
（季寤音徧辨遍）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徧告廟飲酒示無懼）
哀公元年 楚子西曰昔闔廬食不二味（謂與下同好惡不別爲美味） 在軍熟食
者分而後敢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所嘗甘珍）卒乘與焉
六年 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遂誣鮑
子曰子之命也

十一年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
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况阮反）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
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
先行
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大叔儀之孫）止
而飲之酒遂聘之
十三年 晉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
十四年 齊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
使疾（使詐疾）而遺（去聲）之潘（音翻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因內潘沐并得
內酒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
臺（齊簡公）成子遷諸寢（陳成子徙公使居正寢）
左師（宋向巢）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
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桓魋謀公司馬請召左司）
十五年 衛蒯聵將飲酒炙未熟聞亂（大子蒯聵入）使告季子（子路）召獲（衛大
夫）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十六年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莊公蒯聵）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
送之夜半而遺之（懲負孔悝）
十七年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

使良夫（渾良夫）良夫乘衷甸（時證反一轅）兩牡紫衣狐裘至袒
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
二十年 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於喪食（襄子時有父簡子之喪比居喪飲食又降殺也）。楚
隆（襄子家臣）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盟信也）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
（吳晉相距甚遠非力所及）吾是以爲降
二十五年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公出輒）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

亡伐反）而登席（右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
見之君將𣪘之（𣪘許角反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諸師出　初
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
納夏戊之女嬖

胙（脤附）

閔公二年
晉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市軫反）於社（宜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脤飾器也）

僖公四年
大子（晉獻公大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驪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扶粉反）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

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

二十四年
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成公十三年
會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

定公十四年
經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五穀

隱公三年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四年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莊公七年
經秋大水無麥苗（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不害嘉穀也

二十八年
經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僖公十三年
晉之糴于秦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去聲）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五年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晉韓簡曰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

二十八年
楚師敗績（城濮之戰）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饋之芻米

三十年
周公閱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嘉穀

文公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十七年
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

宣公七年
取向陰之禾（孔疏苗秀乃名爲禾）

十五年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召桑田巫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不及食新麥）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
而殺之將食張（去聲）如廁陷而卒
十六年 晉入楚軍三日穀（鄢陵之戰）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行父）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
十八年 周子（晉悼公）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菽大豆也）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無食粟之馬
十四年 齊人以郲（郲音來）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
十九年 范宣子賦黍苗（小雅）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二十九年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皮（子展之子）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在喪故以父命）宋司城子罕聞之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
粟以貸
三十年 鄭子產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
昭公元年 醫和曰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
四年 黑牡秬黍（黑黍）以享司寒
十八年 六月鄅人藉稻（其君自出蓋履行之）
二十五年 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二十六年 申豐從女賈（二人季氏臣）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庾十六斗）
定公元年 經冬十月隕霜殺菽
五年 經夏歸粟于蔡
十年 孔子謂梁丘據曰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音鄙穀不成者）稗（皮賣反草似穀者）也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音班）送之趙鞅禦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
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對曰粱則無矣麤則

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十七年 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
餼牢
桓公六年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
其有功也怒
子同生（莊公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牛羊豕也）
十四年 會于曹曹人致餼（熟曰饔生曰餼）禮也
僖公十五年 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襄公二十九年 鄭饑而未及麥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

昭公元年 楚子干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

二十一年 晉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吳人弗聽乃與之

十二年 子服景伯曰夫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二十四年 晉伐齊臧石師師會之取廩丘餼臧石牛（生曰餼）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行在軍）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肉

隱公元年 潁考叔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遺去聲）

莊公十年 齊師伐我曹劌（古衛反）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二十四年 御孫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脩脯也）

宣公二年 宣子田於首山見靈輒餓食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烝升也孔疏切肉爲殽乃升于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

昭公四年 申豐曰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直疑反）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定公二年 邾莊公與夷射（音亦）姑飲酒私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

之

哀公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十三年 晉司馬寅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十四年 齊子我夕陳逆殺人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音翻）

酒

桓公六年 隨季梁對曰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莊公二十二年 酒以成禮

三十二年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 酖鳥名其羽有
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
僖公四年 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束茅而灌之以酒爲
縮酒○鄭氏與日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
二十八年 晉大子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 扶粉反
王饒命晉侯爲侯伯賜之秬鬯一卣 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
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成公十四年 甯子曰詩曰兕觥 古橫反 其觩旨酒思柔 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
襄公二年 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周頌

二十二年 少正公孫僑對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 直又
反酒之新熟重者爲酎 傳氏遂日酎三重醇酒
昭公十二年 晉侯以齊侯宴 見上肉類
二十八年 晉閻沒女寬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歎
哀公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見上肉類
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旨酒一盛 音成器也 兮余與
褐之父睨之 言但得視不得飲
十四年 齊子我夕 見上肉類

十一年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
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

菜

隱公三年 蘋 大蓱 蘩 皤蒿 薀 紆粉反 藻 聚藻 之菜
僖公三十年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 在感反 昌蒲菹 辭曰國君文足昭
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爲五味
三十三年 初臼季言諸文公曰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邶風葑菲之菜上善
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
文公三年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言至薄猶以共公侯

襄公二十八年 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 尸主
敬也

鹽

僖公三十年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鹽虎形 形鹽象虎
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 沃
饒而近盬 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疏說文云盬河東鹽池然則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 國利
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夫山澤林盬國之
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
昭公三年 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不加貴

晏子對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二十年)

瓜果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莊公八年)

御孫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二十四年)

經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十一月今九月 (僖公三十三年)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 緜緜瓜初生也 (哀公十七年)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五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録

忠烈門

殉葬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音杭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秦風 (文公六年)

宋文公卒始用殉 (成公二年)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成公十年)

殉

王 楚靈王 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昭公十三年)

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定公三年)

殉難

曲沃武公逐翼侯夜獲之及欒共音恭叔 桓叔之傅欒賓之子身傅翼侯各殉 (桓公三年)

其手見獲而死

殺孟陽于牀 孟陽小臣代公居牀 曰非君也不類 齊無知作亂 (莊公八年)

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 (九年)

晉里克殺奚齊于次 喪寢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僖公九年)

輒之衛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

文公十六年

夫人（宋襄夫人）使謂司城（蕩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襄公二十五年

乙亥公問崔子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僂（力侯反）堙（音因）皆死（八子皆勇力之臣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平陰大夫公外嬖）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哀公十五年

衛侯輒來奔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十六年

楚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啟）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

從軍

襄公十八年

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戰沒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門官殲焉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

文公二年

戰于殽也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三年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十一年

初宋武公之世（在春秋前）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

皆死

十五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他年其二子來 在莒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
於國或譖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問不
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 古侯反 鼆 莫幸反 一
人門于戾丘皆死 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宣公十二年 晉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
下 邲之戰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還戰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
載其尸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去聲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晉罪無所
犯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
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
侯 韓厥居中代御者 射其左 齊侯射 越于車下 越隊也 射其右斃于車
中
十六年 晉楚遇于鄢陵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他刀反弓衣 以一矢復命 唐苟 鄭戎右
謂石首 鄭成公御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
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襄公四年 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 側瓜反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
十四年 晉欒鍼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十八年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
殺晉戍三百人
昭公十七年 吳伐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 楚司馬 楚師繼之

二十四年 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王壹動 謂楚王 而
亡二姓之師 守巢鍾離大夫
定公四年 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史皇以其乘廣死
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句 古侯反 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
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
其首免
八年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奪人弱弓射子鉏 齊人 中頰殪
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

十年 晉趙鞅圍衛邯鄲音寒丹午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
哀公二年 鄭師北戰于鐵 姚般子姚 公孫林殿去聲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
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于郊林不狃魯士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公爲與其嬖僮
汪錡乘皆死皆殯
二十七年 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會死事者之子三日朝合顏涿聚之子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二十三年晉伐齊知伯親禽顏庚
敵傷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五　忠烈　戰沒　敵傷　六

桓公九年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殺道朔及巴行人
莊公十七年 殲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頜烏納反 氏工婁氏須遂氏饗
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僖公二十五年 衛人伐邢二禮衛大夫偽仕邢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文公二年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
取戈以斬囚
十一年 鄋瞞伐我叔孫得臣追之獲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
殺之　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王子成父獲榮如埋

其首於周首齊邑之北門
宣公八年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二年 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
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普各反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五　忠烈　敵傷　七

諸城上
九年 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殺也
襄公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
昭公八年 陳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楚
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　罪不在行人也
十年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

十一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刑其士七十人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 殺以祭山
十三年 蔡洧有寵于王 王楚靈 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十三年 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三呼皆
迭對 迭更也 楚人從而殺之
十八年 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斬閉門者
哀公八年 宋滅曹執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二年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 子餘反

鬬毆

莊公八年 徒人費 音祕 遇賊于門 齊無知作亂 費請先入伏公 齊襄公 而出鬬
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 齊小臣亦鬬死
宣公二年 鬬且出 趙宣子 提彌明死之
襄公二十七年 衛甯喜專公患之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
克皆死

盜刺

桓公十六年 衛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 音烏 用子矣及行飲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
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襄公十四年 公 衛獻公 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 林父 盟于丘宮孫子皆殺
之公如鄄 音絹 使子行於孫子 使往請和 孫子又殺之
昭公二十年 公載寶以出 衛靈公 齊氏 齊豹 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

自戕

莊公十九年 楚子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
子小反 有疾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 冢前
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僖公四年 大子奔新城 音大子申生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

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
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宣公二年 宣子驟諫 趙宣子 公患之使鉏麑 音倪 力士 賊之晨往寢門闢
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
十三年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
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死之
十四年 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以殺告免于伐

襄公十七年

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音弋抉其傷而死

二十二年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遂縊而死

二十六年

公宋平公囚大子大子痤寺人伊戾譖之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

昭公二十五年

昭子叔孫婼從公於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安眾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昭子齊音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

定公十四年

知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董安于趙氏臣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趙氏廟

悼之四年魯悼公哀公子晉荀瑤帥師圍鄭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戶圭反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六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五行門

五行

（襄公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昭公元年）秦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六氣而生）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

（十一年）叔向曰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用久

必敝）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二十九年）蔡墨曰夫物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古侯反）芒（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蓐（本又作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水正曰元冥（水陰而幽冥）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三十二年）史墨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水

（隱公三年）潢汙（水渟）行潦（音老流潦）之水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僖公十五年）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

（二十二年）臧文仲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小雅）

（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晉公子重耳在秦）懷嬴（子圉妻）與焉奉（芳勇反）匜（以支反）沃盥既而揮之（揮湔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文公三年）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召南）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疚

（襄公九年）宋災備水器蓄水潦

（十年）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二十四年 會于夷儀(晉合諸侯)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五年 楚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吳救舒鳩)

楚蔿掩爲司馬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水所停曰豬度其受水多少)牧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

三十一年 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昭公四年 吳伐楚楚城鍾離城巢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

九年 鄭裨竈曰陳水屬也(顓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

十三年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十七年 郯子曰共工氏以水紀(受水瑞)故爲水師而水名(以水命官)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漢水祥也(天漢水也)

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火作)水火所以合也

十九年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年 晏子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子產謂子大叔曰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二十一年 梓愼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陰勝陽)昭子曰旱也

二十九年 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

三十年 吳伐徐防山以水之(壅水以灌徐)

定公三年 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

四年 晉荀寅言於范獻子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八年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

哀公三年 司鐸火子服景伯命濟濡帷幕(濡物于水出用爲濟)鬱攸(火氣)從之蒙

葺公屋(以濡物覆公屋)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汁)也

也(言不可得)

八年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古顏反)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

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服氏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史墨曰盈(趙鞅姓)水名也子(宋姓)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水勝火伐姜則可

十四年 齊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去聲)(音翻)沐(米汁可以沐頭)備酒肉焉(因內潘沐並內酒肉)

十五年

楚伐吳陳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吳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冰

桓公十四年 成公元年 襄公二十八年

經無冰二成元襄十八同

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曰詩曰如履薄冰小雅

成公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雨木冰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孔疏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闕求月反地下

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昭公四年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夏十二月而藏冰西陸朝覿夏三月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沍閉也於是乎取之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禮夏頒冰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不取深山窮谷棄而不用火出不畢賦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豳風藏冰之道也

火

隱公六年

眾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去聲邇其猶可撲滅盤庚

桓公七年

經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火田也咸丘地

桓公十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天火曰災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鄭城門

莊公二十年

經夏齊大災

僖公六年

許男面縛銜璧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焚其櫬

僖公十一年

揚拒泉皋等入王城焚東門

僖公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音胄曰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音脫其輹火焚其旗

僖公二十年

經五月乙巳西宮災

二十四年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
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
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魏犨顛頡爇（如悅反燒也）僖負羈氏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宣公十六年 經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
火天火曰災
成公三年 經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十三年 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六　五行　火　七

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反軍于市子駟率國人
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
襄公八年 鄭及楚平使告于晉曰焚我郊保
九年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音本）挶（九錄反）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
潦積土塗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
所 祝宗用馬于四墉（城祭四墉以禳火）祀盤庚（宋遠祖）于西門之
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
故對曰古之火正（官民）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音晝）以出納火

火（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令民放火建戌之月令民內火） 是故咮為鶉火心為
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商之祖） 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
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十年 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乃焚書于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十八年 會伐齊范鞅門于雍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
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
三十年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六　五行　火　八

鄭伯有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
三十一年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力刹反設火于庭）
昭公五年 卜楚丘曰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六年 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
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六月丙戌鄭災
九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陳水屬也（顓頊之後） 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
妃）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火正） 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
建陳也（水得妃而興）

十七年　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名官）
甲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今火向伏）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火出而見今玆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衛陳鄭乎皆火房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
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鄭裨
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可亦不
復火　火作子產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備非常）行火所焮（許靳反炙也）明日使郊人助祝史
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
征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二十年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遂從諸死鳥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設火燎以備守）
子產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二十二年　王子朝作亂獲鄩肸（子朝黨）焚諸王城之市
二十五年　尹文公（子朝黨）涉于鞏焚東訾（敬王邑）弗克
二十六年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孔疏自劉而出）王城人焚劉（劉子邑）
二十七年　費無極譖郤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爇（如悅反燒也）之子惡（郤宛）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
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古顏反苫也）焉或取
一秉秆（古但反稾也）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三十一年　史墨曰火勝金
定公元年　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火田并見燒也）
二年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見去聲）災
三年　邾子自投于牀廢于爐炭（廢隋也）爛遂卒
四年　楚子涉雎（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五年　吳師居麇（九倫反）子期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八年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
九年　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
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

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司周書典籍之官 出御書子

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用爲濟 蒙葺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悛次也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

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富父槐至於是乎去表之槀 表火道

道還公宮 除道周帀使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

乎

四年 經六月辛丑亳社災

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 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

利以伐姜史墨曰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

二十五年 納衛侯師侵外州 越納輒之師 掘褚師定子 比之父 之墓焚之於

平莊之上

炭

成公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燒蛤爲炭以瘞壙

昭公十年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

之比葬又有寵

十七年 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七豔反

之及泉盈其隧炭 隧出人道

草木

襄公八年 范宣子賦摽有梅 欲魯及時共討鄭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言同類

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少正公孫僑對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

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孔疏茢是帚蓋桃爲棒也

鄭行人子羽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强

昭公六年 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

草

隱公元年 鄭祭 側界反 仲對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

三年 澗谿沼沚之毛 毛草也

六年 周任有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 大路越 音活 席 越席結草

僖公四年 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一薰一蕕十

年何猶有臭 薰香草蕕臭草言善易消惡難除

十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拔草舍止 從之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二十六年 齊侯曰室如縣罄 縣音懸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二十八年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 音梅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三十三年 隕霜不殺草 周十一月今九月

文公二年 臧文仲妾織蒲

七年 宋樂豫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宣公八年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茀所以引柩

十二年 隨武子曰蔿敖為宰 孫叔敖 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楚子伐蕭還 音旋 無社 蕭大夫 號申叔展 楚大夫 曰目於眢 烏丸反 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 叔展教結茅以表井 明日蕭潰

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十五年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成公九年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逸詩

襄公四年 魏絳曰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十四年 范宣子曰乃祖吾離被苫 式占反 蓋 戶臘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

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斬苴絰帶杖菅 古顏反 屨 草屨 寢苫枕草

十八年 晉侯伐齊趙武及秦周 魯大夫 伐雍門之萩 音秋說文蕭也

二十年 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

七年 芋尹無宇辭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十六年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二十年 衛齊豹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 如前寘戈于薪 孟 公孟衛靈公兄 以出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晏子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麄曰薪細曰蒸

二十七年 楚鄢將師攻郤氏 郤宛 且爇 如悅反 之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

罪或取一編菅焉苫也或取一秉秆古但反焉秉把也秆稾也國人
投之遂弗爇也
昭公十年 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邱據曰犪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音比稗皮賣反草之似穀者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
哀公三年 司鐸火當父柩至於是乎去表之槀風所向者去其槀積
八年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
使吾水滋滋濁也

木

隱公十一年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莊公四年 楚武王伐隨卒於樠音朗木之下孔疏木有似榆者俗呼為朗榆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及齊將行謀於桑下
二十八年 次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三十二年 蹇叔哭之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
宣公二年 宣子驟諫趙盾公患之晉靈公使鉏麑賊之麑退觸槐而死槐趙
盾庭樹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桑之多蔭翳者

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平板榦榦楨也孔疏謂牆之兩頭立木也楨在兩旁鄣土者
十二年 趙旃棄車而走林邲之戰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顧曰趙傁在
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廚子魏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
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成公二年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
徇齊壘鞌之戰　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
驂絓音卦於木而止
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雨木冰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襄公二年 齊姜薨襄公嫡母成公母初穆姜成公母使擇美檟古雅反梓屬以自為櫬與
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
四年 定姒薨襄公母　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為櫬
匠慶請木為定姒作櫬　季孫曰畧不以道取匠慶用蒲圃之檟季
孫不御御止也
九年 諸侯伐鄭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
十四年 秦伯問於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晉欒書　如周人之思召
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十七年 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以杙音弋抉其傷而死自抉其傷

十八年 同伐齊晉人使山澤之險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孟莊
子斬其楢 勅倫反木名 以爲公琴劉難士弱 二子晉大夫 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十三年 范鞅用劍以帥卒遇欒樂 欒盈之族 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
本而覆

二十四年 大叔曰部 蒲口反 婁 路口反 無松柏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 音因 木刊

二十六年 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二十八年 陳文子謂桓子 文子之子無宇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 慶封 之木百車於莊 釋宮六達謂之莊

昭公元年 醫和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山木得風而落 謂之蠱

二年 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
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殖長也 遂賦甘棠

鄭公孫黑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三年 晏子曰山木如市 如往也 弗加于山 不加貴

五年 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
棘上

十二年 南蒯將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杞生于圃非宜

廿六年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于桑山 祭也 斬其木不雨子
産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 養護令繁殖 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二十八年 鄭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二十年 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殊絶也 邾
師過之乃推而蹶 音厥仆也 之遂取邾師

定公四年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軍器 不可久也

九年 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哀公八年 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 在薦反擁也 之以棘

十一年 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

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十二年 子木曰 衛大夫 長木之斃無不摽 音飄擊也 也

十六年 白公殺子西子期于朝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弗終抉豫章 大木 以殺人而後死

竹

文公十八年 齊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 邴歜閻職 乃謀弑懿公納諸竹
中

襄公十八年 同伐齊劉難乃多反 士弱二子晉大夫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

定公九年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析改鄭舊制私造刑法書于竹簡

花

僖公二十四年 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韡音偉小雅喻兄弟和睦則强盛而有光輝

宣公三年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 其乙反南燕姞姓 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 音條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 音乂說文芟草也 蘭而卒

成公十七年 齊刖鮑牽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金

閔公二年 大子帥師 晉申生 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以金為玦 狐突歎曰金寒玦離 梁餘子養曰金玦不復

僖公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為兵

文公九年 經春毛伯來求金 以共葬事

宣公三年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藏金玉

昭公二十五年 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

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鼓量名四百八十斤 以鑄刑鼎

三十一年 火勝金

土

隱公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莊公二十二年 生敬仲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風行而著於土

閔公元年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震為土 震變為坤

僖公十五年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 晉戎馬還 便旋 濘 乃定反泥也 而止

十九年 梁伯好土功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

宣公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孫叔敖也)城沂稱畚(音本盛土器)築程土物(為作程限)

成公六年 韓獻子對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十六年 有淖(乃孝反泥也)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乃掀(許言反舉也)公以出於淖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襄公四年 貴貨易土土可賈(音古)焉

六年 齊晏弱圍萊甲寅堙(音因土山也)之環城傅於堞(周城為土山及女墻)

九年 蓄潦積土塗

十八年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

二十八年 梓慎曰宋鄭必饑土虛而民耗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昭公四年 晉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七年 無宇(楚芋尹)辭曰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

定公四年 封畛土略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

哀公元年 楚子圍蔡里而栽(才代反設板築為圍壘)廣丈高倍

石

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　隕星也

成公二年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

襄公二十三年 臧孫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二十五年 文子曰困于石往不濟也

昭公八年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　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二十四年 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

哀公十一年 子胥諫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十七年 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祏藏主石函)　子伯季子遇載祏者殺之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孔悝使反逆之)遇之許為射之殪得祏於槖中

藥

宣公十二年 楚圍蕭還(音旋)無社與司馬卯言號(平聲)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

襄公二十三年

臧孫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

昭公十九年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當由醫）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七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貨寶門

珪璋

僖公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平聲）賜晉侯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

文公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對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襄公三十年

鄭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子上駟帶）用兩珪質于河

昭公五年

楚薳啓彊曰朝聘有珪享覜（他弔反）有璋

十二年

楚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音戚斧也）柲（音祕柄也）敢請命

十七年

鄭裨竈言于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子產弗與

二十四年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禱河求福 津人得諸河上 珪自出水 陰
不佞 敬王大夫 以溫人南侵 晉助敬王 佞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
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獻王
哀公十四年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吳 桓魋之亂

璧

桓公元年 經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十年 虞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六年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 受其璧而
祓之 祓除凶之禮
七年 初申侯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子盍蚤自
貳焉乃饋盤飧 飧音孫 寘璧焉 藏璧飧中 公子受飧反璧
二十四年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質信於河
文公十二年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伐晉
成公二年 逢丑父與公 齊侯也 易位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
璧以進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
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七年 宋華閱卒華臣 閱弟 弱皐比 音毗 閱子 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
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二十八年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
獻其柩於是得之

三十一年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
取之由是得罪 謂魯人薄之
昭公四年 楚子滅賴賴子面縛銜璧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十三年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
之庭 大室祖廟 使五人齊 齊音齋 而長入拜 長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 於甲反
三十二年 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

（哀公十七年）衛石圃因匠氏攻公（莊公）公入於己氏既入焉而示之璧曰
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
璧

珍寶

（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二十年）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文公十六年）夫人（宋襄公夫人）將使公（昭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行去也）

（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二十八年）齊慶封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

（昭公八年）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

（二十年）公（衛靈公）載寶以出（齊豹之亂）

（二十三年）吳大子諸樊（顧氏炎武曰此必諸樊之大子光）入郹（古闃反）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

（哀公二十五年）衛侯出奔宋彌曰（衛大夫拳彌）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

貢賦

（桓公十年）諸侯不貢車服（以上之所賜下）

（僖公四年）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五年）晉襲虞滅之且歸其職貢于王

（七年）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十五年）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文公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十一年）宋公以門賞耏班（耏音而）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

（宣公二年）厚斂以彫牆（晉靈公）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

（十五年）經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非禮也穀出不過
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成公元年）經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襄公四年）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公請屬鄫（鄫小國欲使屬魯助魯出貢賦）晉侯不
許孟獻子曰鄫無賦于司馬（司馬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

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晉侯許
之
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孔疏往前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屬已自稅取之言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大國三軍爵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正
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孔疏其乘之人郎所分得者役謂共官力役
邑謂賦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

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以三歸公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其子弟以父兄歸公
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
酒而已穆叔聞之令倍其賦
二十五年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書土田表淳鹵埆薄之地輕其賦稅數
疆潦有流潦者減其租入町丁徒項反原防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
馬賦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
二十六年 晉韓宣子聘于周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時事四時貢賦
二十九年 晉司馬女叔侯曰魯之於晉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三年 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言齊賦重
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賦其田。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
五年 經春王正月舍中軍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薳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晉韓氏
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
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貢之無藝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
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
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鎭撫其
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而遠于王室王靈不
及其何以獻器
十八年 火作子產使書焚室而寬其征
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鼓量名　以鑄刑
鼎

[定公四年]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哀公二年]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范氏臣爲范氏收稅）

[七年]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十一年]
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

季孫欲以田賦（孔疏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也）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一馬三牛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十二年]
經春用田賦

[十三年]
會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吳人乃止

幣帛（玉帛并）

[隱公八年]
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于鄭）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

[桓公九年]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莊公十年]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二十二年]
生敬仲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天地之美具焉

經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四年]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二十五年]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凡天災有幣無牲

[僖公十年]
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御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文公二年]
經公子遂如齊納幣

[八年]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九年]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十五年]
日有食之諸侯用幣于社

[成公二年]
楚屈巫聘于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八年 經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十六年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襄公八年 鄭子駟曰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九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不用牲）

十四年 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

二十五年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二十六年 鄭人請印堇父于秦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八年 鄭子大叔曰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幣）

二十九年 楚人使公親襚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與朝而布幣無異）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將以酬賓）

三十一年 子產對曰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使女擇焉子晳（公孫黑）盛飾入布幣而出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后子也）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

二年 晉韓宣子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

四年 椒舉曰寡君將墮幣焉（許規以布幣也）

十年 如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十一年 楚子召蔡靈侯蔡大夫曰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諸侯用幣于社禮也平子禦之

十九年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客辭客幣而報其使

二十六年 齊侯將納公申豐從女賈（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適齊師曰……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
韋自請救于吳
（二十六年）衛司徒期聘于越公（衛侯輒也）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

珠玉

（桓公二年）袞冕黻珽（他頂反玉笏也）　藻率（音律鞞音丙鞛音布孔反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
（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音古）害也乃獻之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音角雙玉為瑴）

（閔公二年）衛懿公將戰與石祁子玦（古穴反玉玦示以當決斷）與甯莊子矢使守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未之服也先戰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通作湄）弗致也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
（三十年）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文公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去聲珠玉曰含口實也）且賵（僖公母成風薨）
（十八年）莒大子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宣公十五年）晉伯宗曰諺曰瑾（其靳反）瑜匿瑕

（成公二年）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
（音彥）玉磬（皆滅紀所得）與地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
（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音桓）或與己瓊瑰（古回反珠也）食之泣而為
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滿懷）從而歌之（夢中歌）曰濟洹之水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藏金玉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

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
與我皆喪寶也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
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
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沈玉而濟）
（二十六年）宋左師曰誰為君夫人（平公妾芮司徒女弃）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昭公四年 仲壬（叔孫穆子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豎牛）
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既自見矣
（言仲已自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七年 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賂以瑤罋玉櫝斝（古雅反）耳（玉爵）
八年 楚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服氏虔曰玉陳侯所佩）
（不欲使楚得之）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十六年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子何愛于一環子產曰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

甚矣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音古）罪不
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韓子辭玉　宣子私覲于子產
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
不藉手以拜
十七年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
（瓘斝）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瓚勺也）子產弗與
二十九年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
三十二年 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

定公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佩玉也）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蔡人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四年 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周禮鄭注半璧曰璜）
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音餘煩美玉君所佩）斂仲梁懷（亦季氏臣）弗與
曰改步改玉（昭公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故云）
八年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九年 陽虎歸寶玉大弓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哀公二年 衛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
十一年 公會吳子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含去聲示必死）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十四年 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
而奔齊
二十年 趙孟使楚隆（晉趙氏臣）往吳王拜稽首曰拜命之辱與之一簞
珠（簞小笥）使問趙孟（襄子問遺也）

錦

閔公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夫人重錦三十兩去聲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襄公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賄荀偃中軍元帥束錦五匹為束

二十六年 宋左師見夫人平公妾棄也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

三十一年 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羊舌鮒叔向弟求貨於衛淫芻

蕘者淫縱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冰箭筩蓋可以取飲以蒲伏焉竊往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二十六年 齊侯將納公申豐從女賈皆季氏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縛直轉反卷也一如瑱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高齮魚綺反子猶家臣以錦示子猶梁邱據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布陳之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哀公十二年 會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絲麻

隱公四年 衆仲曰猶治絲而棼音墳之也

宣公八年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成公九年 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古顏反蒯逸詩

襄公十七年 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苴絰帶苴麻之有子者

十八年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音角而禱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

鄭地貴紵

昭公二十四年 鄭子大叔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定公九年 齊侯執陽虎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反刻也其軸麻約而歸之欲絕追者

哀公十一年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音尉薦也之以元纁

布綿并

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音曠綿也

襄公十年 伐偪陽主人縣音懸布堇父登之孟氏臣秦堇父及堞而絕之隊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嘉其勇辭謝不復縣布乃退帶

其斷徒亂反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二十八年 晏子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皮革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

莊公十年 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音毗虎皮而先犯之

十二年 宋請南宮萬于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

及宋手足皆見

僖公十四年 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音附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七 貨寶 布 皮革 十八

二十八年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城濮之戰

三十三年 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四韋

宣公二年 宋華元逃歸城者謳之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棄甲則那乃多反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二十一年 州綽曰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六年 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定公四年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革器 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

哀公七年 邾茅夷鴻邾大夫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貨財

隱公十一年 經秋武氏子來求賻音附公羊傳貨財曰賻 王未葬也

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

莊公三十年 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去聲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

用以求納之

文公六年 臾駢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音貫季弃

七年 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七 貨寶 皮革 貨財 十九

九年 經春毛伯來求金共葬事

宣公九年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

盬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

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 近寶公室乃貧

七年 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

之子黑要平聲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

子罷音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

襄公十九年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鄭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其室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

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

昭公五年　楚薳啟彊曰宴有好貨

六年　季孫宿如晉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　齊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

二十年　晏子對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言公專守山澤之利）

定公十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

哀公八年　公（齊悼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

賄賂

隱公十一年　公之爲公子也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

桓公二年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十一年　宋執厲公而求賂焉

十三年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莊公十二年　宋人請南宮萬于陳以賂

二十八年　齊侯伐衛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閔公二年　以賂求共仲于莒

僖公元年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

二年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九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十年　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

十五年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音蟹）梁城既而不與

二十八年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

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

文公十四年　穆伯請重賂以求復

十五年　盟于扈且請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十六年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音邱西丘
宣公元年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
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二年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四百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
歸
七年 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十五年 晉侯使解音蟹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
成公二年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魚彥反玉甗皆滅紀所得玉磬與地不可則
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
皆百人
八年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
九年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十年 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
十六年 會于沙隨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襄公二年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所白反簡擇好者
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
殺之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古曠反車軘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十二枚及其鎛磬女
樂二八十六人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司城子罕以堵

女父尉翩司齊與之
二十三年 范鞅逆魏舒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杞殖華還載甲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
二十五年 晉侯會于夷儀伐齊齊人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
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
有賂晉侯許之
鄭子展子產伐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
三十年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昭公元年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會于虢楚欲戮叔孫）使
請帶焉（以難指求貨以帶為辭）弗許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
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四年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

五年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七年 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賂以瑤罋玉櫝斝耳

十二年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

十三年 弃疾即位（楚平王）致羣賂
晉人執季孫意如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
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十四年 莒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十六年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

二十一年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
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二十三年 晉人執叔孫婼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二十六年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二人季氏家臣）以幣錦二
兩縛（直轉反）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言為請使得為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
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布陳之以百兩為數）以
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齊侯從之使
公子鉏帥師從公

二十七年 會于扈謀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
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
將受之閻沒女寬諫獻子辭梗陽人

哀公二年 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
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十二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大宰乃請

東鉏以行
二十四年 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大
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六年 衛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出)公不敢入
悼之四年(魯悼公)晉荀瑤圍鄭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

富

襄公十年 瑕禽曰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

富而後使復其所(貢玉得富)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復使
薳(音蔿)子馮(皮冰反) 爲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馬
二十三年 季氏以公鉏(季氏長子公彌)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
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奔吳吳句(古侯反)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
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
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
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音慢)謂
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謂叔向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昭公元年 秦后子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
(一舍八乘)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相去千里車八百乘)
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公子以國不聞以富
十年 富溢尤(女嬖寵之家)
定公九年 鮑文子諫曰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十三年 史鰌曰富而能臣必免於難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
(謂公叔文子)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文子之子)及文子
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哀公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鄭人惡而殺之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七

[seal]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八

中國彩… 歙縣汪… 甫摘錄

宮室門

宗廟

隱公五年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 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欲以為夫人禮無二嫡惠公成父志為別立宮

十一年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大音泰宮鄭祖廟

桓公二年

經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周公廟 臧哀伯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

十四年

宋伐鄭以大宮之椽 鄭祖廟 歸為盧門之椽 宋城門

莊公八年

春治兵于廟禮也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

二十三年

經秋丹桓宮楹 桓公廟也楹柱也

二十四年

經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

閔公二年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

僖公八年

經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

不薨于寢禮不應致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十五年 經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震者雷電擊之罪之也於
是展氏有隱慝焉
二十四年 丁未朝于武宮晉文公之祖武公廟
二十八年 秋七月愷以入于晉城濮之戰獻俘授馘授數也獻楚俘于廟飲至大賞
文公二年 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
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
十三年 經大音泰室屋壞大廟之室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宣公三年 鄭公子蘭從晉文公伐鄭石癸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
於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
十二年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去聲哭也于大宮
吉國人大臨楚師軍于郔音衍遂次于衡雍去聲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
成公三年 經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
六年 經二月辛巳立武宮服氏虔曰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
十三年 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
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

襄公四年 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
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六年 齊侯滅萊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
九年 公還伐鄭還及衛冠去聲於成公之廟時公年十二假鐘磬焉禮也
十年 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
十二年 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周廟文王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
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
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同姓國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
側界反臨於周公之廟

十三年 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二十三年 臧孫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二十五年 齊侯葬慶封盟國人於大宮大公廟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慶封之子涖事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
動于甍亡耕反屋棟
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秋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廟
昭公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毀廟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十三年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以長幼次）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於甲反）紐

十七年 晉荀吳滅陸渾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十八年 火作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鄭祖廟）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厲王廟）告於先君

鄭將爲蒐除（治兵于廟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去聲女所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二十二年 王子朝逐劉子單子逆悼王（子猛也）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 單子使王子處（子猛黨）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平王廟）

二十三年 六月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周大夫）納諸莊宮

二十五年 將禘于襄公（禘襄公別立廟）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二十六年 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襄王廟）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定公元年 經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

七年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子言（季寤）辨（音遍）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徧告廟飲酒）

十四年 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董安于趙氏臣）于廟（趙氏廟）

哀公三年 經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子服景伯至命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

十六年 衛孔悝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母俱去）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

二十六年 宋景公卒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

宮殿

隱公三年 君氏卒隱公母不反哭于寢喪禮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

莊公十二年 宋萬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十九年 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

二十一年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象魏也西辟西偏王巡虢守音狩虢公爲王

宮于玤玤蒲項反虢地

二十六年 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晉都以深其宮

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鬭班殺子元

三十二年 經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

僖公十九年 梁伯好土功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二十年 經五月乙巳西宮災公別宮也

二十四年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

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

二十八年 晉師還城濮之戰至于衡雍去聲作王宮于踐土王聞晉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

三十三年 經乙巳公薨于小寢內寢也　卽安也

文公元年 楚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

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辟正寢

七年 宋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十年 楚子西將入郢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

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宣公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于房

十八年 經公薨于路寢

成公六年 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

東過

八年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

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

房再拜

十六年 戰之日晉楚戰鄢陵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閎巷門

十八年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內宮夫人宮　師逃

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

經公薨于路寢

襄公九年

宋災合司宮巷伯儆宮

穆姜成公母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史曰君必速出姜曰亡音無必死于此弗得出

矣

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舞師題以旌夏大旌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

聞盜戶而追盜盜入于北宮子產聞盜戶而攻盜于北

宮盜衆盡死

二十三年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樂桓子使宣子墨縗冒絰二

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

帥卒欒氏退

臧孫武仲對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

二十五年

鄭子展子產伐陳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慶封子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在廟宮內

盧蒲癸刺子之慶公陳須無以公歸稅吐活反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田于萊歸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弗克

三十一年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於路寢也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子產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丁兮反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

舍於隸人

子產曰子於鄭國棟也謂子皮棟折榱崩僑將厭於甲反焉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

四年

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今西安府

七年

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芋尹之閽入焉有罪亡入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

八年

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　於是晉侯方築虒音斯祁之宮虒祁地在絳西叔向

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十年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
齊子尾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
十三年 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楚三公子帥師入楚
十八年 及火子產使輿商成公 鄭大夫 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
及
十九年 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今宮室無量非撫之也
二十年 衛侯在平壽闓亂入及公宮鴻駵 音留 魋駟乘于公公載寶
以出
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定公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 子山吳王子 夫㮣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㮣王入之 入令尹宮 王奔隨 楚王奔隨 楚子在公
宮之北 隨公宮也 吳人在其南
八年 陽虎說 他活反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十三年 晉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
十五年 經公薨于高寢 宮名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宮室不觀 去聲 臺榭 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三年 司鐸 宮名 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
俟於宮子服景伯至命蒙葺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富父槐至
於是乎去表之槀 表火所向者去其槀積 道還公宮 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
六年 齊陳乞飽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七年 師遂入邾 魯師 處其公宮
十一年 齊師伐我老幼守宮師及齊師戰于郊
十四年 齊子行 陳逆 舍于公宮 逃隱公宮 成子 陳恆 兄弟四乘如公 八人 子
我 闞止 在幄出逆之遂入 成子入 閉門 不納子我 侍人禦之 子我侍人

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徙公使居
正寢 子我歸屬徒攻闈 宮中小門 與大門 公門 皆不勝
十六年 楚白公以王如高府 楚別宮 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
十七年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二十五年 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
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 公出公也
而自大子疾之宮 疾蒯聵大子時已死 譟以攻公
二十六年 宋景公卒于連中 館名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

入如沃宮都內宮名使召六子六卿以甲劫之乃盟于少寢之
庭六月立敬

居室

莊公十九年 遷伯周大夫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
僖公二十六年 齊侯曰室如縣罄縣罄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爇燒也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
宣公十五年 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春秋左傳叢輯　卷三十八　宮室　宮殿　居室　十二

成公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縣者懸鍾鼓也焉郤子將
登金奏作于下
襄公四年 魏絳曰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
不擾
九年 宋災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十五年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音問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聞去聲非也
十七年 宋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齊晏桓子卒晏嬰居倚廬
二十三年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莒獲杞梁妻逆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齊侯弔諸
其室
二十五年 公齊莊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公拊楹而歌
三十年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昭公元年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皙又使強委

春秋左傳叢輯　卷三十八　宮室　居室　十三

禽焉犯請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子小反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若代反明塏燥爽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
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
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晉張趯使謂大叔(鄭游吉)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
敝廬曰子其將來
[四年] 豎牛使寘饋于个而退(个東西廂)
[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
而塴(北鄧反) 弗毀則日中而塴子產曰諸侯之賓豈憚日
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
[十八年] 鄭災書焚室而寬其征
鄭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二十五年] 昭子齊(音齋)於其寢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地室)
[定公十二年]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
[哀公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十一年] 衛大叔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

門牆

[莊公八年] 徒人費(音秘)遇賊于門費請先入伏公(齊襄公)而出鬬死于門
中 見公之足于戶下
[十二年] 宋萬弒閔公遇仇牧于門拔而殺之

[三十二年] 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
使鞭之
[閔公二年] 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
[僖公五年]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
其袪
[二十二年]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二十八年] 公入(衛侯)祀先君周冶(周歂冶廑)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
及門遇疾而死
[宣公二年] 厚斂以彫牆(晉靈公)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

寢門闢矣
[十四年]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寢門闕) 劍及於寢門之外
(部氏寶曰屨人進屨追及于窒皇劍人進劍追及于寢門之外)
[成公二年]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逆於
門外設喪位) 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
[十年] 晉侯夢大厲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襄公六年] 宋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從我(言亦當以不勝任見逐)
[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曰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閨亦作圭)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

伯輿之大夫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若篳門閨竇其能來
東底音旨乎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二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閎僖宮之門
二十七年 宋左師向戌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二十三年 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欒盈力臣乃出豹而閉之
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短牆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欒氏乘公門范鞅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

孟孫卒公鉏奉羯孟莊子庶子立於戶側 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
二十五年 公齊莊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侍
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
鄭入陳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七年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

齊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垣內以守
二十八年 齊嘗于大公之廟子尾抽桷擊扉三以擊扉爲期 盧蒲癸自後
刺子之慶封子
三十年 鄭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
在乎以莠喻伯有言不能久存
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高其閈戶旦反閎獲耕反門也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 若獲薦幣修垣而行 隸人之垣
昭公元年 叔孫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七年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
正考父鼎銘云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十年 齊欒高氏子旗子良遂伐虎門路寢門畫虎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
之外公召之而後入
二十年 公孟衛靈公兄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
焉齊豹之家
二十三年 叔孫所館者叔孫婼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二十五年 伐季氏殺公之平子弟于門遂入之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臧會逐之反奔執
諸季氏中門之外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
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音披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
執羞者坐行而入
賁無極譖郤宛謂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

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
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郤宛將為子不利
甲在門矣

定公二年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公宮南門及兩觀去聲闕也災
經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

四年 中包胥楚大夫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

八年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 築
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十年 駟赤謂侯犯曰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 郈人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魋向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哀公三年 司鐸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門闕之外

四年 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
門之翩以矢自守其門眾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併行
如牆俱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

十四年 陳成子陳恒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反閉
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子我歸屬徒攻闈

宮中小門與大門公門皆不勝乃出

十五年 陳芋尹蓋對曰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衛大子蒯聵入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
曰吾姑至焉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有使者
出乃入

十六年 楚白公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

十七年 衛侯貞卜其繇曰閽門塞竇乃自後踰 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大子疾公子

[illegible]從之

館舍

（隱公十一年）公祭鍾巫齊 側皆反 于社圃館于寪 于委反 氏

（莊公元年）經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歸齊

（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

（閔公二年）衛戴公以廬于曹

（僖公二年）晉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

（五年）晉滅虢師還館于虞

（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拔草舍止 從之 乃舍諸靈臺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

（二十八年）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二十九年）秦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今山東曲阜縣東南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使臧文仲往宿於重 平聲 館

（三十三年）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文公十八年）宋公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成公十五年）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 睢音雖

（十六年）經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十八年）晉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 館于伯子同氏

（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 呼板反 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二十五年）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

（二十六年）衛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于郊

（二十八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

（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 音婢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 音覓說文塗也 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也（展陳）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乃築諸侯之館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曰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二年　叔弓聘于晉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

三年　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遇懿伯（椒之叔父）之忌敬子（叔弓）不入惠伯曰（子服椒）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六年　楚公子弃疾過鄭舍不為暴主不慁賓（慁患也）

十三年　叔魚見季孫曰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

二十二年　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

二十三年　邾人愬于晉晉人執之使各居一館　士伯御叔孫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二十五年　謀去季氏子家懿伯曰不可為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定公六年　公侵鄭還舍于豚澤（衛地）

七年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音掌）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

哀公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

十四年　陳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

十五年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

衛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舍于孔氏之外圃

十七年　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音班）師以歸舍諸潞（齊邑）

二十一年　盟于顧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為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館于舟道（齊地）

二十五年 衛侯出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使吏遣諸其室揮出
信 再宿為信 弗內 音納 五日乃館諸外里 公所在
二十六年 宋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 連中館名

倉廩

桓公十四年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
文公十六年 楚出師自廬以往 往伐庸 振廩同食 振發也上下無異饌

府庫

僖公二年 荀息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 去聲 者也其出也 文公出時 竊藏以逃盡

用以求納之
成公七年 晉人以鍾儀 楚鄖公 歸囚諸軍府 軍藏府也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
襄公九年 宋災使西鉏吾 音魚 庀府守 府六官之典
十年 子產聞盜閉府庫慎閉藏
二十六年 齊烏餘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而介其甲
二十九年 女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府無虛月
三十年 鄭伯有因馬師頡介于襄庫
三十一年 子產對曰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 庫廄繕脩

昭公五年 南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
十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子產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
二十五年 公居於長府
哀公三年 司鐸火救火者皆曰顧府 府庫慎守
十四年 成子 陳恒 出舍于庫 以公怒故
十六年 石乞曰焚庫白公曰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園囿

隱公十一年 公祭鍾巫齊 音齋 于社圃 園名
莊公十九年 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
三十三年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原圃具囿皆囿名
宣公二年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成公十八年 經築鹿囿
襄公四年 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
昭公九年 經冬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無囿猶

可無民其可乎
南蒯將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定公十三年）經夏築蛇淵囿
（哀公十五年）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舍于孔氏之外圃
（十六年）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孔氏廟所在）
（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藉圃（藉田之圃）
（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于藉圃

臺榭

（莊公三十一年）經春築臺于郎

經築臺于薛（魯地○今滕縣東南）
經秋築臺于秦（東平范縣西北○今東昌府范縣南）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乃舍諸靈臺
（文公十六年）經毀泉臺
（十八年）經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宣公二年）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十六年）經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人火之也
（成公十七年）晉三郤將謀於榭
（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
（二十三年）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
（二十五年）公問崔子（問疾）甲興公登臺而請
（三十一年）子產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
（昭公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
（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

（二十年）晏子侍于遄臺
（二十五年）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
（定公三年）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
（十二年）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十四年）夫人（南子）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
（哀公元年）子西曰昔闔廬宮室不觀（去聲）（臺榭）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八年）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在薦反）之以棘
（十四年）公（齊簡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

十五年 良夫與大子蒯聵入孔伯姬杖戈而先追孔悝苦回反于廁遂劫以登臺 子路入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二十五年 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廄廁

莊公二十九年 經春新延廄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

宣公十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 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成公十年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襄公三十一年 庫廄繕脩

哀公十五年 良夫與大子蒯聵入孔伯姬杖戈而先追孔悝於廁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八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九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服物門

重器

莊公二十一年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鑑爲飾 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器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音彥玉甑滅紀所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曰甗

宋文公卒始厚葬重器備

襄公十四年 衛孫文子自是不敢舍音赦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襄公六年 齊侯滅萊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二十五年 會于夷儀伐齊齊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鄭子展子產從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

昭公十七年 鄭裨竈言于子產曰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也玉瓚勺也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定公四年 武王克商分魯公以官司彝器

襄公十一年 [illegible]纇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

十六年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屏左右將密謀）曰疾與亡君（出公輒也）皆君之子也召之（召輒）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大鼎

桓公二年 經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督弑殤公以鼎賂公）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宣公三年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山川奇異之物）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音旨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鄏音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襄公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夢平聲 吳子獻鼎於魯因以爲名）

昭公三年 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服氏虔曰讒鼎疾讒之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

六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爲常法）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

七年 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疾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

孟僖子曰及正考父（孔子七代祖）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力主反）再命而傴（紆羽反）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于鼎中爲饘鬻言至儉）

十二年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楚靈王）與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爲分（扶問反）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齊晉魯衛）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十六年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

二十九年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定公六年 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擇用一焉

鼎俎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祭宗廟之器）

宣公四年
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
之而出

十六年
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　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

襄公二十七年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薳啓彊曰飧音孫有陪鼎陪加鼎也

籩豆

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加籩豆六品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具五獻之籩豆
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

六年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
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
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韓宣子曰寡君以爲
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
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衣冠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衮畫衣冕黻珽帶裳幅音逼舄衡維持冠者紞多敢反冠之垂者紘獲耕反纓從下而上者綖音延冠上覆昭其度也火畫火龍畫龍黼白與黑形若斧黻黑與青兩已相反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閔公二年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諸侯諒闇之服

宣公十六年
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冕命卿之服

襄公十九年
公與公冶冕服公冶季氏臣以卿服元冕賞之固辭强之而後受及疾聚
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

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褚畜者後者畏法故畜藏

昭公元年
劉定公勞趙孟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吾與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孔疏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三十一年
晉人召季孫季孫練冠麻衣跣素典反行伏而對

衣服

莊公八年
齊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

十年
曹劌古衛反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閔公二年
衛懿公將戰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　立戴公
以廬于曹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去聲衣單複具曰稱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去聲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先友曰衣去聲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狐突

歎曰衣身之章也服其身則衣（去聲）之純（必以純色爲服）衣（去聲）之尨（莫江反雜色）服遠其躬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林氏曰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粱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罕夷曰尨奇無常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

僖公四年 於是有以衮斂（衮公服也）

五年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袪袂也）

童謠云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六年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見楚子）

十五年 穆姬（秦穆公夫人）聞晉侯將至使以免（音問）服衰絰逆

二十四年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晉文公）曰夫袪猶在女其行乎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音記）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子臧（鄭公子）之服不稱也夫

二十八年 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二輅各有服）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

三十三年 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 秦伯素服郊次鄉（去聲）師而哭

文公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素服）出次不舉過數

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

宣公二年 盛服將朝（趙宣子）

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女乙反）服以戲于朝（衷懷也衵近身衣）洩冶諫曰君其納之（納藏衵服）

十二年 訓之以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藍縷敝衣）

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音曠綿也）

十四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

成公二年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三年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十六年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十六年 晉平公卽位改服脩官
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縗在胸前斬不緝也
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二十一年 楚子使薳子馮馮皮冰反爲令尹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繭繭綿衣衣裘鮮食而寢
二十三年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宣子懼公有姻喪王鮒使
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
二十四年 晉張骼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
二十六年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怒叔向拂衣從之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
二十七年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衛子鮮子鮮獻公弟出奔晉公喪之如稅稅讀繐音歲服終身非五服之常無月數
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
三十一年 立公子裯比及葬三易衰衰七雷反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子皮曰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
元年 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設君服離衛
晉樂桓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叔孫豹在會欲戮之使請帶焉
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強委
禽焉犯請使女擇焉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二年 晉少姜卒公如晉辭曰非伉儷也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 齊子旗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

常游戲之服
九年 晉趙成如周弔弔王外親之喪且致閻田與襚
十年 晏平仲端委朝服立於虎門之外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皆子
尾所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
之子周亦如之
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昭公叔向辭之曰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
十一年 叔向曰衣有襘襘古外反領會帶有結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

容貌也

十二年　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　子革對曰昔我先王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十三年　楚芊疾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王問犫櫟降服而對（謝違命）

十七年　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

二十一年　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

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伏甲于堀（苦忽反）室而享王羞者獻體（解衣）改服于門外

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三十二年　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

定公四年　楚左司馬戌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古侯反）　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五年　王之在隨也（楚昭王）　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恐國人散以安道路人）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二年　晉趙鞅納衛大子（蒯聵）于戚使大子絻（音問始發喪之服）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五年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七年　子貢曰大伯端委（禮衣）以治周禮

十五年　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昏二人蒙衣（爲婦人服）而乘如孔氏

十六年　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十七年　衛渾良夫乘衷甸（時證反）　兩牡紫衣（君服）狐裘至大子使殺之

齊國觀（去聲）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本服）

二十七年　乃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去聲雨衣也）杖戈立於阪上

冠

僖公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尹橘反）冠（聚鷸羽以爲冠）　鄭伯聞而惡之（惡其非法服）　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以飾弁）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通作湄）　弗致也

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

從之不釋皮冠（田獵之冠）而與之言

二十五年
齊莊公騶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祝佗父祭於高堂至復命不說（音脫）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

昭公九年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孔疏弁緇布冠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十二年
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二十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二十三年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僞若不解其意）

哀公十五年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裘

僖公五年
晉士蔿賦曰狐裘尨（莫江反）茸

襄公四年
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

十四年
右宰穀從而逃歸（獻公奔齊）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音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

二十一年
楚子使薳子馮（皮冰反）為令尹以疾辭方暑闕（求月反）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昭公十九年
公賜公衍（昭公子）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

定公三年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九年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伐夷儀登城）　晳幘（音責）而衣（去聲）貍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哀公十七年
良夫（衛渾良夫）乘衷甸（時證反）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

帶

桓公二年
臧哀伯諫曰帶裳幅（音逼）舄（帶革帶也）鞶厲游（旒同）纓（鞶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莊公二十一年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王后鞶帶以鑑為飾也）

襄公十七年
晏桓子卒晏嬰苴絰帶（苴麻之有子者）

（二十三年）范鞅逆魏舒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

帶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大帶也吳地貴縞）

（昭公元年）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叔孫豹在會）而爲之請（楚欲戮之）使請帶焉（以帶爲辭）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

（十一年）叔向曰衣有襘帶有結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視不登帶

（定公六年）衛公叔文子曰昭公之難（魯昭公）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illegible]）苟用一焉

（哀公十一年）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寘之新篋褽（音尉）之以玄纁加組帶焉

佩

（桓公二年）藻率鞞鞛（鞞音丙佩刀上飾 鞛布孔反下飾）

（閔公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佩之金玦（以金爲玦） 狐突歎曰佩衷之旗也（旗表也表明其中心）用其衷則佩之度（度常）佩以金玦弃其衷也

（昭公四年）仲（叔孫豹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玉環）使牛（豎牛）入示之（示叔孫）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既自見（音現）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

履

（桓公二年）帶裳幅（音逼）舄（舄複履）

（莊公八年）豕人立而啼公懼（齊襄公）隊于車傷足喪履反誅履于徒人費弗得

（僖公四年）申侯見曰（見齊侯）師老矣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符費反草屨）屨其可也

（宣公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邵氏寶曰屨人進屨追及于窒皇前此未及屨也）

（成公二年）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

（襄公十七年）菅（古顏反）屨（草屨）

（昭公三年）晏子曰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 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

（十年）齊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豹舄（以豹皮爲履）

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定公十四年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

韈

哀公二十五年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亡伐反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許角反之是以不敢公愈怒

旂旗

隱公十一年
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音矛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

桓公二年
鞶厲游旒同旌旗之游纓昭其數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日月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五年
旝音檜旃也通帛爲之大將執爲號令動而鼓

十六年
壽子載其旌以先

莊公九年
戰于乾時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

十年
曹劌曰望其旗靡毋彼反

二十八年
楚伐鄭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特建旆以居前

閔公二年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狐突曰佩衷之旗也

僖公五年
童謡云取虢之旂

十五年
史蘇占之曰火焚其旗

二十八年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宣公十二年
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驅疾也又惎其器反之拔旆投衡乃出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

成公二年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十六年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去聲旌於弢中弢盛旌之囊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

襄公十年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殷天子樂舞師題以旌夏大旌題識也以大旌表識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十四年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十八年
同伐齊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去聲之疏建旆旗以爲陳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建旆以先驅

昭公二十一年
輿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十年 齊欒高氏伐虎門公下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音丕旗名公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壬
申復旆之軍將戰則旆 諸侯畏之
二十年 旃以招大夫
二十一年 宋廚人濮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識本又作幟
二十五年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
定公四年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交龍為旂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七見反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九 服物 旌旗 十八

[illegible]音旃旌少帛雜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為旃析[illegible]吠旆旌羽為旌鄭云通帛為大赤無飾雜帛以帛素飾其側蒨染赤之草茷即旆是旆尾旆尾赤則通身皆赤茷言旆尾旃言旆身旆皆有旌
哀公二年 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 公孫尨宵攻鄭師取
蠭旗於子姚之幕下
十三年 越伐吳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
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傳氏遂曰稱副也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
也

舟

僖公三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
十三年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三十三年 先軫朝問秦囚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
宣公十二年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楚師乘晉軍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敗于邲
襄公十四年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春秋左傳彙輯 卷三十九 服物 旌旗 舟 十九

子賦匏有苦葉邶風 叔向退而具舟
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二十八年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
二十九年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
弒之
昭公元年 秦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路
十七年 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
塹之及泉盈其隧炭吳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

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二十七年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定公二年 楚伐吳吳人見音現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

四年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鍼尹固與王同舟

五年 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

六年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舟車不飾

十年 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車

隱公元年 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公羊傳車馬曰賵

三年 鄭伯之車僨于濟盟石門

九年 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十一年 公孫閼於葛反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

桓公二年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音活結草席 錫在馬額 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三年 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隰驂絓音畫而止

八年 楚子伐隨鬭丹獲其戎車

十五年 經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莊公八年 豕人立而啼公懼齊襄公 隊于車傷足

九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兵車傳乘而歸

十年 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十二年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

二十二年 敬仲辭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逸詩

二十八年 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衆車入自純門

閔公元年 震爲土車從馬震爲車

二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以戍曹 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

曰不吉車說音脫其輹

二十七年 爲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晉車七百乘韅許見反在背 靷以刃反在胷 鞅於杖反在腹 靽音半在後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
三十三年 楚伐鄭將納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
文公五年 經王使榮叔歸含去聲且賵車馬曰賵
十四年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宣公二年 鄭伐宋宋師敗績獲甲車四百六十乘　宋人以兵車百
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
四年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他末反輈箭過及
鼓跗著直略反　於丁寧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笠依轂而立名曰笠轂

十二年 楚子圍鄭鄭人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示將見遷吉　令尹南
轅反旆回車南鄉伍參言于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訓
之以若敖蚡冒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以啟山林　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
而走林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徒溫反兵車名車逆
之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使潘黨率游闕四
十乘游車補闕者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其器反教也
之脫扃車上兵闌　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十四年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車及于蒲胥之市郤氏寳曰車人駕車追而及于蒲胥

之市前此未及車也
十五年 登諸樓車車上望櫓
成公二年 衛孫桓子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克於先大夫
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於閑反言血多汙車輪
緩曰鄭邱緩　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　綦毋音其無張
喪去聲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去聲　丑父寢於轏仕產反臥車中

蛇出于其下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副車載齊侯以免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
命之服
宋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
盟于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
五年 伯宗辟重重載之車曰辟音避傳
十六年 楚子登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晉軍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
軾
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十八年 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
一乘
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襄公九年 宋災使工正出車
十年 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狄虒音斯彌魯人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黜減損 尉止

獲獲囚俘 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車多過制
遂弗使獻 子產聞盜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廣古曠反 車軘徒溫反 車淳十五乘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軘相輯
凡兵車百乘
十四年 公孫丁御公衛獻公 子魚曰射為禮乎射兩軥其俱反車軛卷者 而
還
十八年 同伐齊晉人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十九年 鄭公孫蠆卒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行葬禮

二十三年 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 納諸曲沃 范鞅用
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 遇欒樂則乘槐本
而覆欒樂倚車覆
申豐曰將具敝車而行
二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於元反 射犬
吉使御廣車兵車 而行已皆乘乘去聲 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
從之乘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二十五年 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所甲反喪車之飾 不

蹕下車送葬之車 七乘上公九乘
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
而授公車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賦車籍馬
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
二十七年 晉梁帶使諸喪去聲 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
徒以受封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二十八年　慶封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三十一年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車馬有所　巾車
脂轄（巾車主車官）　門不容車
昭公元年　秦后子適晉其車千乘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　自雍及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歸取酬幣終事

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
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以爲
行（音杭）
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
四年　杜洩（叔孫氏宰）將以路葬（叔孫穆子）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不可曰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生弗敢服死又

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五年　遠啓疆曰因其十家九縣（韓氏羊舌氏）長轂（戎車）九百（縣百乘）其餘
四十縣遺守四千（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八年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十年　如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用幣必百兩百兩
必千人
十三年　齊子尾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
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晉荀吳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驅衝車與爭逐）
十五年　王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二十年　衛齊豹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靈公兄縶）
以出使華齊御公孟　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使華
寅乘貳車（公副車）　及公宮公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
袒執蓋以當其闕
二十一年　張匄（華豹車右）抽殳而下射之（宋公子城射）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　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二十六年　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常允反）　瓦繇朐（其

反輗 次輈(車轅) 苑子剚林雍斷其足鑋(遵玫反) 而乘於他
車以歸
定公四年 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
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分康叔以大
路分唐叔以大路 殺管叔而蔡蔡叔(素達反 蔡放也) 以車七
乘
五年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八年 公侵齊主人焚衝(戰車)

九年 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反 刻也) 其軸麻
約而歸之載葱(初江反) 靈(靈輀車名) 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
囚于齊又以葱靈逃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
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齊侯曰得敝無存
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與之犀軒(軒車以犀皮為飾) 與直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

十三年 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
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舟車不飾
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旆先驅車也) 與罕駟兵車先陳(去聲) 簡子誓曰素車樸
馬無入于兆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三年 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巾車脂轄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
車(公車)
五年 鄭駟秦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七年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
乘君之私也
十一年 求曰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
公會吳子伐齊獲革車八百乘
衛大叔疾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也)
十四年 齊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于道及耏(音而) 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
宋司馬以公命召左師以乘車往
十五年 子贛(同貢) 對曰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十六年 召獲駕乘車奉衛侯輒來奔
孔悝載伯姬于平陽而行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子伯季子
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　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
十七年 良夫乘衷甸時證反一轅卿車
二十五年 公衛侯輒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二十七年 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今君
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中行文子告成
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成子曰雖過千乘敢辟之乎

器用

隱公三年 筐筥錡釜之器
五年 臧僖伯諫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飾法度之器
十一年 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
桓公二年 舍爵策勳爵飲酒器也
莊公八年 殺孟陽于牀代公居牀
二十一年 虢公請器王予之爵
二十八年 諜告曰楚幕有烏幕帳也
僖公元年 諸侯救邢具邢器用而遷之

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其繇曰女承筐亦無貺也
二十二年 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二十三年 奉匜以支反沃盥匜沃盥器也
二十四年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具器用
二十八年 王策命晉侯賜之秬鬯一卣音酉器名
文公二年 臧文仲妾織蒲家人販席
六年 與駢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賈季奔
七年 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先蔑奔
十三年 晉魏壽餘誘士會　乃行士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策馬檛

十五年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宣公二年 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以草索為之筥屬　見靈輒
餓食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　寘諸橐以與之
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城沂分財用財用築作具　稱畚築盛土器
十五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十七年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十八年 子家還及笙壇音善帷除地為壇而張帷　復命于介
成公十四年 甯子曰詩曰小雅兕觵古橫反其觩音虯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
十六年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illegible]

行人執榼苦臘反承飲造于子重

季文子卒宰庀匹婢反具也家器爲葬備無重器備

宋災陳畚音本簣籠挶九録反土轝具綆古杏反汲索缶汲器備水器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器用不作仍舊

攻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木又作几

鄭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十七年 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呼豆反

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二十一年 闕地下冰而牀焉

二十三年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饗燕之具盡舍旃故公鉏氏富

二十四年 晉張骼庚百反輔躒致楚師二子在幄幄帳也

二十五年 齊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子產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二十八年 以組壺投殺人而後死齊慶舍

及慶氏亡皆召之召舉公子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二十九年 猶燕之巢於幕上

昭公元年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舉兕爵兕爵所以罰不敬

於文皿蟲爲蠱皿器也器受蟲害爲蠱

三年 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音歐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五斗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四年 置虛命徹爲器令空

五年 薳啓彊曰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七年 燕人行成賂以瑤罋玉櫝斝耳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八年 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楚滅陳輿嬖袁克請私私于幄

十年 齊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十二年 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用毀廟具

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去冠被舍鞭與之

語

十三年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
而悔之每舍去聲損焉及會亦如之　甲戌盟令諸侯日
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
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
矣　十五年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
冰以箭箭蓋可以取飲　以蒲伏焉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
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
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于

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二十年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二十四年 子大叔曰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罍大器缾小器
二十五年 昭子從公于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
二十七年 無極謂郤宛取五甲五兵及饗日帷諸門左
二十九年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乃以帷裹之
定公二年 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夷射姑
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
三年 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十年 且犧象不出門酒器犧尊象尊也
哀公元年 子西曰昔闔廬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
三年 司鐸火子服景伯命濟濡帷幕鬱攸火氣從之
六年 器二不匱　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
八年 微虎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十一年 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元首也　寘之新篋
十三年 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十四年 子我在幄
十七年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新造幄幕以虎獸爲飾

春秋左傳彙輯卷三十九

歙西吳炳文梓園甫摘錄

物類門

龍

（襄公二十一年）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伏羲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爲命反）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音智下同）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昔有飂（力謬反古國也）叔安（飂君）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擾順也）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麟

（哀公十四年）經春西狩獲麟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鳳

（莊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去聲）敬仲（陳公子完）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相和而鳴鏘鏘然）

（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龜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
十五年　晉韓簡曰龜象也（以象示）物生而後有象
文公二年　臧文仲作虛器（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十八年　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
襄公二十三年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爲臧）
以納請
二十八年　齊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之子）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音捧）龜而泣乃使
歸
昭公五年　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　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
十三年　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十八年　鄭災使公孫登徙大龜
二十五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音旅）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
信與僭僭吉　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
余欺也

定公元年　子家子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六年　衛公叔文子曰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
九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卜過之龜焦（兆不成）
哀公二年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
謀爰契我龜（大雅）

鳥獸

隱公五年　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于器
成公十二年　婦人曰（施氏婦）鳥獸猶不失儷

襄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晉大夫奔齊）臣爲隸
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八年　齊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

鶴

閔公二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鴻鴈

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

〔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哀公七年〕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雉

〔昭公四年〕叔孫穆子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十七年〕五雉為五工正（注詳羣鳥）

〔二十八年〕昔賈大夫御以如臯（御妻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雞

〔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音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閔公二年〕衛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

〔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介甲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是也）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羣鳥

〔莊公二十四年〕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二十八年〕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烏

〔僖公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　風也（遇迅風而退飛）

〔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尹橘反翠鳥也）冠（聚鷸羽為冠）

〔文公二年〕臧文仲祀爰居（海鳥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十八年〕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襄公十八年〕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二十五年〕鄭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二十八年〕鄭裨竈曰歲棄其次（歲星）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南為朱鳥鳥尾曰帑）

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音木鴨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其器反肉汁也）饋（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孫文子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

〔三十年〕鳥鳴於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昭公五年〕卜楚丘曰日之謙當鳥（離為日為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七年
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詩曰鶺鴒在原 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 兄弟急難 小雅喻兄弟相救于急難

十七年
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 元鳥氏 元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 伯趙伯勞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 青鳥鶬鴳立春鳴立夏止○鶬音倉鴳亦作鷃於諫反 丹鳥氏 丹鳥鷩雉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鷩必滅反 祝鳩氏 祝鳩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 鴡七徐反 鴡鳩王鴡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 鳲鳩鴶鵴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鳲音尸鴶八反鵴居六反 爽鳩氏 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 鶻鳩鶻鵰春來冬去 五雉 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九扈 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鳻扶云反鶞敕倫反唶側百反嘖音責

二十五年
經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鵒音欲又作鵒此鳥穴居不在魯界非常故書 師己曰異哉 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 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鸜鵒跦跦 張于反跳行貌 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而朱反褰袴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裯父喪勞宋父以驕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哀公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在楚上

十一年
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二十六年
得 宋昭公 夢啟 弟得 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 咮 音晝 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象

襄公二十四年
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斃也

定公四年
楚子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虎

僖公三十年
獸有形 鹽 鹽虎形

宣公四年
鬬伯比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 音蒙澤名 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奴口反 謂虎於菟 音徒 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襄公二十一年
[illegible]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熊

文公元年
楚大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 音煩 而死弗聽

宣公二年
宰夫 晉靈公宰夫 胹 音而煮也 熊蹯不熟殺之

馬

隱公元年
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傳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

桓公二年　鞶厲游纓（纓在馬膺前）　錫（音揚在馬額）　鸞和鈴
三年　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隰驂（騑馬）絓而止
莊公十八年　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音角）馬三匹
二十九年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
閔公元年　車從馬（坤為馬）
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乘馬
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屈地生良馬）　與乘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
四年　楚子使與師言曰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

十五年　乘小駟（馬名）鄭入也（鄭所獻晉）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
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
亂氣狡（戾也）憤（動也）陰血周作（血脈周身作）　張（去聲）脈僨興外彊中
乾（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戰于韓原
晉戎馬還濘（乃定反）而止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二十八年　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晉

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駟介四馬被甲）
三十三年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公使陽處父追之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文公五年　經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去聲）且賵（車馬曰賵）
宣公二年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　以贖華元于鄭半
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
五年　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
十二年　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于河而歸　御下兩馬（兩飾也孔疏飾

馬者謂隨宜刷刮）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晉人以廣隊不
能進楚人惎（其器反教也）之脫扃（古熒反）少進馬還（便旋不進）　趙
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十五年　晉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請曲縣（音懸）繁纓（馬飾）以朝　師
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
也）　張侯左並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宋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
十六年　杜溷羅曰其御屢顧不在馬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馬不食粟
十八年 六騶屬焉 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
襄公元年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 所白反簡擇好者 馬牛
皆百匹
五年 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食粟之馬
九年 宋災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校正主馬 祝宗用馬於四墉 用馬祭四
城以禳火
十四年 荀偃令曰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
十五年 鄭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

十七年 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
十八年 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 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齊師其遁
衛 風沙衛 殺馬于隘以塞道 恨殖綽郭最欲使晉得之
十九年 公賄荀偃乘馬 四馬為乘
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有寵
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二十五年 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枕轡而寢 恐失馬 食 音嗣 馬而食
楚蒍掩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二十六年 宋左師 向戌 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
之錦與馬
二十八年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昭公四年 公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六年 楚公子弃疾過鄭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見鄭伯 見子皮以馬
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八年 楚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十六年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 宣子私覲於子產
以玉與馬

二十年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以其良馬見 音現相見之禮 衛侯以為乘
馬
二十六年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魯大夫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 音古買也 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
馬名 塹 七艷反 隧塹也 而死公將為之櫝 為作棺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
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禮曰敝帷不弃為埋馬也
定公三年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音霜 馬名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

八年　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拘于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臣請相
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皆賞之
九年　公侵齊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衣）以救之
十年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如驂馬之隨靳）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敕乙反）魋而奪之
哀公二年　簡子誓曰素車樸馬（以載柩）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

戰皆獲有馬百乘
三年　司鐸火子服景伯命校人乘馬（使四四相從）
六年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餘反）于（齊公子鉏）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
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八年　齊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使爲君也）
十一年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十四年　孟孺子洩（孟武伯）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
成之病不圉馬焉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

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繁馬飾）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
二十七年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　成子衣製（雨衣）杖戈
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救鄭）

牛

閔公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僖公四年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孔疏服虔云牝牡相誘謂之風）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
信

三十三年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去聲）牛十二犒師
宣公二年　宋華元逃歸城者謳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
三年　經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牛不稱牲未卜日）
十一年　申叔時（楚大夫）對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成公七年　經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十七年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尸主也）

（襄公二年）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所白反簡擇也）馬牛皆百匹齊師
乃還
（昭公五年）卜楚丘曰純離爲牛
（昭公十三年）叔向曰牛雖瘠僨於豚上（僨仆也）其畏不死
（定公八年）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
（定公十五年）經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哀公元年）經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羊

（閔公二年）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苦圭反）羊
亦無衁（音荒血也）也
（宣公二年）宋華元殺羊食（音嗣）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十二年）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襄公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市列）
（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魯于是始尚羔（禮卿執羔）

麋鹿

（莊公十七年）經冬多麋（麋多則害五稼）
（僖公三十三年）鄭穆公使視客館（秦三大夫之舍）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所庇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
（宣公十二年）楚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前使攝叔奉麋獻焉　晉魏錡
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成公十八年）經築鹿囿
（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犬

（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音杭）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閔公二年）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僖公四年）大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與犬犬斃
（宣公二年）公嗾（素口反）夫獒焉（獒猛犬也爾雅狗四尺爲獒）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
用犬雖猛何爲
（襄公十七年）國人逐瘈（居世反）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宋華閱弟）國人從之

十八年 同伐齊其御追喜（范鞅御）以戈殺犬于門中
昭公元年 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二十三年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音執叔孫婼）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
殺而與之食之
哀公十二年 楚子木曰國狗之瘈（吉世反狂也）無不噬也

豕

隱公十一年 鄭伯使卒出豭（音加）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莊公八年 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
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

閔公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公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田郤至奉豕（進之于公）寺人孟張奪之
昭公十三年 叔向曰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
定公十四年 衛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
歸吾艾豭（音加牡豕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
哀公十五年 大子（蒯聵）與五人介輿豭從之（欲以盟）
大子（衛大子疾）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

狐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筮之曰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襄公十四年 狐狸所居

羣獸

宣公四年 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十二年 晉文公曰困獸猶鬭況國相乎
襄公四年 虞人之箴曰獸有茂草 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

牡

十四年 豺狼所嗥（戶羔反）
三十年 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
定公四年 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

哀公十四年 宋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曰逢澤有介麇（九倫反獐也）焉

黿

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
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魚

隱公五年 經春公矢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
閔公二年 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宣公十二年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其京反）鯢（五兮反）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

還無社（蕭大夫）號申叔展（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

昭公三年 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不加貴）

昭公七年 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亦作能三足鼈也）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夏家郊祀之）

襄公二十七年 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

哀公十七年 衛侯貞卜其繇（音胄）曰如魚竀（勑呈反）赤也尾衡流而方羊（蒲郎反）裔焉（裔水邊）

蜃蛤

成公二年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市忍反）炭（燒蛤爲炭以瘞壙）

昭公三年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昭公二十年 晏子對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蛇

莊公十四年 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文公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妖蛇所出孔疏并毀其宮）

成公二年 丑父（齊逢丑父）寢於轏（仕產反）中（臥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戰于鞌）

襄公二十一年 叔向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鼠

成公七年 經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襄公二十三年 臧孫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定公十五年 經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哀公元年 經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昆蟲

隱公元年 有蜚（扶味反孔疏臭蟲也一名負盤）不爲災

隱公五年 經螟（音冥蟲食心者 八 莊六並見）

桓公五年 經螽（螽蝗之屬爲災 僖十五 文八 宣六 十三 十五 襄七 哀十二 十三九月 十二月仝）

凡祀啟蟄而郊（夏正建寅之月）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

莊公十八年 經秋有蜮（音或短狐也含沙射人爲災○本草謂之射工）爲災也

莊公二十九年 經秋有蜚爲災也

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蠭（俗作蜂）蠆（勑邁反蠆長尾謂之蠍）有毒

文公三年

經雨螽于宋于付反　自上而隕有似于雨隊而死也

宣公十五年

經冬蝝生悅全反　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蝝生饑荐之也不爲物害

成公十三年

呂相絶秦曰帥我蟊賊莫侯反　食禾稼蟲名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

昭公元年

醫和曰於文皿蟲爲蠱器受蟲害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

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己爲蠆尾

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心星伏今十月

春秋左傳彙輯卷四十